

增評補圖石頭記

算之今聽柳娘一派
 言不待問而知其
 爲看不起棋也猶
 一湊便出二千個
 云找不出來只個
 端兒果賣此食無
 侈○果○石○事○無
 蓮○兒○中○發○話○如
 云○房○中○發○話○如
 無○連○我○不○信
 真○難○乎○其○情
 蓮○花○兒○口○舌○亦
 肯○讓○人○一○句○好
 先○說○一○句○好○話
 居○深○宅○大○院○中
 不○知○物○力○艱○難
 其○爲○姑○娘○們○乎
 莫○謂○其○言○之○過
 醒○多○少○奢○侈○無
 人○日○要○這○個○明
 今○日○要○這○個○明
 那○個○想○司○棋○姑
 些○多○事○處○身○處
 爲○柳○嫂○子○難○處
 到○底○亦○有○所○難
 一○喊○字○容○出○了
 偏○有○此○等○事○入
 中○那○不○借○題○一
 想○見○若○輩○之○姑
 紅○院○諸○婢○者○非
 矣○故○於○此○等○事
 記○得○一○日○激○而
 心○中○一○日○激○而
 實○有○不○能○自○其
 者

平地起柳家的道就是這一個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少的很十個錢一個還買不出來昨日上頭
 風波起柳家的道就是這一個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少的很十個錢一個還買不出來昨日上頭
 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裏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
 兒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餸的叫他說了我一頓果然如此到底也要發話使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什
 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不要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
 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
 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罵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裏渾濁你媽纔下蛋呢通
 共畱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來要還不肯做上去呢其意若曰何況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
 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
 件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卓棍子還沒有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
 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就人恐已能大口容易吃膩了腸子一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
 又是什麼麪斤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
 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
 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使宜卻爲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
 雞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麪斤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己發昏趕著洗手炒了狗
 頭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拏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河彌陀弗這老人腿見出
 是傳聞的兒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裏偶然閒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
 是先拏了錢來另買別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者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
 要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得住這

想他日小廚
房中切過去
肯化一個半個
叫故提起三姑
住娘前事向蓮
寶娘倒而出之
以趙柳之尋事
此時柳耐不住
實時各耐不住
榮蔬有外例之
時以意外例之
竟柳嫂如何酬
得起人真要嚼
的等入真要嚼
司棋之不安本
姑娘實釀成之
官光景一個趙
昔有夫人城娘
並有了頭兵也
對頭兵也誰與
竟有助之為虐
亦是司棋一流
夏婆子之唆趙
旁人解勸只得
揣摸得來情不
是安分的東西
是孩兒不顯臉
者如此他四極
只全濕地不堪
寫得司棋下字
那人卻知世務
如此省了多少

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裏

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著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

寶姑娘偶然商量的要吃個油鹽炒菜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拏著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

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著我送回錢去到底不

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裏頭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明登一鹽一醬叨得也那不是錢買的

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得賠你拏著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

下的姑娘能白體下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真無處不

尋事是何可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

個就是那個我那裏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裏怎麼就不回

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如此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

了小了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了頭兒

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去餒狗大家賺不成橫至此小了頭兒們已不得一聲七手八腳

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得眾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道姑娘不要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

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

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眾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

了頭兒們也沒得捧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眾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

自己嘖叨了一回畫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者未有不潑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

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呷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一 投鼠忌器寶玉歸藏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三

五兒與芳官真個是
怪相惜怯怯生
別驚出一稱幽細境
此間非唐突春燕之
心若或評之
紅閣門外漢
何吾亦爲之耽驚受
恐
阿呀呀巡緝官來了
不濟其奈之何
層層投入使五兒無
可惜詞想此時五兒
之心已如吊桶之七
上八下矣
說來似乎有理然細
換之詞已過矣
冤家狹路相逢是大
不湊巧之時
果不出春燕之所戒
所謂事不湊巧往往
如此
想蓮花得意之極雞
蛋之仇可報矣
蓮花兒固以爲真誠
現獲大快於心

芳官以報其欺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選
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候雖然紙上可巧春燕
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
說話春燕悄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
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
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
蓼溼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著幾個婆子走來來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
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一季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悶纔因我媽使我
到怡紅院送家貨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
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裏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
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
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
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不巧也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
他往這裏頭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大可笑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太太
耳房裏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層寶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
少了罐子苦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層主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
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裏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裏
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著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

巡緝官只管奉職不
管發落
觀納涼一句此回已
入夏矣
不諱親供便欲置
之以刑具真所謂官
也糊塗更也糊塗

五兒僅打四板尙是
憐香惜玉之心願以
嫩皮膚受粗棍心實
不甘幸案即平反祛
人煩悶
不能不訴然而洗得
清時已吃許多苦矣
五兒真自取之也
此平兒半疑不信之
詞
已發看管矣速速尋
人取保
軟弱二字最所難受
勤的怨的奚落的七
嘴八舌寫得情景逼
真
知我者其惟芳官乎
又不能似衙門可用
小兒真令人嘆奈何
也
想柳嫂子招怨之人
亦復不少
四面糊塗吾爲五兒
十分著急

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芳官現有的職認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
花兒帶著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宗賦証一竝拏了帶了五兒
來回李執與探春那時李執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攪門都
在院內納涼時令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
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著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分付
將他娘打四板子擡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捏鳳姐分付州縣草草只聽一面謝然把五兒嚇得哭啼啼給平
給莊子上之火至或賣或配人愧可乎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分付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啼啼給平
兒跪著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
老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
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拏你來頂缸的太爺天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爲這
點子小事去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
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
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死或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
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
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委屈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
無水思睡無衾枕無奉人鳴嗚咽咽直哭了一夜更無別法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
攛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
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至往人無所不
平兒一一的都應著打發他們去了卻悄

既已受賄還肯訪問
平兒天良未泯越教
人知重
已有一縷生路
寶哥真可謂之生
苦薩矣
誠皆失盜者甚多乃
為奇異聞雖能舉
竟非長目飛耳
供養之而不料竟受
霜露之災不覺竟受
不是不準情實是不
想平兒亦恐受賄於
糊塗官兒乎
晴姑娘開口便辣斷
此等處平姑娘為難
矣
於律上亦是如此
二爺肯如此還有何
說

平姑娘真能面面相
到
必妨此一辨則我之
分量不為人所看輕
而人之臉面亦不為
我丟也真公私兩全
之法
發端得妙近之即在
目前

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卻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卻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嚇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家的好意反被階們陷害了多情是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的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法寶玉真一片婆心設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手之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贓証的自放了誰去找誰又還肯認眾人也未必心服睛要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霜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得哭悄悄問著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著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攬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裏砲先喚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真正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險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像不知好歹了並好不是小孩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險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像不知好歹了並子作為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裏頭起了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著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不要管只這是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是極說著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们這裏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訓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為這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裏是玉

做賊之人聽者

做賊之人聽者並不
是我沒本事問不出
來

此話或是真情

彩雲編有氣骨勝其

主多矣何弗倒上以

不知寶玉不承當彩

雲斷不肯承認非彩

雲之真有肝膽彼彩

雲猶可教也

揆飾其過而又一力

於姑娘們真是一個

熱心人

彩雲十分做腔亦是

到底不差

以後彩雲再不小心

只怕有些對不住

平姑娘亦能贊法

一面已將早堂聽審

牌挂出

案顯家的暫時畧事

桑得片刻風光視彼

沈淪沒世者消勝一

鋼兒先
要曉得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裏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裏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
認了者思之真倫這裏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
的一個姐妹窩主卻是平常裏而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在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
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不過去賴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
要冤屈好人我說了怕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拏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
在家我們還拏過各人去送人去是常有的我原說噪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
彩雲姐姐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
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
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
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拏什麼好夕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
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
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大抵如此者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幾個媳婦押解著柳家的等殺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裏没人伺候姑
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了人可知其素竟有頭臉的平兒道秦顯的女
人是誰我不大相熟大熟我亦不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裏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

鋼兒先
要曉得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裏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裏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
認了者思之真倫這裏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
的一個姐妹窩主卻是平常裏而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在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
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不過去賴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
要冤屈好人我說了怕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拏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
在家我們還拏過各人去送人去是常有的我原說噪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
彩雲姐姐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
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
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
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拏什麼好夕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
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
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大抵如此者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幾個媳婦押解著柳家的等殺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裏没人伺候姑
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了人可知其素竟有頭臉的平兒道秦顯的女
人是誰我不大相熟大熟我亦不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裏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

書語中帶推薦之意
從此用甚不至無雞
嫩字作一句讀

皆君子集方之語
即前所云櫃子裏零
碎東西也

國爾得妙並其勇
之彈亦勾銷一筆中
矣

曰芳官一流人妙在
不指定芳官一人真
善於措辭

老賢更修改堂供大
概如斯
炭簍子誰不原戴以
此指寶玉譬夫鍼砭
不中臉穴

使法起來直頭要如
此一辨
認真執法如此亦不
認過

平兒之勤二奶奶句
句從火釀上潑水從
細湯底抽薪有不當
細味其言其盛氣待
之所以名平也此平兒
自實欲遣鴛兒至蕭
相館取書確開出

了六七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

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淨爽利也。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
姑娘的。司棋的。嬌子。棋。原。姓。秦。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卻是階們這邊的。平兒聽了。
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們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連前
日。太太屋裏。丟的。也有了。主兒。見。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擊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兩個。擊障。不知
道。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擊。寶玉。便。瞧。他。兩個。不。隄。防。時。節。自己。進去。擊。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擊。障。不
是。寶玉。外。頭。得了。的。題。入。正。也。會。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了。饗。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
人。襲。人。也。會。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日。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
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
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早。白。愛。挽。攬。事。情。斷。事。如。神。能。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攔
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筆。子。戴。上。不。難。道。你。是。什麼。事。他。不。應。承。知。已。階。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
此。如。何。治。人。原。該。如。此。當。家。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裏。的。了。頭。都。擊。來。雖。不。便。擅
加。拷。打。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
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起。無。風。不。雖
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註。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
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
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鳳。姐。在。第。五。十。五。回。開。卷。處。說。到
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

娶子打春燕一件事
來旋又因蕊官送確
芳官事來旋又因芳
官送玫瑰露出因打
茶霜一件事來大觀
園可謂多矣其家
連類寫之以表其
一運之就衰耳故合
家的大段下回寫秦
三亦是此段之餘波
籍所以警人者不少

其言平和真、一、夕話說得鳳姐倒笑了。說道：隨你們罷沒的嘔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假薔薇硝。趙姨娘乾動真氣。真玫瑰露。賈寶玉甘冒假賊。
暗換茉莉粉。芳官賺趙姨兩下嘴巴。私送茯苓霜。五兒暗芳一宵眼淚。

指鹿爲馬。芳官調換粉硝。以李代桃。寶玉認偷霜露。司棋若不因雞蛋噪鬧。叫小了頭亂翻亂摸。則玫瑰露瓶。蓮花兒何由看見。敝司棋噪鬧一層。是此回之根綫。

司棋逞性。不但伏後文敗事之根。且以見迎春素日不知約束下人。

柳五兒事。若李執辦理。必不能明白。若探春究問。又多有干礙。非平兒不可。但平兒何能作主。故借鳳姐已睡。分付發落。六兒纔得跪訴冤枉。平兒始訪問襲人。寶玉方肯代認。層層脫卸。不露痕跡。層層脫卸。到寶玉認偷事。已可完。但竟就完結。索然無味。又寫平兒慮後。喚到玉釧彩雲。隱隱躍躍。說出原委。彩雲挺身認罪一節。然後平兒襲人。說出干礙三姑娘。彩雲依允。不但波瀾忽起。忽落。情亦事周匝細密。

鳳姐要細細追求。平兒勸解。是此回餘波。然不寫此一層。便不像鳳姐平日爲人。如此方無缺漏。

大某山民評曰

諺有踏沈船。打落水狗之說。未曾分清阜白。趁勢蹂躪。作者目中看不過。心裏忍不住。爰借柳五兒暢言之。

連上一回。其形容柳嫂子勢利處。真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總之無錢無勢。日日想吃白食者。不能

討此等人好也。

此回已入癸丑年夏時事。

一部全書與良之一
從平兒口中隱隱一
誰知自今以往府中
人力所能挽者乎

只一亂字寫得妙
高與之至小人得志
往者繪其全神
厨者繪其全神
方尋人之送禮者妙在
即是炭來作者真刻
安知其透林家之炭
米中不揀到柳家之
罪以中所謂他人之
登時掩旗息鼓反要
謀者靜觀之極功有
裨益亦必經得失之
難道還不一不不
環三章疑心彩雲是
而適見其果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憇湘雲醉眠芍藥裯

默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打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撒委再不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叩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窩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兒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受其多虧突的正亂接收家貨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擔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缺著額數一面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將支以備幾備了一隻炭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怕虧空以後多是一家人了分滿足預支以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多是一家人了分滿足預支以備幾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當得正亂著頓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個青天果然柳頭子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了果然柳頭子人之物白白丟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著反蝕一把米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睛無計挽回只得罷了過烟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訓兒鬧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搭著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道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放心放下來誰知買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擎了出來照著彩雲面上擗了一來說你這兩三刀的東西我既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二

憇湘雲醉眠芍藥裯

默香菱情解石榴裙

環彩姑兒真是一個才人，派與拔談。遇人不淑，吾為之慨。其數矣。他孤負二句，寫得趙姨娘如水瀟傳王婆。一般直不成話，矣作此。何痛惡之甚，而為香。謂彩姑娘可以不必恨別人。園中鬧事一段，以下接寫寶玉生日。文字安知同空日者不獨寶琴一人也。如許年紀，還要寄名。使林姑夫在必定別有盛禮。原不在尋常禮物。李貴等四個人，者是王和榮錢啓張若錦等也。

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試公子彩雲見如此急得發呢。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買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什麼說畢。捧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不怎麼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孤負了你的。心我橫豎看得真。對了頭。之。言。彩雲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著。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棄在河內。順水沈的。沈漂的。漂自己。卻氣得夜閒在被內。暗突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可恨不與林。王夫人不在家。醒網。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已成往年。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尙。姑目。想見鐵盤寺。送了供尖兒。竝壽星紙馬疏頭。竝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子。饑頭庵等處。送了供尖兒。竝壽星紙馬疏頭。竝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日非第一次也。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麪。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扣荷包。裏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的。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為應景兒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起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甯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去。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買母買政王夫人等。俱不在。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了頭夾著氈子。從李氏起。一一挨著。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人。跟隨。小了頭夾著氈子。從李氏起。一一挨著。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會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叩頭。一時買環買蘭來了。甚沒要緊事。紋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

同生日者偏爲咄烟
實學亦不如意事常
八九也

特筆

卽一互拜寫得花園
錦簇

妓四人同日生日用
筆錯綜可以悟翻裁
之法

從言語中點醒許多
人生日錯落有致
查寶釵生日在正月
二十八日太夫人日
是八月初三今云娘
兒兩個或是姨太太
之誤然姨媽生日點
明三十六回之末時
在六七月間此處嘗
有誤

寶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頭咕咕呱呱。一羣了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那咄烟的了。頭窠兒竝奶子抱著巧姐兒。彩鸞繡鳳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氍子。笑著進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拏麪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咄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請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裏禁當得起。所以特給二爺來叩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門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波又折。寶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趕著也還了禮。湘雲拉寶琴咄烟道。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奶。趕著補了一分禮。與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裏去了。頭答應著去了。咄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日。花朝。林姑娘。怎麼沒人。只是陪家的人。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不是。襲人姑娘怕也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擡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

將前二回事一觀文
筆得洞願不必言矣
並見寶鏡處處留心
之至

可知平兒所云十餘
件事者非擬議之詞

自前二十一一人以外
又添香菱侍書芳蕊
藕五入
點明芍藥欄爲後文
醉臥張本
自前二十六人外又
添尤氏一人
平姑娘很體面

八字已寫得筆麗

卸去薛姨媽最好

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若是開著，保不住那起人闖腳走近路，從這裏攔誰是好。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總有了事就賴不著這邊的人。」卻有此理，不然豈不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裏頭有人，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裏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著平人了。你只聽我說，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中國眼人當自知之。說著，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裏看魚頑呢。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裏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好圃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裏，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著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不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裏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鬟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踢踢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裏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著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裏，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理事廳上。』」薛姨媽暫權理事之印，眼看

坐向寫得不倫不類
有趣
又添鴛鴦一人
又添迎春一人
又添紫鸞兒司燕
又添紫鸞兒司燕
三人
自前二十七人之
又陸續補紋七人共
計連寶玉三十五人
其在席諸人或點出
錯綜之法

今祖宗三字新

寶在豪爽園閣中另
是一流

著命小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付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裏。小了頭兒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執。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鵝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聽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安頓薛姨媽。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有的說行這個令好。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纔好。黛玉道。依我說。拈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階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拈子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著。香菱一一寫了。搥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筋夾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著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裏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階們行這一個。說著。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卻是拈。戰史湘雲笑著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得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妹擲起。挨著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

點染生姿

一時時爭只聽腕上
錦子響此響那得幾
響堂裏人房那得幾
響聞

絕世聰明

行令處有明寫有暗
寫是文章結構法

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思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話。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著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寶琴覆的是我。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著。眾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裏傳遞呢。鬧得眾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拏筷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射了一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說著。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覆著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個峙字。探春知他覆著。用了雞栖於峙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著席也七八亂叫。猜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半響。是色界天宮。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眾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吃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吃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支折脚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得大家笑了。衆人道。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擣衣聲。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執和岫烟對了點子。李執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了一

口湘雲的拳卻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奔騰烹湃江閒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既遇著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齣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說了。湘雲使用筋子舉著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了頭頭上那有桂花油。

北音鴨字讀平聲與了字同音。隨波生瀾巧不傷雅。蠻兒真利口。

竊盜官私隨機打趣。而忘卻檢點燕玉口尖不及寶釵心細。

引此等詩句卻非佳。讚。

活畫出香姑娘慈口吻來。

六朝佳句。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拏著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口。亦有。一瓶子油。又怕註誤著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裏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覷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趣了。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著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拏我作雅謔。我卻射著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結果。豈不射著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卻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猜拳。這些人因買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幾句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

引出後一段妙文

此種老僕婦卻也難
得主人不在原該如
此庶幾不真所託不
得謂其多管事也
三姑娘亦對答得大
方
林之孝家內可知為
衆人所素重者

姑們們怯於飲食從
林媽口中寫出
林媽說一句姑們們
順一句可見林媽素
日之望

此婢可稱傳香使

湘雲一種嬌態之態
至此已全身畢現細
細讀之令人如置身
妙處矣
絕妙一幅周叻仕女
圖
真好者君則愛之不
暇就無礙於笑矣
香影迷離之境
慢啓四字傳出初醒
之神

紅飛翠舞玉動珠搖樂世界真是極
頭是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子使人各處去找那裏找得著接著林之孝家的同著幾個老婆子來
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了鬢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
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豈沒有多吃酒
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耽心以此作引子乎李執尤氏都也笑道你們歇著去罷我
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
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扛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
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
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了鬢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著去或
是姨媽那裏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
方退了出來平兒摸著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的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
倒沒意思了俱為林之孝家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階們不認真吃酒就是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
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凳上睡著了化境衆人
笑說都笑道快別聲張說著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板凳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
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真好手中的一把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
蝴蝶鬧嚷嚷的圍著盡一生靈福矣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其湘雲平衆人看了又是愛又
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自言自語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仙乎衆人
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要睡出病來的湘雲慢啓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二 慈湘雲醉眠芍藥裯 賦香菱情解石榴裙

即在石凳上整理殘
盤好可盡
酒石爲世上難得
之物既已載著可弗
令魚人銜免卻家
職揚
至此方逃中華晉境

筆筆有畫意

又是一把什麼公案
何近日事之多也
畫得頭上添毫真虎
頭妙手

此是上兩回鬧事之
餘波

彩兒者惜春之婢彩
屏也

書中多少事故此
等不好講出來的此
以做榜樣要奮許多
事故也

探姑娘步步留心

黛玉久於探春冷眼
看矣

將上兩三回書總應
戰句

林姑娘固亦嘗留心
林府事耶

算出的多進的少

如今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

寶玉笑道要這樣好

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

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

己方知是醉了真寫得出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何嬌弱不勝便睡著了心中反覺自愧必早

有小了頭端了一盆洗臉水一個捧著鏡奩衆人等著他在石凳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鬢連忙起身同

著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拏來給他銜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

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

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基寶釵

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北風吹裙帶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

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階下便朝上跪下叩頭探春因一塊基受

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著兒兩眼只瞧著基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基子作想林之

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問頭要茶時纔看見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道這是四姑娘屋裏小了

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很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著他他說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

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在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

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必去回了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著就攆

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基正這裏林之孝家的帶那人出去不是

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二句來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了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了他

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著他幹了幾
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搯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觸了幾件事單拏著和鳳姐兒做筏子最是
心裏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尼黛玉道要這樣好階們也太費了我心裏每常開替他們一
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知了們個人

舊本評云四人者藝
實與偏妻將四個人
粘帶說叫妹妹如何
對答只得推開哥哥
你兩個親去密來他
其爲你之名而知
說得圓妙襲人於此
亦頗實經云
寶玉自己吃了一頓
茶合吃一鐘只一吃
茶寫得筆外有致真
正妙文
寶玉於芳官想亦不
滿於情
耳而聽者然傳述者
必無增損所以有後
又爲芳官出力一寫
撒嬌撒態毫無禁忌
想我深矣亦知二筆之
作者故意細細寫來
與前司茶少雞強對
看可知柳嫂外與怡
紅院中人格外巴結
身地半爲其女兒進
寫出嬌態
只一吃飯亦寫得如
此婉約與前吃茶一

兩個個人不短自然
的即四個人不短自然
著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裏面可式放著兩鍾新茶因問他住那裏去了我見你個半日沒吃茶巴巴
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稱謂奇絕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著自擊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
去偏和寶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吃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倒不吃只要一口
漱漱就是了說著先擊起來吃了一口刺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
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殺了難爲你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
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裏呢我亦含羞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裏幾個人鬪草頑這會子不見了
寶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裏睡在床上寶玉推他道這快別睡覺階們外頭頑去一會子
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襲人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階們晚
上家裏再吃伏後回文來我叶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
裏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麪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剛纔餓了我已告訴了柳疇子雞蛋否先給我做
一碗湯盛半碗梗米飯送來我這裏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著我要儘力吃穀了纔
罷我先在家裏吃二三耐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撈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閒見趁今日
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著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著揭開看時裏
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臘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瓢餠酥並
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碗筋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
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著倒覺比往常之味
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饅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

增評補圖不頭記卷六十二 慈濟雲醉眼芍藥裙 夢香菱情解石榴裙

然則芳官之於寶二
爺亦可謂有緣者矣
想久在春燕目中
以隨手帶出五兒來
可謂語逢其會
芳官打邊鼓
如此看來春燕芳官
已在第二等了頭列
矣
花南柳北鶯燕交飛

晴雯又比襲人刻露
襲人縱便中饋
倒象人縱便中饋
忌外面亦然輸服

聽他言語也是個打
不破的蹄子
已在弦上不得不得

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殼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殼了方纔麝月姐
姐拏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殼了不用再吃了說著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啣
下兩個饅酥道這個留著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個吃酒就是了好酒量一個寶玉笑道你也愛吃
酒等著陪們晚上痛飲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酒量也要吃只是每日不好意思
趁今日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著囑付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
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寶玉道你
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辦得如此一
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了頭進來服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貨交與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
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等衆姊妹芳官在後拏著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
來寶玉問你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笑著將方才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
人笑道我說你是貓兒食語敲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
說道你就是狐狸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過此回吃醋奇趣罪
約襲人笑道不過早誤打誤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姑娘明白些晴雯道既這麼著要我們無
用明日我們都走了只怕後來大家都要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的沒用晴雯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卻
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的沒用晴雯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卻
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拏三搬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你就懶得橫賊不
拈堅綫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道不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
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姑你倒底說話呢怎麼糊惹兒和我笑那也當不

一向積著胸中至此已鬱倒無膿

說得來婉妮可聽
豈官亦是可
纒論陰陽同
理不情理之

寫出女孩子打
活潑潑地可觀
其

一哄而散為引出寶
玉地步

披著者偏是菱花
什麼夫妻三句若接
若不接細思之乃為
粲然

了什麼晴雯笑著。醉了一口。大家說著。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閒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芽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圍著。坐在花草堆中鬪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這又說我有琵琶記裏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道。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為兄弟。蕙。頭結花的。為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夫妻。蕙。解。荳官沒得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他便扯拉著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裏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便忙伏身連將他壓住。回頭笑著。央告蕊官等來幫著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滾在地下。衆人拍手笑道。了不得。了不得。那是一窟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條裙子。都污溼了。引出後牛。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著。哄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景正恨罵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鬪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蹋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裏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著。手裏真個拈著一枝並蒂菱花。合與香菱。香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帶你瞧。瞧這裙子。寶玉便低頭一瞧。阿呀。一聲說。怎麼就拉在泥裏了。可

曾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二 蕙湘雲醉眠芍藥裯 歎香菱作解石榴裙

寶哥真會黏貼人
情那使姊姊們都
愛

無一面不替他想到
極意躊躇引出後文
來
無事忙者計及小衣
膝褥於此而不敢香
情烏乎致吾情
好哥哥難得難得
敢如此

替他設想真能面面
周到
別孤負了七個字足
值千金以香姑娘嬌
喉嚨入於耳者有
不魂靈兒飛去乎
不信意外緣拉著意
中想

卻寫出三層來

寫得時施之至

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日纔上
寶玉跌足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踢這麼一件也不直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
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尙好好的先弄壞了豈不孤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
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踢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卻
在心坎兒上反倒喜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他的趕著換
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是站著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袴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甚事我
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如何香
菱笑著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有什麼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舉了手他愛什麼難道不
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片這樣不是你素日爲人了的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不過
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孤負了你的心激不盡等著
伯千叫他親自送來才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自該喜歡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
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個霸王許配與王平人因又想
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的事了在意中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
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爲人無人不憐愛的層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散漫的層况與香菱相好層
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裏等呢牛嚼矣襲人笑道我說
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才能人不說香菱紅了臉笑道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的
黑心說著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樣又命寶玉背過臉去情態自己向內解下來將這條
繫上襲人道把這航麟了的交與我擎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若擎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

推出個狀公子來
 是前書葬花之餘波
 是何唐突忍俊不禁
 妙在語盡意不盡
 絕妙神情
 爲甚說不出口來可
 想今日得蒙香姑娘青
 眼可謂大饒倖事
 想薛大哥多疑也是
 環三一流人物

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走了襲人道你倒大方得很香菱忙又拜了兩拜
 深矣道謝襲人一面襲人拈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與並帶
 菱用樹枝兒穿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蕙安放上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
 伏矣死同穴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其情可想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內麻呢此句極
 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苦滑的還不快洗去千卿寶玉笑著方起身走了先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
 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殺著兩隻泥手笑噴噴的轉來問作什
 麼香菱紅了臉只管笑裏卻要說什麼又說不出口來神傳因那邊他的小了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
 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更傳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情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
 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裏探頭兒去呢說著也回去了不知端詳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一部書中慶壽不少寶玉生日自不可缺但一例鋪敘便是印板文字今夾敘平兒寶琴岫烟同日
 誕生文法既變換不板又省卻另敘三人生辰

寶琴岫烟平兒生日是實鋪大姐冥壽王夫人賈璉襲人是虛補筆法不同寫寶釵鎖門細心的是
 當家人舉動又虛補所失物件不止茯苓霜玫瑰露且暗描寶玉不管事寶釵有涵養一筆寫出幾
 層深意

上中下三等家人送平兒壽禮尤見周到

寶釵既鎖角門薛姨媽不能回家但許多幼少與老人同坐實多不便廳上獨坐安頓極妙如此衆
 人方好猜拳行令毫無拘束

令女先兒到廳上。相陪薛姨媽。亦見周到。

黛玉湘雲所說酒令。俱是兩人小照。莫作閒文看過。寶釵寶二對點射覆。俱以名互戲。有心有緣。意在言外。又借香菱口中補出。命名典故。玲瓏細密。

插敘林之孝家。查看一層。周匝無遺。

湘雲醉眠。是香菱解裙陪襯。

插敘攆逐媳婦一層。是描寫弈碁神情。及探春作事得體。且以見惜春素日。亦不知管束婢媼。黛玉獨和寶玉在花下密語。只寫不知說些什麼。藏筆最爲蘊藉。

襲人送茶兩鍾。黛玉偏先走開。若襲人單送黛玉。豈不得罪寶釵。乃說那位先吃。我再倒去。真是伶俐口齒。然必要再添一鍾。文章便呆笨。隨以寶釵漱口。只剩半鍾。黛玉不多吃茶。半鍾已足。兩鍾之茶。三人同飲。而寶玉獨吃一鍾。釵黛合吃一鍾。雙關在有意無意間。文人巧思。不可揣摸。

黛玉說給桂花油。恐打竊盜官司。是暗刺彩雲。襲人說補雀裘。是明諷晴雯。芍藥裯引出石榴裙。觀音柳。羅漢松。君子竹。美人蕉。牡丹花。枇杷果。姊妹花。引出夫妻蕙。並蒂菱。

荳官駁夫妻蕙。口齒甚利。

衆人都散。寶玉獨攜並蒂菱而來。可稱巧合。

香菱石榴裙。因爭夫妻蕙而溼。因遇並蒂菱而解。妙有意味。

寶玉埋夫妻蕙。並蒂菱。及看平兒鴛鴦梳篦等事。是描寫意淫二字。

香菱叫住寶玉。紅了臉。欲說不說。只囑裙子的。事。別告訴薛蟠。臉又一紅。情深意厚。言外畢露。此回有變換。有補綴。有明寫。有暗寫。有伏綫。有映照。文法最爲靈細。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一生日。而先敍道士和尙尼姑所送之禮。則寶玉之結局可知。此作者之微意也。香菱換裙時。有人在側。伴教寶玉背過臉去。及襲人既走。卽來拉手。以後臉紅脉脉。至半响。方云裙子的。事。其嫫之痕。西江不能濯也。此回仍是癸丑年夏時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編豔理親喪

此等宴會非有福人不能事

豈有不領情之理

開了院門聽五字當

響聲出之方得神

騎人於寶玉居然稱

之曰你

關門心虛人疑感虛

心腹作小心惜其主

角已露

五兒又病子多磨

短姻緣莫非前定

豈可勉強

是誰那接得不測

此等老僕婦真算得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擡了一壘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才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道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握他兩句餛詰話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就我看來都好本事說著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不知什麼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著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使問五兒之且卸也關心春燕道我才告訴了柳嫂子他們喜歡得很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病了那裏來得只等好了罷抑四緣之體耶豈罷過早亦有定數耶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而斤斤也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會春燕於芳寶玉道我卻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車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著大燈籠晴雯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階們就好關門了只早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分付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天亮了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三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編豔理親喪

挑脚漢子俱能早起
不過極言其起遲之
爲下流耳
林之孝家的能使無
人不畏而且敬其平
日之品行可知

林家的能處處循理
作事那不令人敬畏

老成人之言畢竟句
句有根據的
此乃二人爲寶玉揀
飾之詞

畢竟是金玉其言莫
謂林塘燒鏡舌也

菓子做四五次搬運
者應上文四十條之
多也

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道：那裏有這麼大膽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道：還沒睡麼？如今日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麪，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說：該泡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泡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著，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著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裏，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裏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裏，裏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道：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著人，卻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才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越尊重人。聽著，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裏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裏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才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裏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裏吃了一杯來了。噙三叨四的，又排暄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也隄防著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也是說著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桌。階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著，大家果然擡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頓在外面火盆上燉酒。

好客氣
俗套最爲生厭而豈
堪藉口於禮不可廢
禮豈爲我輩設哉井
蛙雞與語東海
先寫主人衣飾

大寫芳官衣飾卻是
一雙玉琢人兒令人
可愛

特寫芳官柱外渲染

每人手裏吃一口才
是團圓酒幸虧寶玉
量洪若我則醉倒矣
寫得包括

寶玉道。天氣熱。階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就安席。這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嘔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著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著髻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著大紅棉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袴。散著袴。腳繫著一條汗巾。靠著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猜拳。當時芳官滿口噪熱。只穿著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段子。鬪的水田小夾襖。束著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袴。也散著袴。腳頭上齊額編著一個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著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道。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亦可謂並蒂菱否此。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且等一等再猜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裏吃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爲先。爭先自然要。端在脣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窰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裏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階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三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拏骰子。階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階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階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階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房裏。明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

得此數君一來必定
斷然可知

書姑蘇亦不可少

其過此三人司來
所以關其口也不期
妹娘姑卻當面一挑

客人所製之籤每句
各有深意預為他日
之兆

芳官自是解人那不
令寶哥見愛世曲也
此那夢度世曲也
仙園一齣繼其後

其機如此動乎不自
知矣
其詞若有憾焉其實
乃深喜之

宵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於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三人再二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來。衆人聽了。卻也歡喜。因想不請李執儀。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叫了春燕。也再三的請了李執儀。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擇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擊了個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執儀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執儀道。有何妨礙。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閒如此。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著。晴雯擊了一個竹雕的籤筒來。裏面裝着象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裏面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籤。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豔冠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任是無情也動人。爲卻照寫。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爲羹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爲賀。衆人都笑道。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爲後來既實寶釵吃過。便笑道。芳官唱一隻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聽。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子一隻。賞花時。翠鳳毛紫。紫箒攪開踏門。掃落花才罷。寶玉卻只管擊着那籤口內。還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著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擊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桌上。紅了臉。笑道。探時平真見這東西不詳。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

好個預兆

點染生情

宛然爲稻香老農寫
文有變化便不板

天下此等淺巧真是
難得
湘姑娘自是解人

尋常代酒傾酒之事
以妙筆寫之便覺異
機精采

各飲三杯送春六字
直注到此書結局

又映上文並蒂菱

也仙品四字。詩云日邊紅杏倚雲栽。卻切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須添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說著，大家來敬探春。那裏肯飲？欲被史湘雲香菱李執事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一鍾，才能探春只命燭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拏著他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畫著一枝老梅，是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竹籬茅舍自甘心。恰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李執事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興。說著，便吃酒。將骰過與黛玉。黛玉一擲，是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著，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這真是湘大家看時，一面畫著一枝海棠，題著香夢沈酣四字。那面詩道是：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涼兩個字。衆人便知他打趣。白日閒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我亦不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有致衆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夢沈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衆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瑞起來，一仰脖，端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盃盃內了。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是一枝茶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著一句舊詩道是：開到茶蘼花事了。寓意注席云：在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繙眉忙將籤藏了，說：咱們且吃酒說著。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著聯春繞瑞。那面寫著一句舊詩道是：連理枝頭花正開。真所謂無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然，想道：不知

牡丹陪飲明寶釵
為主矣又云人家不
得貴婿全部主腦故
爲重巽以申
豈不知晴姑娘之後
身乎
含著下文

無心之言已伏後事

剪斷得妙若定要個
個擊遍反成印板文
字矣

到底有經緯

可謂盡歡極樂矣真
八生不多得境界

寫得與會淋漓
奇花四出玉韻橫流
黑甜八字渾涵得妙

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著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著一枝芙蓉花。題著風露清愁四字。切那面一句舊詩道是。莫怨東風當自嗟。吾爲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牡丹陪飲。不可言衆人笑道。這
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著襲人。襲人便伸手
取了一枝出來。卻是一枝桃花。題著武陵別景四字。那面寫著舊詩道是。桃紅又見一年春。居註云。
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
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
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吃了。得毋怨我們好吃探春笑道。這是什麼話。大娘子
順手給他一把掌。李執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捱打。我也不忍得衆人都天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
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
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撐不住了。回
去。還要吃藥哩。衆人道。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著衆人。李執探春等都說。夜深了。不像這已
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著。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
都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子攢了各
樣果菜。與底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
明吃一面暗偷。此二語是酒缸已罄。衆人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稍眼角。添
了許多丰韻。身子動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可愛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
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了也醉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陪們且胡亂歇歇。歇自己便枕了那紅香
枕。身子一歪。就睡著了。無不入妙。襲人見芳官醉得很。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

臥榻既容肝睡醜云
未嘗以墨抹面無形
之墨難洗試喚芳官
攪心頭明鏡照之
可謂痛飲

興盡反無餘味彼昏
暗癡迷者其以此語
為大智慧燈
諸托女之嬌喉脆舌
必能按歌按部於事
後追述雖不能規聆
軟麗而餘音嫋嫋恍
若繞梁三匝
借箸告平兒一邊再
將夜閒情事總述幾
句自今以往此境不
再得矣
他說是他你管他是
誰他之所云他者即
○平稱連二爺之他從
○不姑娘二語是從
我平脚脚誰敢脚脚
二語翻出來
打門清絕客無僅有
作事每到無轉身處

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卻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墨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
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著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
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來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情景然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
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可想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麼吃
得不知道了曰是夢初醒抑是醉初醒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墨墨說著了頭
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罷今日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
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纔兩次罷了陪們也算會吃酒的那一壘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
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致興盡了反無後味此二句包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
了我記得也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今日之九
連環四季相衆人聽了俱紅了臉如何將兩手握著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
思等曲否衆人聽了俱紅了臉如何將兩手握著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
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
們夜裏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裏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著衆人頑也不及
昨日這一頑云然一壘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吃得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豎
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呀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著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日他還席
他字必自來請你的等著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妙晴雯聽了把臉飛紅了趕著打笑說道偏
妙這耳朶尖聽得真平兒笑道既不害臊的了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請
你這不到我是打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裏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臺底
下壓著一張紙一波因說道你們這麼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是怎麼著誰又有一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三 壽怡紅翠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拜親裏

必生出一個轉身來
承蒙惠問理應合十
跪迎
吾不知妙姑靜處深
肅如何曉得

卻致躊躇

欲找黛玉卻遇岫烟
真能隨水成紋

然則妙姑胸中非無
墨者

因妙姑而電岫烟益
因岫烟而重妙姑矣

無一句不是的評
極力為他辨釋

不是了寶玉指道。硯臺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啓硯拿了出來。卻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著檻外人。新妙玉恭肅遙叩芳辰。闌了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這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竝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攔在這裏。誰知一頓酒吃的就忘了。衆人聽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寶玉忙命快拏紙來。當下拏了紙。研了墨。看他下著檻人外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裏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別人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裏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裏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裏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本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爲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著。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評得從來沒見拜帖上寫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著成個什麼理。數切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不在。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問

細細打野岫姑娘之意何居看出偵見他怪不得

連用三不字妙不可言可於言外得之

對鏡勵出

可云會心不遠

自六十二回結前園中鬧事接寫寶玉四中人日絳芳藥酒石櫛梳及羣芳夜宴而櫛梳及羣芳夜宴而為一大段復插入芳瑣事吃飯妙玉送帖諸瑣事以下只從平兒答席帶起尤家姊妹來住府事

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話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語。自古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讀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阿呀。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話。一說姐姐先請讓我去寫帖。岫烟聽了。便自往繡翠巷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拏了到繡翠巷。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成盞。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圍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殺。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借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慙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裏。只憑了鸞們去服役。且同眾人一一的遊玩。閒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使甄家一。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裏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借鸞兩個去打鞦韆。頑耍。當心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殞天了。陡起衆人聽了。嚇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豈無疾病。怎麼就沒了。誰知其中深。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學仙者下一死語。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著己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御了粧飾。命

這又何苦難道是道
士等謀害死的以見
賈府作事之橫
洽畫出惡婦人舉止

其為脂丹火毒無疑

真寫得出

其人已死還說是秘

製丹砂其真真牢不

可破

既說工夫未到服不

得則服之必死無疑

矣下翻云昇仙去了

明寫出衆道士誣說

大老爺是仙去的不

是死的何必用做道

場

親支派不在只得用

著遠族子弟

原來是繼母怪不得

尚有兩個小妹子

未必放心大學事從

此埋根

曰字作一句讀

敬者可謂死受恩榮

矣

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是女人見識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
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證大夫們見人已死無從診脈且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
虛誕四字斷定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好修煉
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得紫絳皸裂滿昇仙是功成圓去了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
沒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祕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會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
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愚妄一至於此尤氏也不
便聽只命鎖著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裏面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
裝裹好了用軟轎擡至鐵檻寺來停放招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
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
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層一李執又照顧姊妹層二寶玉不識事體
層只得將外頭事務暫託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尤氏於此真賈瑞賈璉賈璣賈豐賈當賈菱等各
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甯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一同住
著纔放心大書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買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
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表奏係進士
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
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
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殮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著光祿寺按上
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準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

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是女人見識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

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證大夫們見人已死無從診脈且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

虛誕四字斷定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好修煉

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得紫絳皸裂滿昇仙是功成圓去了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

沒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祕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會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

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愚妄一至於此尤氏也不

便聽只命鎖著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裏面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

裝裹好了用軟轎擡至鐵檻寺來停放招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

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

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層一李執又照顧姊妹層二寶玉不識事體

層只得將外頭事務暫託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尤氏於此真賈瑞賈璉賈璣賈豐賈當賈菱等各

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甯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一同住

著纔放心大書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買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

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表奏係進士

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

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

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殮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著光祿寺按上

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準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

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是女人見識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

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證大夫們見人已死無從診脈且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

虛誕四字斷定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好修煉

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得紫絳皸裂滿昇仙是功成圓去了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

沒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祕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會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

尤氏此等處饒有計

孝服在身而笑容滿面何也

寫得情景逼真

前一層忙為後一層忙因忙及忙也後一層忙是真忙然真忙之中非祖母與姨娘又分兩層寫得不噴噴的三字寫得不益信珍之於二姐早

不絕買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買瑞買琬二人領家丁飛馳而來看見買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

買珍聽了讚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買瑞等便將如何擊了道士如何搬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

親家母和兩個姨奶奶在上房住著要領文買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奶奶來了喜的笑容滿面

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奔喪矣於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

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買珍下了馬和買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

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多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買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因服在棺

前俯伏無素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悲感好指揮衆人兒原諒哥

旨備述給衆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買蓉家中來料理停靈之事買蓉巴不得一聲兒意原諒哥

馬跑來到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榻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兩個

姨奶奶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著乘便處是二姨奶奶三姨奶奶都來了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

道煩惱自是禮買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奶奶道嚴於斧鉞二姨奶奶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何言與是

尤二姐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

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的也跟不上說著順手拈起一個熨斗來擱頭就

不是二嚇得買蓉抱著頭滾到懷裏告饒求饒更不止外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好寫得

三姐止賈蓉忙笑著跪在炕上求饒求饒也三姐又和他二姨奶奶搶砂仁吃體統那二姐兒嚙了一嘴渣

他吐了他一臉神賈蓉用舌頭都齶著吃了著實看衆了頭看不過都笑道熱孝在身上老娘織睡了覺

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裏沒有奶奶了借衆的是名正晉回來看訴爺你吃不了挽著走買

祖父之骨未寒兒孫
 之學已作興容兒兩
 邊都到十分不堪
 此砂仁渣吐了滿臉
 沿上懸狀勾欄院中
 本準繩脂粉掃地
 矣哥抱了頭親嘴須
 知是平日習慣勾當
 不是今日對兩姨娘
 突然爲此惡態也觀
 下文了頭說知道不
 因兩姨在前爲此假
 藏清語耳
 知道者說是頑意在
 通飾世未知何者爲
 頑何者爲正經即正
 頭飾者何莫非由頑
 而起也可掩耳盜
 鈴收管
 觀容兒此等言語其
 欲不一敗塗地也不
 可得矣
 府中隱事後往於開
 中點還一二
 家寫得非他小說
 三姐已看不過乃姊
 矣不特於容兒也
 其派浮詞
 其意何居
 開上頓輕薄
 給你爹做媽不成嬉

蓉撇下他姨娘使抱著那了頭親嘴之至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堪大不
 推他恨得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
 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約人噪嚷判那府裏背地嚼舌說階們這邊混帳
 戶誰管誰的事都殼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薛唐吳漢何
 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連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
 強瑞大叔還想他的帳那一件瞞了我買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
 裏叫醒尤老娘這裏買蓉見他老娘醒了夢夢者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
 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叩頭去尤
 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先打發我
 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著又和他二姨娘擠眼兒的禽
 罵道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敢買蓉又與尤
 爲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
 沒揀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準了一個可巧就是尤老娘只當是真話忙問
 一頭笑一頭趕著打道周身倡媽媽別信這混帳孩子的話三姐兒道容兒
 不清不渾的說著人來回話道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
 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生日有夜宴。平兒生日有答席。與別人生日不同。變換不板。

口銜多聽
一呀嚼舌
寫得二姐亦極不堪
成何女子舉動
惜三姐收殺得妙

敘林家查夜一層。與日間查看一層。兩兩對照。筆法周密。

寶釵探春李紈湘雲香菱麝月黛玉襲人等所製花名俱與本人身分貼切。而香菱之並蒂花。湘雲之睡海棠。更與上回並香菱芍藥。相照得妙。

別人生日。妙玉不賀。獨賀寶玉芳辰。其意何苦。其情可知。是文章暗描法。

鳳姐生日。鬧出鮑妻自縊。平兒答席。忽有賈敬暴亡。且尤二姐尤三姐亦于是時引出。甯府不祥。種種已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五十七回爲一段。寫寶黛兩人之癡情。五十八九回爲一段。敘園中人多。漸生口舌。是非。六十四回六十一回爲一段。寫趙姨女伶等不安本分。乘間生事。六十二回六十三上半回爲一段。寫賈母王夫人出門。寶玉平兒生日。放膽宴會。

大某山民評曰

象牙籤上所有之字。各藏意義。預爲他日之兆。

佩鳳偕鸞二姝。豈忘引玉。其罷鞦韆。卽行恩恩到袂。特以衆香窟裏。悉屬柳腰檀腹。斷難穩越。又宅隔東西。弗克常聚。不如以免記掛。綽於無情處。見其多情。

聞祖父之死。不聞其哭。聞姨娘來家。笑容滿面。蓉兒之居心可知矣。此回仍是癸丑年夏閒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此初四日大約是五月

八個字包掃一切其喪儀之爾熱從旁人寫出

那總全也又是一個好東四

可為居喪人作冰鑿隨手將寶玉鳳姐二人一點

尤氏姊妹住舊府作一段

以下接寫寶玉自薛府還怡紅院及過篇玉處讀五美吟作一小段以疏文氣

極尋常景象而以妙筆寫之便覺精米妙

天下卻有此等淺巧之事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簷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露樞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甯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寤寐居喪。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厮混。幸喜乘閒與小姨厮混。寶玉亦每日在甯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裏。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勉強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臥的。也有坐著打盹的。景點。醒時。令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亦復何妨。滿懷寶玉含笑站著。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嘻啾啾的亂響。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起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裏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看你誰來救你。玉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

爭驚鬪燕旋施可觀

可知寶哥在家諸人方不寂寞

鬪人頑戲之心自然比家姑娘差一些兒

然則晴暎對寶玉之言

聽人處處留心寶玉之事不可謂其無心然聽其言語之下蓋一半在老太太身上起見也其居心可想不待明言

遺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拏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暎一手罵了芳官早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裏抓子兒贏瓜子兒呢

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亂響之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詩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得周想到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暎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裏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裏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拏著一根灰色縲子正在那裏打結子呢寶玉進來連忙立起笑道晴暎誓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著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著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裏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著挨近襲人坐下

下有意瞧他打結子問道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著挨近襲人坐下

打這個那裏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裏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著一年遇著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裏有事這是要過去

天天的所以趕著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

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到只是也不

過於趕熱著了倒是大事說著芳官早託了一杯涼水內新結的茶來因寶玉素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

婦養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好鄰也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分付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

先擒王手段
願上一波
寶哥見雪雁擊著菱
藕吳探測討其原故
逐層情測如此憂
不媿爲情種
又是何爲者令人思
印去兩個老婆子

就雪雁言語量之林
姑娘必爲其亡過父
母作私祭可以無疑
矣
將時令一點忽忽又
自春及秋矣

此猜十有九分著
寶玉居然引禮記文
體貼林妹妹處真可
謂無微不至虧作者
如何結撰出來

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如一日不見。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著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擎著菱藕瓜果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拏這些瓜果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問得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果送去。交與紫鵲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著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著。要聽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什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著的小琴桌上的陳設。下來將桌子搬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著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生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拏香薰薰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裏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分付另外整理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爲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惑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荐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卽回。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勸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到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著門和平兒說話。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分付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

寶哥也會世故人
情字作一句讀
曉鳳姐口中寫出府
中近日事故不特照
應前文
看來近日之事有記
之不勝記者

八字又作工整語
是哀感之餘
問得無根之至

雖已哭過未必面上
故探之語縮住得妙
使我二字縮住得妙
不致唐突縮住得妙
亦斷不好當面說出
之理
作者爲寶玉設身處
地真能摹想入微
連他二人自己於此
情他動人自己於此
知他動人自己於此
實哥哥價要搜視台
下的紙難道又是妙
玉請客帖子
看面風

歇息。再者那裏人多。你那裏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裏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看。視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唉。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幫著辦理。他又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勉強撐著罷了。可使姑爺聞者。總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云云。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那裏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鼻殘烟。奠餘玉體。紫鵲正看著人往裏收桌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裏歪著。病體慳慳大有不勝之態。使鵲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好。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爲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飾之。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裏。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其實不造次。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卻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多心。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爲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爲好。因而轉念爲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面便多情癡見。卻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爲何事。口角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嘔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嘔。妹妹來。一面搭趣著起來。閒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拈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

若果如此哥哥還肯聽話

正論

揣在懷內笑。笑道：好妹妹，賞我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話，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釵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卻望著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會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歎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裏，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倒沒有什麼，但只是嫌他，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去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爲的是擎在手中，看著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不擎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擎在書房裏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尙或傳揚開了，反爲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爲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閒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擎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擎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尙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豔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都緣頑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五首詩亦只平平無奇

命韻味佳
寶釵此論卻能得詩
中三味者

前寫賈母等出門此
寫賈母等還來俱計
一筆幾筆前後照應成
一章法
以上寫寶玉事作一
過脈而以賈母等還
府作結
以下仍接入寶府喪
事一邊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照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滴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裏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己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路跋涉。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人到來。衆人接見已畢。路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寶府中來。只聽見裏面哭聲震大。文筆不走。卻是賈赦買埋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人裏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著迎了出來。他父

鞋述之妙直從史漢
得來使俗手爲之必
無如此簡切

仍將寶鳳二人一點
交代送殯數旬甯府
義事一層已結
以下方入尤氏姊妹
正傳

單刀直入謎兒又討
苦矣
三姐尚有骨氣寫此
一姐即過三姐緊
從二姐寫入
熱則珍哥之於二姐
毒初見時說交親想
你一句中已透消息
也寫出有隙可乘
哥寫於此等處頗肯
用細磨工夫
言語不堪設想者多
只此一項已費如許
之多想買家聲勢尙

子一邊一個挽了買母走至靈前又有買珍買蓉跪著撲入買母懷中痛哭外面好買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撲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買赦買璉在傍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買珍因買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著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買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買敬送殯之期點明買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買赦買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買珍尤氏並買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記清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挽轉尤氏姊妹遂卻說買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附因買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熱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買珍買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凡奸盜之事都那三姐兒卻只是淡淡相對非近墨者黑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其有團王老婆那買璉又怕買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棉絨幾句將四面此時出殯以來買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使粗的了鬢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閒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裏面去所以買璉便欲趁此時下手其何機非遂託相伴買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著替買珍料理家務不時至甯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買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買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弟口氣真執袴子俞祿道昨日已會上

已暗形媽驕矣
外面好看內裏空從
家必是實話蓋買府
家之飽私豪者吾
見之多也
不料珍哥也到此窮
極步
又短二百兩
交與老娘可以乘便
見小娘矣
則爲你問姨娘的好

寶二舍專爲親身去
毅然借銀子敢憚動
勞
珍哥恐連哥同去致
多眼目故取一並交
說得實在好聽
只管勞動小弟何敢
辭也
畢竟叫兒子同去安
知非所以防閑之
作滿賈語以撥之

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裏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分付了奴才好辦。買珍笑道。你還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裏借了給他。罷其光景可知。人。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裏辦得來。買珍想了一回。向買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裏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買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買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帶。俞。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輕。問你兩個姨娘好。重。此層。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買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買珍走了進來。二姐兒。其。心。已。久。可。知。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佛。著。子。買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分付了蓉兒。一並。今。他。取。去。一。抄。買。珍。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親。眼。望。得。我。再。找。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姨。娘。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不。敢。當。買。珍。笑。道。只。是。有。勞。動。你。我。心裏倒不安。必。客。氣。何。買。珍。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好。聽。買。珍。又。分。付。買。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買蓉一。答。應。了。跟。隨。買。珍。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買。珍。有。心。便。提。到。尤。二。姐。想。而。是。乘。因。誘。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施。捨。人。肯。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嬌。子。好。也。鳳。姐。據。我。看。那。裏。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話。買。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

大書特書已籠罩後
文全局
蓉兒之意必須揭出
不然伊圖什麼來

只有二字卻稱途瑾
兒之心所謂乘者好
機也
既云只有又云卻不
見者是從速兒心目
中揣摩出來此等妙
處未許粗人心領略
就此時觀之雖屬牛
不相及而加以含
笑二字二如胡為者
看他舉止便活畫出
一個淫婦氣派連哥
就隨機搭

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裏思想及此。昏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是好姪兒，真果然能一說成了。我買兩個。」

絕色的了頭謝你。不要好頭心卻說著。已至甯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

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自己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知道。」

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教導你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好孩。賈璉笑道：「少。」

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裏等你。好叔姪。對。於是賈蓉自己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甯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逼塞責而已。便命家人取去獨自往裏面走。

來原來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著兩個丫頭。候的一處做活。卻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天緣湊合也。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禮。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須知二姐坐。

茶去了。又卸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拏眼瞟著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拏著一條拴著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趣著往腰裏摸。摸說：「道：檳榔。」

檳榔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橫賞我一口吃。二姐兒道：「檳榔倒有，就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

吃給什麼東西呢。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拏。竟要造二姐兒。二姐兒道：「檳榔倒有，就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

景形買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拏在口中吃了。偏要揀他。又將剩下的都揣了過來。

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鬟回頭時，仍擲了過去。聘物。二姐兒亦不去拏，只耕看不見坐。

漢玉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鬟回頭時，仍擲了過去。聘物。二姐兒亦不去拏，只耕看不見坐。

漢玉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鬟回頭時，仍擲了過去。聘物。二姐兒亦不去拏，只耕看不見坐。

漢玉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鬟回頭時，仍擲了過去。聘物。二姐兒亦不去拏，只耕看不見坐。

亦不是姑娘家姊爺們聲口其爲人可知所怕者被人看見耳其心固已許也予向謂女子有外行者必是聰明絕頂人若鈍板粗魯輩決做不出茲於尤二姐乃益信寫出兩個都是慣家頗覺著急空靈吾疑寫得筆筆有鬼語都是筆筆無聊應酬者之一派無聊應酬就我來總是家裏住著好其幫助也爲老娘乎抑非爲老娘乎只怕委屈了令愛姑偏要寫得大方知禮去還有何事怎麼不蓉兒趁此機會催著連叔叔起身下文見叔老並無一句說撤句知此言見蓉兒起語將前見時戲謔之言一應趁勢而入蓉兒真善於拉皮條矣便畫也畫不出真正妙文用三姐答不冷落一

著吃茶。實巧於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得捷。卻是尤老娘二姐兒帶著兩個小了頭。自後面走來。買蓮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一層。買蓮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看子已不知那裏去了。買蓮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殺了些閒話。買蓮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裏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拏鑰匙去取銀子。這裏買蓮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當不。瞻瞻二位妹妹。謝親家太太臉面倒好。承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裏受委屈。照應尤老娘笑道。階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裏的話。在家裏也是住著。在這裏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裏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寔艱難了。全虧了這裏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裏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裏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買蓮。叫一個小了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分付他道。你把这个交給俞祿。叫他拐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買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誰要給尤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買蓮笑道。剛纔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你來。到廟裏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分付我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買蓮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買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買蓮和他二姨兒歪嘴。畫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八字寫三出姐。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買蓉早笑著跪了出去。買蓮也笑著辭了出來。走上廳上。又分付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買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

舉止逼真
敘述處一筆不漏非
他小說所能
總寫容兒一筆作者
蓋深惡之
說出三四層道理恰
動人聽

想了三字寫出診
舒心中亦有許多診
較在

尤氏尙知情勢
有此兩層既勸之不
從尤氏亦落得聽他
關去

媒人習氣

一個心兒流到東流
到西故比之以水云
點明與姊夫不安
賈蓉做媒老娘答應
二姐依允俱能層層
寫到的是才子之文

交給他拏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買賈母去請安不提。卸去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他仍回至裏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好大且是二姨娘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避疑賈珍想了想。已算到自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其意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著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準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遍話。便走出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卻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不可少無素。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眼因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層層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層層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層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層層買璉那邊如何娶。層層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層層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層層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姑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過濟。層層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層層而且耕耨不用自己置買。層層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層層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層層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層層又帶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層層今日賈璉有情。層層是姐夫。將他聘嫁。層層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合從此真入火炕。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下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一打首飾。二尤二姐兒置買耕耨。三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四不

好卷名作者之寓意

忽然想起一個鮑二
來忽然想起一個鮑二
姑媳嫁鮑二來卻多
為娶尤二姐作陪真
是靈心巧撰之文
姐二一生淫孽其見
於明文者多姑娘一
也鮑二家的二也尤
二姐三也連類而及
真是自然

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筆已於甯榮街後二里就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了鬢。只是府裏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弔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回來。卻就合廚子多渾蟲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不媿為多也。一笑。後來多渾蟲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裏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扯出來。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合賈璉好的。稱多姑娘則無乎不多矣。既此時多搬出外頭著住。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住個。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裏頭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星糧頭莊。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強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裏還娶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數十年音信不通。今被買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兩家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裏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犯惡星否。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護。

護花主人評曰

上半回寫幽淑女悲吟。下半回寫浮蕩子調情。是兩扇反對文字。

襲人獨留心扇繖。與晴雯等迥異。寶釵獨說貞靜為主。亦與黛玉等不同。的是賢妻好妾。

黛玉五美吟。惟虞姬一首頗有意味。其餘四首。未見新奇。

私娶尤二姐。說合籌畫。俱是賈蓉主見。真是禍首罪魁。寫尤二姐。善于調情。是暗補聚麀情事。

尤三姐憤烈性情。已于上回及此回隱隱伏筆。

大某山民評曰

擦雲撥雨慣家。首推賈蓉。其眉頭眼下。悉露油光。
賈璉進房後。與尤二姐進房後。其種種狎暱情狀。非過來人不能道也。
此回已入癸丑年之秋。



見土儀鄉
擊里尼故



間禰事鳳祖歌家



苦根人
光賺大觀



酸鳳大
穿府國



在三人未有不以爲
 安貼者
 感人之言還有一半
 從開筆中寫出一時
 熟關光景來
 十分安齊整而曰
 必又曰倒也罷了
 如娘素稱新郎素服
 新此做時可下必有
 實連此喜兒了心
 著腰罵平兒二之心
 下四個越字正形容
 其愛之至極也
 一愛之至極也
 勻倒鳳姐亦作三層
 住鳳姐者亦作三層
 寫下人作事無在不
 天機者無怪若輩
 總來一筆寫到
 真能層層寫到
 所謂將鳳姐一筆勾
 倒也
 婦人往往受此等愚
 何怪乎二姐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妥貼至初二日八月當是
 了一看雖不似買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
 趕著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熱趕也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要緊之物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
 日也一乘素轎不祥將二姐兒擡來拜了天地焚了紙馬看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
 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了天地焚了紙馬看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
 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攬入洞房眼孔淺子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居禮然夫不消細記也
 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無此數句寫得禮然夫不消細記也
 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至理自己稱奶奶塗兒糊竟將鳳姐一筆勾倒三也其德極乃命鮑二等
 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相商也不疑心層層下人雖多得好層層三也其德極乃命鮑二等
 層便好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買
 珍不盡此好兄弟彼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買璉來
 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禮已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
 將鳳姐兒素日爲人行事枕邊衾裏盡情告訴他等一死便接他進去王老婆生音平忘二姐兒聽
 了自然是願意的了慢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再總眼見已是兩月光景已到九
 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自然光景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厮去打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五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不在家即歡喜其實
 回家亦歡喜可結歡
 喜緣亦可稱歡喜冤
 既是掌燈時又是情
 悄便是鬼頭鬼腦行
 想嫌夫見小姨不必
 尤氏備禮來與後
 文訊家僮時招供卻
 合不言老娘而言三姐
 兒門外史筆
 關門以外尙有未歸
 思乎
 忽然向鮑二分付一
 小說斷絕無此文情他
 香得前討三人好也
 鮑二前討三人好也
 吾爲健二歎然尙
 有如何尙機警不然而
 日剩下列者可知買珍
 目中以下二人爲二姐
 之餘也
 此席飲買珍心中
 未見十分暢足
 推開本願另寫得文
 章結構法

聽賈璉在與不在寫得珍哥不堪存何心小厮回來說不在那裏買珍歡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
 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牽馬二字正喻並用得惡一時到了新房子裏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
 小厮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裏纔點燈候時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
 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面的笑容賈珍進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謝若錯過了打著燈籠還
 沒處尋言絕妙過日頓你姐姐還備禮來瞧瞧你們呢說話之閒三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
 書都是家人原無避諱偏是爲他鮑二來請安賈珍便道你還是個良心的罷下酒饌關起門來
 叫二爺事多何事那裏人雜你只管來回我兄弟不比別人弟媳更不比別姨又是鮑二答應道小的
 你二爺事多何事那裏人雜你只管來回我兄弟不比別人弟媳更不比別姨又是鮑二答應道小的
 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對好雅笑著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淡筆淡下四人一處吃
 酒筆二姐兒此時恐怕買珍一時走來彼此不雅見其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買珍此時也
 無可奈何只得看著二姐兒自去兒心裏揣摩得雅見其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買珍此時也
 珍偶有戲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占身稍剩下一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買
 面俱到況且尤老娘在傍邊陪著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以醒閱者之目卻說笑的兩個小厮都
 在廚下和鮑二飲酒一段閒情寫出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竈忽見兩個丫頭去了來淘笑要吃酒
 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服侍也偷著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是事他罵道糊塗渾噲了的忘
 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著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不叫與你什麼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
 啊雨的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買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
 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概不管一聽他女人分付百依百髓且吃發了便去睡覺

情悄悄告訴多姑娘之
 討好也如其正經事
 先容臥房看二姐在
 房不在也買蓮作事
 頗有步驟
 中趁二字從蓮兒日
 買蓮真善打啞謎
 此時西院中三人未
 忽欲罷去對飲一邊
 又寫到廚房中使閱
 會意得妙也都二字
 更妙
 聽此廚房中諸人言
 語各有一種言外意
 吞吐舌端不可草草
 讀過
 二馬同槽焉能不蹶
 蹄惜隆兒祇能喝馬
 偏又於瑣瑣中幻出
 無限文情
 三個童兒安頓他在
 廚房炕上睡
 不安二字羞愧驚疑
 以及恐畏之心皆有
 之
 夜又齊齊整可謂床
 頭人定評非夜又之
 必齊整乃齊整之必

倒也這裏鮑二女人陪著這些了鬢小厮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厮們打牙油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準
 識寶珍前討好兒四人正乞得高興忽聽見扣們的大爺在這裏西院裏呢買蓮聽了便至臥房見尤
 備在買珍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道大爺在這裏西院裏呢買蓮聽了便至臥房見尤
 馬來二爺回小頭在房中回房中見他來了臉上的形容買蓮反推不知可以不作阿翁不
 二姐和兩個小頭在房中回房中見他來了臉上的形容買蓮反推不知可以不作阿翁不
 命快拏酒來階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乏了故作權二姐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短買蓮喜的心
 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好權兩個小頭在地下服侍買蓮的心腹小童隆兒
 馬去心腹小童一瞧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解人亦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
 個珍童之名出正在那裏坐著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我是二爺使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
 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裏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
 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階們這裏有的是炕為什麼不大家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
 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蹶蹄起來正是妙文隆兒
 等慌得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道你三人就在這裏罷茶也
 現成了我可去了與鮑二說著帶門出去這裏喜兒吃了幾杯已是楞子眼了奇隆兒壽兒關了門回
 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道好兄弟起來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
 喜兒便說道階們今兒可要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喜兒見他醉了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
 就臥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到房中寫心下著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買蓮情之至為那買蓮吃了幾杯春
 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行我法尤二姐只穿著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
 顏色買蓮摸著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又婆齊整可謂至如此食化食矣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五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夜叉也若自以為齊
整則真成夜叉矣
說得委宛涼涼吾為
不說生是買家人死
是買家鬼而曰你的
人邊的鬼者避珍兒
忽暗將西院于裏買
珍三姐一提及試探
索性一一道明
不必驚慌者已往不
究也
為大哥哥起見耶抑為
自已起見耶吾知之
矣
兄弟兩姨通家之好
千古奇談
拭淚應上滴淚之久
此兩件二姐憐之久
矣非是此刻纔想到
看也如何見面說話
滿紙鬼氣直無人理
矣
之是一派絕心裏
都言虧作者竟有羅
兩峰手段者竟有羅
絕不知珍此一派權
明於言以要結之非
術之言二本心也
出於惡妙事尖刺
三姐得惡妙事尖刺
說得惡妙事尖刺
耶明安能事不嘸
喘作態如哀梨井剪

雖推辭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卻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緻的好標緻而妙然我未聞買蓮忙說如何說
實的話我卻不董得妙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拏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
月夫妻鳳姐自然稱倒矣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
終身我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明說暗說哀憐我算是有倚有靠了說難將來我妹子卻如何結果後日看
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買蓮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
頭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不啻往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迹來了說蓮竟
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麼
樣尤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姐妹脾氣不好著第二件也怕大爺臉上
下不來買蓮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破了例為兄弟久矣難說著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
內燈燭輝煌散席猶未買蓮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裏麼兄弟來請安買蓮聽是買蓮的聲音倒嚇了一
跳見買蓮進來不覺羞慚滿面從前是做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爾爾買蓮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虧你這
啣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日這樣是如可今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
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帶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說著便要跪下慌
得買珍蓮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買蓮忙命人拏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因又笑嘻嘻向
三姐兒道三妹妹為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直刺我也敬一杯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
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騰雲起風指著買蓮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啣們清水下雜麪你吃
看提著影戲人子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諱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
亦不必細說○說得響亮這會子化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拏著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

爽快無倫令躁者遍
體清涼
化了真銅錢博了真
名聲兄弟及弟矣無相
尤矣
如右騎入萬人陣左
衝關紙上有火拉拉
聲可以已穩可以愈
不圖漁陽三過後復
聽此以蝶聲視蓮珍
哥兒同聽者
自從聽鴛鴦娘發論
文章可浮十大白
三姐直是水滸中之
武行者
石破天驚
當著珍兒驚二姐同
席明中將兩邊舉止
百忙中將兩邊舉止
一寫之妙真妙到天
仙化人地步矣
偏寫三姐十分妖豔
非寫三姐之一身乃
寫珍二姐之四只
眼也
兄弟二人此時已墮
入苦海中既不得主
又不得死忽沈忽淨
那裏討一隻救生般
脂粉中有此生辣氣
案所未聞

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們知道你那老婆大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確字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或有一點吃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拌了這條命吃酒怕什麼磨們就說著自己拏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吃了半杯揪過買璉來就灌姐之心妙手不意三說我倒不會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吃啗們也親近親近者暹體清涼令嚇得買璉酒都醒了買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都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答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發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以復加矣無階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寫得筆歌墨舞三不好意思起來買珍得便就要溜尤三姐那裏肯放買珍此時反後悔了早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買珍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鬆的挽個髻兒身上只穿著大紅襖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袴紅鞋鮮豔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眠再吃了幾杯酒越發橫波入鬢轉盼流光為蕩子說法而真把那珍連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為別說調情鬪口竟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尤三姐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灑落一陣由著性兒拏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了直寫得如鳳陽自此後或略有了鬢婆子不到之處便將買珍買璉買蓉三個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他寡婦孤女敢又何人敢是極買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厮來找及至到了這裏也只好隨他的便乾腴著罷

真妙到無言可喻一段奇情異采之文收得無蹤無影不知此時珍頓二人不知乾乾二字錄得新珍珍之所以受其愚也寫身分爲下節自加張本賈蓉做媒時賈珍之所以想一想者即想此耶頗高亦能擔得斤兩其見識直高出乃姊萬萬倍豈當局者味耶無一層不料到案再將三姐平日行到底不敢招惹他誤殺終身與人爲妻當妾一失成千古恨二姐有焉今人之娶不端婦女者每以入門爲正字作藉口之鬧賈璉之流亞也二姐願處得是

了看官聽說以下乃作者口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層寫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心一團高興逼住字逼住二不敢動手動脚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厭了卻一心注定在三姐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卻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階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養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滿著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蕩子姪婦已在他母女聽了他這話料著難勸也只得罷了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著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段新整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會隨意了一日反化了許多味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然則當時何草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著些若論溫柔順卻較著鳳姐還有些體度然則鳳姐固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此作者特筆以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鳳姐其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反逼那裏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道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了頭了罷留著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爺的只是捨不得我還說就是塊肥洋肉無柰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札手階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

總要扯到珍哥身上
 去未知三姐之意究
 竟如何
 斬釘截鐵
 自尋二字中胸中已
 有主見
 剖心瀝膽
 女孩兒之所以受人
 欺侮者皆不肯破著
 深藏其言為之敬畏
 交深
 有定識有遠見吾服
 其人矣
 推道是此人難望必不
 必知此人難望必不
 到此人難望必不
 誠做得到此人恐三
 姐則未必不要耳
 真無一好男人
 以上忽過三姐一
 邊情事並將三姐
 去接入二姐問與兒
 買府事一節文字其
 即從真處跌落
 此是吃緊要事故開
 口先問

他只意思思的就手開手了你叫我有什么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階們明日先勸三了頭他肯了讓
 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商量不近理買理聽了說這話極是未安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
 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閒特請他姊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剛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開
 口便先滴淚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
 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自尋歸
 結去方是正禮堂堂大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著階們娘兒們微息都安著不知
 什麼心我所以破著沒臉人家纔不敢欺侮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我得我揀一個
 素日可心如意的方跟他柳身上若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裏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
 有錢有三姐眼高於頂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
 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到底是誰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
 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
 何進得眼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二姐兒便碎了一口道我們有姊
 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快論讀之當衆人聽了都吃
 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跟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著忽見賈璉的心腹
 小厮興兒走來請賈璉得妙說老爺那邊緊等著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接
 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裏問我來著麼興兒道小的回奶奶爺在家廟裏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
 不能來賈璉忙叫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了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擎大杯斟了酒就
 命興兒在炕沿下站著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裏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

此時老娘三姐皆在座是司長家索之兆

轉而行利害真心口相離知後來三奶之事其禍首即始於平兒

不期鳳姊奶一生長技為與兒大聲喊破知旁觀之眼最清也

只怕去支絀之日已不遠矣朱子嘗言之性情都和盤托出

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姐○蓄○心○久○矣○與○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願○將○榮○府○之○事○備

細○告○訴○他○母○女○括○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

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卻○敢○惹○大○爺○的○心○腹○那○及○奶○奶○的○心○腹

天○井○觀○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已○告○訴○不○得○他○心○裏○歹○毒○口○裏○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

的○那○裏○見○得○他○就○然○興○兒○猶○只○倒○是○跟○前○平○姑○娘○為○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著○奶○奶○常○作○些○好○事

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歷○可○證○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太○太○兩○個

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著○老○太○太○太○太○太○太○兩○個

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太○太○說○他

會○過○日○子○但○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

利害乎
後文已從無一字著痕
正已從無一字著痕
他見你之時只怕專
惟以禮待你
以必死於其手也
鳳姐卻不寫來窮形
虧得平姑亦不難語
其對手的若二姐者非
二姐論得極是
與兒論得也是
小兒打伏又不是
奶兒心腹又要引不是
爺的心腹又要引不是
來頭便到十二分
亦恐終不為鳳姐
所容
此層也駁得是
李純非無才但能渾
涵含蓄耳
與兒也
可知自有定論
情事看得透亮非
切味不知者
又觀園中都有
道是什緣故
此論亦奇矣到底未

不過他呢。奶媽。這。樣。斯。文。良。善。人。誰。法。胡。說。奶。媽。便。用。著。理。讓。他。看。見。奶。媽。比。他。標。緻。層。層。又。比。他。得。人。心。等。此。
講。理。未。必。與。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媽。便。用。著。理。讓。他。看。見。奶。媽。比。他。標。緻。層。層。又。比。他。得。人。心。等。此。
講。人。他。就。肯。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著。爺。亦。是。打。心。眼。
兒。層。層。他。就。肯。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著。爺。亦。是。打。心。眼。
個。爛。羊。頭。以。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裏。大。約。一。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裏。拈。十。來。個。過。兒。呢。亦。是。打。心。眼。
之。詞。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著。我。原。不。願。意。又。說。我。反。了。
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又。怎。麼。反。怕。屋。裏。
的。人。呢。又。一。稱。之。以。夜。與。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擡。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了。頭。
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一。個。心。腹。收。了。屋。裏。一。則。顯。他。的。賢。良。二。則。又。遂。爺。的。心。那。平。姑。
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個。味。忠。心。赤。膽。服。侍。他。所。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
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媽。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與。兒。拍。手。笑。道。原。來。如。此。
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媽。第。一。個。著。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鍼。綫。道。理。這。是。他。
的。事。情。前。日。因。為。他。病。了。這。大。奶。媽。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著。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這。才。的。我。們。
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評。的。三。姑。娘。的。混。名。兒。叫。故。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
愛。只。是。有。刺。戳。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裏。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
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
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
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裏。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
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著。敢。出。什。麼。氣。兒。呢。與。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五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那

管不是
或照西廂記雙文小
像云開卷又怕風吹
捲卷又愁紙壓其信
然耶

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裏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二舍偷娶三姐思嫁。細味偷字思字。便知不能好終兩全。

寫尤三姐。個儻不羈。英氣逼人。爲後來剛烈飲劍描神。敝王鳳姐陰險刁刻。人多懷怨。爲異時尤二姐受騙吞金伏筆。

尤二姐尤三姐之死。於非命禍胎。皆種子珍璉二人。寧府淫惡造孽無窮。

尤三姐剛僻。是正筆寫。王鳳姐陰妬。是旁筆寫。文法變化。

尤三姐心許柳湘蓮。若一問便說。率直無味。今止說五年前想。又卽截住。留爲下回尤二姐夜間盤問。如正要探勝尋幽。忽被白雲遮斷。文勢曲折。紆徐氣兒大。吹倒林姑娘。氣兒煖。吹化薛姑娘。妙語解頤。恰是童兒口吻。

大某山民評曰

賈璉娶尤二姐一節。或云其所有體已。當在鳳姐處。如何肯聽其搬出來。我謂賈璉之體已。并鳳姐有所不知者。於何知之。於鳳姐之體已。如餽頭庵之三千兩。賈璉不知也。鳳姐於賈璉如此。賈璉於鳳姐可知。況平日打飢荒時。夫婦閒之。你推我推。非一端耶。今舉而與尤二姐收之。則鳳姐真一筆勾倒矣。

前自賈珍入小花枝巷後讀起。只覺得黑或鬼一片烟塵。滿紙陰氣。正不知天日光照何處世界也。及讀尤三姐一段文字。其議論做作。頓覺大地光明。尤三姐傾倒而言。旁若無人。其激昂慷慨之氣。

概爲大觀園中所無。脫令今有其人。我欲旦暮遇之。倒地拜之。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閒事。

用鮑二家的一說使
同鮑玉二字引起下
文三姐一問
三姐獨題寶玉其亦
中心藏之乎夫鴉鵲
以目何必銷金帳裏
卿卿頻喚哉
外頭清俊裏面糊塗
者多於鯽魚母爲虛
車所誤
此今人所以有繡花
枕頭之說也
寶玉原是柔女子一
般
活寫寶玉一種脾氣
已一輩說來已可以
括其他矣
三姐何留心之細耶
何相知之深耶
不嫌賊秀脫解者蓋
有之矣其攜著人也
未敢薄待人也意雖
厚而終難運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話說與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裏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可知其留心已久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裏的師老爺嚴嚴的管著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最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心裏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裏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裏闖又何必所愛而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別有

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裏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人姐記得穿孝時階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尙們進來遠棺階們都在那裏站著他只站在頭裏攬著人

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即悄悄的告訴階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豈不是沒眼色想和尙們的那樣骯髒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著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掣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

此等瑣瑣之事偏三姐牢記不忘

居然自以為知己

想中心已一動矣

及三姐聽此言語知

於寶玉無望矣遂決

意注到小柳一邊讀

者勿為瞞過

二爺往平安州恐二

姐保平安矣

結尤氏姊妹盤問賈

府人等一節文字

敘幾句出門事亦不

因少一夜盤問知之也

誰知後來之事俱不

在人意料中

將驢打薛蟠事一照

合同淋蓬以性與三姐相

為後文正照

說我吃的餓了另洗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將冷眼看他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已之談尤二姐聽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意把你許了他豈不好唐突乎怕三姐見有與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吃瓜子兒有未死與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為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反照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準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也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著帶了與兒也回去了這裏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暗寫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道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為我誤事賈璉道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裏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裏不知多早晚纔來筆寫不肯直也難為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的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再不嫁人可奪不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裏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裏頭有個樵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下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會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子細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獸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裏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

可謂如妹莫若姐
裝頭話便尖利異常
宛似水滸傳中武二
那口吻捫之字字有
殺

有外宅的漢子通病
小柳一日不來三姐
尙一日吃飯

並非奇怪他來奇怪
也薛柳二人之一路
真可謂不期而遇險
些兒交臂失之
我亦急於要問

不打不成相識小柳
作事甚奇
薛哥與小柳日日親
湊盤桓也算大僥倖

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所謂尋柳根。他或不來時。他是萍蹤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所必慮。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了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得出來。二人正說之閒。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服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著。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敲作兩段。決底不祥。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著。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買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著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呢。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坊。也說沒來。買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卻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裏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閒。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星薛蟠和柳湘蓮。來了。不是冤家。買璉深為奇怪。忙拍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買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著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蹤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便妙。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裏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可謂有名無實。平安。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到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侯望。侯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實。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

無心語卻關樞得緊

向大哥哥處將二姐事
一瞞亦應有之旨
買禮不告三姐仰知
以禮擇對至今以為
孟光擇對至今以為
美談何害於事如告
自擇則小柳心志退
行擇則小柳心志退
婚三姐不至自削小
柳亦何至出家二人
之舉無期皆誤之修
也哀哉
此等深信二入也
小柳之深信二入也
討定禮後過出劍來
以劍行之其前定平
誰劍為終身之靠
此劍為終身之靠
卻在路中
此不過借為三姐定
小柳作一過脈耳不
必問其為何等公事
珍奇兒亦可謂不識
大體之至
突過珍奇一邊

來買聽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做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著。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不煩別贅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在此。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裏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奶奶也。湘蓮忙笑道。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買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一縱買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蹤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誤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那裏能有定禮。再作薛蟠道。我這裏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買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再一逼。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甚矣哉。於人。湘蓮道。既如此。弟說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名好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著二哥就請拏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倒底不祥。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買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付他十月前。後務要再來一次。文。買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買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攬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買璉早已領過教的。那裏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蹤跡一發。疏闊了。卻說這日。買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溫。買璉就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

寫意驚劍有異樣精
采著劍自喜終身有
託一語兩面看
鳳姐至此復出來理
事讀者記著

此亦人情之常莫怪
珍哥兒有始無終也
倏倏又八月矣

特寫得十分暢滿使
後文悔親愈出意外

翻出波瀾

寶玉所對半吞半吐
令三姐聽之愈疑草
定無罪頭身惡得談
混字不妙然卻有幾
樣又法若珍哥之混
惟兩個石獅混矣干淨
之榮府諸人亦肯以蔽
之但寶玉亦肯以蔽

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時看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及至拏出來看時裏面卻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一鴛鴦字一把上面鑿一鴛鴦字冷颼颼明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著劍自喜終身有靠。買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買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買珍。買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買璉裁奪只怕買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買璉拏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要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如此自然。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買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卻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著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層層且我素日不甚和他相厚。想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層層想我自己疑慮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事。因疑生悔。大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裏。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不消說。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妙得寶玉道他是珍大娘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裏和他們混了一個多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此小柳對說耶。可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言小柳亦造寶玉之寶玉聽說紅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六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下一塊石爲一墮
塵埃遂遠失夫墮
白
應有此答

昔雙文之母見張生
開口便稱先生知婿
事之決撒矣

論之以理

舉動捷疾

三姐真機警

三姐真機警

刺虎曲云早拚著一
劍歸泉又何必多磨
口吻如是如是
俠哉三姐竟天天年

賈璉可笑全無主意
不如二姐之能處事
也

反轉來一悔幾乎不
可收拾一哭三姐亦可
慰矣然終何補也

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道：「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什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言中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著若找薛蟠一則他病著，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且弗忙迎出來。且弗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閒，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退婚妙法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願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不無趣味。閱者至此為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將劍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頂上一橫，可憐之至。剛烈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頂上一橫，可憐之至。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嚇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號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豈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有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著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殺誤方告辭而去。出門

始知數田前定
是耶非耶真耶幻耶
吾不得而知之矣
如三姐之情可謂至
死不變
從此黃泉碧落兩茫
天下人誰不是暫來
賦足者
頭一想

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魂離殼矣。正走之閒。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尤三姐見無怨語。說畢。又向湘蓮放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撒手。便自去了。這裏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全書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著一個癩腿道士。捕蟲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都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醒點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侵骨。製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住那裏去了。抽不盡耳。別有天地。非人間。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評曰

興兒說寶玉糊塗。是反襯尤三姐說寶玉不糊塗。尤三姐冷眼看寶玉。是旁襯熱心嫁湘蓮。尤二姐說三姐與寶玉已情投意合。興兒說寶玉一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筆。

尤三姐思嫁柳湘蓮。若自己向賈璉說。到底不成體統。今從尤二姐口中說出。便不著迹。又暗補夜閒姊妹密談心話。詳略明暗。文筆細緻。

劍雖至寶。畢竟是凶器。以此定親。殊非吉兆。

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寶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掣出雄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味。煩惱絲無影無形。與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即斷。讀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果真出家。抑何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王評亦強作解事
文開卷明說小柳
截髮出家何必打此
誑語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閒事。

只怕未嘗

從薛姨媽口中將小
柳事揭過

與前實叙之說意同
而辭異然則卻是當
面囑付之言故加詳
也

能自知糊塗大哥尙
不塗糊

應有此言

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也。廟裏寺裏罷了。此層亦薛蟠道：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厮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道：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淡淡語卻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咱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奔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酬勞。才是人家陪著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況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重任。薛蟠聽說便道：媽媽道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著。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倒把正經事都誤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厮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張德也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後文引起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裏。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著，沒得擎。咋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棧箱。薛蟠一見說：阿呀，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擎了家裏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掉了。還沒歸竅呢。語奇說著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厮說：出去告訴小厮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捆著綁著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厮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細段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著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卻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臙

論正當物件是前一箱前一箱所難得也

此亦發乎情之自然即非黛玉誰能遣此

明知其意若彼而所勤之言若此鵲姑娘真善於措辭其善於措辭此何異親人只是不

人必因有氣而始哭耶何寶玉所見之隘

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筋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拏著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著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裏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兒纔回園裏去了這裏薛姨媽將箱子裏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二人交情且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著一個老婆子跟著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誰能這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裏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裏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著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著該喜歡纔是爲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立言再者這裏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蹋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著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氣血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裏勸解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鵲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著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鵲將嚮床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

此番話最好不然豈
人人皆知之事而此
數人尙有不知耶

又是怎麼樣

的是井市人猜疑之
姐

薛大哥亦可謂深於
友道矣誰云其狀者
薛蟠請客木無話可
寫即借小柳以爲酬
答亦現成亦肖切

閱歷人方能道得出
勸他省些罷不要多
說了

雅語
幸以一笑了之留得
餘味

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裏作柳道爺去了。眾人都吃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眾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得前日我們在店裏。髻髻鬚鬚也聽見人噪著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裏有閒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麼。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任他怎麼著。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著罷。眾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的。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眾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眾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道。城裏城外。那裏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著。他還哭了一場。呢。實言畢。只是長吁短歎。無情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與眾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坐。不過隨便吃了幾杯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著黛玉到寶釵處來。上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著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著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幸姐姐穩重。不爲挑剔。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拏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覷了他一眼。便道。你要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著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支持著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裏悶坐著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著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著。也

卻有此等去病之法
並非寶釵杜撰

小意兒已歡喜無量
壞壞心胸豈易想到
沒時運人稍易想到
彼成就無量功德身
受者應終身頂禮

想東衛事已發矣我
即替小花枝巷中搭
一把汗
一壞錯打翻豈非大
事驚兒祇用眼觀未
嘗鼻嗅

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著。這兩日纔覺著好些了。黛玉邊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著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小意兒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哥。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不得叫人尊重。」若是那林了頭，他把我女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裏還肯送我們東西於林耶？一面想，一面把那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活畫小家。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以不倒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脾氣自己便嫩，嫩螫螫的，拏著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剛纔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得這樣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大方，怎麼叫人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拏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英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兒罷。」好得趙姨娘來時，與與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忍耐著出來了。該悔不該，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裏唧唧噥噥，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個什麼兒呢？誰又算什麼？」一面坐著，獨自生一回悶氣，卻說鶯兒們著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驚兒走近前來一步，挨著寶釵悄悄的小紅說：「剛纔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如蜻點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房裏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睡睡噥噥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吃醋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嗒們那』」

且自吃茶。莫管人家吃醋。實姑。此際。恰

處。點。鳳。姐。尚。不。直。讀。者。思。之。一。邊。實。信。

買。鐘。出。門。又。從。農。人。口。中。一。提。即。薛。蟠。所。云。又。往。平。安。州。去。了。誰。知。家。中。已。大。不。平。安。壽。月。背。酸。晴。雨。而。酸。點。醒。時。令。與。林。姑。娘。房。中。設。祭。之。辰。相。去。在。先。後。開。也。

才。人。無。所。不。通。此。種。物。理。不。知。從。何。處。格。來。兩。三。個。其。餘。多。漏。不。獨。蜂。兒。凡。害。人。者。皆。可。類。推。

裏管得你去倒茶來罷。撇開得。好。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茶不提。且說實玉送了黛玉回來。想著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卻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裏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裏。那裏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語帶實玉笑著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正又傷心呢。問起來。卻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看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著。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實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裏。實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實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了頭兒。心中著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為林妹卻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一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況聞買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裏。別都出去了。好。這襲人笑著也不答言。就走了。可厭之至。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畫襲人走著。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擎著担子。在那裏担什麼呢。走到眼前。卻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裏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裏趕馬蜂兒。今年三伏裏。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蟲子。把菓子吃得流星兒似的。掉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毬兒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毬兒。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咱們說話的時兒。沒趕就落下許多。了。媽媽可聽。情景兩宵。並非祝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稀布口袋兒。一毬兒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踢。婆子笑道。倒

誰謂從進之不如先
上頭沒有供鮮何可
先嘗獨不思正室亦

上頭人乎
重而無非要大衆看
做作已

重而無非要大衆看
做作已
此中有一節雖是閒文
卻有至理

驚雷轟耳
襲人機警

歪著床上一小半是
嫵人大半是氣
襲人工於措詞

承襲承襲

卻從襲人耳目中寫
機密之至

各人有各人的事
們那裏管得
波瀾而下不煩更作

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裏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著說道：今年著子雖遭踢子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嘗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裏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你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裏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曉得？老祝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得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規矩忘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著頭兒這麼著就好了。說著，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裏，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裏熬的越發成了賊了。又再如蟻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著窗子問道：平姐姐可在？家裏麼？平兒忙答應著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裏麼？身上可大安了？說著已走了進來。鳳姐糝著在庄上歪著，見了襲人進來，也笑著站起來，道：好些了。叫你念著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噪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裏雖然人多，也就靠著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裏還念著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著，叫平兒拿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著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兒在外間屋裏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著兒，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化先去回來，別在門口兒站著。人寫得令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你妹妹。平兒答應著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兒都在那裏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著。覺靈活異當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心驚欲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裏，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著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了頭去傳旺兒進來。

鳳姐知二姐之事自
平兒殺之也
死三姐者寶玉死二
姐者平兒

只怕不做那怕不破
奸妬之形舉宵

間得好使愚婦人於
此已有許多嘖嘖不
清矣
旺兒對得好也不擔
承也不設賴只推自
己干淨而已

只推自己干淨而已
如風雨驟至門鏗壁
格無不震動有聲

紀敘無不入妙
叫他二字厲聲讀之

想見與兒俯面仰頭
左右顧盼錯愕不定
光景
只是叩頭四字寫得
妙不可言

這裏鳳姐又問平兒到底怎麼聽見的。平兒亦平兒道：「就是頭裏那小兒的話。他在二門裏頭聽見的。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誰門裏頭聽見的。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誰。平兒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問道：「旺兒在外頭伺候著呢。」鳳姐聽了，冷笑道：「你的舌頭還割了呢。」

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裏間門傍站著。鳳姐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不知道。」平兒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道：「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鳳姐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不知道。」

打著千兒，問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

你要知道，還說不怎麼攔人呢？旺兒道：「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鳳姐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不知道。」

在不知，還說不怎麼攔人呢？旺兒道：「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鳳姐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不知道。」

裏奴才不知道，就是頭裏與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裏混說。倒說妙。奴才也聽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底。

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帳，忘八崽子都是長跟二爺出門的。」推鳳姐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

得連聲答應幾個，是叩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叫與兒說與兒正在帳房兒裏，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姐姐叫先嚇了一跳，奪人卻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著旺兒進來，只得裝著膽子進來。鳳姐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想不到了這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嚇軟了，不覺跪下，只是叩頭。鳳姐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七 見土儀齋癩思故里 聞祕事鳳姐訊家童

先之以巽言繼之以法語的是老史斷獄之才

瘋怒之下恐有濫刑

笑鳳姐何不省之乎一

不過應酬而已想未必十分著力

不說其知反說其不知的是審訟老手

如何等語言不知作者絕世妙文

句句所供是實

既字宜使勁讀之

我字一頓方得神

波瀾奇特

此供又出鳳姐意外

讀這二奶奶四字與剛說二句不得作一慾

你○先○模○模○你○脖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叩○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
 棍○口○吻○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
 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麼○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與○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
 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麼○
 與○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著○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皦○皦○皦○的○頭○山○響○口○裏○說○道○只○
 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誑○其○已○供○招○矣○不○待○鳳○姐○道○快○說○與○兒○直○蹶○蹶○的○跪○起○來○不○無○一○句○
 盡○回○道○這○事○頭○裏○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裏○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裏○去○領○銀○子○二○
 爺○同○著○蓉○哥○兒○到○了○東○府○裏○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
 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裏○使○勁○啐○道○吓○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
 姨○奶○奶○以○不○知○道○二○爺○竟○與○兒○忙○又○叩○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瞞○著○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麼○怎○麼○不○說○了○
 與○兒○方○遂○又○回○道○奶○奶○怨○奴○才○奴○才○纔○敢○回○姐○鳳○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怨○不○怨○了○你○好○生○給○我○往○
 下○說○好○多○著○呢○不○好○說○便○與○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
 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裏○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與○兒○回○道○
 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裏○緊○要○與○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
 哦○回○頭○瞧○著○平○兒○道○啞○們○都○是○死○人○麼○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與○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
 知○道○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裏○頭○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來○呢○要○問○於○與○兒○回○道○奶○奶○
 兒○笑○與○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著○道○怎○麼○樣○快○說○呀○與○兒○道○那○珍○大○奶○奶○的○

虧他急遽中想出稱呼來

所供亦實
點了點頭兒其胸中
又有把柄矣
及叫值堂房錄供

真問得得一漏著
糝湘蓮無造化兒所
枉也三爲爲二兒故
素其志不相得風味
居圖書途消涇渭
低頭一內者有許多
計較在內也
如畫語亦寫得逼真
收聲口已稍軟矣

姐鳳惡著

反變一句鳳姐真有
吏才

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只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
鳳姐兒聽到這裏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裏他還說他不知
道呢爲下告狀張本動興兒又問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邦裏娶過來的
要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擡過來的鳳姐道好頓罷了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則蓉哥兒
著還有幾個了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麼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擊了些東西
加親還有幾句補前文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
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了無興兒趕鳳叩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裏
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裏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
他住著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麼興兒隨將柳湘
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二其實錯以三姐爲
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是實沒一事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
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著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
著我的你想著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
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打折了呢說著喝聲起去興兒叩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
不敢就走靈動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著賞你什麼
呢語此等排擲興兒也不敢擡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什麼時候到遲一步兒
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
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敢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

好旺兒七字作三句
緩讀方得神用其聲
尋常小說通用話頭
用到此處卻妙然前
已有反竹在胸然而
不知怎樣辦法

著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著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瞷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敢不。旺兒答應著也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日口牛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著。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議。丁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經了結。尤二姐如何結局。自當接敘。但竟接連直寫。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卻先敘薛蟠酬客。次寫寶釵送物。及黛玉思鄉。徐徐接入鳳姐。聞風。紆迴曲折。引人入勝。風遠。鍼近。綫絲入扣。酬客送物。並非閑筆。正是事事周到處。寫鳳姐怒詈興兒。先後回話。將一副兇惡面孔。一副畏懼形狀。提畫入神。丹青不及。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閒事。

故寬其日以便鳳姐
一邊作事

此等舉動令人不測

鳳姐眉目體態第三
回黛玉初見時已嘗
是黛玉一過但彼所
所絃是從二姐眼中
看出與前文句法稍
異而情景則無二也
抑其絃衣飾處前是
豔粧此是素粧又於
同中見異

一見面便寫得如許
親熱
諸事皆家母家姐主
攝欲以推卸干係不
知給檳榔給九龍佩
謹為主張者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甯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鋪陳。慮至此。至十四日。便回。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分付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道。快回。二奶奶去了。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尚好。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段子襖。青段子摺銀綫的褂子。白綾素裙。家國孝。眉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兒二女人。攏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開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著。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趕著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假鳳姐上坐。尤二姐忙下坐。還禮。假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願傾心吐膽。只服侍姐姐。說著。便行上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假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耽心。這都是你我的癡心。假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著家裏。

埋怨二爺弗諒又自
 諱又自悔又體貼人
 情句又惹人之可憐
 疼而能入其哭中
 如坐板凳上日看高
 頭講章者老死不知
 其妙不能不作此言
 又從旁籠罩他籠罩
 他又從見禮之厚籠罩
 他文一片之言包此
 上妹疼我四字
 就是誦的人也要認做
 二姐之傾心吐膽也
 就一邊說
 聽稱揚之詞與二
 姐意中相合
 是眼前證據二姐又
 已疑心吐膽告之矣
 此一催也鳳姐真是
 已命鬼
 已拿一個大題目在
 手
 蠢已傾心吐膽矣

鳳姐之刺愈深

拆死他○了○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啗○們的○了○頭○已○後○快○別○如○此○說○著○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裏○取○出○四○
 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姐○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
 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語○頂○關○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
 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膽○絞○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已○死○二○字○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
 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合○著○太○癡○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
 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油○煎○心○蓋○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裏○怎○麼○樣
 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著○妹○妹
 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裏○所○決○尤○二○姐○忙○道○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識○大○姐○頭○我○也
 來○的○日○子○淺○也○不○會○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擎○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
 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擡○到○東○廂○房○去○好○心○不○懶○于○是○催○著○尤○二○姐○急○忙
 穿○戴○了○三○人○攆○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
 或○知○道○二○爺○孝○中○妻○你○管○把○他○打○死○了○實○他○一○層○罪○如○今○且○別○見○老○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
 大○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裏○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
 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散
 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執○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
 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尤○二○姐○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
 一○一○的○分○付○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有○斷○制○若○老○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了○頭
 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買○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執○收○養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八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賤鳳姐大鬧寧國府

無一著不顧到

暗中行事包下文多

少在內

衆人尙在其籠單中

何況二姐

了頭之名曰善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

開口便聽不過去

先聽了一車子話

略們句挑得惡

論來自是一段道理

二姐何敢爭強

若將就得過去也罷

寫得善姐不堪正寫

得鳳姐不堪

後恐有不可忍者矣

好作手未有不入其

所謂明鑿暗推也作

手真惡

在二姐原說是好心

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執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張揚。自是正理。只得收

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了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了頭送他。使喚暗暗分付他。園中媳婦們

好生照管。著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算帳。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二姐以監制之而。且說合家之

人都暗暗的納罕。道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

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法筆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

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拏些過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

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

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裏。又有這

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裏調度。那裏爲這點子小事去煩

瑣他。我勸你耐著些兒。罷。啞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互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

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鬧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樣呢。善姐一片言語。竟惡是

燒善姐。尤二姐死矣。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因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

六。月。寒。尤二姐死矣。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因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

也。懶。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拏。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著眼。叫喚起來

誰。使。之。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著。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

然。者。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著。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

滿。嘴。裏。好。妹。妹。不。離。口。願。見。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打。他。們。又。罵。了。頭

媳。婦。道。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暗。裏。自。家。行。兇。明。說。了。頭。欺。背。著。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

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此。二。姐。安。得。不。死。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

歹。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正。理。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

把柄到手矣即上文
噴中行事之一也

虧他打聽得知許詳
細實旺兒之牙爪助

先將張華藏住是要
著

背旨瞞親十六字簡
而明重而毒擅長於

刀筆利命善友應讓
此君出一頭地

寫得鳳姐咄咄可畏

又在狀中用一體已
入惡極

必告旺兒過付可令
賈珍父子無顏斯謂

者著見將
張華計算在所必

不若云代人指使可
告消明辨

候已久

是娶著
有何憑證三百兩之

力也

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壻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

家私化盡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壻尚不知道

此句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

來養活著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也必欲挑唆告狀是何心哉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

的裏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

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癩狗扶不上牆的你細細說給他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

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裏自然能穀平服的中有此婦其敗必矣旺兒領命只得

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分付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自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

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極惡說你只告我旺兒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

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

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買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著此事不用人帶

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

鐵索

也

乘青衣不敢

只說好哥哥

你去罷別鬧了

於是來至堂前跪了

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

旺兒故意看

了一遍叩頭說道

這事小的盡知的主

人實有此事但這張

華素與小的有仇故

意拉小的在內其中

還

有人求老爺再問

張華叩頭道雖還

有人小的不敢告他

所以只告他下人旺

兒故意的說糊塗東

西還

不快說出來這是

朝廷公堂上憑是

主子也要說出來

張華便說出來旺

兒故意的說糊塗東

西還

勢

驚嚇而已又拏了

三百銀子與他去

打點是夜王信到

了察院私宅安了

根子那察院深知

原委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收了

勢

驚嚇而已

又拏了

三百銀子

與他去

打點是夜

王信到

了察院私

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

深知原委

</

也做銀于不著不過
比那邊少一百耳
奈何奈何

寫出珍蓉父子急遽
情形令人發笑
趁勢而走是上著
尤氏還在夢中

嘆嘆原來為此
處處帶著國孝家孝
兩層脚步站穩決無
價準

先為輕賤之言以辱
之繼為捏造之言以
誣之終為撒賴之言
乃爾吾願終身不見
其人也

拉拉雜雜如聞其厲

所謂一日好者安在
俄我知之矣
比與兒自打時其輕

贖銀亦可添
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買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買蓉對詞。且說

買蓉等正忙著買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買蓉慌忙來回

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買珍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買蓉藏躲。不想鳳姐已

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哥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買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買珍還笑說。好生伺候

你嬌娘分付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裏鳳姐帶著買蓉。走上房。尤氏也迎

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麼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這什麼呢。啞道。你尤家的了頭。沒大

家說明成了。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

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了。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我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

重何如
嘆罵兒不少假借
回思弄買瑞時借坡
瑤屏時規呢等於膠
驚然今日毒罵之心
駕前日極好之心
寫得出自己句句著
理無一筆破綻處

形容得出

不字作一句讀
得此一語使尤氏直
無辭可對
直逼得尤氏無地可
容
此數句卻切中尤氏
之弊
一哭至此不得不陪他
此亦是實情

頓嘴巴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已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嬌娘的話
不了嬌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樣沒天理沒良心的好姑娘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背親
兒滾到尤氏懷裏唬天慟地大放悲聲兒好孀娘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背親
將混帳名兒給我背著惡賢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卓隸來拏再者磨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和
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買妾只給我一張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
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知道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
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
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昨日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
買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多二如今把我的入還鎖在那裏說了又哭哭了又
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麪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
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帳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罵尤氏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這話哭著
指著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裏難道有茄子塞著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銜上了為什麼你不
來告訴我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
古說妻賢夫少禍表壯不如裏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
了嘴子的葫蘆才幹有口齒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著啞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
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呢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
罷了衆姬妾了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來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
奶也作踐殺了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著捧上茶來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八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賤鳳姐大鬧寧國府

想打算此事真正兩夜沒合得眼

為張華設身處地言之句句有理大題目幾東四句可以為訟師矣

怨便錢越教人奪住遠慮寄語遇事使錢意在被珍大爺之鈔

此等官司原只要銀子回話的先前唾沫噴着說此則振著嘴兒笑竟是一個花面顏色說得來面顏到真是老訟師聲口無一層不想到

竟說得如此容易誰其信此言者

聲兒亦發

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事原

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化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

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禮他抓住總然死了倒比凍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

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著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拌著一身

剛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挈著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

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受嚇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挈錢

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教人挈住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必其苦一為輕聽

即落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買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買蓉又道那

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啗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安告不實之罪

啗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振著嘴兒笑道換銀子到手便

想怨不得你願一不願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

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

天五天就光了他又來找事訛詐再要叨登起來啗們雖不怕終久耽心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麼

反給他銀子買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非人去是非者這事還

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

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裏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

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啗們家的臉在那裏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

錢為是買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卻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卻做賢良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八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賤鳳姐大鬧寧國府

鳳姐已有成竹在胸
是本來久慕姐的一
面心慈面軟之人則
心慈面軟之人則認
近犬便狂姓王人何
難為你如此擔當再
送非五百兩何如
力也

此等形景尤氏在旁
烏乎知之
連骨體都露出來

嘆著買簪欲說咽住
尤氏可謂藕斷絲連
寫鳳姐進府喚鬧
始曰照臉一口沫沫
後曰揚著尤氏要去
見官曰拉著兒裏曰
滾到尤氏懷兒裏曰

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裏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這纔是一層。難尤氏又惱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事。尤氏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心苦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們叩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裏的。祖宗歡喜。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柰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出來。暫且住著。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著我這不害臊的臉。實是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買簪一齊笑道。到底是嬌娘。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再更有五百。又指著買簪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不可混得妙。說著。把臉卻一紅。眼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不出說。買簪忙陪笑道。罷了。嬌娘少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著。忙又跪下。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買簪纔笑著起來了。如畫這裏尤氏忙命了頭們。舀水取。綉奩。服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同去。腔。尤氏攔著道。今日二嬌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買簪傍邊笑著勸道。好嬌娘。親嬌娘。已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眼。願。此。無。鳳姐。瞟了他一眼。睜道。誰信你這。形。景。說到這裏。又咽住了。妙。一面老婆了頭們。擺上酒菜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買簪又跪著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了。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吃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買簪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不得啗們按著這個法。見來才。

又要尋死撞頭曰指
著尤氏的臉曰啐了
幾口曰摔了一回至
後又曰心軟了一回
買茶得一個九子
兒笑寫得一個九子
寬盤茶活現紙上
作者真有畫鬼神通

好。機變百出不知鳳姐又變出什麼流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此回專寫王鳳姐陰毒險惡。爲尤二姐吞金自盡之由。

寫鳳姐向尤二姐一番說話。婉曲動聽。尤二姐雖亦伶俐。不由不落其陷阱。了頭善姐。嗔說尤二姐之話。須知俱是鳳姐暗中囑付。

鳳姐對尤二姐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只管告訴我。是先發制人。使尤二姐不得不替了頭們遮掩惡極。

借鳳姐口中說。就告吾們家謀反。也沒事的。又敍王信打點察院得贓。以見榮府此時財勢薰天。反跌後來之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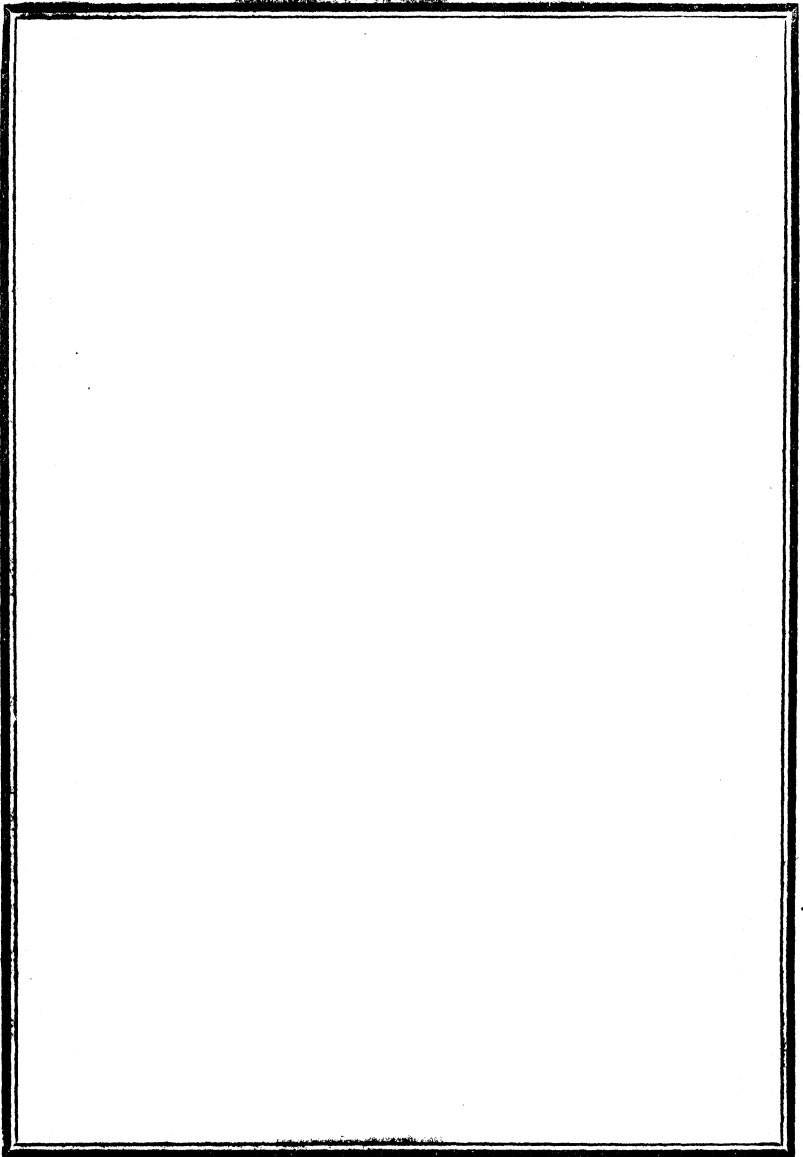
鳳姐大鬧寧府。寫得淋漓盡致。既顯鳳姐之潑悍。又見賈蓉、尤氏之庸懦。兩面俱到。鳳姐託王信打點察院使銀三百兩。今尤氏母子許還銀五百兩。鳳姐不但占盡上風。又賺銀二百兩惡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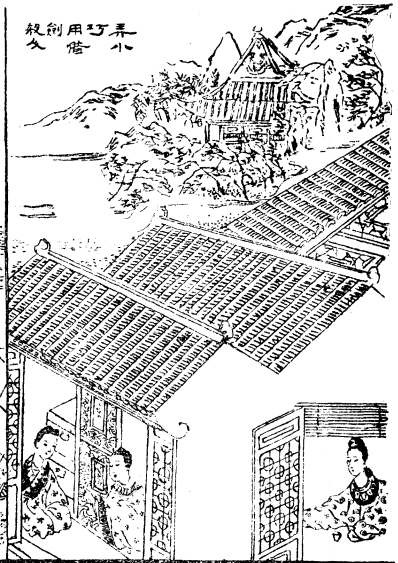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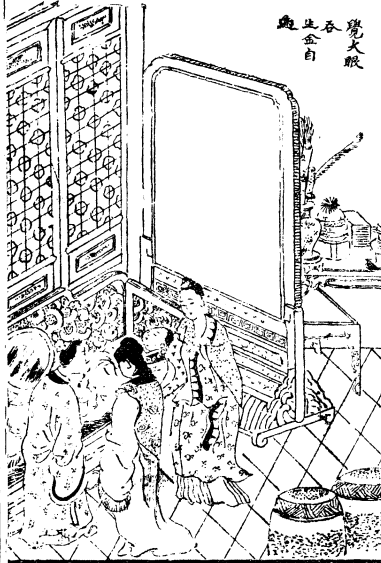
哭罵鬧鬧後。忽指著賈蓉道。今日才知道你了。臉上眼圈兒一紅。及賈蓉跪下。鳳姐扭過臉去。賈蓉說已後不真心孝順。天打雷劈。鳳姐瞟了一眼。啞說誰信你這。又咽住不說。此一段文字。隱隱躍躍。

暗藏無限情事。如金鼓震天時。忽有鶯啼燕語。又如一片黑雲中。微露金龍鱗爪。文人之筆。莫可端倪。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閒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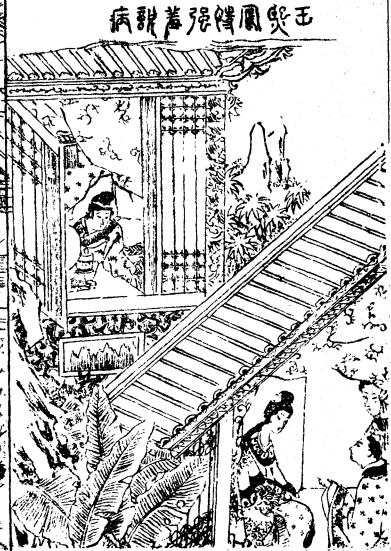
媒人
有心
生嫌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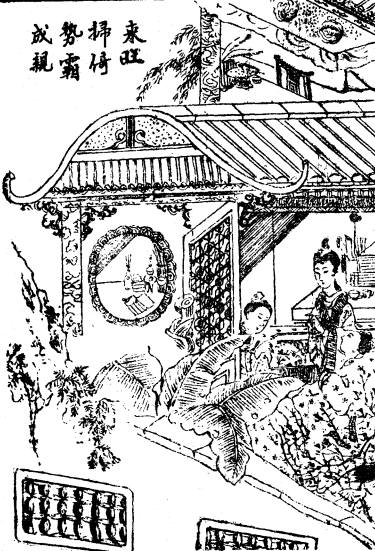
駕為無
意逼駕焉



王鳳儀強蓋說病



來旺
掃帚
勢霸
成親



今之爲官者大抵如此

佈置已停當

真嚇那假嚇那讀者自知將一切不是處都推到珍兒身上鳳姐真惡

偏要如此說惡極買母自是正論此處又從尤二二開口

替他計較得不錯

結張華鳳姐之計不行

原無膽無心告買家的後來又見買家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裏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認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買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亦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道。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買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買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買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未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毒。買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未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証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會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麼送回去。豈不傷臉。買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裏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買母道。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買母聽了。便道。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了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買家。買家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母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識也。賈家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買母鳳姐。說張華父

無一面不想到
從此二姐死定矣

復又計殺張華忍心
或作者心中不有此
人骨鯁在喉必吐之
而始快
旺兒有計較
獸得願像
作者特筆

必有之事

又是鳳姐作料

秋桐送來一刺未除
又生一刺此際須要
計較方無肘腋之患
桐籬畫從國策得來
一計惡一計善真惡
見其人

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化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無一面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託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以復加無。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真心中。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裏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言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了。先到了新屋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兒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鏡中。躡足。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文結前。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了鬻名喚秋桐。賞他為妾。又長一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眾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敍了寒溫。真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裏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音亦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較惡極。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

難得爲姐姐關照

已打疊一種主意矣
此又是什麼心想

秋桐上手矣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鳳姐真能惡擺佈到

此地位而不怨鳳姐很

殺之爲人可知矣

見食化食原是此等

人通病於連二何尤

物可畏吾不知此

等惡婦天地間有幾

個也

請將不知激將秋桐

亦擊其口說高鳳姐

知秋桐真入毅而不

結到虧得鳳姐真長

其人此地位香真長
似平亦怕秋桐者

和姐夫來往。可見沒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誰請教的。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

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憐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裏。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聽者。鳳姐

聽了。暗樂。自從疳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一計變。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菜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拏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

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束頓。上。一句。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掉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盡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卻往園裏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道。人家養貓。拏耗子。我的貓。只倒咬雞

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著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卻也可。憐。每當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拭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壞形。買鞭來家時。見了鳳姐

賢良也。便不留心。用小子。沒。況素昔見賈赦。娶了髮最多。買鞭每懷不軌之心。該打的。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看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裏拆得開。買鞭在二姐身

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兒。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鬪。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道。其於蛇蝎。你年輕不知

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卻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麼都沒了。

奶奶寬洪大量。我卻眼裏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倡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裏。只糝不敢。出聲兒。詭計百出。而醜。氣得尤二姐在房裏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買鞭。漸漸。次。日。買母見他眼

氣得尤二姐在房裏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買鞭。漸漸。次。日。買母見他眼

氣得尤二姐在房裏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買鞭。漸漸。次。日。買母見他眼

氣得尤二姐在房裏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買鞭。漸漸。次。日。買母見他眼

氣得尤二姐在房裏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買鞭。漸漸。次。日。買母見他眼

此非寫胡君榮之鐵
色也來病中尚如此
標級平時
何況榮切脈見面
胡君榮切脈見面
賦即考瀟庸看病
每欲益反損其戒
之便
真是氣數然鳳姐之
罪益深矣胡醫其次
也
不遭却了一方的人又
凡美人未有不血氣
虧弱者
鳳姐周身惡計連天
地都盈欺進在內
讀姐之願代二姐其真
耶假耶
陰曰有免愛髮不旋踵
於難其斯之謂與
上云秋桐十七歲
是年癸丑則秋桐當
是方合原刻作屬當
翻理人底裏秋桐亦太
無忌矣
口齒亦順利害竟把
買二爺當一個忘八
看此等惡婦亦可殺
天下最可恨者惟妬
婦然婦人安可不妬

早已魂飛天外那裏還能辦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
血凝結放狗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此時鳳姐只有保抓了藥來調服下
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此時鳳姐只有保賈璉絕子絕孫於是血行
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
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裏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著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
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看話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閒話閒事不
聞庶可望好那裏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
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卻也何事鳳姐比賈璉更危十倍真史只說嗒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
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情願有病只求尤氏妹
妹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吃長齋念佛誠通禱告保佑滅門絕戶賈璉眾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
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著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去算命占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雞的
陰人沖犯了此等處俱是鳳姐教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雞說他沖的已漸漸算計到秋桐見
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沖了
鳳姐兒又勸他說他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雞種混嚼舌根鳳姐
其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怪醋坊內皆淡若水也怎麼就沖了他好個愛入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
來了就沖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裏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棉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
子也不知道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攪雜
沒有的呢毒口混罵然使珍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道二爺

倘任男子放浪與已毫無芥蒂其心難問則為辰氣所鍾斫樹增減一字出入罪名不少

那夫人到底是沒用的東西香甚惡其人其受減也益深矣一番然終何益於事生金可以墜死其價翺貴或在乎此

吾不忍見此形從容之至

平兒眼裏久已看不過去

大書特書
可知公道自在人心此處必提出假意者言其假意哭即真心歡喜也

干預甚事

二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說得來似說著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付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裏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阿彌陀佛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弔自刎又于淨想畢硬撐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很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子咽了下去于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齊整上炕踢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了鬢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就這等沒人心的打著罵著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衆人推了鬢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卻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已遂二奶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有心衆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泪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宅宅皆知賈璉進來撲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孤負了我的心實在承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搬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擡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擡往梨香院來那裏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王一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

三房秋桐也
太周到矣極寫出鳳

五百兩頭呢
鳳姐之惡真言之不
可盡言

邪裏去了哦我早已
知之矣
真寫到鳳姐無處不
悲
可憐可憐
半兒眼中著實看
過去
都是看不過的話頭
可憐可憐連哥兒也
算苦腦子矣

鳳姐兒見擡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說我病著。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透過羣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買母道。如此這般。未盡吾願。生世此等人。買母道。信他胡說。誰家勞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埋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勸他。正說著。了髮來請鳳姐道。二爺在家等著奶奶。擎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裏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嗒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兩。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擎去說著。命平兒擎了出來。遞與買母。指著買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買母無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籠。去擎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矣。至開時。乃信妙手空空。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處箱矣。此不禁又場心。哭了。想著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厮了。鬢來擎自己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好笑。連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買母。道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裏來。點眼買母。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道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替我收著。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買母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裏伴宿。要知端。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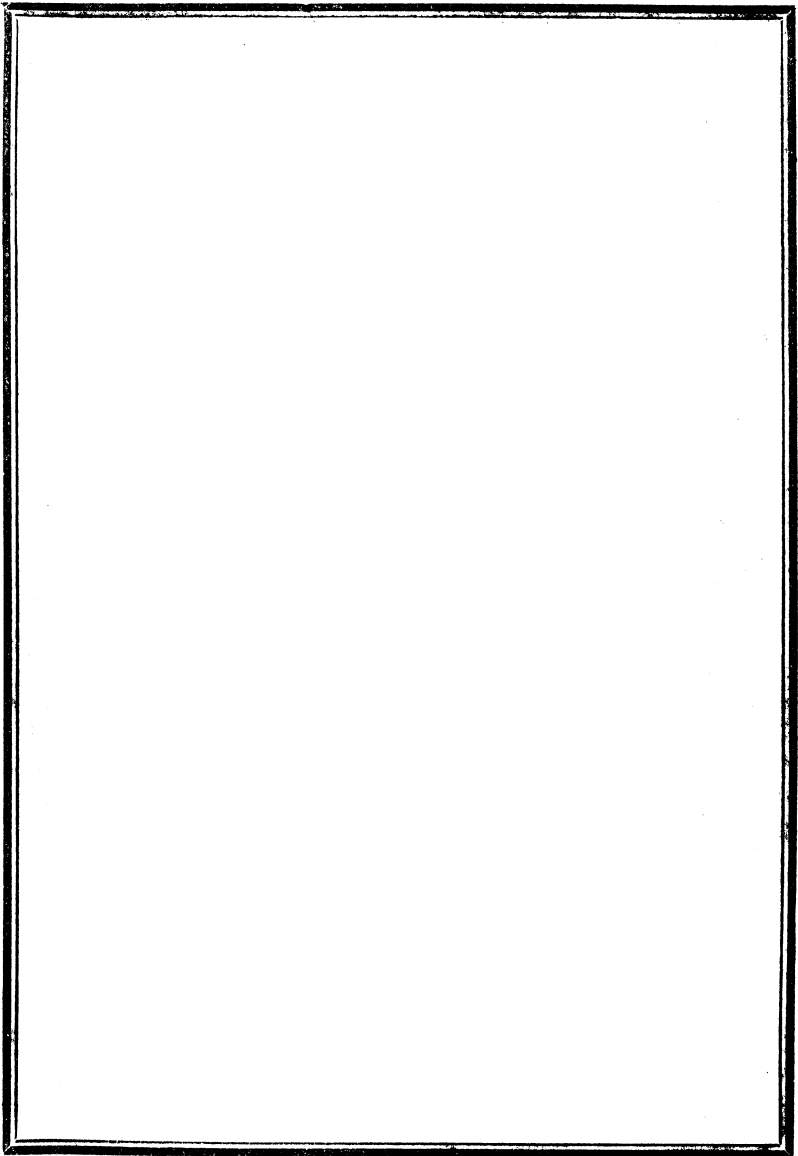
尤二姐被賺進園。已落深阱。卽無秋桐。亦斷不能久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鳳姐既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張華。刻毒陰險。令人可怕。旺兒之說。詎與平兒之慈心。皆是反襯鳳姐之妬惡。

秋桐之肆潑。是鳳姐之挑唆。然秋桐異時之被遣。已於此日埋根。胡醫生誤用打胎藥。不過了結二姐身孕。以便速死。其實墮胎亦死。不墮胎亦死。與胡醫無涉。賈璉開二姐箱櫃。一槩無存。是暗補鳳姐。早已搜羅情事。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六十三下半回爲一段。敘賈敬暴亡。爲接尤老娘母女。暫住甯府之由。六十四回六十五上半回爲一段。敘賈璉之偷娶尤二姐。六十五下半回六十六回爲一段。敘尤二姐自刎。柳湘蓮出家。了結兩人因果。六十七八九回爲一段。敘王鳳姐設計陰毒。尤二姐落阱吞金。了結二姐公案。中間夾敘黛玉悲吟思鄉。是借作反襯引綫。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癸丑之冬。下回接入甲寅年事。冬月無事。故不詳寫。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自是正理到底老成
人有見識
以上結二姐一大段
文字
大事已了管他何為
點醒時令一年又將
盡矣
以上遞入桃花社至
放風箏為一段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分付不許送住家廂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此處有誤。王姓不知其誰。或是王信理。又不合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成房的。等裏面也該放的。了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實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眾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證。只有鳳姐兒和李執房中粗使的大了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執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著過半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攔起。如今仲春。天氣夢過矣。又是一年。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癡。話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船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咕咕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道。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裏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襖。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看那晴雯。只穿著蔥綠杭細小襖。紅細子小衣兒。披著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裏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卻仰在炕上。穿著灑花緊身兒。

紅袴綠襪兩脚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道兩個大的欺侮一個小的等我來撓你們說著也上床來隔肢晴雙睛雙觸癢笑的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等規矩芳官趁勢將晴雙按倒六月快襲人看他四人滾在一處倒好笑因說道子細凍著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說昨晚上的奶奶在這裏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裏沒有春燕忙答道有我在地下拾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剛晾著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裏熱鬧大清早起就咕咕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裏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冷冷清清的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纔更冷清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裏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著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來不得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裏手裏拏著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啫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與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點醒是令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頭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的如今卻好萬物逢春啫們重新整理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兒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著點頭說很好且忙著要詩看眾人都又說啫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著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著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粧懶。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東風有意揭簾櫳。花欲窺人簾不捲。桃花簾外開。仍舊簾中人。比桃花瘦。花解憐人花也愁。隔簾消息風吹透。風透簾櫳花滿庭。庭前春色倍傷情。閒苔院落門立掩。斜日闌杆人自凭。凭闌人向東風泣。茜裙偷傍桃花立。桃花

無限感慨

的是初唐四子派

嗚咽有聲

對此地位一筆勾消

曉得聰明

莫道寶哥哥是詩中
改爲秋尼社以見諸
姊妹皆薄命人耳
惡取笑

原來探帖娘是三月
三日生的

政老久關矣

桃葉亂紛紛。花綻新紅葉。凝碧樹樹烟封一萬株。烘照樓壁紅凝糊。天機燒破鴛鴦錦。春酣欲醒移
珊瑚枕。侍女金盆進水來。香泉飲醺臙脂冷。臙脂鮮豔何相類。花之顏色人之淚。若將人淚比桃花。淚
自長流花自媚。淚眼觀花淚易乾。淚乾春盡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一聲杜宇
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癡癡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忙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
道。你猜是誰做的。還有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
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
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
句。妹妹本有此才。卻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
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易遊也。就起社。便
改海棠社爲桃花社。黛玉爲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使道。大家就要桃花詩一
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著。人回舅
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著說話。飯畢。又陪著入園中
來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
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
忙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
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買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買母的安稟
拆開。念與買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女的話。說六月準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買地和王夫人

王夫人之姪女寶玉之表姊妹也
戲事明簡

此等處襲人處處教
只怕你進銳退速虧
得幫手多

纔不過是妬憤之愛

活寫出王夫人來

寫林妹妹暗爲關心

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只有偏生這日，王子騰的女，許與保甯侯之子爲妻，擇于五月開過門。鳳姐兒又忙著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開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著。偏格外殷勤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敢裏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著？」襲人道：「何曾沒收著你？你不在家，我就拏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二三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都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寶在唐塞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了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女，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分付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著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寶釵探春等都笑道：「太太不用著急。書雖替不得他，字都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唐塞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己只嫌不耐煩，把詩社更不提。此方謂體貼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等著再得五十篇，也就唐得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西。寶玉拆開看時，卻是一色捶油紙上臨

天下之事只要唐塞過去便罷了誰還替得誰的處裏來

點醒時令

林妹妹何客氣乃爾

好香名

卻是好句然已爲遠
識之識

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鵲。鵲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接著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唐塞了。寶玉放了心。於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著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丟過一邊。及時且樂寶及時且樂寶。寶玉仍是不算糊塗。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鵲啼燕妬。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卻不能。湘雲說道。嗒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嗒們趁今日天氣好。爲什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著。一面分付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裏二人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貼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著寶琴也忙寫出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聽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了頭的呢。探春聽說。寫了出來。衆人看時。上面卻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從垂絡絡絲。也難縮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卻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乃提筆續道。

以上結桃花社放風
筆一段文字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
已由夏而秋矣

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眾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著有了頭來請乞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丟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眾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鍼衛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攪攪他。寶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裏。隨使用些工課。展眼間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丫頭。恩恩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桃花命薄。柳絮風飄。林薛二金釵。遭逢暗合。而寶釵填詞。有好風借力。送上青雲之句。尚不至墮溷沾泥。若黛玉歌行。則杜宇春歸。籬櫺月冷。竟是天亡口吻。

青雲二字。未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雲羨鳥飛句。後人遂以訛承訛。作為功名字面。寶釵詞內青雲字。應仍作仙家言。則與寶玉出家。更相映照。

此社是歸結從前詩社。從此以後。漸漸風流雲散。勝會難逢。故桃花一社。有名無實。柳絮填詞。偶然一聚。使接寫剪放風箏。飄飄星散。已有淒涼景況。

賈政放賑。是文章展拓法。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以芳官年小。不可被大的欺侮。袒庇私情。亦徵公道。我儀圖之。定為護花鳥轉世。

放風箏以一時風緊。登時綫盡。競謂黛玉病根放去。實言其日後身子也。故志放走者。先有晴雯。

此回入書中之第六年仲春。是爲甲寅。又點醒三月初二日。卽遞入夏末秋初。因前詳寫春夏。故此處從簡焉。

賈政放學差自三十
七日起至此日回前
至本年甲寅秋歸京
已二年之久
以上寫桃花社放風
筆事以改老回家作
結爲一段
以下接寫賈母生日
事串入邢夫人司棋
二事
特書賈母是八月初
三日生辰知前寶玉
生日云燈籠後老
共計請宴八日初
買母大慶鋪絨得十
分闊然反觀下文之
抄沒也
詳皇親駙馬等第一
日請閣府等第三日
請各官長第三日教
老宴第四日珍饈老
家宴第五日珍饈老
宴第六日合族家宴
第七日合府下人上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了頭。恩恩忙忙來找寶玉。口裏說道：「二爺快跟著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買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自是歡喜。卻又有些傷感之意。又敝了些任上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罷。賈政忙站起來。笑著答應了個是。又略站著說了幾句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也都跟過來。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先請了買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而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裏邊。母子夫妻。共敘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點醒時令。特買母生日。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甯兩處。齊開筵席。榮國府中。單請官客。甯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家。一時都到。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春。初五日。是賴大林的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段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沈香拐一

壽第八日寫得次第
秩然
以上自飲賜以下送
壽禮爲一節

以上敘鋪設壽禮一節

看他寫得次序井然
規矩秩然一筆不亂

買母這邊者是買母
之屋這邊也即前
所云看屋子故耳

支茄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段十二疋。玉杯四雙。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氈。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買母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丫頭收了。改日開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甯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王侯。誥命買母等。皆是按品大纓。迎接大家。厮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出方。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衆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了鬢。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參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了頭。都是小厮。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單。至階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極極挨身入簾來。趣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才奉與尤氏。尤氏托著。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裏。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姐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面。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著他。姨媽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買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著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買母這邊。只見他

此時南安太妃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矣

以上敘第一日請客略寫外客詳寫內客為一節

以上總寫幾句為一節

平兒豈無鬼死狐悲之感亦出於不得已

姐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裏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馭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我亦要誇讚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裏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帳。因一手拉著探春，一手拉著寶釵，問十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著黛玉寶琴也著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恰是南安太妃讚語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著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機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著北靜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下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七月廿九也一應卻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閒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閒待客。晚閒陪賈母頑笑。又幫著鳳姐料理出入大小的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閒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閒服侍過賈母晚飯後，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吃了歇歇去。明兒還要起早呢。尤氏答應著，退了出去。來到鳳姐兒房裏來吃飯。鳳姐在樓上看著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房裏與鳳姐疊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將前事一應便點著頭兒說道：「好了，頭你這樣好。心人兒難為你。在這裏熬平兒把眼圈一紅，掣別的話岔過去。」尤氏因笑問道：「你們奶奶吃了飯兒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說著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裏有點心，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得這樣。我園裏和他姊妹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

尤氏所跟之小了頭

榮府差不多的人尙使他不動泥爾爲客府之小了頭耶

無一句不揮實嘴快直破其堅無怪其惱羞成怒也

此婆子指甯府管家人言之也偏要如此偏強各門各戶之見古今誤了言之多痛哭言字作兩句讀想圓信姑子亦在其我也不知其爲什麼勸解之言亦不可少

尤氏已耐不住矣况

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帶著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了頭叫該班的女子那了頭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都到那了頭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了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的女人議事聚齊之所到了這裏只有兩個婆子分菓菜吃其餘到那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裏東府裏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分付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菓菜又聽見是東府裏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問說管家奶奶如們纔散了小了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裏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可惡小了頭聽了道阿呀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實是傳的一層這會子打聽了體己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著如顛風股兒的傳去了一定二層不知誰是誰呢躑二奶奶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去傳三層這婆子一則吃了酒由一層二則被這了頭揭著弊病便羞惱成怒了由致怒因回口道扯你的噪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千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此所特在你有一本排棺你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離著還遠些呢可惡了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得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著地藏巷的兩倒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搵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那小了頭兒一逕找了來氣很很的把方纔話都說了出來並不是小尤氏聽了冷笑道這是兩個什麼人那兩個姑子笑推這了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老嫗嫗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纔是嗒們奶奶黃金之體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了們只有哄他歡喜的道這些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你們去尤氏道仰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

其胸中早有一段鬱氣耶亦是此勤亦是

此二句的是周瑞家的考語所謂獻勤討好也

不防之事已在眼前想近日府中防閑之疏實宜如此非周姐姐之多事也

眼前逢老太太之生日不得不暫丟一應得如此一辦

什麼大事四字中鳳姐口中似有不滿意周家的真辦得速

既然如此前番之啼啼叨叨又爲著什麼

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道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都笑勸尤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著就是了放開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丫頭兒就把這話告訴他了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著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乖性猾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歡他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算帳尤氏見了他也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著明燈蠟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功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分付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委打幾個才好尤氏又說小了頭兒的話周瑞家的道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著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與前尤氏道我也不餓了才吃了幾個浮浮請你奶奶自己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使把方才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捆了送到那府裏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進來見大奶奶一面又傳人便立刻捆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裏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來了頭們出來說奶奶才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內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了鬢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爲找人找不著因問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白跑一趟不大的事已

來若尤氏者真可謂
沒幹的東西矣
既要省事何苦多事
吾願終身不見此種
人

偏有此鉤藤麻兒的
親戚

倚勢罵人世間如費
婆子者比比皆然不
足怪矣

極力寫出兩三層積
憤卻字字有根有據
其胸中已鬱勃不堪
是日爲八月初四日

經擦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分付。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你家去歇著罷。沒有什麼大事。李執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道。阿呀呀。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道。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道。這事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叫。你進來。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才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著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吃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捆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請去。這兩個小了頭兒才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著門路不去求。卻纏我來。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太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啞道。糊塗囊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單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禮此一番。跌滲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頭兒。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個不大安靜的。便隔牆大罵一陣。真所謂隔山罵知縣。便走來求邢夫人。大有些不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了頭白鬮了兩句話。其說。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現捆在馬圈裏。等過兩日。還要打呢。其言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爲要鴛鴦。討了沒息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母又單今探春出來。自己心內早已怨忿。層又有在側。一千小人心內。嫉妬。挾怨。鳳姐便挑唆得邢夫人著實憎惡。鳳姐層如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人到齊。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姪輩。只便權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腳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姊妹等圍繞。因賈瑞之母帶

鋪敘家宴一節用筆
清晰與前第一日宴
王公文字作一對股

婆之於媳斷無稱二
妨於心中當眾人遭
感於下又云我不
該討情此受得住況
鳳姐如何故陪笑
說之耶不知作者如
何揣摩出來真是絕
妙文章
當著人掃臉他人
猶過不去況特強如
鳳姐若乎是宜急向
眾人前表白一番
絕無緊要的事鬧得
皆言閑語如此之多
也
王夫人是憑理說較
邢夫人和平多矣

了女兒喜鸞買瓊之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買母獨見喜鸞四
姐兒生得好說話行事與眾不同心中歡喜便叫他兩個也坐在榻前寶玉卻在榻上與買母搥腿首
席便是薛姨媽下面兩溜順著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
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買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領眾人從儀門直跪至大
廳上叩頭禮畢又是眾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了鬢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擡了許多雀籠來在那當
院中放了生買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值到歇了中臺買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
鳳姐免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願
意在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那夫人直至晚閒散時當著眾人陪笑和鳳姐求情道故意掃鳳我昨
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捆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
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周貧濟老賸們先倒磨折起老人家來了便不看我的臉
權且看老太太暫且寬放了他們罷大有不滿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著眾人又羞又氣一
時找尋不著頭腦逼得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昨兒因為這裏的人得罪了
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
人因問為什麼事鳳姐兒笑將昨兒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們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
我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那裏有人得罪了我自然送了來儘我
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去說夫那
可笑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就是珍阿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套老太太的千秋要緊
放了他們為是說著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障心灰落

鳳了頭真是鬼聰明
 心頭言下有那夫人
 一節事情不可驚
 爲人難做變不可
 老實亦不可驚
 勝既久解讀自超
 錄鄭康成諸婢
 驚驚之稱底下字號
 曰奶奶猶那夫人稱
 其媳曰二奶奶同是
 心姐不忿之言
 鴛鴦洞悉時弊已久
 是如痛快言之
 到姑沒有幾個人原
 三姑亦久悉時弊
 實理之言卻是實情
 故作此論卻是實情
 千金萬金反羨小家
 快樂阿妹多心易若
 寶哥何客氣乃爾
 切中時弊之言不期
 出自大嫂口中
 實是沒結殺語

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說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裏聽他的話。說著便一逕往園裏來。先到
 稻香村。李執與尤氏都不在這裏。問了鬢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裏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
 中人都在那裏說笑。見他來了。都笑道。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裏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
 麼。于是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李執忙起身聽了。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
 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裏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捆上十個也趕不上
 李執道。鳳了頭仗著鬼聰明。還難腳蹤兒不遠。階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呀。還提鳳了頭虎了頭呢。他
 的爲人也可憐。兒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裏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總而言之。爲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裏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
 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實是好。如今階們家便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
 不知要怎麼樣才好。少不得意。不是背地裏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
 肯說。非一日之寒。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好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
 人背地裏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著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
 多那裏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
 人家。人都看著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除不知這裏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如富三姑。娘見地
 高。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我常勸你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才是比
 不得我們。這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礙。位不遠了。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
 餓了。吁。困了。睡了。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這倒未必。寶玉笑道。我能和姊妹們過一日
 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執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

缺得個
人未見
胸懷灑
脫酒盡
飯坑有
不笑乎
嘲龍有
一句妙
既
不寂寞
一亦見
文
筆曲折
有致

寫得夜
景悄然
已是
藏奸世
界

人多事
雜地曠
園空
而及遇
夜靜更
深之不
候誰保
奸盜之
事不
生近且
防閑特
其
一甚密
耶司棋
特
只有人
家驚散
驚人
事乃驚
驚散人
家
西廂新
鮮所謂
非奸
盜擊其
此謂乎
如擊隨
見他首
尾當
如果不
便隨口
叫出來
寫
得我亦
慮意亂
來真
驚
原當為
此

這裏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們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默的
默而未見不覺也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隨心一輩
子了已消息衆人不等說完便說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才好若和他說話不是默話就是瘋話了喜鸞
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裏姐姐們果然都出了們橫豎老太太太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
李執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默話難道你是不出們的這話哄誰自哄說得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
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們虛掩猶未上栓此時園
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內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會有伴也不會提燈獨自一人脚步又輕
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湖山石後大桂樹底下來剛
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響其聲聞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裏其形見他來了便想
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趁著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裙子梳鬢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
房裏司棋面目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有事看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著頑要因便
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著我就喊起來當賊擊了這麼大了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穀這
本是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層說得來一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
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層說得來一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
下非小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鴦反不知爲的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
手帕拭淚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個小廝一男一女心下便猜著了八九
分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那姑娘們遇此等事因定了一會忙悄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
是我姑舅兄弟爲誰鴛鴦啞了口卻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悄叫道你不用藏躲姐

鴛鴦至此者實難乎
為情
此時鴛鴦之心如甲
桶之七上八下矣

巴不得早早離開

姐已經看見了快出來叩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跪出來叩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
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何如必如此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
去罷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語緊要
你這是怎麼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們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
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著接聲道我在這裏有事且略等等
兒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八旬大慶是極盛時事。而于南安王太妃請見姑娘們。賈母只傳探春。邢夫人懷怨。又因尤氏
生氣。王鳳姐暗哭。寶玉又說人事莫定。誰死誰活瘋話。從此以後。家運漸衰。已于極熱鬧時。生冷淡
根芽。

司棋偷情。偏被鴛鴦撞見。後來兩人俱不善終。一死于多情。一死于絕情。其實兩人俱是深于情者。
司棋之私情敗露。引出繡春囊。紫金鳳。及搜檢大觀園。擡逐晴雯等事。此回敘事。為下文幾十回伏
綫。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心地明朗。而衆人反以為癡。加此癡。世不多得。
此回已入甲寅年八月閒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在鴛鴦以為意外就我看來實意中必有之事此等處具見鴛鴦有將司棋事一絳亦不可少名曰司棋竟錯下一盤都輸府中此等婆子卻也不少那裏查察得許多驚散鴛鴦真是被相說叫你幹此等事道司棋姐姐果錯認了人不成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二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亂跳。真是意外之事。得容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且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定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裏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來。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卻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忽被鴛鴦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覺。又後悔不來。悔之何處。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著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聲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怕之何必為之。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總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看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睡倒。壓的成了病了。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厮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拏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實不在過。指著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踢了。小命兒好。人真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會拏我。當外人待我。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腳走錯。你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了。從此後我活一日。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二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直求懇到十二分無一字不宛轉可憐無怪心酸

以上結老太太生日
說情及鴛鴦
司基事作一段
以下從鴛鴦看鳳姐
起至來旺討彩霞事
為一段
鴛鴦來而下人站立
可知是有頭臉了頭
然則鳳姐之受病已
深矣

寫得他特強如此的
是不永年之兆

只說病一節寫得如
許曲曲折折想見小

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叩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我若
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倘或賒們取了已後遇見我自有的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
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呀我故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自
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己的再別胡行亂鬧了
司基在枕上點首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
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去鴛鴦
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裏頭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悄聲笑道才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了你且這屋
裏略坐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裏來小了頭倒了茶來鴛鴦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
了我近來看著他懶懶的平兒見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先便
是這樣的這幾日忙亂了幾天生日也又受了些閒氣沒臉也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
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
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呸他病了饒
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保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
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他不是什麼小證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
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
鴛鴦聽了忙答應道阿呀依這麼說可不成了血山崩了麼平兒忙啞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
是怎麼說你倒會呪人的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
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

齊兒女唱喝低語光景

我也不認得原來朱大娘是官媒婆不知為那一個來做媒又不知孫大人又是那一家子

想見鴛鴦真有頭臉

趁勢而入理二爺真是調牌

還是什麼空空大士涉涉真人此是第二哥說話引頭其意卻不在此

此項事也認書尙記得如此清楚其是為老太太之靠手無慚今兒為鳳姐靠手與鴛鴦同

說得二爺無詞可對平姑娘亦不弱人

見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二人正說著只見小了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歌午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大娘因個什麼孫大人來和階們求親所以他這個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了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之間買璉已走到堂屋門口平兒忙迎出來買璉見平兒在東屋裏便也過這開房內來走到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殺住腳合笑道鴛鴦姐姐今兒貴脚踏踐地鴛鴦只坐著笑問道請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買璉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服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裏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得很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為穿著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爺可憐省我走一趟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有什麼話說買璉未言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向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拏過來擺著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帳還有一筆在這帳上卻不知此時這件著落在何處古董房裏的人也回過了我們兩次等我問準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著呢還是交到誰手裏了呢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我就給你們奶奶了平兒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拏衣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道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著呢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買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麼好東西比那強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麼買璉垂頭合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丟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的糊塗二爺鴛鴦

自稱曰見弟便知其
意謙虛愈不懷好意
極寫出力世故

鳳姐五百兩頭又不
肯出手兒存尤二
姐處一切體已錢又
種瓜姐樓上盤盞近
日之手頭竭蹶想來
實實有頭必須小心下
借開後人無數法門
則又各有分寸也
虎婆子
又是一個炭子

自己借了又推娘子
出場為同室借債情
事此以貧賤之腹度
富貴之心
可知蓮兒如此等
處口非一日矣

鳳姐有事少了一二
百兩銀子而其所謂
事者果何事乎蓮哥

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難你再吃上兩鍾酒那裏記得許多這樣說來竟是一面說一面起身
要走買蓮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著便罵小了頭怎麼不泡好
茶來快擎乾淨盞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著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
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裏的禮又要預備娘
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要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知求己
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著的金銀家貨偷著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買
君私房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
正多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買蓮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說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裏管得起千數兩銀子
只是他們為人都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甯撞金鐘兒一下不打鏡
鉞三千一語未了買母那邊小了頭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那裏不找到卻在這
裏得好斷鴛鴦聽說忙的且去見買母買蓮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
當自己不便答話只踢在楊上有計較聽見鴛鴦去了買蓮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準了買蓮笑道
雖未應準卻有幾分成了須得你再去找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善觀氣色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
或說準了這會子說著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飢荒去倘或老太太知
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卻丟了買蓮笑道好人你若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麼買蓮
笑道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平兒一傍笑道奶奶倒不要別的美纔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
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擎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為好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
也罷了買蓮笑道你們太也很了真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有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

兒哥不問明之以此
見連兒真是一個糊
塗輩
趁勢而上

原來連哥也知其老
婆的底裏的
真真了不得

亦不是為妻者對夫
之言想連兒為其播
弄久矣
一推便倒連兒沒真
用東西

不知不覺已是尤二
姐週年了

真弄連二哥如嬰兒
連二哥亦會當面討
好

彩霞已發出去卻
於此處點明從此府
中之人打發的打發
權去的權去逐漸不
成樣子矣
結親以兩相情賴為
主門當戶對四字竟
不必提起
一味用激功

不道我三千五百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裏外上下背著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了。可知。倒我不和你們借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百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裏外上下背著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看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兒掃一掃就殼你們一輩子過。的說出來話也不害臊。現有對證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說到嫁粧。買連笑道。說句頑話就急了。這有什麼這樣的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不能先擊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著含口墊背忙什麼呢。何必作此。來不犯著這樣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不是我著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著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百出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墳。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好說得他。女留下也別要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買連半响方道。難為你使得過全多不滿意。鳳姐一語。倒把買連說氣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一語未了。只見來旺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來旺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做主。就成了。買連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來旺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房裏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裏怎麼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一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罷。因此來旺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算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買連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著呢。來旺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想看準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兒。試他心裏沒有什麼說的。叫見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

鳳姐處處用推卸之術買通前商如此其他可知
天下固有硬做者乎
鳳姐惡

然則鳳姐之放債盤利已非一日矣
實是爪牙

一派撒話潑頭
不信榮府中竭蹶如此
索銅錫家貨賣白噶
錢寫出府中已漸漸
衰敗下來只怕到這
地步還不止
亦是實言想見府中
奢侈之極

語戮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裏把這點事放在志裏。待要不管。只是看著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家在過不去。因說：「什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放心。你且去。我明日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作媒。一面說。一面帶著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我來旺家的看著鳳姐。鳳姐便努嘴兒來。旺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叩頭。謝恩買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姑娘叩頭。我雖如此的。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說好。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不然。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旁觀。不成。來旺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帳目。一槩趕今年年底收了。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敢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來旺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場癡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得多。進得少。這屋裏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月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敷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裏去了。也虧你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帳的名兒。不是。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化錢。咱們已後就坐著化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二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家貨。四五箱子。拏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唐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裏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來旺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敷過一輩子呢。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一個夢。說來可笑。夢

此夢不詳不備關
鳳姐一身事

想來有些不妙

已現司晨家衰之兆

凡信人的未有不說
就送來者
鳳姐真會說

原來非第一次借矣

向借主粧窮亦是通
病得像然此只可瞞
小太監
此二句極寫賈府服
飾之奢借雖欲不敗
吾未之信也

銀子丟了小太監去
試問從前三二百萬
是那裏發來的如今

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卻又不知姓名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
又不是階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著就醒了來旺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
候宮裏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監來說話又是什麼事買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
話一年他們也搬殼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回話買璉便躲入
內套間去這裏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
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裏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
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說什麼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
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致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
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器這也值得放在心裏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
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借與之處因叫來旺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裏先支二百兩
銀子來來旺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裏頭來要錢叫
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著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拏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
果然拏了一個錦盒子來裏面錦袱包著打開時一個金累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
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相上下二句總寫一時拏去果然拏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
疊一半那一半與了來旺媳婦命他拏去辦八月中秋的節文這後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拏
著銀子送出一大門去了這裏買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著就來了一股子買
璉道昨兒周大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略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于此這會子再發
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了一面說一面平兒服侍著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買母處伺候晚飯這裏買璉出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二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又那裏去了○或疑
林三妹萬家之財謂是
無明文不足為據○中
語見本書首卷總評
兩村之官未必長保
買二舍亦知之其
買可見

到底是老人家之言
說得來有經有緯亦
見買府近日光景不
比從前旁觀者自
自了然也

應前文

加以無所不至四字
則其壞處當不止吃
酒賭錢也
老成見識莫謂其阻
婦

為一時臉上而使女
兒終身無依已打錯
了算盤矣

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買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卻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買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得長只怕將來有事極磨們甯可疏遠著他好為此言耶能林之孝道何常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疏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買璉道橫堅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聽真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卻不動身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說人口太衆了不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人家用不著的開恩放幾家回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裏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裏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裏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滋生出人來買璉道我也這樣想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裏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拏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小不叫提起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得週到買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來旺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裏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

管誰去說一聲兒就說我的話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來旺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情彩霞那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見說越發出跳得好苦來白遭踢他一個人買璉道他小兒子原會吃酒不成人麼這樣那裏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買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出去晚開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買璉可

言語尖利叫蓮兒如何對答

都是蓮二奶奶害你
自是終身切己之事
不得還問個端的也
到底還是孩兒彩霞真
舊此等孩兒彩霞真
錯認矣
吾不知政老意中卻
是何人恐欺誤人家
不少
政老看中之了頭未
經說出遂成畫餅不
知是誰造化是誰晦

說了沒有買蓮因說我原要說的打聽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會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况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歡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買蓮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裏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與買環有舊尚未作準近日又見來旺每每來求親早聞得來旺之子吃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我亦為抱惟恐來旺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閒恐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與了買環方有個膀臂人心想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調唆買環去討一則買環羞口難開二則買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了頭他去了自然將來還有個人心遂遷延住不說意思便丟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買環買環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了頭一個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誤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只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下何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王鳳姐之病來旺兒之橫於此回逗明迎春之嫁壻失所鳳姐之違禁放債亦於此回引起

彩霞放出為司棋晴雯等被逐引子

榮府日用不敷買環支持不住為漸漸敗落氣象寫買環畏懼鳳姐胸中全無主意描畫入神

買雨村降官為甯府敗事引子

彩霞鍾情買環買環無意彩霞一則見彩霞見識遠不如晴雯鴛鴦司基紫鵠等一則見買環輕薄

遠不如寶玉。

鳳姐夢人奪錦。是被抄先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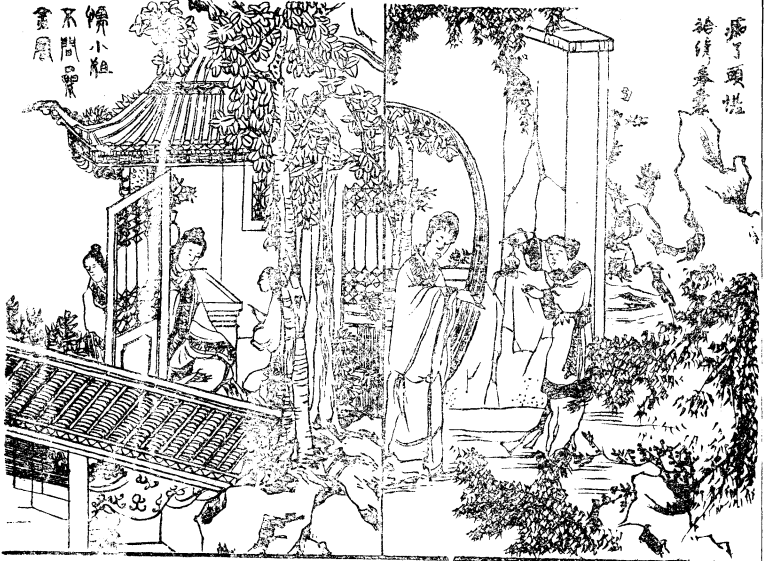
事有做不成。話有說不完者。須用意外一事剪斷。如柳絮填詞。議論紛紛。則以風箏一響剪斷。趙姨求情。刺刺未休。則以雁窗一響剪斷。是文章脫卸法。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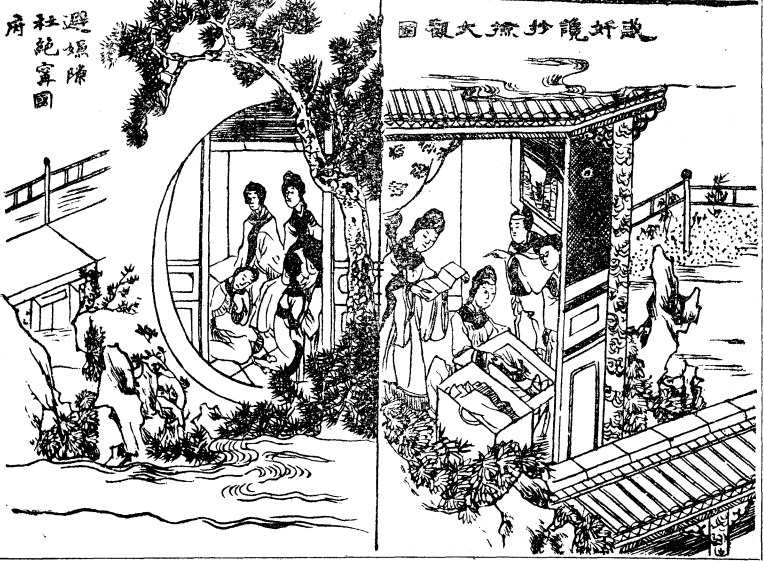
旺兒之子。在外吃酒。林之孝恐其遭踢彩霞。則會吃酒者。一輩子無好老婆矣。敢告同志。且少吃些。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痛了頭
梳了頭

小娘
不問
金屋



說奸險抄標火額圖



避娘陳
社宛園
府

開齋曼水齋恭會



賞中秋新
詞得佳歌



過石堂品
留感清



品
詭
說
冥



白鷺鷥看鳳姐病接
寫借銀子以及各倚
支細事情及旺兒倚
勢討親至此爲一大
段以下接寫寶玉粧病
優姐拾囊迎春失藥
金鳳三事
小鶻實主求榮依律
富斬

寫得寶玉如熱鍋上
寫得一般卻有此種
光景
今之讀四書者十八
九如此

八股文理卻只如此
竝不是寶玉看不起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癡了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紫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滑了。屈成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了頭幾句。自己帶領了鬢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曠矣。不在話下。卻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了。鬢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了頭。名喚小鶻的問他什麼事。小鶻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著。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麼。小鶻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什麼。我只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細明兒老爺向你說話。著實留神。往如此說著。回身去了。襲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裏寶玉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己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麼。聽了。便加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要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唐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裏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

真真怎麼樣好我亦
替他快活無所多偶
一件不睡亦無所來
亦不好怨者累來之
言是晴姑娘發作之

又插入一節閒情別
致之事真是隨地生
瀾不睡凡富貴子弟
頭有成者職是之
鮮有就者職是之
都是襲姑媽代爲着
急語如此抱佛脚真真可
笑小祖宗你不用管了

真不爲耶吾至今疑
之不得而知之安知
不是春秋之婢設想
出來也晴雯亦在其
論此等中恐亦在無
然此等中恐亦在無
論真假究竟不是好
將計就計頗敏捷
或有此理
偏要說得有憑有據

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工八股雖買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

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

之興趣畢竟何會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苦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

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卻累著一房了鬢們都不能睡千古讀

法襲人等在傍翦燭樹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雙罵道什麼蹄子一個個黑夜白日挺屍

挺不穀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糞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樣我拏鍼戮你們兩下子話獨未了只聽外

閒蕪蕪一聲急忙看時先聽得二爺必原來是一個小頭坐著打盹一頭撞到壁上從夢中驚醒卻正是

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著央說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

笑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著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

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誤了什麼寶玉聽

他說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燥矣寶玉接著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心

了裙子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願到麝月笑指著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心

對著他些罷話猶未了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牆下跳上來了且把心

讀書古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裏即喊起人來各處找尋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

今罕有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裏即喊起人來各處找尋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

未必妥當心上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好脫此難曰脫難妙絕忽然逢著這一驚便生計向寶玉

道趁這個機會快糲病只說嚇著了正中寶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打著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蹤

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得不嚴怕耽

害得衆人牛夜三更
牽一場空磨
人家將衰敗途有此
等空頭鬧熟之事歷
試吾之所知者皆然
不買府也
自此上夜又是一篇
題目紛紛是非從此
而起
誰料得誰不是賊彼
賊之在園中者多矣

可見探姑娘處處留
心可見上夜人久無
忌憚
如探春之言難保跳
牆必無其人
駁得是
此事或有或之然終
非長策能保後來之
不更甚乎

想得到之理便是釀
得到之勢必待其勢
已成始從而弭之恐
不可收拾者多矣

早該申飭

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裏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聽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難脫矣。故此鬧得衆人皆知。寶玉著了驚。嚇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分付各上夜人。子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隣園牆上夜的小厮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買母聞知。寶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買母道。我不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李執。及姊妹等。皆陪侍。聽買母如此說。都默然。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到底能。近因鳳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裏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著。一時半刻。或夜裏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鬪牌。小小的頑意。不過爲熬困起見。邇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有頭家局。主或二十吊。五十吊。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鬧。相打之事。買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爲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著。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應以安老人之心。答。娘。家如何。知道這裏。頭的利害。你自爲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論。殊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何等事。做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司其事。其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買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連。傅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當著。買母。申飭。了一頓。買母。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買母。動。怒。誰。敢。徇。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三 癡了頭誤拾繡春囊 儒小姐不問聚金風

上兩人猶可迎姐姐何以爲情

只得如此辦法

卻是老成人閱歷之言無一字不中此等人心腑

傻大姐特記大脚可見一縷也。後文則出許多事來。此物也。胡爲至於園中。日之防閑矣。

帶來見買母。跪在院內叩響頭求饒。買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利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買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竝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園廁行內。及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家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買母討情道。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頑次罷。買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這子們一個個仗著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尋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生過的。況且要擊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個買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買母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閒話。一回因他只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買母房了的小丫頭兒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擎著個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瞧著。只管走不防迎頭著見邢夫人擡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因說。這傻撞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歡喜。拿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買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得體肥面潤。兩隻大脚做粗活。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觀此數語。爲諸賈母歡喜。便起名爲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皆後。掬促織去。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卻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癡了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請俊之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有可惜。傻大姐不知不覺。就是兩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擊去。與買母看呢。所以笑。

不字一頓作一句讀
罵盡天下癡兒駭女
偏撞見那夫人又生
出大波瀾
到底算是一個愛巴
物兒
何須嚇得如此亦會
與妖精打架來
活畫一個俊子
那夫人亦有計較

那夫人之埋怨二姑
娘真是夾七夾八
傳神之筆
是老實人攢談
亦要看姑娘之力
量
何如耳身分云乎哉

此層防得卻是
其意不在沒一錢上
皆飾文也

香底含酸
那夫人何必如此
果不出那夫人所料

嘻嘻、走、回、忽、見、那、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真、是、個、愛、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著、便、送、過、去。
那、夫、人、按、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攔、住、忙、問、你、是、那、裏、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揀、的。
那、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好、東、西、是、因、你、素、日、是、個、傻、了、頭、已、後、再、別、提。
了、這、傻、大、姐、聽、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叩、了、頭、呆、呆、而、去、那、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
遞、與、他、們、自、己、便、塞、在、袖、裏、心、內、十、分、罕、異、必、何、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于、聲、色、且、到、迎、春、房、裏、迎、春。
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那、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
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磨、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
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叫、我、無、法、兒、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那、夫、人、道、胡、說。
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妃、了、法、你、就、該、拏、出、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
外、人、共、知、這、可、是、什、麼、意、思、再、者、放、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
活、面、軟、未、必、不、週、濟、他、些、若、彼、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著、頭。
那、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裏、探、了、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
樣、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了、頭、強、纔、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淨。
也、不、能、惹、人、笑、話、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那、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己、養、病、我、這、裏、不、用。
他、伺、候、接、著、又、有、探、事、的、了、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那、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
橋、因、說、道、如、何、前、要、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紫、金、鳳、竟、不、知、那、裏、去、了、夫、果、然、回、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
說、必、是、老、奶、奶、拏、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基、收、著、叫、問、司、基、司、基、雖、病、心、裏、卻、明、白、說。
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放、著、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姑、娘、該、叫、人、去、問、光、奶、奶、一、聲、探、春、道、何、用。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三 癩了頭誤拾繡春囊 繡小姐不問紫金鳳

姑娘真老實過頭宜
其受人之欺也

一語道破到底旁觀
者清
繡姑娘亦善於調停
矣

然則二姑娘久爲人
所看輕者
偏說借去是向那一
個借的好體面

從來越老實人越執
性
到底還算繡姑娘有
些牽捺

玉桂兒家口風亦不
肯一句讓人連那太
太之私意都信口發
出來可謂目無長上
之至何況姑娘

問。卻。自然。是。他。拏。了。去。摘。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拏。了。出。去。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裏。頭。
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繡。橋。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準。了。姑。娘。性。格。所。以。纔。這。樣。
如。今。我。有。個。主。意。走。到。二。奶。奶。房。裏。將。此。事。回。了。他。或。著。人。要。他。或。省。事。拏。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
春。忙。道。罷。罷。罷。省。事。些。好。甯。可。沒。有。了。又。可。必。生。事。十二。分。繡。橋。道。姑。娘。怎。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
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著。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情。性。誰。知。迎。春。的。乳。母。之。
媳。玉。桂。兒。媳。婦。和。他。婆。婆。之。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
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橋。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逸。來。陪。笑。先。向。繡。橋。說。姑。娘。你。
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稍。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
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誤。終。久。是。要。贖。的。何。年。何。月。如。今。還。要。求。姑。娘。看。著。從。小。
兒。吃。奶。的。情。話。常。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
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
我。一。個。人。我。自。己。賤。還。賤。不。過。來。還。去。討。賤。去。繡。橋。便。說。贖。金。鳳。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要。絞。在。一。處。
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是。可。人。玉。桂。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
絕。他。繡。橋。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繡。橋。發。話。道。姑。娘。你。別。
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奶。不。仗。著。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意。偏。階。們。就。這。樣。了。是。丁。卯。
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那。姑。娘。來。了。太。太。分。付。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
太。太。去。這。裏。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
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繡。橋。不。

二姑娘真是扶不起来的軟貨卻也可憐
吾亦爲之代氣代急

實住了不得
二姑娘看感應篇真
是奇文活畫出一個
編來
迎春懦弱牛因性成
半爲感應所誤

於迎春如此見探春
則如此可知天下之
人無不欺軟怕硬的
模糊得妙

三姑娘到底精明強
幹
還要掩飾真真扶不
起
同祖姊妹尚說一樣
恐人家同胞兄弟或
柔軟之至其能無被
人欺乎二姑娘德有
餘而才不足
到底利害

待說完便碎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帳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那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去不能拏了去歇息歇息好一面叫繡橋倒茶來繡橋又氣又急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礙不著你什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好一面叫繡橋倒茶來繡橋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準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某聽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幫著繡橋問著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拏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著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究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了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要纜誰在這裏說話倒像拌嘴似的何嘗迎春笑道沒有什麼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還要替探春笑道我纔聽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笑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知誰奴才要錢了春利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誰知後司繡橋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何會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道可笑了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了你們又無沾礙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的事和我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道那邊有人怨我姐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之極嗒們是主子響得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道想起什麼要什麼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釵絲鳳因何又夾在裏頭那玉桂媳婦主恐繡橋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拏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著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三 癡了頭誤拾繡春囊 繡小姐不問緊金鳳

到底能幹到底精明
快人快事妙在不測
二人俱調笑得妙然
寶釵有城府
賈得正當

自寶玉房中尋芳官
乾娘之外又遇此桂
兒媳婦於二姑娘房
中天下固多此不自
識之人乎
直敲得記著肉痛
偏要隱然歸罪到
鳳姐身上所謂逼緊
一層從平兒挑激也
到此地位還看感應
故事二姑娘心中
目中可謂空空洞洞
不知有身外一切者
如是如是二姑娘立

趁此是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頭的理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在這裏大
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姐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出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
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裏正說話忽見平兒
進來寶釵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的
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兔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
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
姑娘氣受姑娘分付我那玉桂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趕著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
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裏說話也有你混又口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也有外頭的媳婦們
無故到姑娘房裏來的繡橋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裏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
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得理怨桂兒媳婦見平典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
接著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桂兒媳婦和他婆婆仗著是嬖嬖又瞧著二
姐姐好性兒私自拏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捏造假帳逼著去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裏大喊大叫
二姐姐意不能轉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
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麼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我
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寒唇亡我自然有此驚心姐之耳平兒問迎春
道若論此事極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媽姑娘怎麼樣為是一聞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
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妙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
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拏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

地成佛矣

迎春另是一種見識
兩法平等如是如是
使天下盡如二姑娘
之為人尙何冤孽口
百之有哉
俱如二姑娘
俱如二姑娘
俱如二姑娘

其根由俱從小鶴始

太們要求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爲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衆人听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尙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尙且如此何況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又有一人來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小鶻報信一層暗寫趙姨平日挑唆生事及寶玉平日爲人人所愛寫寶玉溫理舊書無從溫起又時時刻刻分心在了頭身上妙景如畫

照。小了頭打腫撞壁上一響引出牆上跳過人來不肯一筆鶻突且與前兩回風箏窗屢響聲隱隱關

晴雯教寶玉糲病故意亂鬧因此惹出金鳳香囊等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即被逐殞命害人卽以自害報施甚速

寫迎春懦弱可憐異時之受壻折磨已先爲描出寫探春鋒利可畏下回之不受搜檢亦先爲伏筆大某山民評曰

迎春之懦弱性情以前並未寫過故借金鳳事出力洗刷一番以此回爲迎春之正傳可也司基繡橋口角鋒銳不可當迎春能無顧忌但繡橋僅三等頭如此明慧閨閣英才盛哉乎斯世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感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亦不能令人不疑
有計數

何不早求求三姑娘

不到黃河心不死此
等人原是賤的

即上文所云素與柳
家不好的
下二句竟欲以從爲
新首天下詭狀大抵如

龍穀如此添了多少
厚道然亦因人所勸
故作是想纔屬違心
之論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賺了平兒。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信。更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爲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嬾嬾。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此自己獨去單爲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眾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事。那玉桂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迺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取了來。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玉桂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迂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著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望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也和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爲。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有許多人的呢。我自操一會子心。倒惹得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未必得樂且樂。得笑且笑。

只怕不做怕不知
倍銀子作做節用想
是門面一時收拾不
來光景

鴛鴦借當頭又從此
處補出前文來
邢夫人亦非持家之
人

既有此人來過不能
不疑到

何至踞蹶至此馬脚
漸露矣
自寶玉粧病後接寫
拾獲失鳳二事至此
一束

以下接寫拾獲一事
開來抄檢一段文字
案總寫出買府漸落
光景
鳳姐見王夫人氣色
故作婉詞以探之
平兒見王夫人氣色
知必有不測之事

「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著知道了。」鳳姐都是「蓮心之論。」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告化了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又爲什「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那太太剛纔太太叫我過去，叫我不管那裏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唐塞我。你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裏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那日說話時，沒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傻大姐兒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裏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了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了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衆小了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發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掣了去，分付來旺媳婦領去。不一時，掣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咱們過失。正在胡想，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事，隨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小了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裏間坐下。鳳姐忙捧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裏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不好氣大。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聲，帶著衆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臺階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見鬼神，鳳姐也著了慌，不知有何

因而爲此說祕形狀
小題大做是人家衰
落之兆

真是一個青天霹靂

蓮兒若光是有這香
袋亦未必便是下流
種子乃王夫人因此
事含淚而說大爲可
笑

此二層卻感得是
辨香囊一節逐層逐
層去婉曲折辨得雪
亮真是疏吐舌
斷不要他是一層
就有之斷不帶著是
二層
有明斷不帶此之意
是三層
如論年輕奴才媳婦
正多是四層
即東府亦多年輕少
婦是五層
不能保了頭們無弊
是六層

事只見王夫人含著淚從袖裏擲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之極可笑
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裏得來要問的急於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之至顫聲說道我從那裏得來
我天天坐在井裏念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
園裏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了頭拾著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
如何丟在那裏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我真不解你反
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裏得來自然是那
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裏弄來的道是有意疑之詞我未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聞
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未拾去倘或了頭們拾著你姊妹看見
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了頭們拾著出去說是園內拾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
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著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辨我並無
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想這香袋兒是外頭做著內工繡的帶連穗子一槩是市賣的東西我
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著的我總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擱著焉肯在身
上常帶各處逛去況且又在園裏去個姊妹我們多要拉拉扯扯倘成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
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一個了
況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裏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
來媽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也不算很老也常
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了頭太多保不住多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的也
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著因由合二門上小兒兒門打牙擦嘴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四 惑奸謔抄檢大觀園 避嫌障杜絕奪國府

有此六層何太太認
定是二奶奶的亦真
冒昧之至

邢夫人著實多事

一個是太太的陪房
誰敢走話

出此一令吾憐時姑
娘亦難免矣
此二層極是

一個大觀園原是小
鬼打混世界
起初主意原只是暗

王善保家的偏是那
王夫人的陪房
王夫人何分好歹一
味心慈而已

論他頭已不是一
個好東西
著柄在那裏你且慢
略略得勢就放出一
把的屁來其實都是
要公報私仇之論

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話很近情理因嘆道
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如今卻怎麼處你
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衆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
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出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著賭錢
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來旺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裏以查賭
爲由再如今他們的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
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
纏的拏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
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頭像人餘者竟是小鬼兒是
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裏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此
你們是強些如今寧可我省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分付他們快
暗訪這事要緊買婦人見識亦是鳳姐即喚平兒進來分付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
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
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
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比別人強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了鬻們
不大趨奉他他心裏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著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爲得了把柄乘機報仇
又聽王夫人委託他正搔在心坎裏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
往園裏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闌下天來誰敢哼一聲

晴雲之取怨於人已
非一日而不知料竟裏
于善保家之之手
西施如何打扮方像
立起兩隻眼睛造句
甚奇亦甚妙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姦生來櫻綴足供媒
嗚呼晴雲其死矣
辨自挽回幾句晴雲
不至有後來之事吾
謂此時死晴雲者風
姐也非王善保家也
寶玉未必好而引壞
寶玉者不知已在要
知之人夫人又烏乎

今耶寶玉乃天地間
第一淫人晴雲恐令
耶勾引耳
無端發問已兆凶機
王夫人目中也不能
說他不好看況寶玉

果然像一個西施樣
子與上對鏡
圖其禍胎到晴雲身
上

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侮了姑娘們了誰敢擔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常情跟姑娘們的頭比
別的較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裏的晴雲王善保家前能說慣
頭仗著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家前說慣
道抓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遭其茶毒不然何至
無一句委屈晴姑娘處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
有一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裏罵小頭我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
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會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櫃兒這了頭想必就是他誰是鳳
姐道若論這些了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雲生得好抑之也所以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
的倒很像他我已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
該死的東西王夫人道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體體的倒好人未必知其一耳夫
偏要多事王夫人道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體體的倒好人未必知其一耳夫
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
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了頭過來分付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服侍寶玉不必來有
一個晴雲是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小了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雲身上不自
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雲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
自為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斜鬢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兒而且形容面
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西施了保家之言善
你今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麼什麼事我且放著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賣
玉今日可好些晴雲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著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

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侮了姑娘們了誰敢擔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常情跟姑娘們的頭比
別的較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裏的晴雲王善保家前能說慣
頭仗著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家前說慣
道抓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遭其茶毒不然何至
無一句委屈晴姑娘處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
有一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裏罵小頭我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
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會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櫃兒這了頭想必就是他誰是鳳
姐道若論這些了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雲生得好抑之也所以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
的倒很像他我已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
該死的東西王夫人道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體體的倒好人未必知其一耳夫
偏要多事王夫人道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體體的倒好人未必知其一耳夫
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
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了頭過來分付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服侍寶玉不必來有
一個晴雲是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小了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雲身上不自
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雲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
自為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斜鬢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兒而且形容面
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西施了保家之言善
你今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麼什麼事我且放著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賣
玉今日可好些晴雲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著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

推得好

翻瀾寸舌無一漏句
滿字可尋晴姑娘口
供真好
王夫人胸中已不能
化先入之言
居然提出一個攔字
來晴啞休矣
王夫人好聽諛言豈
能特宗事子之人
獨怪花紅柳綠
可憐可憐

此作者出脫鳳姐處

偏要他出個主意來
大觀園局面至此又

過頂的人然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道然我不大到寶玉房裏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夕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人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雙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園裏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裏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不能服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著了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分明我閒著還要老太太屋裏的鍼綫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會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尖利王夫人信以為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兒回了老太太再處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玉房裏睡覺我等兒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出去站在我這裏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我裏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小真非同一出門便擎手帕子握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傷哉這裏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兒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直任如今要查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著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直任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候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的冷不防帶著人到各處了頭們房裏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道太太說是就行罷了下意不滿意王夫人道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于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買母安寢了寶

因小事而喚鬧此致敗之日也
誰保得誰來王家的著實可惡

用一撲字是以虎喻人也

鳳姐真何苦

挽著頭髮進來是哭之已大半日矣
觀其色赧赧然殊屬難看

勸你少說些兒罷
生或脾氣到底不肯讓人

偏是細細搜偏是沒私物王家的大失所望

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同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更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撿起。不過抄。撿些多餘。攢下燈油蠟燭等物。主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贖不許動的。個毒蜂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頭。們的。房門去。想見衆人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去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王熙鳳附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可恨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撿。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竝匣子。任其搜撿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埃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襲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著頭髮。闖進來。得妙。豁琅。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著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人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竝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索。壓大話。你們叫番呢。我們。就番一番。不叫番。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何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著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話壓之。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鳳姐兒。晴雯說。話鋒利。尖酸的。評。心中甚喜。卻礙著那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鳳姐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搜你的。階們。還到各處去搜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擔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自是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然如此。階們就走罷。再瞧別處去。說著。一逕出來。又向。

林姑娘難道不是親戚

該死的畜生

大不滿於鳳意

希罕的在後頭

鵲姑娘以揮霍談笑

王夫人點鳳等乃以

為操持家政真不自

知其醜者惟探春知

是醜態其見識在趙

鳳姐見探春又是一

開口便奕奕動人

鳳姐兒也要讓姑娘

三分

探春真令人可敬可畏

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檢。只抄檢階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裏。斷乎抄檢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不是鳳姐點頭道。我原是這意思。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為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著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了髮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檢了一番。因從紫鵲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絨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擊過的。王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豈有理。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裏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況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合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階們只管擊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算什麼。希罕事。擦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鵲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裏的帳。亦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這裏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著。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些醜態來。切遂命衆了頭。秉燭開門。而待三姑娘。能之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訪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了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尖利語否。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著呢。說著。便命了鬢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了鬢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著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了頭。這卻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了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裏。開收著一鍼一綫。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

聽三姑娘一番議論
有見識有肝膽有力
量擔肩得過何物
兒而欲與之抗衡
自檢以下無識矣
擊鑿有理不是撒
空談

周瑞家的頗識
鳳姐起身告辭
解事然有何面皮
帶笑那後以為好
其實探春看破矣
探春真辣
敲釘轉脚三姑娘
是真能人

看你有眼色有膽量
這又算什麼可惡可
惡的一響其聲甚脆
可惜只有一響
爽快之極真是討賤
的畜生
氣壯詞嚴使老奸魂
魄魄懾懾之為浮一
六白
真個錯了主意

以○只○來○搜○我○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自○去○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
抄○的○日○子○有○呢○誰○知○應○後○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著○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階○們○也
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
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來○抄○沒○豈○豈○非○禍○於○此○耶○說○著○不○覺○流○下○淚○來○鳳
姐○只○看○著○眾○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裏○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
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了○頭○們○的○東
西○都○在○這○裏○就○不○必○搜○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搜○不○妨○再○搜○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只○得○陪
了○頭○們○不○許○你○們○搜○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搜○不○妨○再○搜○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只○得○陪
笑○道○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眾○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道
都○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想○眾○人○沒○眼○色○沒○膽○量○罷○了
那○裏○一○個○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況○且○又○是○庶○出○可○欺○耶○他○怎○敢○壓○著○自○己○又○仗○著○是○邢○夫○人○的○陪○房○連
王○夫○人○常○另○眼○相○待○豈○還○有○賞○姑○何○況○別○人○只○當○是○探○春○認○真○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乘○勢○作○驗○因
越○眾○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搜○了○果○無○沒○有○什○麼○鳳○姐○見○他○這
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癲○癲○的○識○竅○一○語○未○了○只○聽○拍○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著○了○探○春○一○巴○掌○一○我○心
探○春○登○時○大○怒○指○著○王○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著○太○太○的○面○上○你○又○有
幾○歲○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確○得○天○天○作○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索○性
望○我○動○手○動○脚○的○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由○著○你○們○欺○侮○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檢
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擊○我○取○笑○兒○說○著○便○要○親○自○解○鈕○子○拉○著○鳳○姐○兒○細○細○的○搜○省○得○你○們○叫○奴○才○來○搜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四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探姑娘原是快人
想此時鳳姐亦弄得
手足無措進退兩難
居然以奴才叱之舍
我三姑娘其復誰敢

無一字不從王家的
心刺進去亦無一字
不從王家的心挖出
來
侍姑娘亦是可兒
謂王家的耶抑謂鳳
姐的耶恐虛心者受
不得此說

寫探春詳寫李執簡
有事即詳無事即簡
如何入畫箱中卻有
此等物事

原來如此

寫出膽小年少女子

探春可憐。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理裙。整缺口內喝著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癲癲起。」我愛之至。鳳姐平兒等也都忙與探春理裙。整缺口內喝著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癲癲起。」來前兒把太太也沖撞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算什麼。姑娘氣著倒值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撞死了。不然怎麼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賊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著。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臉。趕忙躲出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麼。老命只好。命了。鬢你們聽見他說話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好兒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只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著。考察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了。頭真是有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裏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會背地裏調唆主子做而。啞啞不出者。非賊則賊。亦難。」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帶著人往對過煖香塢來。彼時李執簡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鄰。又與探春相近。姑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執簡纔吃了藥。睡著不好。驚動。只到了鬢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麼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鏢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為察奸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鳳姐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裏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道：「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著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嬾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又化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著的。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兒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親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什麼。不可傳遞。這倒是傳。」

此層亦是正論

如此說來其為真無疑矣聽言當以理觀此等根由卻不能不查察以杜將來別種之弊

年少膽小人語

小人得志往往如此王家的又何足言

小人乘機陷害

一瓢冷水從頂門澆下

鳳姐尖毒然亦不得不然不能無弊

曰同心如意曰雙喜箋點綴俱妙

與鴛姑娘所見相符

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
 我們奶奶和老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拏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
 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
 他這裏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瘦子若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
 他還使得誰沒有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
 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常和這些了頭鬼鬼祟祟的這些了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
 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拏著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近因王善保
 家的在那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和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裏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鬪了兩次
 口彼此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並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
 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攬撥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甚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
 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兒道我知道不用你說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
 著了了鬢們也纔要睡眾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分付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了鬢們房裏來因司棋是王
 善保家的外孫女兒好親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私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起皆無別
 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道也沒有什麼東西才要開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
 麼話有沒有纔要一樣看看才公道道說著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棉襪並一雙段鞋又有一個小
 包袱打開看時裏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理家常久每看帖看帳也
 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察覺你我的意但姑娘未
 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託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

真藏現獲

不怒反樂是其奸詐處

發問得妙

該的該的報應不爽
敲實一句妙不可言
讚至此數行胸中自
覺爽快出來
妙在自打自罵真是
現世現報

是誠可異

以上結抄檢大觀園一段
以下接寫惜春杜絕
寤府一段
為惜春作正傳即從
入畫事引入
罪亦不過止此

話千萬千萬再所寄香珠二串今已查收特外寄香你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反樂別人竝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竝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著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帳目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目好鳳姐笑道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勉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著說著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家的

一心只要拏人的錯兒不想反拏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報現周瑞家的四人聽說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瞧著他抿著嘴兒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雅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著湊趣兒王家的無處熬氣只得打著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倡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眾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願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竝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想司棋此時料

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閒自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拏了賊證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裏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診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嫗嫗們拏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攔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執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了頭沒

打實猶可殺則不可也
可見小女兒口吻

真另是一種怪僻性情
東府不潔之名又從
惜春暗說

已伏逃根脈
看四姑娘定力何如
四姑娘倒不糊塗

也不必不糊塗人
中狀元也不必中狀
元此兩字不值黃
兒元兩字不值黃
兒元兩字不值黃
兒元兩字不值黃

此等語不得僅作禪
門囉語觀
撐頭棒喝
天塵障

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娘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槩不管。入畫聽了。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服侍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畱著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開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想見近來。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體面站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著。伯纔是問法。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著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是非。我反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況且古人說的。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幫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就殼了。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眾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真真的叫人寒心。眾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卻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馱子。倒說我糊塗。果然不。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糊塗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裏識得出真假心裏。分得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真人。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纔能明白呢。能看書識字。尤氏笑道。好。纔是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又講起參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麼參悟。我看如今人。一概也都是入畫。一般沒有什麼大說頭。兒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差惱。羞惱何為。只是今日惜春分上。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倒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已後尚不親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四 惑奸譏抄檢大觀園 避嫌除杜絕鞏國府

只好含含糊糊埋怨
善描詞一揚作收殺作者真
四姑娘想是大門外
柳子化身府一段
以上結惜春杜絕寧

林姑娘之日以眼淚
洗面豈爲不給月錢
之故耶此評太偏小

近你子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著。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尤氏也不答應。一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搜檢大觀園。是抄家預兆。杜絕甯國府。是出家根由。

迎春一味懦弱。探春主意老辣。惜春孤介性僻。三人身分不同。可知結果均異。

鳳姐向王善保家的說。要抄檢。只抄檢賤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裏。斷乎抄檢不得的。王善保家的說。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試問林姑娘獨非親戚乎。則黛玉之受欺。不止不給月銀一端。宜乎其日以淚痕洗面也。

侍書之說話鋒利。晴雯之性情躁急。及入畫之哭訴寔情。司棋之並無慚懼。各人肚裏各有主意。而司棋之視死如歸。已於此定念。

大某山民評曰

鴛鴦偷買母箱子。於比回補出。又帶寫邢夫人之見小貪利。王鳳姐之善於安頓。三面俱到。寶釵屋裏。緣親戚不可抄。而黛玉獨非其例耶。王善保家的欲將荷包扇袋作把柄。以爲得意。斯時人聲鼎沸。雞犬不甯。而高臥者。置若罔聞。諒曰。小事不足遂。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下回入中秋。

以下即從尤氏過李
執等處繳足上回順
寫府衙鬧賭事

此不問而知其爲甄
家抄沒私命妻于在
買府寄頓家產買氏
買此等事能無寒心
否
濁四姑姑娘氣來

近日孤孀偏要多藏
粉黛若珠大嫂子亦
罕與麝矣
李納不著脂粉可想
見其守寡貞潔處

尤氏笑人只講外面
可令假禮假體面者
陋之都爲顏頰不同
妄駁於鄉訕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韻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嫗嫗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嫗嫗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復不免。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執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診了脈去。李執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攤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來說些閒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著。李執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呢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拏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著。那裏有什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執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麪子。倒是對碗來你吃罷。說畢。便分付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了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執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拏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骯髒。能著用些。李執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裏。取去。怎麼公然拏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說著。一面洗臉。了頭。只彎腰捧著臉盆。李執道。怎麼這樣沒規矩。那了頭趕著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此中許多情事。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假使的了。李執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假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著。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二人忙說快請。時寶釵已去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

此寶釵有警於前夜抄檢之事作避而去之之意也此中人之實不可與居徒被其人打入網中耳
二人已不言而噤

明知不可強留不能不作如此可囑

尤李二人相視而笑不如三姑娘之出言直捷痛快也

句句入髓字字起綾三姑娘真是可人實有所見而云然並非言之過激趁熱竈火而不顧自炙其手者今之人多矣

此三姑娘之得意語也其意若曰舍我其又誰敢

可謂知妹莫如姊

忽然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裏。兩個女人也都因時證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著老人家夜裏作伴。要回去。老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執聽說。只看著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執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麪茶。李執因笑著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媽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著。不能親自過來。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裏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中限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肖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裏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裏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著。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娘不快之極。非三姑。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著。纔好。階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鳥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裏來的晦氣。主之偏都碰著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趁熱竈火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了頭也不犯合你。嘔氣。卻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說一時也。探春知他畏事。心病也。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糴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欲頭的你不必嚇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我。還頂著罪呢。不過背地裏說我些閒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脾氣。孤介太過。評的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了頭病著。就打發

然亦可稍洩目前之

幸而太君能尋快樂
真是書中第一個能
享福之人

各房孝敬例菜略敘
數句

太君真能處處顧到

人四下打聽。王善保家的事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打不止。噴著他多事。尤氏李執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作。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執皆默無所答。一時了頭們來請吃飯。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衫。去已不在話下。尤氏辭了李執。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話。點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裏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著。今日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階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議階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裏好。只是園裏恐夜晚風涼。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裏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擡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著捧飯。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我分付過幾次。擱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麪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受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齋。醬來。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擎在跟前。寶琴一見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著。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幾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點上來的一面。說一面。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桌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著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什麼。自然著人來要。媳婦們答應著。仍送過去。不在說下。賈母因問。拏稀飯來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分付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著這一盤菓子。獨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著。侍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道。怎麼

都是裏敗之象

巧噫嫩嫩不得無米

粥前後三引誠有味

不詳言之休謂數見

移東補四一飯猶如

此支細乎作者有微

意焉

見了便知赴賭者之

多可知東府之鬧賭

局者非一日矣妙在

都從尤氏口中寫出

好一個賢德婦人

偷賭賭錢尚是書房

四恨五罵六之聲若

賭場中掉掉掉舌恐

污我翰墨可另樣寫

而不寫事每借正事

漸引而入局家是教

便替兒爲局家是教

之以邪弗納於義方

版不過納袴習氣

不盛我的飯了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著頭
 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極
 衰這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著吃的做買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兒粥來太息眾人都
 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拏來添上也一樣尤
 氏笑道我這個就殼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殼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著取去了一時王夫
 人也用飯這裏尤氏直陪買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買母道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
 門外上了車眾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厮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著小丫頭兒們先走到那邊
 大門口等著去了這裏送的了頭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著四五輛大
 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丫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有幾個呢說著進府已
 到了廳上買蓉媳婦帶了丫頭媳婦也都乘著羊角手單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著瞧瞧他
 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窗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著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
 悄的知會服侍的小厮們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窗下只聽裏面稱讚四要笑
 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氣已活現紙上怨之聲亦不少敗局原來買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
 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閒以習射爲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
 只管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
 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鴿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鴿子買珍不好出頭便命買蓉做局家是子這些都
 是少年正是鬪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執袴見之亦少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
 天天宰豬割羊屠鷺殺鴨好似臨潼鬪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裏的好廚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

不在此查在彼也
破格之後往往如此
恐自茲以往有賭而
無射矣
連贖政老諸人

可謂人以類聚

一輪便沒好氣一羈
薛與頭起來恐不獨
薛大爺起氣有然
憐小兒吃酒不堪
入尤氏之目
酒量以輸贏爲深淺
信乎有之蓋只爭高
與不高興耳
儂大舅發極矣
亦是高興話頭
何今人之入其圈套
者多也

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裏反說這纔正是理文既誤了武也當習況在武蔭之屬遂也命寶玉買
琮買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著買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買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肩養
力爲由晚間或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于射了公
然鬪葉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俾見無忌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弊通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
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第一個慣喜送錢
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道吃酒賭錢眠花宿
柳爲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馱公子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
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閒炕上搶快局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局又裏間又有一起斯
文的些抹骨牌打天九局又此一閒服侍的小厮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窗外
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兒都打扮得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裏漸漸
翻過來了除了沖帳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買珍道且打住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
麼樣裏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桌買珍陪著吃薛蟠與頭了便擣著一個小兒吃酒得真寫
肯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噴著陪酒向小兒只趕贏家不
理輸家了此亦若因罵道你們這起鬼子真是些沒良心的忘入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
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的兒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的事了衆人
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抿著嘴兒笑那些贏家忙說大舅罵的很是這小兒都是這個
風俗因笑道還不給大舅太爺斟酒呢兩們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著傻大舅的腿
一面撒嬌兒態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著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

以下接寫賞中秋從東府寫起

有何別事無非賭錢而已

孝服中人如此開懷敬老有知其安否乎極寫無禮

居喪之儀吹簫唱曲伴珍兒魄散魂消移

聲更當何如

說之已久那不長歎只得作此解一究竟

恍惚二字有疑神疑鬼光景

寫得分外陰森然而晚矣然而猶未

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卻全了只得分派送人賈珍分付佩鳳道你請奶奶看著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又來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爺說咱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願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璉二奶奶也踢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沒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麼樣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買珍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備了一桌菜疏果品在會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猜拳飲了一回買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枝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韻雅真令人魄散魂消唱曲是不要緊的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買珍酒已入分大家正添衣吃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嘆之聲敗此亦是大家明明聽見都毛髮悚然買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幾聲無人答應尤氏道必是牆外邊家裏人也未可知買珍道胡說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著祠堂焉得有人是了

聽得一陣風聯竟過牆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格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陰森森比先更覺淒慘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似先前明朗衆人都覺毛髮倒豎買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掌得住些心裏也十分警畏能警畏便大沒興頭勉強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姪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賈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舊閉上門看著銷禁起來買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買赦買政都在買母房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五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釀

轉念又錯從此不能
補救矣

無一處不調愛到

點綴時景亦不可少
月明十六字括盡中
秋佳景

裏坐著說閒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了。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著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子細勞傷著。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著倒好。打開卻也罷了。賈珍答應。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廚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可以。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階們且去上香。說著便起身。扶著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吊著羊角燈。嘉蔭堂月臺上焚著斗香。秉著燭。陳設著瓜果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裏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豔氳氳不可形狀。地下鋪著拜毯。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衆人聽說。就忙著在那裏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著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回說。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母道。天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疏散。疏散筋骨。于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有兩個老婆子。秉著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透迤。不過百餘步。到了土山峯脊上。便是這坐廠。應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好莊廳前平臺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應時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圍圍坐。只坐了半桌。下面還有半桌餘空。賈母笑道。平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階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麼。相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十四個。何等熱鬧。今日又這樣太少。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

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左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酒。那衆姊妹弟兄都悄悄的你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搭你一把。都冷笑心裏想著。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得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願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光景卻有此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杯。賈政執壺斟了一杯。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于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走。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裏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裏睡著。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部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躡躡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躡。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脚骯髒。只因昨晚吃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與衆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衆人又都笑起來。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手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踞踏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得不好。又說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卽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子細。爾爾必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此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

賈母也會看風色

此生平未有之寵錫也

是豈兒子對母之言耶
偏心笑話家督哈爲
驚驚放耶豈曰冒撞
第三巡酒教老進

三人作詩作三樣寫
法佈置極妙

政老亦竟調笑起來
承歡之下自應爾爾
從未聽見教老發過
議論今聽此一布之
談莫謂其無見識也
世家子弟有一字不
識而居然廁列摺紳

試試你這幾年情思。寶玉聽了。撻在心坎兒下。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正與母嘉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嫗。出去分付小廝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叩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買蘭兒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逐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鍼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一鍼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鍼就死。如何鍼得。婆子道。不用鍼心。只鍼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著呢。怎麼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著呢。不通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鍼一鍼就好了。會意矣。賈赦聽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卻在賈環手裏。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今見寶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痒。只當著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裏。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著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兄弟了。發言吐意。總然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就只是那一個難字。卻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說了說得衆人都笑了。賈赦道。學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些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階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塞窗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了。不了一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馱子來。人俱是蘇合也。其誰曰不然。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階們侯門的氣概。因回頭分付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

者况環三之命能調
幾句耳
教老與環三真可謂
臭味相投可拔幟自
成隊者
第四巡酒賈政所送
是第五巡酒

來賞賜與他。因又拍著賈環的腦袋笑道。已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賈政聽說忙勸道。不過他胡謔如此。那裏就論到後事了。說著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著。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好歇著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著子姪們出去了。要知端說。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甯府荒淫作惡。不但人言可畏。甚至先靈悲歎。其一敗塗地。自當不遠。

甄家抄沒。是賈府抄家引子。上回于探春口中微露一句。若不補寫明白。便有疏漏。若竟細敘原委。難免冗煩。今借老嫗們補說。不露痕迹。

寶釵不可不去。不得不去。是寶釵身分。且為園中離散之象。又借探春口中說破。妙極。

敘賈珍堂中飲酒賭博。及邢薛二人浮蕩模樣。全是敗家所為。

賈珍夜宴。鬼為悲歎。與賈母賞月。大不相同。一敗一復。於斯已見。

寶玉賈環詩。不明寫出。最為得體。且文法亦見變換。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中秋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難乎其為齋矣

將來冷清的日日子比
今番更甚者還多哩

補前文所無
有了此傾沒了彼可
知萬事滿意之難

但能如此將就得過
去便算十全矣
賈母最肯取樂而亦
發此長歎之聲其機
先動乎

第六巡酒賈母自己
要斟
諸人已覺勉強

賈母雅人

曾是不如意事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敢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裏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內坐。知他家去。圓月且李執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咱們越發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卻十分熱鬧。急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來說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裏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賈母之所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隨命擎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骨肉齊全的好。賈母因笑道。正是爲此。所以我纔高興。擎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氈毯鋪在階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命了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罷了。說畢。剛纔去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夫人便回道。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了。忙命了兩個婆子怪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道。珍哥媳婦也趁著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

可知勝會不常盛筵
難再

引出凹晶館

援引凸凹兩字為腹
偷者稍現神通二笑
所長不在乎掉書袋
殺有道理之論

不知今人所誤為俗
字者正不止此二個
原來是大作

路徑分明

寫判空明上下大地
澄澈真是寫生妙手
我讀之亦不自知其
神氣清爽

黛玉竟爾作此邊語

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大家要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聯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姪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得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聯們兩個人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都是感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裏這等人聲嘈雜。有阿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裏。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好館名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裏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裏去。只是這兩個字面。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紙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與舅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聯們就往凹晶館去。說著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籬相接。直通著那藕香樹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莊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聯們就在捲簾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是影。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水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潐潐然。池面皺碧。疊紋真令人神氣清爽。神來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上般飲酒倒好。要是我家裏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玉心。事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閒。只聽笛韻悠揚起來。笛時吹

每逢鳳娘說笑老頑
每應爲傾耳今日尤
氏啓口恰值欲睡之
時不得盡其長以啞
幸而不止則打趣亦有
凄然景況

閒開引入

茶鐘重耶抑姑娘重
耶
可謂落霞與孤鷺齊
飛

沒有姑娘自然連你
茶鐘沒有
現在姑娘還沒有下
落向誰要去

此亦必然之勢

了口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安歇。賈母便睜眼笑道：「我不困，自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著呢。」
出老年不情老態。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用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熱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
倒底是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了頭可憐，向還等著，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著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轎，兩個婆子擡起，眾人圍隨出園去了。
不在話下。這裏衆媳婦收拾杯盤，卻少了一個細茶杯，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撥在那裏，告訴我拏了磁瓦去交收。是證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去。」
就茶鐘引出一語便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那會記得，是翠縷拏著的。我去問他，說著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鵲翠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往那裏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你要一個茶鐘，那裏去了？你倒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散，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裏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鵲道：「斷乎沒有悄悄睡去之理。」
云然亦只怕在那裏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趕過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鐘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麼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罷。」說畢，回去查收家貨。這裏紫鵲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
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人許多賞月，賈母猶嘆人少，又提寶釵姐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闌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只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著，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

可知勝會不常盛筵
難再

引出四晶館

援引凸凹兩字為腹
儉者稍現神通二美
所長不在乎掉書袋
殺有道理之論

不知今人所誤為俗
字者正不止此二個
原來是大作

路徑分明

寫判空明上下大地
澄清真是寫生妙手
我讀之亦不自知其
神氣清爽

筆玉竟爾作此違語

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大家要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嗒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姪。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得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嗒們兩個人。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都是感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裏這等人。聲嘈雜。有阿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裏。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好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裏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裏去。只是這兩個字面。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紙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與舅舅。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嗒們就往凹晶館去。說著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籬。相接直通。那藕香樹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莊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嗒們就在捲篷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是影。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潏潏然池面皺碧。疊紋真令人神氣清爽。神來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上般吃酒。倒好。要是我家裏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又引起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閒。只聽笛韻悠揚起來。笛時吹

因用韻而數闌上棍
只得十三根意者十
二級添一寶玉其符
數乎故前此海棠社
亦用元字韻
元故云又是

輕寒句渾脫且得展
局之法

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倒是助聆們的興趣了聆兩個都愛五言就還

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聆們數這個闌杆上的直棍也明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

棍就是第幾韻奇想湘雲笑道這倒別緻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

元了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要試試聆

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

語罷因念道三五中秋夕湘雲想了一想道清遊擬上元撒天笑斗燦林黛玉笑道匝地管絃繁幾處狂

飛盞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懸笑道誰家不啓軒輕寒風剪

剪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卻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

些纔是總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良夜景喧喧爭餅嘲

黃髮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會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

志你看了再來說湘雲道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道分爪笑綠媛香新榮玉桂黛玉道這可是實實你

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聆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耽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

好下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色健茂金萱蠟獨輝瓊宴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

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

不說玉桂我難道強對個金萱麼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卽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射覆聽三宣殿影紅成點湘雲笑道三宜有

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傳花鼓盪喧晴光搖院宇黛玉笑道對得卻好下

句又溜了只管拏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論得黛玉道且姑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六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百八十三

風葉句對得也好

識閣者怕鬼膽怯者
怕鬼放老鳳姐是也
豈園凡俗
畫也畫不出我亦如
親見之
然則林姑娘其怕鬼
者乎
寒塘句真好

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素彩接乾坤。賞罰為賓主。湘雲道：又說到他們做什麼。不如說階們。因聯道：聯吟序仲昆。構思時倚檻。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擬句或依門。酒盡情猶在。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更殘樂已諼。漸聞人語寂。黛玉說道：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空剩雪霜痕。階露團朝菌。湘雲道：這一句怎麼一韻。讓我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殼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庭烟斂夕樁。秋瀉瀉石髓。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子方說樁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如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花。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樁字用在此時。更確也。還罷了。只是秋瀉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耍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不能再似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風葉聚雲根。寶婺情孤潔。湘雲這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銀蟾氣吐吞。藥催靈免搗。黛玉不話。點頭半日。隨念道：人向廣塞奔。犯斗邀牛女。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乘槎訪帝孫。盈虞輪莫定。黛玉道：對句不好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脈緩灸法。因又聯道：晦朔魄空存。壺漏聲將涸。湘雲方欲聯詩。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裏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裏去了。敢是個鬼。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雲來會打。只聽得水響。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裏。憂的一聲。卻飛起一個白鶴。來飛的白鬼。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正是這個鶴。有趣。如果鬼倒助了我了。因聯道：窗燈焰已昏。寒塘渡鶴影。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躡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此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況且寒塘渡鶴何

冷月旬卻好然誠如湘雲之所論

特起奇峯

原來是妙姑有此議論必定是一個作手惜一向未曾請教也

過於頹敗凄楚此關氣數方外人已參透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害你起一不忙頭

不曰做詩而曰說話的是上夜婆子口吻

等自然何等現成。本來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攔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想，就有了。不然就放著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他，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誇嘴，我也有了你聽聽。聽光景因對道：冷月葬詩魂。湘雲拍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著，不該過于作此凄清奇譎之語。我亦云然。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為用工在這一語末了。只見關外山石後輔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論唯。倒弄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妙玉。二人皆吃驚。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裏來？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別有見解。順脚走到這裏，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凄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知之矣。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了頭，還不知在那裏找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那裏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權翠菴中，只見龔焙猶青爐香未爐。是佛幾個老癯癯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薄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烹茶。忽聽扣門之聲了。鬢忙去開門看時，卻紫鵲縷與幾個老癯癯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裏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裏都找到了。那小亭裏找時，可巧那裏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享外頭柵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裏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裏了。妙玉忙命了鬢引他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自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著。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

香篆四句綺賦

露渡一聯幽細

振林一聯深得唐音

權翠寺稻香村皆是

本地風光點染生致

聯句只三十五韻周

天數竟不能全盈

虛消長冥冥中有宰

為之者焉非人力所能

也

自東府賞中秋接寫

賈母賞中秋而以史

林二人聯句過權翠

庵作收殺至此為一

大段

一年只睡十夜滿足

辛楚可憐不問而知

為瀟湘妃子

十二韻。我意思想著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倒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嗜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香篆銷貪鼎。沐脂膩玉盆。簾增整婦泣。衾倩侍兒溫。空帳悲金鳳。閒屏散彩鴛。露濃苔更滑。霜重竹難捫。猶步縈紆沼。還登寂歷原。石奇神鬼縛。木怪虎狼躡。最羸朝光透。呆巖露曉屯。振林千樹鳥啼谷。一聲猿。岐熟焉忘徑。泉知不問源。鐘鳴權翠寺。雞唱稻香村。有興悲何極。無愁意豈煩。芳情原自遣。雅趣向誰言。空句亦不可少。徹且休云倦。烹茶更細論。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讚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舍近就遠。現有這樣詩人在此。我亦欲天天去紙上談兵之話。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忙起身告辭。帶領了鬟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裏翠縷向史湘雲道。大奶奶那裏。還有人等著。咱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裏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去。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著。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卸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鵲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著。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因頭自然也是睡不著。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麼還不睡著。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況且走了。困只好踢踢兒罷。你怎麼睡不著。黛玉嘆道。我這睡不著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可憐。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赦回家絆跌。亦是將敗之兆。

賈珍夜宴。鬼聲悲歎。賈母賞月。笛音淒楚。深淺不同。其不吉之徵無異。

尤氏說笑話。因賈母打盹中止。亦是變換筆法。

借不見茶杯。引起林史二人。往凹晶館看月聯句。可見賈母打盹。姊妹先散情形。

聯句一等。是詩社結局餘波。

寒塘鶴影。引出妙玉來。

妙玉足成三十五韻。是做昌黎怪道士傳文法。

借妙玉口中說出氣數使然。後文已躍躍筆端。

大某山民評曰

中秋夕。凸碧堂前之笛。凹晶館外之月。清氣徐來。俗塵退屏。又換一番世界。惟湘雲黛玉。始能消受。

然一則早天。一則早寡。可和享清閒之福者。天忌之。稟高潔之性者。天更忌之。此回繳足上回中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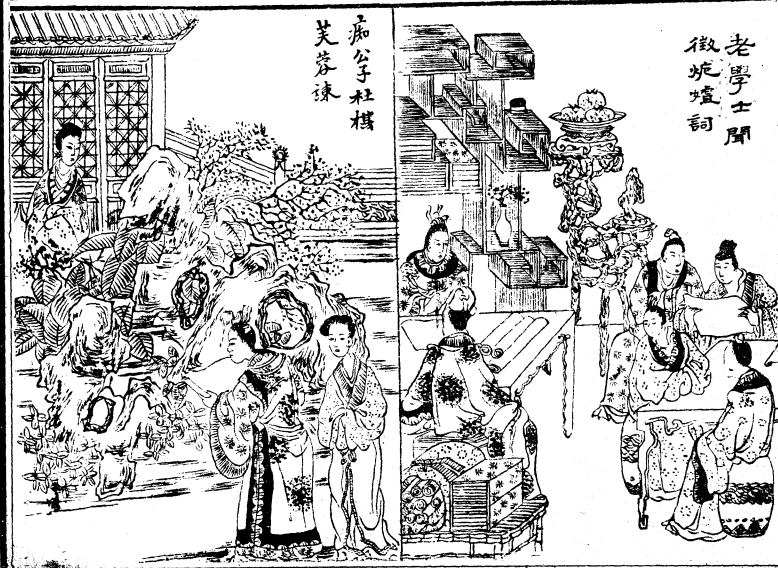
月永歸情新伶優美

怕了環
從屈
天孫流



痴公子杜楸
芙蓉諫

老學士聞
徵婉嬾詞



薛友龍
阿梅
東光



西貢之春
謀家
中山狼



萬菱受
屈林
天貧



王道士
胡謫
加婦方





以下從中秋後接前
鳳姐之病商辦人參
為一少段作過脈

人參都可隨手混揀
他可知矣以見賈府
之舉珍者多也
焉知無走漏之弊恐
不止一人參也

可見盛時積蓄之多

以見漸形竭蹶光景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俏了鬢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全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即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末出來。王夫人焦躁道。用不著偏有。但用著了。再找不著。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多歸在一處。你們自不聽。就隨手混揀。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拏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認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沒有有一枝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他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裏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裏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裏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買母。買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逐秤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拏去。就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家的又拏了進來。說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大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來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至此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倘或一時老太太

可知天下事都要願前願後斷乎浪費不前的嘆也非為人參也以上結鳳姐病後商辨人參一小段以下接寫擲司棋一段

想為金釧事弄怕特權出告訴太太晴姑娘將奈何除了死更無別法矣

與惜春道入畫不同

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攪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裏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託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裏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陪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趟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裏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家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階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說得大方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此事實是敗兆王夫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了頭乃是那邊的人曰那邊則王那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墮著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用此處王善保家的吃巴掌如今他也槓病在家不肯出頭了何不出來況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槓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階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竝連臟證都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豈不省事誰知事有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了豈不倒耽擱了倘或那了頭瞧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倒是的快辦了這一件再辦階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聲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裏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泪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了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亦

司英雖注意潘郎然
尚有犬馬戀主之意
卻也可憐

不得不爾莫謂周家
的忍心也

活畫柔弱

罪有重輕罰無區別

斷難取入畫之心去

則去耳何以畫為

誰保得誰不散真可

嘆也

半世緣依只賺得去
日放心二字

司英憐猶有迎春

含淚繡榻大哭他日

周瑞家的被擲寂無

人知感向暗中獨揮

涕泗

吾不忍卒讀

奈河光景

司英殺是多情人

真是王善保家的一

流人此等人真無一

個好的

周瑞家的真比水滸

傳吃董起薛翻利害

會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娘性是二姑
 能免因跪著哭道姑娘好恨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
 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裏的人了第一箇先對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了這本子倒是不知鬼
 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手裏擎著一本書正看呢感應菩薩否上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只
 管扭著身子呆呆的坐著我亦沒去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麼大女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
 的不好看你還敢緊著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聽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為比較
 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裏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甚其言周瑞家的道
 所以到底是你兩個想這園裏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甚其言周瑞家的道
 矣和衆人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淚答應放
 心子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擎著走了沒幾步只
 見後頭繡榻趕來一面也擦著淚其物傷一面遞與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
 且分離這個與你做個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大哭起來了為情者難乎又和繡榻哭了一回不能已周瑞
 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何必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嫌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
 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
 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裏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
 了聽者何堪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裏爬出來的辭他們做什麼你不過捱一會是一會
 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著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
 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其所見又見後面又抱著些東西料著此去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七 俏了髮抱風天風流 美儂伶斬情歸水月

他人尙難爲情況多
情之寶二爺乎
明知其去向而問曰
那裏去真如散魂魄
矣

此帖藥不靈病不可
爲矣
惟有喚奈何而已
不敢向寶玉說而向
司葵發躁此等婆子
大可殺

看實有些耐不住個
以爲司葵吐氣
怎麼你染了女人的
氣味就這瘋癩起
來奇怪奇怪

戰得好好
司葵後接寫攆晴
李四兒一段
王夫人何苦記恨晴
雯

麗人若有情義此時
必必分剖數語則王
夫人聽其言未必不
從即前時三十四回
香露時之一席話可
知從與不從也不堪
恨長地久有時盡此
恨綿綿無絕期

再不能來了因聞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爲何今見司棋亦走不
覺如散魂魄切的即在後了因忙攔住問道那裏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爲又恐嘮叨誤事因
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道太太分付道不許少
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
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犯了什麼大事很哩晴雯也氣病著如今你又要
去了這卻怎麼著好情種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我就打得你了別
想往日有姑娘護著任你作耗越說著還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成何體統那幾個
婦人不由分說拉著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只瞪著他們看已走遠了方指著恨道
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非想入就這般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殺
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男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
頭道不錯不錯然則你也正說著這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著此刻太太親自
到園裏查人呢又分付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疾急在這裏等著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
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怨於人深矣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
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後來趁願的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
只見一羣人在那裏王夫人在屋裏坐著一面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
在炕上拉了下來可憐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能怪與王夫人分付把他貼身的衣服
撩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了頭們穿又命把這裏我的了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了
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好貨一個以至於極小的粗細小了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

彷彿是明季羅織黨
此一之敗家
此以之敗家
此之可也何必復爲
此言
只怕有十個寶玉也
保不住後來事

何以見得音知其必
有進認者
唱戲女子令他出去
亦未嘗不是奈何一
派胡言
王夫人單聽一面之
詞

嘔原來是銀樓鐵鎗
類

寶玉一日的生日。此言又烏。本人不敢答應。老癩癩指道。這一個薰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卻有幾分水秀。祝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裏說的同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諝我隔得遠。都不知道麼。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裏。難道我統兵一個寶玉。就自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如此冤枉人。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著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泪。王夫人卽命也。快把他人家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笑辨道。竝不敢調唆什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連你乾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分付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一槩不許留在園裏。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去。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與王夫人叩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室裏搜檢寶玉之物。如此。凡略有眼生之物。一槩命收捲起來。拏到自己房裏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旁人口舌。又分付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槩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搬。暫且捱過今年。明年一竝給我仍舊搬出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又往別處去。闖人。按下不題。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噴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些書子。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狠了。寶玉聽如此話。纔回來。一路打算。則還打算。雖這樣犯舌。況這裏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著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裏垂泪。慳慳。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使

此一哭也直足驚天動地泣鬼神

連我也不知

吾甚惡聽其言

真是史筆

襲人之言一漉遺詞

語妙寶二爺畢竟聰明有些覺察了

我則必疑至善至賢之人挑唆王夫人笑為好帶累古今同慨作者其歎息人歎安慰人歎

嫩蘭花送入豬圈視與眾草伍者已不畜環葩瑤蕊占住洞天福地寶玉此言真不愧為

倒在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裏別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哭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話好看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閒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迷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是的人心裏是不能安靜的所以很嫌他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巴結討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裏就不安靜麼你那裏知道古來的美人安靜的多呢這也罷了階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能訴之其誰襲人道你有什么麼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謝多也會遞過暗號謝多襲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直刺襲人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我會巴結說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尋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枉也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誤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那一個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在老太太屋裏過來的雖生得比人強也沒什麼妨礙著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究竟也沒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過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直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幼姘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尖的蘭花送到豬圈裏去一般噫况又是一身重病裏頭一肚子悶氣他也沒有親爹熱娘只有一個醉泥艸姑舅舅哥哥他這

晴雯知已晴雯死亦
瞑目矣

襲人此時只會窩纏
卻不肯體貼寶玉憐
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得了知己二語暗單
水石姻緣

偏說得鑿鑿有據

什麼東西四字將居
恒怨之恨之忌之防
之畏之憎之心之打
穿兒發洩尚同在縫
嗚呼中則心不敢說
矣哉晴雯雖好傑
越不過我次序蓋特
弗與之商量者可見
必與之商量者可見
花姑娘平日之權

落得做人情

以下從晴雯被攞後
接寫寶玉私看晴雯
病一段

一○去○那○裏○還○等○他○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著○越○發○心○痛○起○來○不○痛○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
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妨○礙○的○話○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呢○他○就○該○的○了○寶○玉○道○我
不○是○妄○口○呶○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階○上○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
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道○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妈
的○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嘆○道○你○們○那○裏○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
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墳○前○的○著○草○諸○葛○祠○前○的○柏
樹○岳○武○穆○墳○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
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小○題○比○就○像○楊○太○真○沈○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王○昭
君○墳○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著○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癡○話○又○可○笑○又○可○嘆
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
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總○然○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面○好○體○面○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極
想○是○我○要○死○的○了○現○世○報○如○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
提○這○事○弄○得○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個○個○留○住○三○個○襲○人○聽○說○心○下○暗○想○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
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還○他○去○再○或○有
瞽○們○當○日○積○攢○下○的○錢○拏○些○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說○得○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
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裏○如○今○白○日○裏○人○多○眼
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拏○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
兒○襲○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各○還○不○會○買○去○不○成○老○手○段○寶○玉○聽○了○他○方○才

不知賴大與吳貴一家有何緣法

是鮑二老婆多姑娘一流人物

不知那一個又得了上門生意也。不是靠著也不是可憐。卻是爬著二字。可憐。我。不忍。觀。作者。何。苦。下。此。種。筆。墨。母。驚。喜。悲。痛。一。時。俱。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這。生。永。訣。矣。不。圖。尚。有。一。面。之。緣。越。是。不。經。此。填。之。人。越。容。易。開。得。氣。息。久。以。是。為。芝。蘭。也。

已居天南地北之勢。尚說晴雯二字真可。

的話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再。不。為。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了。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吃。不。吃。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必。有。了。錢。何。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卻。說。這。晴。雯。當。日。是。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他。貴。兒。那。時。晴。雯。才。得。十。歲。時。常。賴。嬾。嬾。帶。進。來。是。誰。知。卻。買。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嬾。嬾。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味。膽。小。老。實。八。作。料。那。媳。婦。卻。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看。貴。兒。無。能。為。力。是。無。每。日。在。家。打。扮。的。妖。妖。嬾。嬾。兩。隻。眼。水。汪。汪。的。招。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房。中。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目。今。兩。日。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裏。有。心。腸。照。管。吃。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閒。屋。內。爬。著。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才。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著。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才。朦。朧。睡。了。之。必。死。忽。聞。有。人。喚。他。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層。二。喜。層。三。悲。層。四。痛。層。一。把。死。搭。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八。此。字。是。抵。一。接。著。便。嗽。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吃。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著。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裏。晴。雯。道。在。爐。臺。上。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拏。一。個。茶。碗。未。到。手。先。聞。得。油。羶。子。氣。寶。玉。只。得。拏。了。來。先。拏。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無。此。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吃。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裏。比。得。晴。雯。的。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己。

傷也
渴者甘飲
病中
能玉液何處想則
說不盡多少心緒只
有眼淚以酬知己

八早年與二爺領
警幼之敬而晴雪乃
有後悔之語然則誰
是福精神不知作者
如何揣摩出來

日用力拳回日連欺
帶寫出病人無力
光景
即以指甲報君眼淚
又脫貼身紅綾小襖
於此其將何以爲情

晴聖之於寶玉亦可
謂未之見也
如醉如夢如生如死
一醉如夢如生如死
誰古語云得一知已
不亦無晴寶玉已知
姐不負爲晴生知矣

嘗了。一嘗。豈無。余味。鹹澁。不堪。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看看。眼中。泪。直。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爲。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著。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說。的。不。過。捱。一。刻。是。一。刻。捱。一。日。是。一。日。光。景。有。此。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不。甘。心。爲。之。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豈。沒。有。私。情。勾。引。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日。既。擔。了。虛。名。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忍。不。說。到。這。裏。氣。注。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冷。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搭。著。他。的。手。一。隻。手。給。他。輕。輕。的。搥。打。著。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鑽。心。兩。三。句。話。時。晴。雯。才。哭。出。來。寶。玉。拉。著。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著。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攔。在。口。邊。很。命。一。咬。忍。不。住。只。聽。顛。的。一。聲。忍。不。住。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攔。在。他。手。中。又。回。手。硬。撐。著。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著。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裏。禁。得。這。樣。抖。搜。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了。他。這。樣。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身。上。卻。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只。用。外。間。衣。服。掩。了。剛。繫。腰。帶。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裏。扶。得。起。好。容。易。缺。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往。自己。身。下。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了。拖。著。乾。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裏。晴。雯。哭。道。你。去。罷。心。事。已。畢。只。這。裏。骯。髒。你。那。裏。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局。遜。此。多。矣。一。語。未。完。只。見。嫂。他。子。笑。嘻。嘻。掀。起。簾。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裏。來。做。什。麼。不。要。臉。的。東。道。看。著。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大。聲。的。他。服。侍。我。一。場。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七 借了髮抱風天風流 美儂伶新情歸水月

原來聞名已久

機機依得這一件討
饒罷

一個名字當帶笑婉
擊出之
醜態百出不堪卒讀
也有受此荼毒之一
日

用軟不得就用硬吳
家的太情急了

特從旁面再為晴嬰
洗刷一番
虧得此人來否則寶
哥夾死矣

虧此一著寶玉便混
過去然到底混不過
去

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著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裏
 閒來笑道。你不要不叫我喊。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至此說著。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
 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此等有想實寶玉那裏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
 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也斜了眼兒笑道。既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
 們身上用工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羞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咱們慢慢兒的說。外頭
 是老嬾嬾聽見什麼意思。呢。那媳婦那裏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著
 呢。我等什麼兒是。今日纔等著你。令人你要不依我。我就喊起來。叫裏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麼
 樣。你這麼個人。只這麼大膽子兒。我剛才進來了。好一會子在窗下細聽屋內。只你兩個人。我道有些個
 體己話兒。這樣看起來。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那麼傻。說著就要動手。急不
能待
 寶玉急的往外拽。正鬧著。只聽窗外有人問道。救星晴嬰姐姐在這裏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
 跳。連忙放了寶玉。這寶玉已經嚇怔了。聽不出聲音。外邊晴嬰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臊。又氣一
 陣。虛火上攻。早已量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著出來看。不是別人。卻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著一個
 包袱。柳家的擎著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裏頭襲姑娘叫擊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那屋裏
 麼。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柳家的領著五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裏一閃。柳家的
 素知這媳婦子不妥。只打諒是他的私情人。看見晴嬰睡著了。連忙放了。帶著五兒往外走。誰知五兒眼
 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親道。頭裏不是襲人姐姐那裏悄悄兒的找寶二爺呢。柳家的道。阿呀。可
 是忘了。方纔老宋媽說見寶二爺出角門來了。門上還有人等著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媳
 婦兒自己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裏肯到我們這屋裏來。柳家的聽說。便要走。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

嬌字作一句讀
五兒卻也關心從此
晴雯有替身矣

彼此關心

以下接寫寶玉夢晴

雙已死一段

可知寶玉疑襲人者

久矣不然何直說

看晴雯耶

王夫人既看重你何

晴雯之權不進一勸

作此深惡襲人故每

用曲筆且以刺王夫

人之不識好歹也

或是開門一踢時種

下病根

只隔外內床開而晴

雙仍擔個虛名愈覺

難得

已習慣成自然與前

次襲人還家時醒來

便叫襲人一樣光景

然生離猶可慰死別

將奈何

五更時特來永訣洵

是生死與共二爺真

不枉懺了虛名矣可

憐忍而與此終古可

怕那媳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柳嫂你等等我一路兒去柳家的聽了倒嚇了一大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裏來那寶玉也不答一言直飛走那柳五兒道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子細冒冒失失被人搥見倒不好況且才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說著趕忙同他媽來趕寶玉這裏晴雯的嫂子乾瞧著把個妙人走了卻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放下來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看見他母女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裏邊嬾嬾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園門了寶玉忙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內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昵誰見之而較先小時反倒疏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鍼綫並寶玉及諸小了頭出入銀錢衣服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證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何如寶玉夜間膽小醒了便要喚人因晴雯睡臥驚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睡著晴雯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己鋪蓋搬來鋪設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獸是發獸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嘆覆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著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什麼寶玉因要吃茶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卻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乍來你也會睡夢中叫我的已後才改了巴結說著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好生過矣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卻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心襲人笑道這說是那裏話被人聽著什麼意思寶玉那裏肯聽恨不得一時天亮了就遣人去問信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七 俏了襲抱屈天風流 美儂伶斬情歸水月

政出門後打然芳官
等出家一段

偏遇此不湊巧之事
不得打聽寔信

善於揣摩

自是乃父公言

捕前文所未詳

然此數語卻能道出
芳官等心腹來莫云
其拐去也

不能即
時去問及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裏小了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他爺在二房裏等他們呢麪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快兒的去罷我叫蘭哥兒去了裏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著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留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裏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買環賈蘭二人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買母那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著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裏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尼姑來送供尖因會留下水月菴的智通與地藏菴的圓信住下因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人說府上到底是個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王夫人何輕視芳官等

圓信智通齊聲念佛
其心區測佛門中無
往非拐子

收場冰冷

我亦云然

偏要將寶釵襲人擡
高看我其不服

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裏著意。這些小事。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叫他去。若果真心。卽上來當著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憐而忍之耶。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菴的圓信。各自出家去了。各自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敝王夫人處有人參。賈母所藏之參。又不適用。已見消乏氣象。

借周瑞家口中。補出邢夫人墮王善保家多事。受責糝病。以便王夫人遣逐司棋。省卻無數筆墨。姦與盜。俱在迎春房中敗露。可見一味忠厚。不能正率下人。所謂忠厚者。無用之別名也。

迎春之不能約束。老嫗了鬢。其不能持家。受壻折磨。已可預見。是以卽插入邢夫人接迎春家去。被人相看情事。

寫寶釵換參一節。顯出寶釵精細。非比富貴家閨閣中。不諳世務。寫襲人勸解一層。描出襲人涵養。迥異輕浮婦女。全無斟酌。

遣司棋。逐晴雯。是此回正主。其餘四兒芳官等。俱是陪襯。

海棠偶死。不是凶徵。海棠復生。卻非吉兆。與九十四回遙相關照。

晴雯來歷。於此時補出。而姓氏籍貫。仍無著實。伏下回芙蓉誅中句。釋氣。

芳官等出家。是將來惜春紫鵲出家引子。

王夫人持家嚴正。固爲正理。但未免性急偏聽。金釧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殞命。及芳官等之出家。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故一味嚴峻。亦非和氣致祥之道。

大菜山民評曰

迎春發話。將來總有一敗。言之悚然。其渾名二本頭者。豈止形殊樗櫟。直堪用作楷模。

晴雯臨走。絕不作一乞恩詞說。可憐顏色。於生死患難交。足覘風概焉。

晴雯以被攆之後。寶玉猶私行探望。其兩人之百千萬種情緒。此以淚酬。彼以指甲與貼身襖報之。其歸來不告襲人。可見襲人非寶玉之真知己。

襲人件件事均能體貼寶玉。晴雯爲寶玉得意之人。襲人豈有不知。乃晴雯遭讒被攆。襲人袖手旁觀。並不肯在王夫人前。幫晴雯說幾句好話。且晴雯雖因王善保家的而攆。而襲人亦不得辭其咎。或曰。晴雯之攆。實因王夫人盛怒之下而攆。卽聰明如鳳姐。持愛若寶玉。尙不敢撻鋒。更何論於襲人。予曰不然。是特因襲人不肯向王夫人言耳。倘言而不聽。則晴雯之攆。方與襲人無干。而襲人則上可以對寶玉。下亦可以對晴雯。似此方稱兩全。就今而論。晴雯之攆。無與襲人。吾不信也。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時事。

以下接寫王夫人回
明買母及留寶釵往
園為一段
不是比別人分外淘
氣只是不如別人能
獻小殷勤耳如云懶
也卻能補雀毛裘

史太君看晴雯最好
何弗早說不至使他
如是結果
只是他命裏沒造化
過著了你看他不上
欺人之論是可欺也
孰不可欺也
王夫人早受其籠絡
矣
極力保舉王夫人何
偏聽之深也

襲人已得保舉穩是
養一位二奶奶好好將
受用真一點不錯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老學士閒徵妮嬾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詠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裏有個晴雯。那個了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一個罪名。所以我就趕著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罷了。他上謝你送。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裏沒輕沒重。只會混說。一個罪名。女孩兒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一回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穀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母買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每想著如此。況晴雯這了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鍼綫。都不及他。非晴雯知已。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裏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雖有出何句。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必看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沈重。知大體。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沈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裏。也算得一二等的。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著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我悄悄的把他了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裏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已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有明說。籠罩之言。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誤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爲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

自已作事得罪親戚
反疑到兒子上王
夫人反不知自也
鳳姐亦知寶玉何王
一語道破到底鳳姐
辦事較明

雲意已決

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誤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老爺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進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會配來。鳳姐道。還不會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攬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丫頭怎麼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通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嬈。也不喜歡他。我說與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兩三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的。敢是有人得罪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了人。反倒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好好的得罪著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疑之何信。王夫人於寶玉猶也。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卻像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姐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了。頭跟前最有仁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子此去。必為著前夜搜檢了頭原。故靈覺他自然為信不及園裏的人。他又親戚現也有了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然則搜也。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中肯。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一想。使命人去說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情。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這又必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娘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家中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趁便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為是。你為沒要緊的事。又疎遠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得太重了。並

是第一層要出去緣
故是第二層要出去緣

以上二層猶是陪說
至此一層方說出一
層不得不去的道理
來真能打出總算盤
子一合散擺出統
盤棋子著著不空者

寶釵能識其大

著實可免何王夫人
只會於瑣屑處起忙
頭也只

話得會著可思
以下接寫寶玉回來
聽小了頭說時雲為
花神一段

寶玉很算體面

沒爲什麼事要出去。我爲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看眼要瘦子多少。鍼綫活計。並家裏一切動用器尙皿。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著媽媽。去料理。姨娘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誑。再者曰我在園裏。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著。原是爲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裏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裏弄出事來。豈不兩礙客不價。而且我進園裏來睡。原不是什麼大事。面俱到。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裏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們在一處頑笑。作鍼綫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避嫌。況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識體要。所以那園子裏倘有一時照顧不倒的。皆有關係。預防。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也不爲失了大家。的體統。實釵句句精細。我園裏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是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丟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著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厮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縑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著。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拏著。同寶玉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歡喜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柰寶玉一心記著晴雯。正文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至誠。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不許睡。寶玉聽了。便連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了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

即無小了頭之言吾亦謂其必從天界生來若說到家時刻亦有前定則人之生死可鬼差搶錢則死可少待無感乎繩警狗走者以身殉之此言調侃世人不少說得有情有理那不言說得玉側耳受之

芙蓉神已作火中蓮矣五兒送來的一包衣物晴姐一些未曾受用倒遺化了他的哥嫂已引起祭芙蓉一段自抄檢大觀園以來若司棋入畫若晴雯

任去了寶玉須臾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是耶非耶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魄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其微而大該死的人就可少待個工夫我這如今是神仙來召請豈可推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房裏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噓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的你認不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一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這了頭聽了一時謔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了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必告寶玉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我就是專管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頭來看著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房中正值麝月秋紋找來寶玉又自穿戴了只說要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望之處來意為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嘸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刻到外焚化了罷王夫人何留他哥嫂聽了這一句話一面得銀一面催人立刻入殮擡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劉的衣服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為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走來摸了一個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中間其何往了鬢們回說往寶姑娘那裏去了寶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家事一應不覺吃一太驚纔想起前日髻髻聽見寶釵要搬出去只因這兩日工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

平安而已

環哥兒頗有進益

風流怨感四字成文
當日清客作者如親
聆聲款

輓一輓纔是說著。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立成短序。多才
遞與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裏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著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
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卽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所以
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了這新文。所以都要作一首。嬌嬈詞。以志其忠義。衆人聽了。都又笑
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闕事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
閒。寶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弔一首。說先做我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
蘭二人。近日當著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膽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
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尙自出神。賈政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
絕句。寫道是。

嬌嬈將軍林四娘。玉爲肌骨鐵爲腸。捐身自報恒王後。此日青州土尙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源。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
難爲他。又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紛不知愁。將軍意未休。掩帷離繡幕。抱恨出青州。自謂酬王德。誰能復寇仇。好題忠義墓。千古獨
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
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麼。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
不肯讀書的過失。因問寶玉。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道。這個題
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此論甚確。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聽了。都立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

此脫胎於漢皇重色
思傾國句而政老以
為粗鄙何也豈長恨
歌之起句亦粗鄙耶
活畫出幕友聲用

蓬迎公子竟稱寶公
作者形容得衆幕友
神氣活現

綺靡秀媚成句幕府
多才善子談藝

何政老之小觀乃耶

此等帶矮方中人實

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嬌嬾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歌篇行。方合體式。或擬溫八又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咏古詞。半敘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甚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搥你的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恒王好武兼好色。賈政寫了搖頭道。粗鄙。一幕友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識貨。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遂教美女習騎射。穠歌豔武不成歡。列陣挽戈為自得。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敘也。最得體。賈政道。休認加獎譽。且看轉的何如。寶玉念道。眼前不見塵沙起。將軍俏影紅燈裏。衆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讀了一句。俏影紅燈裏。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叱咤時開口。舌香霜子雪劍嬌。難舉衆人聽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座。見其姣而且聞其香。不然何體貼至此。逢迎寶玉笑道。閨閣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姣怯之形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丁香結子芙蓉繖。衆人都道。轉蕭韻更妙。這纔流利飄逸。而且這句子也綺靡秀媚得妙。一味趨奉豈幕友。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嬌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這些堆砌貨來。唐塞。政老之評。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轉至武事呢。再若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卻是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挽轉殺住。想也使得。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殺。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見得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不繫明珠繫寶刀。不測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著再續。寶玉道。使得。我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

在難看日讓已厭聞
矣何至拍案耶
極力造刷

高頭帽子又太多矣

繡鞍一聯譬句

通首有沈鬱頓挫語
是長慶體一派
此段文字寫實政之
貶謫友之褒與前入
園題扁額時對看
作芙蓉誄為一段

可包祭義祭統諸篇
題目便佳

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戰罷
夜闌心力怯。脂痕粉漬污。絞綃買政道。這又是一段了。底下怎麼樣。寶玉道。明年流寇走山東。強吞虎豹
勢如蜂。衆人道。好個用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王率天兵思勦滅。一戰再戰
不成功。腥風吹折隴中麥。日照旌旗虎帳空。青山寂寂水淅淅。正是恒王戰死時。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
黃昏鬼守尸。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
念道。紛紛將士只保身。青州眼見皆灰塵。不期忠義明閨憤。起恒王得意人。衆人都道。鋪敘得委婉。買
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又道。恒王得意數誰行。妮嬭將軍林四娘。號令秦姬驅趙女。穠桃豔
李臨疆場。繡鞍有淚春愁重。鐵甲無聲夜氣涼。勝負自難先預定。誓盟生死報前王。賊勢猖獗不可敵。柳
折花殘血凝碧。馬賤臙脂骨髓香。魂依城廓家鄉隔。星馳時報入京師。誰家兒女不傷悲。天子驚慌愁失
守。此時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我為四娘長嘆息。歌成餘意尙彷徨。念畢。衆人
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放了救的一般。一
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
起小了。鬢說晴。變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著芙蓉。嗟嘆了一回。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
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道。雖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須得
衣冠整齊。奠儀周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汙行潦。荇藻蘋蘩之賤。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
物之貴賤。全在心的誠敬而已。然非自作一篇誄文。這一段悽酸楚。竟無處可以登洩了。因用晴雙素
日所喜之冰。皴皴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雙素喜的四樣吃食。于是黃昏
人靜之時。命那小了頭。捧至芙蓉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卽挂于芙蓉枝上。新奇得。乃泣涕念曰。

談奴誰耶惇婦誰耶
已明明指出矣勿謂
寶玉之夢夢也
以下寫作芙蓉神一

櫛風宋之精

古豔瀾斑
大括之遺

純乎洛神風氣息
露旌羽蓋惚恍迷離
千愁萬恨以抑塞鬱
勃之詞傾寫之

九歌這韻亦綺亦哀
小山招搖之詞體平
後矣
通篇說得入情入理
可泣可歌而詞意復
款款深深嗚咽咽
讀我本局中人何堪卒

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泪血斑斑灑向西風梓澤餘哀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賊
之為災豈神靈之有妬毀誠奴之口討豈從寬割悍婦之心忿猶未釋所以遭譏原故亦
緣雖淺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倦倦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憐蘭蕙死轉
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為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
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得足證據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託權衡可謂至治至
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得昧之靈或陟降於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聽乃歌而招之曰
歌勝於文直調楚響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
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為前導兮衛危虛於傍耶驅豐隆以為庇從兮望舒月
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鸞以征耶聞馥郁而飄然兮綉黼杜以為佩耶爛裙裾之爍爍兮鏤
明月以為飾耶籍戲藝而成壇時兮榮蓮焰以獨蘭膏耶文匏匏以為釅兮灑醪醪以浮柱醕耶
瞻雲氣而凝眸兮彷彿有所覘耶俯波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揖棄予於塵
埃耶情風廉之為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歸歸耶余中心為之慨然兮徒噉噉而何為耶卿偃然而長
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窅窅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又奚化耶余猶桎梏而愁附兮靈格余以嗟
來耶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誰臨于茲余亦莫覩舉烟蘿而為步障列蒼蒲
而森行伍警柳眼以貪眠識蓮心之味苦素女約于桂巖宓妃迎於蘭渚弄玉吹笙寥謫擊鼓徵嵩
嶽之妃啓驪山之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發格爰誠匪蓋
匪驚發輞乎霞地還旋乎元圃既顯微而若逋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斂兮
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怳怳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歎歎悵悵快泣涕洟人語兮寂歷天籟兮

故作疑鬼疑神之筆以收殺之

當鳥驚散而飛魚噉喋以響誌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尙饗詞極哀謔情極纏詞可稱作賦才
 讀當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了頭催至再四方纔回身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驚那小了頭回頭一看卻是個人影後蓉芙花裏走出來文筆超脫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嬰真來顯魂將此人此處一點具見深意嚇得寶玉也忙看時究竟不知是人鬼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補敘王夫人將辦理園內之事。回明賈母極其周匝。寶釵告辭回家。不但聞知搜檢各房。理應避嫌。且為將來說親。出閣地步。

婉嬾詞是芙蓉誅陪襯。而婉嬾將軍是實事實寫芙蓉花神。是虛言虛擬。寶主虛實錯綜變化。

林四娘死得慷慨激烈。晴嬰死得抑鬱氣悶。一則重于秦山。一則輕若鴻毛。迥不相同。而于一回書中並寫有擊鼓催花之妙。

婉嬾嬾將軍有衆客鑽揚誅芙蓉花神。有黛玉竊聽。文法方不單薄。

第七十回至七十八回一大段。應分八小段。七十回為一段。寫詩社之不能再盛。人將雖散之機。七十一二回為一段。敘鳳姐之招怨多病。司棋之私情敗露。七十三四回為一段。敘園中姦盜。有查抄之兆。七十五六回為一段。寫寧府之夜宴鬼歎。榮府之賞月淒清。為將衰之象。七十七回為一段。了結晴嬰芳官等終身。七十八回為一段。寫寶玉癡情。為詩社聯句餘音。

大某山民評曰

大某山民評曰

晴嬰為芙蓉神。不但作者造其誑。讀者辨其誑。寶玉即甚愚。亦何至不知其誑。然天下事何者為真。何者為誑。何者非誑。何者非真。以真者之皆誑。又安知誑者之非真耶。或有笑寶玉受了頭之誑者。

則真誑人也已矣。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時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黛玉真銘心繡口

輕鞭拍合心在個中

此真一時高興語若
眞作黛玉祭文尙成
何文理

話說寶玉才祭完了晴雯，只聽花影中有個人聲，倒嚇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卻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答道：「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兒，推託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裏，倒要細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裏，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卻好，只是紅綃帳裏，未免俗濫些。放著現成的真事，爲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階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窗格，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覺跌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了。」卻有此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卻是在這裏住著，還可以我實不敢當。暗暗相挑說著，又連說不敢當。黛玉笑道：「我的窗，即可爲你的窗，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疏了。古人異姓陌路，尚然肥馬輕裘，敵之無憾，何況階們？」寶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卽黃金白壁，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卻萬萬使不得的。」是寶哥一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誅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棄了這一篇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鬢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慚。』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了鬢，何用此話？況且小姐了鬢，亦不典雅，等得紫鵲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呪他。」黛玉笑道：「是要呪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

此一收愈入魔障矣
然玉已為後來之
亦機動於不自知耶

自慶大姐拾囊後至
此處歷寫府多事
以下漸見衰敗象也

合為一段文字
薛蟠娶親二事以寶

段玉之病為緣索作一

將孫家履歷出力一

孫紹顯籍貫大同忙

乃大異教老因其家

資饒富又將一尖燧

蘭花送到豬鬃中改

幸也倘識為蘭花更
教老擇婿也願門面
而不可探底細今之
好板高親者往往坐
此貽誤
賈母明白人
數倍見識高出乃兄
逐逐如實哥哥要
其孤家了
一跌足感概處卻另
往寶玉耳目之閒漸

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陡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

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

過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了寶玉拍手道何必如他忙我身上也

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面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

起來寶玉忙道這裏風冷嗒們只顧站著涼了可不是頑的快回去罷寶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

見罷說著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了頭跟送回去自己到

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嬖嬖們來分付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那邊去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

賈赦將迎春許與孫家了真糊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是軍官出身乃當日甯榮府中之門生

算來又係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去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

馬嫻熟應酬權變年記未滿三十原是一個好材料且又家資饒富教老貪現在兵部候缺提陞因未曾娶妻賈

赦見是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為東床嬌婿亦會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卻不十分願意但

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況且他父親主張何心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

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強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

裔這就因此倒勸諫過兩次明政老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卻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

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那夫人等回賈母將迎春

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癡癡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了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

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語奇因此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

然蕭颯景象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蓼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

前是女家攀高此是男家攀高
此又是一過尤老嫗家光景不過尤家贊夏家富耳
三來也是前世的冤

論說才原是看親人第一層把柄然不知要緊者尤在乎德做婆的又曾見過門戶又對

寶哥何唐突之至
薛蟠娶金桂從香菱口中述出又是一種結構法
其實可親近之人

七情六慾交迫而起
那得不病

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才○有○這○個○混○號○原○由○如○今○大○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著○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階○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還○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中○想○亦○無○你○連○哥○哥○看○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敘○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不○是○頭○家○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裏○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鋪○裏○老○夥○計○們○一○羣○人○造○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客○情○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裏○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那○裏○不○依○又○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很○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都○是○滿○意○之○滿○心○成○又○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很○我○也○巴○不○得○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了○個○不○懂○真○寶○玉○笑○道○這○有○什○麼○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素○日○階○們○都○是○斯○擡○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然○則○既○知○之○又○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使○悵○然○如○有○所○失○默○默○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會○安○歇○種○種○不○甯○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襲○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已○晚○不○合○因○晴○襲○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卻○不○露○出○只○分○付○衆○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麪○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至

雖是杜撰卻杜撰得好
然則無酒膽而有飯
力者其人又如何乎
此乃新娶通病何獨
怪薛大哥一人自然
一過日高日長自然
從得如醉人五字亦
是奇細思之著實
形容得出

凡人家新娶婦後其
有夫妻爭鬪者做婆
婆然先不好就新婦
道是越釀越醞起媽
來越釀越醞起媽
安慰則受制矣

金姑娘又長起牛截
來既甕中復望蜀地
幸諸葛君指揮
萬驕縱橫而以指揮
談笑定之
鏡遠出已銀為其才
不能揜而才也但願
直說不通才則可待
抱要說不通才則可待
抱要說不通才則可待

有人不留心，誤道了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只此一奇事，便是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這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憐新去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著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都還相平。一個八兩，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下去。一日薛蟠的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幾句話，兒賭氣自行了。金桂便哭得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糲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是個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計，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吃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化錢吃藥，白操心，無一句不入理。一夕話說得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更糲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這就擡舉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嘆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來。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旣漸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自製到此，可以先前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玉寶釵，盜賊公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如善守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閒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奇駁倒要聽他。香菱忙笑道：奶奶若說娘不姑，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學問連階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妨愈不耐煩矣。欲知金桂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於一篇詠詞中。摘出紅綃帳裏四句。再三改易。忽然映到黛玉身上。一是無心。一偏有意。靈活關照。真有宜僚弄丸之妙。

紫菱洲口吟。是上回輓誄餘波。

寶玉替香菱擔憂。是正射後文。香菱盼新人進門。是反跌後文。

薛蟠娶夏金桂。是娶妻不賢。迎春嫁孫紹祖。是嫁夫失所。正宜作一回寫。而金桂之不賢。已敍一二分。迎春之失所。尙未敍及。仍有次序先後。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時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薄角居士校正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謫妬婦方

此種神氣作者不

菱角花開誰見香來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子一扭嘴脣一掀鼻孔裏嚇嚇兩聲冷笑道

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裏可是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

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

桂花倒香的不好忘了引頭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

強詞一一句未完金桂的了頭名喚寶蟾的好東西一個忙指著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於此你怎麼叫

起姑娘的名字來叫了是了該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道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

這有什麼你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安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不服香菱

笑道奶奶說那裏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

起奶奶說的一個字好就用的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

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服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

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

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勝于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香通極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自此後遂

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了頭寶蟾有三分姿

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口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

其劣相形容殆盡
的是詩人口吻然對
牛彈琴此語真是對
香菱自有其香當相
賞於風塵之外所說
者皆一縷清氣俗物
鳥足以知之
寶釵一指乾魘者用
事矣尚是架犬吠豕
罪可貫赦
偏要說不妥就罵不
安那裏與你爭得許
多
金桂慣欲改名但既
改之後人終不知有
嫌娥也改不知有秋
菱也改改矣益
寄人籬下如此可憐
此是設辭前案具在
香菱真會說吾愛其
人吾惜其人
並非實說真不在意
乃不足計較也不
舉止輕浮四字便不
是婦人家好處

偏是此等人偏要撇
活畫出一個狀霸王
從此恨香菱者已深

便有許多尋趁

惟其霸占是以稱霸
王也
寶玉聞之當放聲大
哭
抱衾陪睡無片刻安
逸
迨思徹何嘗甘寤苦
宵推敲不聞回首
樂之分不堪回首
樂到手矣
樂到手矣

鎮壓法於馬道婆用
鳳寫於此處用虛寫
鳳姐親受其害香菱
從旁受害同被妖寬
磨折卻不相同
偏要說是實蟻惡極
明知薛蟠之必保護
偏不說秋菱偏句句

筆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强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
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強姦力逼薛蟠好容易使得上手卻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
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意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茹懷罵道死倡婦你這會子做
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早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蟠已無蹤跡了于是只恨得罵秋
菱欲要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承竟不可得安得不罵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是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脚便說秋菱有
意害他他赤條精光趕著秋菱踢打了兩下成何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何尙有
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寶蟾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
自己安睡真惡佈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骯髒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裏勞動服侍又罵道你沒見世
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頭霸占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
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擡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真墮秋菱無
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著睡我卻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
是者一夜七八次此尋趁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不比拉林史二那薛蟠得了寶蟠如獲珍寶個珍寶
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
隱忍忍他一面設計擺佈秋菱不知何法半月光景忽又糲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運動療治不
效眾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絕奇上面寫著金桂的年庚八字
有五根鍼釘在心窩竝肋肢骨縫等處極毒於是眾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
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眾人金桂道何必冤枉眾人大約是寶蟠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
竝沒多空兒在你房裏何苦賴好人竝不是寶蟾不肯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

逼到秋菱身上去惡
而又惡
此等說法不知作者
如何結構出來真是
誠一樣像一樣

並不是姨媽偏護其
為人著實可信
難道竟要他治死秋
菱不成惡極惡極
轉出此一番言語來
又叫絕真是奇才
再欲矮之無可復矮
矣

髮鬆而已

薛姨媽還有些牽索
又句句刺金桂之心
又句句刺金桂之心

一敲一擊一緩一緊
於逆婦大有口才至
於隔著窗子淘淘語
晉尤為天下所希詬

己不成誰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亦似鳳姐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著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
知道了逼出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肯認依我說竟耕個不知道大家手罷了橫豎治死了我沒
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刀上一面說著一面痛哭起來此是潑
殺長 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怨順手抓起一根門門來必打無秋一逕搶步找著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
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向何人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清白我打起人來
了這了頭服侍這幾年我一點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渾卓白再動粗齒金
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發身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占了
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著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裏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
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刺耳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著了急不由他薛
姨媽聽了金桂句句挾制著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旁觀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
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占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其心這魔魔法究竟不知誰
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床幃的事了因無法我思之只得賭氣喝
薛蟠道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了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占了
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自孤負
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之語說著又命秋菱收拾
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
薛蟠見母親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著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著
一個拉著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拔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刺誰的

悍婦態惡狀於何
寫出忽然想齧骨
頭來真匪夷所思
寫得真樸悍激作者
真異想天開
以上寫薛蟠娶親
後大鬧致此暫結
以下接寶玉病愈出
門接寫起連敘迎春
嫁後事
姪兒爲奇粉粉者衆
矣寶玉特坐井觀天
耳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何寫一句府中近日
暗寫
寶玉出門竟隨老嫗
光景
嫗到底失禮

開口便新巧可愛

以兩顧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前生便出門躲著只此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來鬪

牌擲骰行樂下一斜字想又生平最喜鬻骨頭每日務要殺鷄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

酒吃得耐煩便肆行胡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惟暗地裏

落淚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凡娶擲家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甯榮二府之人上上

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

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爲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

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裏流眼淚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

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

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寶

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嫗

嫗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願這廟裏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天性性懦不敢近顯赫神鬼

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衆嫗嫗和李貴等衛隨寶玉到各處頑

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衆嫗嫗生恐他睡著了忙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

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引廟外現掛著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長在甯

榮二府走動慣熟的與他起了個混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

正歪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笑道來得好王師父你極會說話兒的說一個與我們大家聽聽

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子細肚子裏麪筋作怪說著滿屋裏的都笑了寶玉也笑著起身整衣王

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裏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我

說一樣像一樣

神氣活現

如果有貼妬膏藥則買者擁擠不開矣何待於問

以甘藥治酸病恐木
達士剋是越方子今
之為醫不願人病動
用黃連黃柏等苦劑
真味又不病苦劑
不好死而除妙方
無過此者王一貼說
自說藥假欲以著其
誠也而借誠以濟詐
其詐彌甚

所鎔化的膏藥。從不擊進這屋裏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裏。就擊香薰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底。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濟。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甯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脈。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樣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如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了病源出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著。便貼得好。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著悄悄的說道。我可猜著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猜的也要。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嚇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妬病的方子。沒有。奇病想入非非。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說道。這貼妬的膏藥。倒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略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水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真是。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蜜蜜的。又止咳。嗽又好。吃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麼。那時就見效了。畏堂中客忍之。須臾告四。說著。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他嚼的舌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閒著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有真的跑到這裏來混口才。正說之間。吉時已到。說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備。寶玉方進城。

可知做媒時所之敘
 孫紹祖指迎春為老
 孫聘禮者勉旃無多
 爭聘禮者勉旃無多
 談二姑娘為許多姊妹
 中第一個忠厚老實
 人竟受此惡魔惡劫
 直令人搔首問天
 教老作事真無一處
 不糊塗
 嗚嗚咽咽吾不忍卒
 讀矣
 迎春之母姨娘前文
 並未提及早死今於
 此處補敘

以上結實玉選額並
 一段後還家事為

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啼啼在王夫
 人房中訴委屈。卻不在那裏。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遍。略過兩
 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養出來的。入耳。又說老爺曾收著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中山狼不
 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著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
 準折賣給我的。好不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裏睡去。一至此。當日有老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
 富貴。趕著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著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沒的叫
 看著。趕勢利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眾姊妹無不淚落。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
 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
 聽。一心情願到底。不做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之於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
 沒有娘。幸而過嬌娘這邊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
 意要在那裏安歇。迎春道。乍乍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望著我的這屋子。還得在園裏住
 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得住不得住了呢。俱下。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夫妻們
 鬪牙鬪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著解
 釋。又分付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
 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姊妹了髮等。更如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
 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解。方止住了。過
 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強忍情。作
 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那夫人直不
 要知後事。下回

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香菱改秋菱。秋字遠不如香字。可見夏金桂之不通。且一改秋字。香菱便遭屈棒。亦是秋老菱枯之兆。

王熙鳳之挑唆秋桐。是借劍殺人。夏金桂之甘捨寶蟾。是以新閒舊。一樣行爲。兩樣心思。紙人鎮魔。香菱受屈。爲後文砒霜毒人。金桂自害引子。

婦人諸病可醫。惟妬之一字。不死不休。王道士療妬方。不是胡謔。是作者借此談諧。說透妬病。金桂之潑悍。已寫得淋漓盡致。迎春之受折磨。必當明敍。故卽於此回敍入。

大某山民評曰

此同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省宮闈賈元妃

開闈賈
寶釵吞聲



試文會玉胎艷

探鶯風
賈環
重結怨



史筆
以下即從寶玉感傷
迎春遞入四美的魚
案並隨結馬道婆一

知寶哥能體則女子
者能有幾人
王夫人亦是無可奈
何之言

真是歎公子見識

雖是無可奈何之言
卻無一句不入情入
理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那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慰了一場，卻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息歇了一回，得疏密相問之法，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挨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傍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瞧著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為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為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卻這兩夜只是睡不著，我想階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裏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心沒肺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著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怎麼怎麼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裏倒想了一個主意，階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帳行子的氣。等他來接階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階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什麼瘋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裏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裏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姑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別的。過幾年，大家摸著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亦是意中所。」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的。你快些幹你的去罷。不

到瀟湘館大哭哭得其所矣
莫使人摸不著頭腦
又不說出原故沒頭根
又罵罵真使人無處尋

默得可憐

好光陰彈指過去嬌
驚乳燕一例兒飄泊
可憐那不放聲一哭
寶玉非說也
眼底諸人都不知若
何結局耳悲哉
林妹妹到底是個中
人
亦大有身世之感此
淚非為寶玉還也然
何嘗不為寶玉還者
只怕無益又奈何

要在這裏混說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逼著一肚子悶氣無處可泄走到園中一逕往瀟湘館來剛到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偏要到瀟湘館去哭而豈黛玉正在梳洗纔畢見寶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麼了不由人不問合誰嘔了氣了連問幾聲寶玉低著頭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絕奇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瞧著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別人合你嘔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麼著什麼為麼這麼傷起心來寶玉道我只想著咱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著真真沒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直頭是寶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為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談還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丟了幾個月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默混說我不敢言語這不多幾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麼樣呢故此越想不由人不敢言語這不多幾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裏踢下去了此一嘆也紫鵲剛拏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說道二爺在這裏麼老太太那裏叫呢我估量著二爺就是在這裏虧你估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默話到底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看看去就來說著往外走了襲人悄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為什麼黛玉道他為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為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

傳神之筆

序原來是關亭
凡人到觀無聊之
際輒援此等語自解
而不知愈解乃愈結
也

總寫出觸目傷心之
象而已

先開其聲復猜其人
又是一種寫法
好字作一句讀
看他四語言殺有
層次先說看其上
來上說橫堅上
來說上來了即
魚光景寫得活潑
可見前四言語之
妙作者於此等處
不肯草寫過總
紋綺二人書中敘

了寶玉來到買母那邊。買母卻已經歇晌午。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拏了一本看書。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泡茶伺候。誰知寶玉拏的那本書。卻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拏一本看時。卻是晉文。翻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著腮。只管癡呆的坐著。什麼話頭。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為什麼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呷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來。也只管站在傍邊。以井的看著。他忽見寶玉站起來。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道：悟境矣。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禪意。襲人聽見。又好笑。又不敢問。他人看也。則襲人宜笑矣。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裏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出著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疏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溼一帶。圍著。有幾個小頭躡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著。只聽一個說道：看他遊上來。不遊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卻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著他。橫堅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兩個卻是李綺。邢岫烟的聲音。寶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磚。頭兒往那水裏一擲。碰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麼促狹。嚇了我們。一跳。寶玉笑著。從山石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麼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麼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著。被你嚇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裏。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咱們大家。今兒釣魚。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著。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著。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咱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活現。二哥哥。你再趕走了我的魚。我可依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一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最少於此處故提寫
此回見魚後方的起
只尋常事卻驚得
字字新穎

這回釣起後方見魚
平筆者總不肯使一
插入岫烟一筆妙向
未忘相從打量時耶
此處又從未釣前著
想總不肯使有重複
之筆上詳此簡佈置得宜

甫有一個又被嚇去
非今年之運氣不好
也之學生之運氣不好
真有物我同天之妙
弗莫其言之狀也
其藻相引耶抑以
微風相引耶抑以
魚既不得而釣竿復
好寶哥哥運氣獨不
自園中抄檢以來覺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了寶玉道頭裏原是我嚇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
個楊葉兒吞著鉤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卻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
手捧著放在小磁缸內清水養著三姑娘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
挑起來卻是個空鉤子又垂下去半晌釣絲一動又挑起來還是空鉤子筆亦疏妍細李紋把那鉤子擎上
來一瞧原來往裏釣了李紋笑道怪不得釣不著忙叫素雲把鉤子敲好了換上新蟲子上邊貼好了葦
片兒真細密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沈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鯽兒氣亦好李
紋笑著道寶哥哥釣罷寶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那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卻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寶哥
先釣罷說著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儘著讓了你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
快著釣罷李綺笑著遂接了釣竿兒果然沈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著了一個運氣亦皆好
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才遞與寶玉此岫烟不相關可知與寶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
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那水裏的魚看見人影都躲到別處去了作者又自添兩句注寶玉垂著釣
竿兒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寶玉把竿子一混又嚇走了化靈機
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我非魚又安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
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拽把釣竿往石上
一擡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鉤子也不知往那裏去了此等筆直眾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
樣莽人正說著只見麝月慌慌張張跑來說二爺老太太已醒了叫你快去呢五個人都嚇了一跳探春
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叫寶玉來問還要
叫連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玉發了一回獸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了頭遭了癩了當不至是探春

前因病時光景到此處方補明白或預伏在前或補明在後總不肯一直說盡此等處最是作者所長

與寶玉詞異而意同

無頭無腦敘來令人疑懼若非和尚道人後來寶玉又恁樣有此結局

天下無不混帳之乾嬌其不混帳者也不要人叫乾媽也

道不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說著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著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癩道人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裏。你覺得是怎麼樣。問得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貼著。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擱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面獠牙。擎刀舉棒的惡鬼。踢在炕上。覺著腦袋上加了幾。個腦箍。是已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的時候。又記得堂屋裏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裏來。那。些鬼都跑著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不多了。亦不出此語。說著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兒答道：我也全不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擎什麼。殺什麼。自己原覺很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還記得麼。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是。的卻不記得。說什麼來。著賈母道：這。麼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病來呢。問我亦要。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來我懶得說。該王夫人道：剛纔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帳東西。邪魔怪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拏住。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死。前幾天被人告。發了。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買與斜對過當鋪裏。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鋪裏那得還肯。潘三保更買囑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鋪裏去。那當鋪裏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兒。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

作者真無處不留心

官員家大戶有容此
等入出入不禁忌聽
試聽之
那婆法寫得條件
有據天地間卻有此
等人非也者憑空杜
撰也
只怕不做那怕不礙
況遇鳳姐之機警人
平
前此嫂叔染病為冤
盤所到舉家未曉此
時疑露不致疏漏極
王夫人此等處既極
肯圖全何獨於晴芳
請人寬下毒手乎
福人竟下毒手乎
別有見識
遙將別文第二十五
回事至此歸結

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的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當鋪裏人拾起來。一看裏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九子。很香的。香正吃。異著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這裏的人就把他拏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匣子。裏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光著身子的兩個魔王。架比如何。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鍼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裏。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幾匣子。鬧香炕。背後空屋子裏掛著一盞七星燈。燈下許多草人有頭上戴著腦箍子的。有胸前穿著釘子的。有頂上。怪著鑽子的。櫃子裏無數紙人兒。底下幾篇小帳。上面記著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階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階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處來過幾次。要向趙姨娘討銀子。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鰲鵝。是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總不知什麼原故。如今說起來。卻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裏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麼響呢。忍得下這種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为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是明白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決不好叫他來對證。沒有對證。趙姨娘那裏肯認帳。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沒有對證。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了。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鳳姐趕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了頭兒。傳飯。我合太太都跟著老太太吃。正說著。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找一件什麼東西。說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著。便叫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回去。回至房中。

政老之言是突然何也○彼不濟事之女兒若尤二姐夏金桂其關係亦豈淺者豈可忽之耶

學問人品雖好不能教人弄弄之學王政老延師自有主見此等學生與此等先少政老之言猶說得冠冕耳

可知顛預了事塾師病通

從寶玉感實迎春寫四美釣魚隨結馬道

藥一案為一段

以下接寫寶玉入塾

一段

病二字是從王夫提出來

政老貴寶玉於應試

合賈政說了些閒話把東西找了出來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了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兇橫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說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知不是對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不過迎了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已後好了好說著嗤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道我笑寶玉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房裏來言的都是些孩子話賈政道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寶玉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就忍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想起一件事來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裏也不是事生女兒不濟事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階們執裏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鬼聰明倒是有有的可以唐塞就唐塞過去了膽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是沒的白耽誤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老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顛預了事我想寶玉閒著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很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擱了好幾年如今且在家學裏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門傳進話去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理了衣服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著賈政道你近來做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況且每每的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裏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了頭們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奇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付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

文章用助先為後文
中郵魁埋根若不詳
敘寶玉學制藏一段
則藏試何自而中耶
上書於鋪敘處率無
閒筆漏筆
檣於賴學恃有買母
耳

只得出來四字寫出
寶玉無可如何光景

賈代儒是政老父輩
自當請安

惟靈性去得所以制
舉一道一學即會

今之先生其就誤人
者實在不少

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拏。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裏。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見。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著。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買。母。欲。叫。攔。阻。買。母。得。信。使。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為。你。有。我。呢。買。母。無。非。勸。慰。而。已。寶。玉。沒。法。只。得。回。來。囑。付。了。了。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要。等。著。送。我。到。家。學。裏。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著。醒。了。一。夜。個。晴。姐。偷。在。亦。次。日。一。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了。頭。兒。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拏。著。書。籍。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買。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裏。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著。去。了。寶。玉。聽。了。心。裏。稍。稍。安。頓。連。忙。到。買。政。這。邊。來。恰。好。買。政。著。人。來。叫。寶。玉。便。跟。著。進。去。買。政。不。免。又。囑。付。幾。句。話。無。非。是。這。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拏。著。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買。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安。拉。著。手。問。了。好。子。姪。姪。媳。又。問。老。太。太。近。日。可。安。麼。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買。政。站。著。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買。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因。要。求。託。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僅。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謔。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喚。醒。多。少。頑。壁。喚。醒。多。少。頑。壁。莫。謂。政。老。迂。闊。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為。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代。儒。之。論。較。政。老。稍。圓。買。政。道。正。是。如。此。自。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他。纔。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耽。誤。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買。政。

猴兒上鎖矣
與賈政一樣整口師
也猶父也

工夫原不在多如此
然閒斷便是進境

對景傷懷情所不免

答應著自己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著一張花梨小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放在抽屜裏藏著。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也可也該用功了。相輔而出。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你且說從前念過的書。打頭的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個是。回身也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個。前文又添了幾個。小學生都是些粗俗平常的。忽然想起秦鍾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得知心話兒的。亦還有香櫛玉去了。心上悽然不樂。卻不敢作聲。只有悶著看書。代儒告訴寶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很愚笨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纔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上頭說得寶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聽解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敝寶玉想出主意。要接迎春來家。不回去。描寫猷公子說話入神。

敝寶玉到黛玉處大哭。提起海棠社。及寶釵香菱俱去。再過幾年。園中不知作何光景。不如早死等語。觸起黛玉心事。與前後文遙遙相應。通篇皆血脈貫通。

借釣魚占兆。獨寶玉落空。釣竿折斷。為將來出家預兆。

馬道婆事敗。伏趙姨娘。將來鬼附自責事。

寶玉再入家塾。學做八股。為後來中舉地步。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欲接迎春。懇求王夫人。而舌存無補。知春之不得迎矣。於是放聲大哭。以早死為幸。太史公云。

好色不淫。微斯人其誰與歸。
邢岫烟李紋李綺三人似與寶玉無甚交關。是在蓼溼灘垂釣授竿時驗之。不然則不至若是之淡
漠也。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竟比猴兒脫銷卻還
爽快幾分

一日不相見便作此
等奇突語可以知二
人平日斷不能一刻
相離者
別處呢三字乃以心
探心語

已會其意已感其情
紫鵲笑著亦自有會
心處
寶玉原無意科第故
願棄時文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著，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說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著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此睡。天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寶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趕著出來。好學，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著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可言猛可裏倒嚇了黛玉一跳。紫鵲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麼早就回來了。」寶玉道：「阿呀，了不得。我今日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口而出。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去。」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待動了。只和妹妹坐著說一會話兒罷了。」兩個願與說話之人老爺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日再瞧他們去了。離了不是秋。黛玉道：「兒可是罷？」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我那裏是乏力。只是悶得慌。這會子階們坐著，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鵲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泡一碗。體已茶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裏紫鵲笑著，答應去拏茶葉。叫小了頭兒泡茶。寶玉接著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拏他誣功名混飯吃也罷了。考場上秀才一齊愧死。」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

誦功名混飯吃六字
將今之工時藝而自
翻通人者都一筆抹
倒大聲疾呼竟不顧時
下名流向君發惱

林姑娘平允之論
還是林妹妹說語纔
如此輕輕發落
此人姐姐近來竟如
此高貴卻要秋姐姐
勞步

諧謔入情
偏寫得色色入情耐
人尋味作者真不肯
一筆輕下讀者慎勿
圖騰過去其苦心

襲人一味撒嬌撒癡
自做身分
寶玉亦禁不住矣故
寤叫其安歇些罷
吃晚飯點燈後活畫
出聰睿兒郎意馬心
猿從前不肯努力一
寶二爺當耐煩高頭

寶二爺當耐煩高頭

擊些經書湊搭湊搭也罷了不謂此等人伎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
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裏是闡發聖言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要我學這個我又不散違拗你
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著你們雨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
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林姑娘亦談時文不那時雖不大懂也學得好不可一概抹
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猿聽到這裏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
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寶姐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裏笑了一聲正說著忽聽外面兩個人
說話卻是秋紋和紫鵲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裏接去誰知卻答這裏紫鵲道我們這裏
纔泡了茶索性讓他吃了再去說著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找秋紋未
及答言只見紫鵲道你快吃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隱約秋紋道啞頓好混帳了頭說的大家
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黛玉送到房門口兒紫鵲在台階下站著寶玉出去纔回房裏來卻說寶
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裏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應道二爺裏來了在林姑娘
那邊來道寶玉的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卻沒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分付我們如今老爺發很
叫你念書如有了鬢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著晴雯司棋的例辦崇崇我想服侍你一場賺了這些言
語也沒什麼趣兒如子之言獨不思晴說著便傷起心來都是假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
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有麝月秋紋呢你
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服侍你也是歡喜的是說得好聽恐
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旨裏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卻不很
明白看著小註又看講章出分寸真能寫得鬧得椰子下來了自己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個上頭

講章
今之抱佛脚者大抵
皆然

卻有此種神情蓋耽
心於明日之講書耳
今有明日五更欲也
早入睡者先一夜偏
耽心得母與寶玉同

真呢呢如一對小夫

今人作文最怕學庸
無怪寶玉之難講

越是有情越寫得
十分入情總不肯使
猶人一直筆其精細過不
老大無成上老學究
當自憐憫何處夫犯
忌干諱

竟沒頭腦便坐著呆呆的默想慚愧否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裏只管胡亂答
應。麝月襲人纔服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
醒著呢麼。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這樣想。只是睡不著。你來給我揭去一層
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寶玉道我心裏煩躁的很。自把被窩褪下來。光景襲人忙爬起來按住把
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何細心體貼乃爾。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
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噪鬧。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糞病逃學。
此層亦
要慮到不然怎麼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裏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著你睡罷。
靠著便和寶玉搥子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著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
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裏來了。代儒已經變著臉說。先生。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
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埋怨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說話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
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玉過來一看。卻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
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
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裏。擡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笑了笑。一笑道。你只管說
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
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清楚。後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著代儒畫代儒道也還
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之是可怕的那裏料得定他後來的
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發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
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裏

這代儒一語議論著實做得先生來並不迂闊之談

好與從可處說起但慮講不透澈耳冬烘先生呵為胡說是不知弟莫若師不肯抹殺色字一邊是寶玉天性

使我為代儒必將進取之曰色是那樣的約必有一段奇談論出來

真得循循善誘之法今之教初學者恐無如此好先生

以上結寶玉入塾後一段文字以下從襲人引起細寫黛玉後病重一此等傷感處誠或有為之不如是亦不成其如人矣

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蹟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設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遜世不見知的豈不是做不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鍼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裏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講得寶玉道懂得得了代儒道還有

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之語寶玉覺得這一章卻有些刺心然果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胡說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捷了當寶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知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心那裏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道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為什麼正犯著這兩件病發對藥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會告訴我其實你的毛病我卻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回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好生記著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著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拏著鍼綫要繡個檳榔包兒想著如今寶玉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鬼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也此一牛自己為人卻還拏得住只怕姐姐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後身襲人誠不慮及此素來看著賈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已在王夫人前說過矣那黛玉就是個

製之忌，非一日矣。○多心人三字，其才極有分寸。○所以探之者，欲自定平日之胸中計較也。○人真險心人。○即從秋紋戲謔之言，閉閉引入。

是對鏡取影法。○金桂之辭，無恥與鳳姐相隔天壤。○連類言者，緣吃醋同偏。○先是黛玉說起。

東風西風，二語際然。○寓不兩立之勢，那不使人化姑娘寒心。○襲人之對，妙在含糊。○黛玉之意，妙在含糊。○只此已足，再說下去，便無味。○妙子之來，剪斷得最妙。○糊糊得妙。

亦是機。○糊糊認著。○真妙無一語不傳神。

多心人危矣。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拏著鐵，不知戳到那裏去了。傳神。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裏看書，見是襲人，缺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好了。探探。黛玉道：「那裏能殺，不過略硬朗些。你在家裏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著，紫鵲拏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著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裏說我們什麼，來著紫鵲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著這位太歲奶奶，難為他怎麼過。把手伸著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巴結心不自在，借金桂說來，深為惡。而深加貶詞。正。黛玉接著道：『他也殺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裏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林妹原不，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二句矣。此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裏先怯了。那裏倒敢去欺侮人呢？說著，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裏問道：『這裏是林姑娘的屋子麼？那位姐姐在這裏呢？』聽他開口便知此婆。雪雁出來一看，模模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裏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丁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覷著眼，瞧黛玉面生，婆子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笑著，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房裏的花姑娘麼？』偏房襲人笑道：『媽媽怎麼認得我認得他？』不。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裏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用婆子。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掖著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模糊糊記得。果然。說著，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

此處子不知就裏只曉得問其所聞而言其所言這也難怪他安知此語正打入心坎也

可見事外人自是公道之論但不堪令局內聞之添上胸中之鬱兀耳

寫得真妙黛玉願左右而言他

出神子亦因笑著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裏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心腸姑娘還有兩瓶荔枝叫給寶二爺送去說著顛顛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

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麼人經受的起此等言語竟非黛玉所料

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得吃拏了擱去罷感矣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擡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開老婆子的一番混話了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以下文章玲瓏剔透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裏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在此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別處定了婚姻怎能般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有可望不如此時尚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好像轆轤一般嘆了一回氣吊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了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已委身於無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卻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了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了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一與寶玉是說著又見鳳姐兒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糝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

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絃所以著人到這裏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

攪出來
又是續絃又是繼母
句句刺耳

恍惚之至
前說太太舅母不
見半點意思只好
太如此矣落來故
大發落來故又恍
惚在買母跟前日
所恩夜有所夢其
點然太太又沒半
點意思奈何奈何
想疑釁者耶
急中用了四字是
斷無挽回了

可知其緊緊抱住買
母之腰並非此又
抱也
此數語不得以驚玉
驚玉實也太太於
此緊要一著真不
得大錯真對不住
女兒
買母更無別言
將來不白到盡不
母此未者凡平目
失玉夫人之所以
好字一頓實玉二
方得一頓下一氣
下

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躡二哥哥送去。說得似乎其
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裏做官的樣子。幻境心上急著硬說道沒有事都是鳳姐
向王夫人使個眼色。他還不信呢。咱們走罷。黛玉含著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
冷笑而去。迷離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硬硬咽咽恍惚又是和買母在
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著買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救我。
去。的關竟成惡識。況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願跟著老太太。
著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說苦到無。老太太
奮其急更甚。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裏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
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此
願自己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作主。何至於此。到十二
大不。黛玉抱著買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
住。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
無可復說。我撞在懷裏痛哭。聽見買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
求之語說著。撞在懷裏痛哭。聽見買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
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盡。只此一著。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
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麼
他還有法兒。便不能無此。幻想。便見寶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偏
急殺姑娘。黛玉聽了這一句活。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
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咱們各自幹
自己的。了此歸根。知道。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一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滿湘灘魂驚惡夢

偏不肯認無情無義
 其下實不是無情無義
 以時有可圖一句
 幻出主意不可死主
 活早已折定
 若今日之夢乎
 真心真意和盤托出
 海枯石爛永無變更
 如此淋瀝痛快入人
 心坎萬年後依然不改
 此心三春無夢亦虛
 生若瀟湘妃子之夢
 斷不願作也
 拚命二字真是有生
 以來第一哭只有不知
 都是之淚又還多少
 寶玉不死便又爾麼
 樣實玉不死便又爾麼
 夢中哭醒了復哭除
 了哭更無別法矣
 此情此景便傷心人
 誠何堪

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著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不是一放了又拉只是拉得緊
 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裏住著你原是許了我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固已久矣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
 想這痛到死為止你到這兒去不去卻字對然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我的
 主意的了說就擎著一把小尖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著
 你的道不知就擎著一把小尖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著
 寶玉的心窩裏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哥所殺可也寶玉道不怕我擊我的心給
 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之情急到不願得矣寶玉道
 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使林妹妹活了心反說著眼睛往上一翻紫襲就倒可黛玉拚命放聲大
 哭只聽見紫鵲叫道姑娘姑娘怎麼魔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翻身卻原來是一場惡夢
 夢醒之非夢安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溼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病深矣想了一回父
 親死得久了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硬撐起來把外罩
 樣呢書大轉關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咿呼聲兒卻是紫鵲已在那裏睡著氣息出入之聲何堪自己
 大襖脫了叫紫鵲蓋好了被窩又踢下去翻來覆去那裏睡著只聽得外面淅淅颼颼又像風聲又像
 雨聲耳根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咿呼聲兒卻是紫鵲已在那裏睡著只聽得外面淅淅颼颼又像
 勉強爬起來園著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裏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踢下正要朦朧睡
 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聲音兒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著屋子漸漸的透進清
 光來曉色然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鵲都咳嗽醒了紫鵲道姑娘你還沒睡著
 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著了風了這會兒窗戶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神別儘著想

紫鵲固知之者

紫鵲殊欠檢點然此時又何暇檢點也

真好侍兒可與死生同患矣

此等光景倘使他人寫之恐連篇不能抵其妙

昨日夢中大驚不然不料好姑娘一至於此

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著。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鵲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著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著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鵲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局外黛玉道：既這樣，你就睡。痰盒兒換了罷。紫鵲答應著，忙出來換了一睡痰盒兒。將手裏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灑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房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血星，嚇了紫鵲一跳，不覺失聲道：阿呀！這還了得！黛玉裏面接著問是什麼。紫鵲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裏一滑，幾乎失了痰盒子。然已瞞住了。黛玉道：不是盒子裏的痰，有了什麼。紫鵲道：沒有什麼。說著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出來。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鵲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鵲說話聲音帶著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鵲進來罷。外頭看涼着憐惜，紫鵲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裏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寫得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精神看紫鵲推門進來時，尙擎手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麼哭。而不知也。紫鵲勉強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裏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得時候，更早些。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著。紫鵲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己開解著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畱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這裏老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此言偏要說。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鵲連忙端了痰盒，雪雁搥著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鵲雪雁臉都嚇黃了。兩個在旁邊守著。黛玉便昏昏闕下。紫鵲看著不好，連忙努嘴兒，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了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裏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麼

偏要他告訴老太太
去吾爲黛玉一哭
病中人往往耳根分
外靈警真寫得出

默然不言四字包著
無限深情

二人眼中所見只得
如此云云

黛玉心病想惜春已
窺破矣特不好說耳
○天下那裏有真四
姑娘真見道之言可
以懲過雪煩即爲救
世吃劑
病猶未痊雙雙
俱至回思妖夢記憶
宛然嗟乎茫茫宇宙
知我其誰

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雁道。我這裏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著。只聽紫鵲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著被。踢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裏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踢踢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裏坐坐罷。寶二爺沒有你們那邊去。關心地二人答道。沒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上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工課。那裏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夢猶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疏。那個太密。大家又議著題詩。著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著。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夜裏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麼著。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裏。卻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於情春見識高。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裏有多少真的呢。見道。探春道。既這麼著。咱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咱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惜春道。於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了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裏雖是如此。臉

從此頓悟尙可立地
成佛惜乎迷境日深

直爽固好然此等處
亦壞事不少

然悔而不悟終要到
至死方休

上卻礙不過去。只得勉強今紫鵲扶起。口中讓坐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很。紫鵲在黛玉身後暗暗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擎起來。不看則已。看了嚇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沈沈。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春探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逼是雲了頭不拘什麼。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惱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記著。探春又囑付紫鵲。好生畱神服侍姑娘。紫鵲答應著。探春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喊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厭薄入股。卻有意思。博取功名。不得不借作梯階。作者借寶黛兩人口中。俱爲道破。代儒講書。真是對證下藥。善於教子弟者。

寶玉是夜發熱。先爲心痛引子。如此小事。亦有先伏後應。文章細而且活。

寫黛玉夢境。恍恍惚惚。迷迷離離。的是夢中境界。真傳神入妙之筆。

以寶玉剖心跌倒。爲哭醒出夢。尤爲妙絕。而寶玉是夜心痛。又與夢暗合。夢與神通。神與夢合。是耶

非耶。真疑鬼疑神之筆。

黛玉之天亡於斯已決。

惜春畫大觀園圖久不提。故用閒筆略描。又於探春湘雲口中。評論多少疏密。以見圖稿尙未定局。

惜春說黛玉總是不破。天下事那裏有多少真的。已是出家人口氣。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獨耳刺心
老太太亦不疼只怕
應著夢中言語
耶又在惡夢初驚後
自茲以往隨地皆死
根矣

近日園中規矩之壞
已於此等事可知

至此病又一深

罵別人猶可偏是罵
外孫女兒
同病相憐彌增切恨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三
說話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喊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裏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裏住不得了一手指著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往在大觀園中雖靠著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著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著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爺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裏委曲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子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响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著之筆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擎著榜棍趕著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了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裏你作什麼事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了頭扭著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裏瞧著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裏是你罵人的地方兒麼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著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來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裏敢在這裏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裏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是幾個說著一扭身去了醜態那了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著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鵲一手抱著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剛纔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著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之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

何者是喜歡事恐越
想喜歡越要傷
心○結社做詩恐成
再世事矣

湘探慰問閣閣惻惻
出於誠心答以喜歡
無日聞之酸辛欲絕

病中靜境的有此種
光景虧他想得出又
寫得同而不同
時又是與前番夢醒
風吹鳥語諸聲繞
衾枕處語人臥床景
況迥非觀歷此者不
能逃非觀歷此者不
筆入轅

自是開心

鬼鬼崇崇真是多心

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服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兒事想想。能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的。只怕一天一天。大家低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著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裏趕得上這日子。欲絕只怕不能穀了。吾不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裏就想到這裏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鵲告訴我的東西。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裏。只說我請安。身上略有黛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著罷。說著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裏紫鵲扶著黛玉。踢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著傍邊。看著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著眼。踢了半晌。那裏睡得著。覺得園裏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錫在床上。偏聽得風聲。蟲鳴。聲鳥語。人走的脚步。響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沒興。一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鵲。紫鵲隔著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呷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攔在脣邊。試了一試。一手攙著黛玉。肩背一手端著湯。送到脣邊。黛玉微微睜眼。呷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呷。紫鵲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說道。誰來。紫鵲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林小姐。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著。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著。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嚇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嚇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著。只見紫鵲從裏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著了麼。紫鵲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著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嚇了個半死。兒什麼。紫鵲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

胡說白道四字中想
人有所諱
千里之外應之此理
自在個中
寫病境真能入細
上面幾個輕輕惜惜
字面而姑偏能聽
偏得楚知上文云
句聽得妙的是病
中靜境愈加靈觸光
景
姑娘之心碎矣
自知人因我心人亦
自旁人病又恐人知
諱言人病又恐人知
我有病而增乃其
莫言我病方寸之靈
安能容此許多層折

買母偏要將二人拉
攙他又不肯真拉
攙細二字似買母亦
覺察其意

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裏一疊連聲的喊起心疼來嘴裏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
是的中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嚇人不嚇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
說著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鵲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
呢紫鵲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那邊人說著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鵲扶起一手指著床邊
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著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踢著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
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疼心起來明白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壓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
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心相示剖因趁勢問道既是壓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
麼要問亦襲人道也沒說什麼諱言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
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踢踢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
鵲扶著歪下襲人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
沒什麼大病寶玉纔放心了此原是一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買母隨邊來探春因囑付湘雲
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等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被他嚇的
忘了神了說著已到買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買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主兒
多病多災的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衆人也不敢答言
買母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裏去鴛鴦答應著出來告
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己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著買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
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飯食不調著了點風邪兒沒大要緊疏散疏散就好了這裏王夫人鳳姐等
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買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來了紫鵲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

只此便見得是好大
失不似胡君榮之打
句逃走者

實有把握之言

設有道理並非紙上
空談

議論明通足使俗醫
咋舌
借史事作法脚此醫
之學問可知

窩放下帳子。雪雁趕著收拾房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著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著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攔在迎丰上。紫鵲又把鑷子連袖子輕輕的褪上。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診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裏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致致中肯。一語便說著。紫鵲也出來。站在裏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過幾次。即日閒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寔因肝陽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裏作怪。不知是否。紫鵲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大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厮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大夫醫吃了茶。因提筆先寫道。

六脈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脈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其陋。俟高明裁服。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擎來看時。問道。血勢上沖。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宜少陽甲膽之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著。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著。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著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什

又從旁面補寫幾句

別樣猶可恐利息少
了許多

從周瑞口中掙入此
一節其於賈府盛衰
大有關係
周瑞子述外頭誇詬
凡淺眼孔人造言生
事海市蜃樓鑿鑿有
據往往如此
其羨慕賈府聲勢的
約有此番議論
世情眼孔

麼大病言外之意可思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著上車而去這裏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著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為講憐碎至此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流眼淚可憐回來紫鵲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想見依人之苦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說頭道竟這麼著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個差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利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纔不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裏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何事不知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下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帳話說著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諛著咱們府裏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裏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用的家貨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著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的東西分的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裏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裏還願化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了又有人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裏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裏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裏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吃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不服侍的人呢單管穿羅罩紗

月亮豈可奪下來甚
曾其無欲不遂也

此事猶諺言恐其造
謠言者不止於此周
瑞家的只好告訴
耳已兆抄沒之機矣

以上結黑玉夢後病
恍一段文字
病入宮請安事
元妃之事久未敘及
此回特點綴之以見
正在熱鬧時也

吃的戴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拏下來給他頑
還有歌兒呢說是甯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裏猛然咽住原來那時
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其言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裏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
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
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裏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拾著還
了他外頭就造出這些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心中何嘗倒
是可怕的真可怕真可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
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只是滿城裏茶坊酒舖兒以及各衙門兒都是
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裏握的住眾人的嘴鳳姐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
道你先拏去交給紫鵲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的
個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著自去不提且說買
璉去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厮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買璉急忙過來見了買赦買赦道方纔
風聞宮裏頭傳了一個大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裏有什
麼信兒沒有買璉道沒有買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大醫院裏打聽打
聽纔是買璉答應了一面分付人往大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買政買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裏
來的風聲買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買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裏頭打聽打聽買璉道我已經打發
人往大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著一面退出來去找買珍只見買珍迎面來了買璉忙告計買珍買珍道
我正為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于是兩個人同著來見買政買政道如係元妃小不得終

此省親時所限時刻
何如

一路銜去備制秩然

如在北京應作外四
擊問

有信的說著。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聽的尙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道。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著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裏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規了四人。進裏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站著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政賈赦送出門。回來先稟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呢。衆人也不敢答應。賈母想了想。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必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應答出來。除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分付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裏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閒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開屋子了頭們。將燈父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著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眾人衛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著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們口歇下。等著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著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扶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著小內監前行。買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著令衆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著。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挨次立定。轎子擡至宮門。

天倫至性

一語已抵千百更無他說可繼

以上結入宮請安一段
以下接敘金桂事自第八十回接下
誰叫你造次真是聳
了石頭壓自己的脚
大哥哥方借他作下
物奶奶卻借他作醒
酒湯

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著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壁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著小了頭。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道。託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著。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為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各。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著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託著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送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裏。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著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著轎子出來。賈赦接著。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下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踢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好牌因問著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裏去。你自然是知道了。寶蟾道。我那裏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開口便是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著。謂寶釵耶我

明明是尋趁
此婢較之尤二姐姐
多矣

薛家子大沒經緯幸
此時姑娘阻之
寶釵真有涵養到底
請幾句書者

只論大裡並不埋怨
他一句也算不是個好
金桂不能如鳳姐者
鳳姐倚能與老祖宗
歡喜金桂則井不能
使婆媳快樂也
真是目無尊長

把事情說開再問我
則管是婆婆愉色恰
不亦艱苦矣
厚寡難守之言其頗
厚於十重鐵甲

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蟲○子○你○還○是○我○的○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兒○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為○
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礙○著○你○們○的○道○兒○什○麼○寶○
蟾○聽○了○這○話○那○裏○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瞞○著○金○桂○道○生○妙○手○奶○奶○這○些○閒○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
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動○之○何○苦○來○擊○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難○聽○不○見○
沒○事○人○一○大○堆○了○說○著○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
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那○裏○理○會○他○半○點○兒○敵○手○豈○知○薛○姨○媽○
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噪○鬧○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
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己○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著○他○們○鬧○
去○罷○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裏○還○了○得○將○然○則○又○說○著○自○己○扶○了○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
只○得○也○跟○著○過○去○極○是○又○囑○付○香○菱○道○你○在○這○裏○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裏○頭○正○還○哭○鬧○不○止○薛○姨○
媽○道○你○們○是○怎○麼○著○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人○家○兒○麼○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
笑○話○了○麼○金○桂○屋○裏○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裏○掃○帚○顛○倒○豎○也○沒○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
妻○沒○有○妾○是○個○混○帳○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裏○沒○見○過○這○樣○規○矩○寔○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寶○釵○
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蟾○兩○字○也○況○有○什○麼○如○今○
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為○咱○們○操○心○勢○上○薛○那○姨○媽○道○是○啊○先○
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姑○好○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
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侮○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
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裏○挑○檢○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裏○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

不成樣子

虎說到如此不堪實
姑娘其奈彼何

婆婆大鬧矣我爲其
可憐
屬耐性受得住

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之。至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撿你。又是誰欺侮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著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裏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擊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撇撇薛姨媽聽了那裏。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卻句句嘔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勒死我。倒也是鬆希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階們既到這裏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因分付寶釵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裏。只見賈母身邊的了頭。同著香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裏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了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著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裏。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裏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碗小。搯著搯著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著。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付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很。說著。便向炕上踢下。嚇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寫黛玉病中所見所聞。無不觸心刺耳。真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境況。

王大夫藥案。黛玉已是不起之證。臨行向賈璉說。寶二爺倒沒有什麼大病。意在言外。

外人說甯榮二府。富豪氣象。實在謠言可怕。王鳳姐亦頗有見識。惜其貪利忘害。不能思患預防。遂至合著謠言。算來總是一場空之末句。可見富貴人。均須于極盛時。子細留心。爲持盈保泰之道者。借此警人。莫作閒話看。

以黛玉患病。引出元妃有恙。

寫全桂撒潑。越顯出寶釵涵養。有枯枝生幹。雙管齊下之妙。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與上回接寫一時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鶯風買環重結怨

以上結薛家喚鬧事
以下寫寶玉試文字
提親一節

卻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嘔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略略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裏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著。諒他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兒。過兩日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著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他清楚。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舉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買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著退出。自去了。這裏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裏。卻著寔掛記著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不大肯念書。孤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象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麼。小孫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切。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

妙語解頤

論脾氣性情此勝於
被論模樣則彼勝於
此何去何從必有取
其要而去其次者而
彼乃死矣

道染生姿不過使文
字有波瀾耳若平直
敲去便覺無味

兒周○正○的○就○好○。買○政○道○。老○太○太○分○付○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才○好○。不○然○不○稔○不○秀○的○。反○們○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買○母○聽○了○這○話○心○裏○卻○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著○你○們○作○父○母○的○。那○裏○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著○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耽○誤○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寔○在○。未○必○一○定○是○那○裏○沒○出○息○的○。必○致○遭○踢○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我○偏○心○。我○看○著○橫○豎○比○環○兒○略○好○些○。不○知○們○你○看○著○怎○麼○樣○。卻○不○是○。幾○句○話○。說○得○買○政○心○中○甚○寔○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妙
一○句○話○。把○買○母○也○嘔○笑○了○。衆○人○也○都○陪○著○笑○了○。買○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居○著○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裏○。回○頭○瞧○著○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著○小○了○頭○兒○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候○下○了○。買○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著○回○明○了○。買○母○道○。那○麼○著○。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著○我○吃○罷○。買○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著○。伺○候○擺○上○飯○來○。買○母○又○催○了○一○遍○。才○都○退○出○各○散○。卻○說○刑○夫○人○自○去○了○。買○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買○政○因○提○起○買○母○方○才○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寔○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才○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踢○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買○政○因○著○個○屋○裏○的○了○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分○付○了○。令○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罷○。

說哥一生只就怕一個老子如再不怕驚玉無教矣

初作破承題便題若舊課二字寶玉亦未免從俗

涉及時藝流俗所尚不得不備一格爰作破承聊以塞責

切中情弊之言

上文先看原本此處先看改本文法不同

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著。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待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寶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慍。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麼。還是在學房裏呢。寶玉道。在學房裏。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找書桌子抽屜裏。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著窗課兩字的就是。快拏來。一會兒焙茗拏來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著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卻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五十六七十七。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為自信于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悅樂矣。方觀著眼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慍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才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四 試文字寶玉始提規 探驚風寶環重結怨

又是一種寫法。這不費重復一筆。

此時寶哥之心已外聽矣。總政老一番議論的。是制藝中老作手可不負學政一使矣。

寶玉答應著。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慳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篇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著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裏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講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前幾日已講完了。如今纔講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題倒沒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爲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之處。但初試筆者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前題還出個惟士爲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只做到個破題也。使得試寶玉只得答應著。低了頭。搜索枯腸。賈政背著手。也在門口站著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厮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垂手站住。賈政側身便問道。作什麼。小厮回著。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有說。那小厮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乍著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虧也賈政聽了。點著頭道。也還使得。已作後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道的。賈政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拏著漫漫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氣孩子急得焙茗在後頭趕者。叫看跌倒了老爺來了。寶玉那裏聽得見。有心已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了頭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裏呢。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才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

太太們吃齋想此風已久矣不知是吃三官齋還是吃觀音齋

卻能道出心病來

與王夫人向寶玉說迎春一樣話頭而誰知皆有不然者我爲病者擔憂若上有太婆亦必痛此孫媳婦也

怎麼這早晚才散學。寶玉悉把買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了一遍。買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衆人道。寶姐姐在那裏坐著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裏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說著話兒。已擺上飯來了。自然是薛姨媽買母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買母忙笑道。說寶玉跟著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著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買母道。既這麼著。鳳了頭就過來跟著我。你太太才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道。你跟著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姐鳳告了坐了。頭安了杯箸。鳳姐執壺。斟了一巡。才歸坐。大家吃著酒。買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了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說不出。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的要淘氣。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著噪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買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寔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好說不得。他那裏是爲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爲是寶了頭起的。他才有心要改買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在苦。未會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兒專和寶了頭嘔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裏正鬧呢。母連位忙接著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著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了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張幾倍呢。前日那小了頭兒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嘆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了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裏挑一的。不是我說句

因上文寶玉提親即
 來寫寶釵已伏後文
 之事
 賈母讚寶釵時寶玉
 狀狀的聽魂已怕恍
 亦無備
 亦知人以類聚乎
 賈看客人決無如此
 體面或較鬧事者差
 勝耳寶玉亦逢著姦
 人說姦話之意
 以上結寶玉提親一
 事為過脈作一段
 以下接寫巧姐有病
 環兒鬧藥仍來寫寶
 玉說親事

若是貓兒狗兒倒可
 以不必爾神
 叙二人相比老太
 太生焉
 太性則同賭寬厚
 賈母意中故後來受
 閒之易此等處真能
 於無意中伏綫

冒失話。若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裏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寶玉頭裏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默默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吃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裏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裏。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體面的。那裏就鬧出事來。一回事。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不用操心了。說話閒。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裏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才平兒打發小了頭兒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著些過來才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來。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了頭們大驚小怪。屋裏的貓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卻環兒。儘著孩子脾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了頭。回房去了。這裏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了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結寔了。要賭這靈性兒也。合寶了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裏頭卻不濟他。寶姐姐有耽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著罷。我也要到家裏去看看。只剩下寶了頭和香菱了。打那麼同著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姨媽便告辭。同著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裏去了。卻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裏也都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才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善下碁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得些罷了。學問兩個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

王家調詹光諸人鑿
錫嘉名已信為幫開
純盜虛聲
為寶玉提親若竟
家中諸名媛無乃捷
疾無味
插入張小姐一段文
有波瀾

文章闢陣

孫親家太太不知那
一門親戚想是孫紹
祖之母迎春之婆
只怕又是一個夏金
桂影子
遭卻就難

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又陪笑道。也是晚生相與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言工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眾。才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瞧著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成就。賈政道。寶玉說親。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卻也知道。況合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本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才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麼。王夫人道。看著是搐風的來頭。祇還沒搐出來呢。文牛黃引以下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卻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卻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託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兒。見不得大陣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壻過門。費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到這裏。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服侍他還不敷。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

前是小兒擋風證

嗚呼鳳姐之說行而
林姑娘死矣

此時賈母已將外孫
女兒丟在腦後可不
是背晦麼

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看姐兒怎麼樣。頭裏平兒來回我說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裏擔得住。賈母道。卻也不止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分付你們吃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擋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麼着還不請人趕着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着用桃紅綾子小棉被兒裹着。臉皮發青。眉梢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閒坐下。正說閒。只見一個小了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麼不走動了。邢夫人因又說論起那張家的行事。也難合嚼。們作親。太齷齪沒的玷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說。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着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裏。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娘在這裏。你怎麼倒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裏。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得。賈母笑了。邢王二夫人都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着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閒。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

可見真牛黃之難得
都是貴重藥味又是
親手檢點寫得慎重
之至

牛黃自在你的肚中
作者真能想入非非
奇峰陡起隨地生波
算計默默

了頭還講一句明白
話

乏。那大夫回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裏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閒。衆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著賈母等去了。這裏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咯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擎著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著。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攪在裏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其來。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心謝謝鳳姐兒。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著。那賈環口裏答應。只管各處瞧瞧。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裏聽得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裏鬧了。姐兒才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擎那罐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罐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氣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個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傷害我。此言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著。只見了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想著了氣。極平兒急忙在那裏配藥。再熬。那了頭摸不著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爲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罐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準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人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那不知是氣。賈環在外間屋子裏躲著。被了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你爲什麼弄

潑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呪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蟲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裏。趙姨娘正說著。只聽賈環在外閒屋子裏。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詩詞聯對燈謎。俱已做過。惟入股未曾講究。若不一試。將來中舉便無根腳。故于再入家塾後。專寫制藝一層。

試過文藝後。即接寫說親一事。引起寶釵金鎖。賈母求親。是寶玉釵黛三人。結果之因。以張家親事。襯出寶釵。文情曲折舒徐。

寶釵親事。於巧姐病中說起。是以成親。亦在寶玉病中。作者暗以伏筆作讖兆。賈環因巧姐而結怨。爲將來申賣之根由。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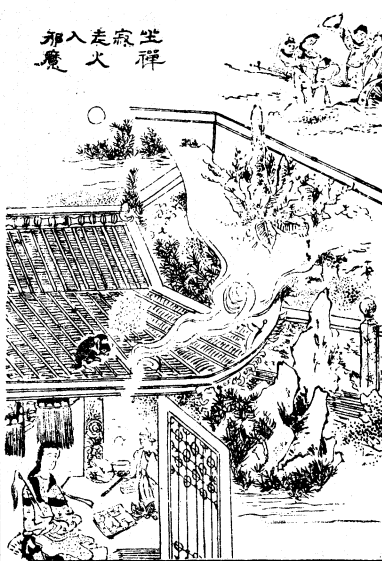
金石姻緣。此回作合。是一書之大結。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感秋涼
撫瑟
悲往事



坐禪
寂火
入魔



擄庭歡寶玉孤兒



正家浴室賈珍親懣

環兒無法無天到此地位真一個壞東西寫此一段爲後文環兒串實巧姐伏線

以上精巧姐病中事爲一小段以下接王府拜壽文妙以瑣事夾寫之便使文局不平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存周報陸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裏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閒屋裏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罐子，潑了一點子藥，那了頭兒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我也罵我，我心壞把我往死裏遭蹋等著我明兒還要那小了頭兒的命呢？看你們怎麼著？只叫他們隄防著就是了。」那趙姨娘赶忙從裏閒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說，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噪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著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分付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了。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賈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著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裏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裏摺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趕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著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裏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裏門上小太監都迎著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著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說：『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望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好，寶玉躬著身打著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到是大家說說話兒罷。』說著。」

規矩次序井井不紊
的是王府禮派
補敘前文放學政時
事為後文陞官伏筆

寫出王爺款段

真另眼以優禮待之

忽又有一塊假玉為
後文假真真伏根

幾個老公打起廉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卻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著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分府太監等讓在衆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卻單留寶玉在這裏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叩頭謝了恩。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階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啓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著。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著呈上謝宴并請午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眼。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裏。派人陪著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欠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寶玉。禮相待。寶玉接過來。捧著。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著賈赦等回家了。賈赦便自回院裏去。這裏賈政帶著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裏遇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陛見保舉等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嗒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閑話兒。賈母便叫歇著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說著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了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說老爺回話說著。遞上個紅單帖來。寫著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了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裏都噪鬧是。」

口吻逼真言要我坐著你只管搗花兒不語我麼故接問姑娘

是探不成 門光景

雲兒又是何事

或曰思欲親近欲前又卻而見者早知他心術不正曉是詩對會家吟

遙映前文

作不知自己心上。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閒踢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鵑。看他有什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又來口見紫鵑正在那裏搗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裏坐著。襲人道。坐著。頓一妹妹搗花兒呢。麼。姑娘呢。紫鵑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著溫藥呢。紫鵑一面說著。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在那裏拏著一本書看。好了。麼。姑娘病已襲人陪著笑道。姑娘清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拏著個小茶盤裏。托著一鍾藥。一鍾水。小了頭在後面捧著。痰盒漱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著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坐了坐。搭越著辭了出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裏站著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卻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麼。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拏了個帖兒。說給瞻門寶二爺瞧的。在這裏候信。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踱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窮形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並無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在這裏。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裏去了。賈芸只得快快而回。掃同鋤藥出去了。晚閒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裏。拏來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裏閒屋裏書格子上頭。拏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著。叔父大人安。稟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著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

正經的沒有不正經的有之

有日閒之事在心花姑娘也算有見地

書中之言隔三十二回始行補出此則見首不見尾又所答非所問行文怪謔得妙我亦急於要如到底不肯說出然論文則大妙

令人百思而不得其故真是妙文

其笑也有由

如何不叫驪人卻又叫驪月

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裏臉一紅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尙無兒孝子多著呢只是我看著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麼著他不願意我還不希望呢說著一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兒頭頭的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何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著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問他做什麼替們吃飯罷吃了飯歇著罷心裏鬧的怪煩的亦覺怪煩說著叫小了頭兒點了一個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了到底爲什麼奇一時小了頭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著襲人連哄帶嘔入妙催著吃了一口兒飯便放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閒忽然弔下淚來何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著頭腦麝月道好好的兒的這又是爲什麼都是什麼芸兒雨兒的不知什麼弄了這麼個浪帖子來惹得這麼樣傻了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悶來胡盧來胡盧是悶可叫人怎麼受呢說著並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嘔人了他一個人就殼受了你又這麼著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嗎知不與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帳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麼到底看與那襲人還未答言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嗤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衣裳說咱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著便踢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裏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名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著出來問道怎

到底是什麼事卻到底說不出真妙文到底是什麼人又偏偏在你們大門口直寫得神出鬼沒迷離到十二分

際宜而曰誰叫千古奇談

字作一句讀

凡姑娘們之尙在者或到或不到已盡此

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裏再開。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絕虧月答應了。寶玉才轉身去了。剛往外走，著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裏來，不神氣便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著是昨日那件事，絕便說道：你他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裏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來了。在階們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急什麼說這是那裏的話，正說著，只聽外邊一片聲噪起來。賈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裏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說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裏混鬧。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道喜呢？別人家盼著噪，還不能呢。寶玉聽了，才知道是父親陞了郎中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趕著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點略寶玉紅了臉，陞了一口道：「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得妙。」寶玉沈著臉道：「就不什麼。」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著說道：「我剛才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爺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裏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著你大哥他們學學。才是寶玉答應著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著，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纔要到學裏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裏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裏去了。」剛才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著寶玉自己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裏了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著。二爺這早晚才來，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著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著賈母左邊坐著呢。右邊是湘雲，底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裏，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

數人中矣。自今以往，恐又保不住。漸少也。知其夢同，故喜極而伴願他人也。

已撮合了金玉姻緣，反說他相待如賓。逐豔難數。

心中好言幸而想著否？則幾乎亦無意說。林妹妹你瞧我這句。是心中有人，送戲句。又是無可搭起，即說。著一句出來的，亦是。笑好在千真萬確，情事。鳳姐真是罪魁禍首。連著三人，個個。日子好好，子他男。經移換，即見靈妙。

賈母道：「了喜，又給那王二夫人道喜。」一見了衆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玉道：「不是我那日夜裏忽然心裏疼起來，夢可做道：「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著，笑道：「你兩個那裏像天天在一處的？到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此言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會兒才說道：「你懂得什麼？衆人越發笑了。不可形容。鳳姐一時回過味來，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拏話岔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雲兒這種冒失鬼，頭沒腦，妙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不可形容。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裏說起？」黛玉也摸不著頭腦，也跟著訕訕的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睜著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撻見你，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才出來了。這裏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勇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著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著這話，卻瞧著黛玉笑。黛玉也微笑，俱筆舌了。有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好，呢？靈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說那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舞足蹈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自不必說。飯後，那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裏叩了頭，便來給賈母叩頭，站著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裏接連著

以上自王府拜壽起
夾入送帖買政
就隨商賈喜演
此東住為一段
至下一段即從寶
慶下官位為寶玉
慶生自說起接薛
作人命一案

日黛玉到買府後今
自之晏已是一齣團
圓好戲文矣放出樣
為黛玉寫幾句與襲
前書言黛玉與襲人
同處生日卻在秋開
未如何處之誤如
何還肯過來

既見則妬之未見則
思之蒼天蒼天既生
此書上半部也是多
寫戲文寶釵第五齣
寶釵做寶釵第五齣
夫嫁而逝四字著眼
蔡伯喈遠出虧此好
媳婦侍奉公婆

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鬧攘攘。車馬填門。貂蟬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迷過一班戲來。在就買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

頭爺們都穿著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裏面為著是新戲。又見買母高興。便將琉璃屏隔

在後層裏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著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著

下面尚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回兒只見鳳姐領著衆人。都簇擁著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幾

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不是夢。湘雲李紈李紋都讓他上首坐。

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紫右拂。賈母

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

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寶釵呢。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為什麼不過來。薛姨媽

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只怕支吾。黛玉紅著臉。微笑道。姨媽那邊又添了大嫂子。怎麼

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懶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望

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亦是支。說著。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

戲出了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著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

頭上披著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識。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

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為配。幸虧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

頭唱的人。閒只得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宮忘卻了。第四齣。是吃

糠。第五齣。是達摩帶著徒弟過江。回去是癩和尚。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衆人正在高興時。高興

張皇急遽之至真能寫出神情

有了勢派衙役便守規矩可歎如其不然事可思矣

寶釵先安慰娘極是

此處不絀留在下回敘者此正急忙故也

此一商量亦不可少

父母愛子之心如是周密之至若他人已子忙脚矣何況女

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闌進來向薛蝌說道闌字二爺快回去並裏頭回明太太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不驚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裏頭了頭傳進話去更嚇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帶著寶琴別了一聲即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啞們這裏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衆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舖裏夥計陪著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正說著薛姨媽已回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著許多男婦簇擁著一位老太太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勢派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卻是金桂薛姨媽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了先別著急辦事要緊不說出薛姨媽同著寶釵進了屋子因為頭裏進門時已經走著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著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誰打死了總要償命的至此方且商量怎麼辦才好薛姨媽哭著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著二爺趕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裏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擺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趕著辦事布置薛姨媽道你們找著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才小厮說的話是寶釵真有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裏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裏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門攙進薛姨媽來薛蝌才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著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裏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漲婦全無一點人氣無又和他噪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裏打死了

安知不是你白虎臨門有此大禍。到此地步還要撒潑。真是攪家精。

說得清楚有分寸

先鑿一句寶釵真有才情

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如今攪撥的真打死人了。平日裏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著也是嚇的慌手慌腳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擦下我個人受罪說著。又大哭起來。這裏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著。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了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了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裏拏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才二爺才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趕著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望記著。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那了頭答應著去了。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著過了兩日。只見小廝回來。拏了一封書。交給小了頭。拏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著。大哥人命是誤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蛭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尙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準後。再錄一堂。能穀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五百兩來使用。千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廝。寶釵看了一念。給薛姨媽聽了。薛姨媽拭著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著叫進小廝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了頭把小廝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廝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聽聽。小廝道。我那一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嚇糊塗了。未知小廝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敘北靜王生日。先向寶玉說吳巡撫保舉一節。則陞任郎中。原有因由。文章便不鶻突。

玉放紅光是精華外露。爲走失之象。不是喜兆。寫寶玉疑心。襲人有意偏在黛玉一邊。是反跌後文。賈芸報信一實一虛。卽此一段閒事。文法亦不雷同。鳳姐出言冒失。寶玉忽提芸兒。也是冒失妙在

一明一暗俱與黛玉心事相關。而鳳姐之言。黛玉明知。寶玉之話。黛玉與衆人俱不覺。雖都是反照黛玉之姻事不諧。卻是兩樣文法。

蕊珠記。昇一齣。是黛玉天亡影子。吃糠是寶釵暗苦影子。達摩帶徒弟過江。是寶玉出家影子。於極熱鬧時。忽接薛蟠打死人命。有風雲不測之像。

第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七十九八十回爲一段。敘薛蟠娶妻不賢。迎春遇人不淑。爲犯案磨死之由。八十一二回爲一段。敘寶玉再入家塾。伏中學之根。八十三四回爲一段。敘賈環又結仇怨。薛蟠復遭人命。伏將來串賣巧姐。金桂淫毒自害等事。中間夾敘黛玉惡夢。元妃染恙。及寶玉提親釣魚占兆。賈政陞官。均係敘現在事迹。伏後文根綫。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接前文。仍是甲寅年秋中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受私賭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當懼兒的公然奪眼
瞞著玉函便是死期
將至

就小厭說來是故殺

可謂鐵交朋友者戒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著，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精細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忒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著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啗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天也帶著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裏吃飯吃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儘著拳眼，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找的那個人吃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服，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拳碗就擲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踢在地下，頭裏還罵。後來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麼？」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託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裏薛姨媽又在當舖裏兌了銀子，叫小廝趕著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著了，即叫小了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很刁。屍親見證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著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找著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著同哥哥吃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糰。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

非胞兄而稱胞兄庶
與代呈之例相合
不曰北京而曰京
諱之也

亦是詞簡淨第於書
中留一狀于式樣不
必爭奇

其照親供不准

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著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囑死親見證。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枉。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圍圍。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拋。顛門身死。蒙恩拘訊。見懼受刑。承認毆毆致死。是誤殺。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證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既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證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認鬪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睹。何得捏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的那裏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廝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託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母說了。化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蟠那裏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千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使。俱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為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嚇死了。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被血出的。踢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

問得好

就李二所供便有出路
駁得妙欲實其所供

此是談殺話頭

其所供亦坐實矣

一口咬定誤傷便有
生路

是得錢人語

要揪往這個小雜種拌命。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叩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韓將碗擲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裏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逸去。只見張三踢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吃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那日嚇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吃酒的麼？韓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道：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吃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育，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韓蟠自己認擊碗擲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著要打。吳良求著說：韓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韓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韓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韓蟠道：求大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爲他不肯換酒，故擊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裏知道再掩不住，血流多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已改。前日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擊碗擲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擲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擲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韓蟠一口咬定，知縣叫忤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實報來。忤作稟報道：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顛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顛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撞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言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

是得錢人語

知縣坐堂聽審敘來
詳細一筆不苟

是得錢人語

今之坐輪官司者惜
銀錢也貪官汚吏誠
當食其肉而履其皮
已為元妃死一影

令人深省

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了。書吏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證見俱供。並未打架。不為鬪毆。只依誤傷分付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著亂喊。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寔在誤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著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裏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著不得閒。住在這裏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著。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階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裏再化些銀子。一準贖罪。便沒事了。銀之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裏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裏空落落的。我想著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階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裏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眾人都放不下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裏。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殊非眾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思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裏頭闖傳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不得。趕著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裏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

醫理精通更善推算
作者真是無所不通
也

此公殊可與言命理
熟讀神峰通考者

說來設有道理非江
湖騙錢者可比
寅年卯月已伏後文

便在家裏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裏這些了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替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裏拏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說是很準。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裏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這就是家裏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愈比愈好。就樣那個好木料。愈經斷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主什麼。辛金爲貴。什麼已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準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準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著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裏是寅年卯月。呢。實釵尙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礙麼。實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說著。便打詳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裏。只有李執探春等在家。接著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祥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著。說上回家裏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裏。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裏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裏知縣。也正爲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執便道。請姨太太這裏往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

原來定親一事李執亦知之矣

將來總要過來的何必著忙

以上寫姨媽來住府一段薛姨人命案爲一段下遞入瀟湘館論琴至從聽琴爲一段下其二事謂琪官爲混婦人誰知前帳不清竟至以身送軀

心口兒總不能一刻離林小姐

真是歡善冤家

寫得好趣的是寶玉眼中看出

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到姨媽要念著。爲什麼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著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住著來呢。李執道。你不懂的。人家裏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爲實。也不便再問。正說著。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姨媽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旁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當著人不問。心裏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裏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著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裏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裏。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忽而問及汗巾。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攔著呢。問他做什麼。寶玉道。我自問問襲人道。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混帳老嫗。是。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去開了也好。寶玉道。我豈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自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著。喜歡。尊敬的。寶玉被襲人一提醒。說了不得。方纔在我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裏。我去就來。說著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這。低著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裏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著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不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看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

不識琴譜貽大笑
然念書人沒有看過
者奚止琴譜耶
不認得看他什麼然
則姊妹果能此道矣

妹妹的本身多著哩

說到知音二字便低
下頭去是有所感於
目中人矣

說得明明白白

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見笑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偏要強作爲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聽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看過。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裏掛著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稽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著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客前日身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會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與文的來。看著才有意思。空竟怎麼彈得好。寔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于師襄一操。便知其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裏。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可神想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才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才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姆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勾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裏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甯可獨對著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另要指法好。收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

我只管說你只管不
懂口裏說學心中不
是說學明知哥哥必
懂而總算他不懂

接上得妙

偏要做此等空頭人
觸處生情妹妹之心
迫矣

隨願者隨我與寶玉
之願也

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盪。了。手。焚。上。香。方。才。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著。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擡。起。這。才。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禮。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著。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著。只。見。紫。鵲。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教。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鵲。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著。就。疏。遠。了。是。的。紫。鵲。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才。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願。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便。不。懂。而。妹。妹。說。我。不。懂。之。意。我。已。懂。之。矣。說。著。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得。妙。黛。玉。說。到。那。往。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道。裏。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鵲。雪。雁。也。都。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著。小。了。頭。捧。著。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兒。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頭。裏。有。事。沒。有。空。想。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卻。有。幾。枝。雙。朶。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使。呆。呆。的。看。那。寶。玉。此。時。卻。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裏。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著。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裏。不。禁。又。滴。下。淚。來。他。一。哭。紫。鵲。在。房。看。見。這。般。光。景。卻。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裏。那。高。壓。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來。正。愁。著。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未。知。

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蔣玉函久不提。今離聘娶襲人。爲時不遠。因借薛蟠途遇。邀同飲酒。敘及。且卽以當槽張三。注視玉函。也。次日薛蟠生氣。擲死張三根由。竝寶玉聞知。查問紅汗巾。襲人嗔說。反挑將來聘娶情事。靈活關照。真雕龍手筆。

先敘批駁初呈。後敘覆審翻案。財可通神。寫盡貪官情狀。

周妃薨逝。是元妃引子。又補敘算命一層。爲本年元妃薨逝埋根。

賈母夢元妃說榮華易盡。不是夢境。是預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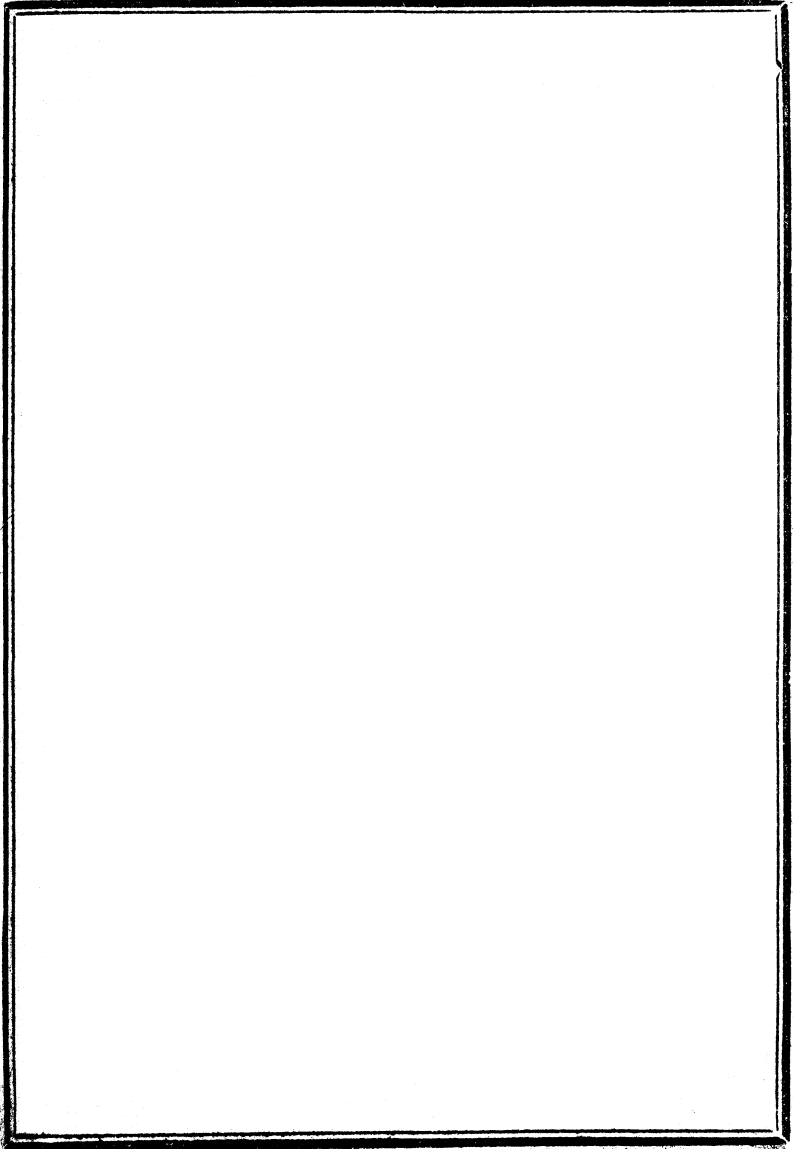
寶玉不識琴譜。最爲確切。曾憶余八九歲時。偶於書架上見琴譜一本。翻閱一遍。一字不識。遂細查字典。正字通海篇六書等。竝無譜中一字。疑爲異書。又疑爲仙符。不知作何用處。三四日尋思不得。旣而照寫幾字。請問嚴君。方知是彈琴手法。今讀此書。恍如昔年光景。不禁爲之嘔然。牛不牛。寶玉自說。妙極。

送蘭花引出猗蘭操。又因猗蘭操引出下回寶釵歌。黛玉和韻。血脈一氣貫注。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因下回猶點明九月節候一句也。

按元妃實於本年十月十八日薨。不得云次年看原刻本年作次年今改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卻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吃茶，便將寶釵來書拆開看時，只見上面寫著。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號聲信語，且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感測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壞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當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嗒嗒。一解

魏晉遺音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四解尚有古意引起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瀟湘館學弄四疊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沈。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正在沈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在家裏呢。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問著，早見幾個人進來。卻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吃了，說些閒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搬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

終日盼望姐姐，豈知姐姐來時，妹妹已化為異物。

點染俱佳

點醒時令

風雅人吐屬

探春南去於閒話中
先為埋伏可見婚姻
前定
間答俱有意卻是閑
中聲口

北之往南大勝於南
之往北戰後來便知
到雲姑娘口中開口
便是一大串
此等處俱於書中有
照拂不得以閒說視

黛玉因湘雲說南邊
話道思父母在日種
種想頭觸緒紛來所
謂憂悲多悲病乃成
積者此也
千古眼明人必有此
種想頭此黛玉之所
以稱才女也

這裏不來必是未來探春微笑怎麼不來橫豎要來的妙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裏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著忽聽得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可想眾人聞著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裏的那裏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後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說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素綺只抿著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裏明日就不知在那裏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裏呢果到南邊湘雲拍著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裏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生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來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來湘雲伶俐說眾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閒話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著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著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慇懃了幾句便看著他們出院去子進來坐著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一幅晚景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便想著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服侍諸事可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閒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聞中旅思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裏去了紫鵲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著必是剛纔因說起南邊

紫鵲殺是可兒

把五兒開中一捉

自是才女脾氣不是

俗小姐腔調

此亦紫鵲熱透世情

隨手通寫五兒要進

團一層

黛玉口中忽而提五

兒也

可知五兒亦是有目

共賞的

林姑娘著實看重五

兒

姑蘆食量是不常的

深秋風景傷心人其

何以堪

何以堪

何以堪

何以堪

何以堪

何以堪

北邊的話來。一時觸著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剛才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裏。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筍紫菜。姑娘想著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鵲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裏熬。才是紫鵲道。我也怕廚房裏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些。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掣到他屋裏。叫他們五兒。應著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骯髒。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著。眼圈兒又紅了。多心紫鵲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裏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才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鵲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鵲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文應前。後來好了。才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耽擱住了。黛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著。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裏作。怕姑娘嫌。紫鵲道。雪雁答應著。接了進來。黛玉在房裏已聽見了。分付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己去。這裏雪雁將黛玉的碗箸安放在小兒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嚼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吃就放下了。兩個丫頭撒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鵲添了香了。沒有香。亦常事。紫鵲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兒還好。且是乾淨兒也。待我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裏黛玉添了香。自己坐著。纔要拏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

吃飯後園內風起覺
冷冷清清淒淒慘慘
遺想當年心不怡良
久

將前數行可感可傷
之事併到一包中
以蕭颯之時而嗜悽
惻之物吾不知其心
復何所安置也

此種淚又從背地裏
還他

既寫黛玉擎著手帕
子看詩淚下復於旁
邊寫紫鵲看其下淚
筆筆流珠

言之者句句是寬慰
語聽之者句句是挑
逗語
索性趁勢將眼淚多
還他些以便早完此
債
一個擦字傳得出神
氣來
千古傷心人同此一
例何獨兩人

樹枝都在那裏啼喇啼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響起來姐之心矣一時
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會晾過沒
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擎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氈包給黛玉
自揀只見內中夾著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擎起打開看時卻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
面淚痕猶在裏頭卻包著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並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與懷物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
檢出紫鵲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氈包裏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裏只擎
著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此從黛玉正面紫鵲剛從外間進來只見
雪雁正捧著一氈包衣裳在旁邊呆立小几上卻放著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斷了的穗子
晴此零星前
事歷歷如在黛玉手中自擎著兩方舊帕上邊寫著字跡在那裏望著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開舊啼痕

紫鵲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著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
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擡斯敬那裏
能把這些東西白遭了了呢紫鵲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
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姐愛能傷人林小紫鵲又勸道雪雁這裏等著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
手帕擦下紫鵲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擎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
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啓尙未收好又擎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
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目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
又將琴譜翻出借他倚闌思賢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即叫雪

寫出喜極生疑光景
孩子放學卻有此種
高興

偶一放學連吃飯都
沒法兒

想昨日之泪痕方洗
淨也

此等處作者俱從靜
境中體會出來

寫得靜細
真是靜細之心靜細
之筆

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擊出調上絃。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絕代佳人便叫紫鵲收拾睡覺。不題。卻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著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裏。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買環買蘭。跟著小厮們兩個笑嘻的。嘴裏咕咕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寶玉。都垂手貼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買環道。今日太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買母買政處去稟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裏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寶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著。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知其已

不到別處去。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吃了半碗粥。懶待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無人聲。種境又是一個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傳神便進去。纔要時走。只聽屋裏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拍的一響。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裏下了一個子兒。那裏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圍碁。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著一著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嗻。還有一著反撲在裏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很熟。卻不是他們姊妹。料著惜春屋裏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

我道誰卻是你是宜
大書特書
寫得兩邊都情情地
想此時邊玉只管向
君子出神

妙公果有妙著
寶玉出於不禁兩人
則出於不意真寫得
神妙

榻內入何唐突乃爾
叫妙公如何對答你

連忙戴高帽子
真是鐵肝刻骨之筆
妙玉之心亂矣

微微一擡微微一笑
此中機數真微乎其
微者

寫妙玉另有一種神
理斷移不到他人身
上去

其將以盞內人為迷
津之筏耶

師父出來已迷去路
恐二爺引之而愈迷

妙公究竟是解人

是別人卻是那橢翠巷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
會寶玉卻站在旁邊得小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著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惜春
道怎麼不要你那裏頭都死著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
怎麼樣妙玉卻微微笑著把邊上子一接卻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著說道這叫
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嚇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
麼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麼使促狹嚇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裏就進來了看看你們兩個爭這
個畸角兒說著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
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基有心寶玉自覺造次沒趣不討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
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擡看了寶
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頭心動乎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約約二
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癡癡的二字問著寶玉道
你從何處來人憑風下教寶玉巴不得問這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想到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
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
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心交戰凡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菴裏去了惜
必然也是紅的誰能遺此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心交戰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菴裏去了惜
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畱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裏灣灣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惜
旨此是真禪寶玉道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雙關妙玉道那裏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
了蓼風軒灣灣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叮之聲妙玉道那裏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

慚愧慚愧

旅況

病境

感知音

聽妙公議論其必神
 明此道無疑音然能
 妙人不能料已之感
 料此聲音為自然之感
 非妙玉所語也
 以上自瀟湘論學
 以下入妙玉一段事
 垂簾者垂目上睫也
 穿窬之至本人或防
 失物閱者慮其失身
 偏聽得清楚俗所謂
 貓叫春也

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是。可。知。妙。公。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暗。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著。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石。上。坐。著。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沈吟望故鄉兮何處倚闌干兮涕沾襟

歌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歌了一歌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二疊了嗒們再聽裏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惜若歎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的音也覺得過悲了裏頭又調了一回絃妙玉道君絃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入細律裏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閒兮感風因感風因兮不可憊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指出矣明明正議論時聽得君絃礮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婆接裏掩了菴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將妙玉晚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
 婆自去歇著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
 屋上淅淅一片瓦響妙玉恐有賊來劫賊後下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靜孤影
 誰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闌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厮叫引動矣那妙玉忽

一陣心跳耳熱其塵
心動矣安能超一切
所想
所謂我生其心而無
住心如是如是
一切障我非外之障
心無所障於何能障
預先描寫後文賊劫
情狀乃慮者實之之
法問十萬八千里中
何處是你宅舍而云
有託足地而云有家
說得很遠

你是誰我是誰媽是
誰誰是誰請讀者下
一轉語

只是命門火閃爍乘
勢入

人言可畏

以上結妙玉走竄一
段

想起日閒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竟境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已亂身子已不在巷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不拈妙玉知之否一回兒又有盜賊劫他持刀執棍的逼勒有恐嚇乃只得哭喊求救開光明以早驚醒了巷中女尼道婆婆等衆都擎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這些事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麼樣衆人都嚇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裏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罷家只在道婆婆道這裏就是你住的房子不是說著又叫別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裏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服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著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子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一念靜中思動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著道婆婆倒上茶來吃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看了問會打坐過沒有道婆婆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火的原故出點衆人問有礙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裏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裏便宜誰去呢張子之可采過了幾日妙玉病誰略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凡寫春意只用虛筆描寫而春已十分一日惜春正坐著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

以下接惜春寫經引
入蘭哥兒事爲一段

前日下碁時遇二哥
光景四姑娘所目擊
考故曰摩緣未斷
禪宗正旨

即無立足境方爲干
淨二語之轉關

閱前一回卷末知爲
蘭花之香無疑

玉師父的事麼。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那姑娘和奶奶那裏說呢。他自從那日合姑娘下碁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裏胡謔。說強盜來搶他來了。機之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麼。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已知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使出家。跌我若出了家時。那時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裏。驀與神會。若有所得。惜春出來已兆於此。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云何是應住。既從空中來。應向空中去。

占畢。即命了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碁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蟹勢。黃鶯搏兔勢。卻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裏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與黛玉。原是寶玉境中意中人。且寶釵亦獨與黛玉最爲親厚。實是閨閣知音。久不相見。若無詩札往來。殊不近情。此回必不可少。

探春笑說。寶釵橫豎要來。無心卻似有心。

香風是蘭花。但竟說蘭花。不但文情徑直。且探春等四人。又須大家看花。殊費閒筆墨。今以像桂。花漾開。即借桂花說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數。爲探春南嫁。伏筆玲瓏之極。補敘柳五兒。耽遲不進園緣。故周匝無遺。

因小毛皮衣。忽見舊詩舊物。新愁舊恨。一時併集。即非善哭之黛玉。亦當爲之酸鼻。黛玉和歌。翻入琴譜。若在房中。獨自撫吟。絕無知音聽賞。有何意味。故寫妙玉聽琴。審音知兆。以見

琴聲淒斷。歌詞酸楚。

有琴不可無碁。亦借妙玉與惜春。閒閒帶敘。

妙玉一見寶玉。臉便一紅。又看一眼。臉卽漸漸紅暈。可見平日鍾情不淺。此時妙玉已經入魔。夜閒安得甯靜。

寶玉疑妙玉是機鋒。不覺臉紅。妙玉見寶玉臉紅。亦自知臉紅。一樣臉紅。兩樣心事。妙極。

園中路徑。妙玉若不慣熟。豈能獨至惜春處。下碁不過要寶玉引路爲同行之計。且可同聽琴音。講究一番。文心何靈妙如此。

寶釵四歌。於紙上寫來。黛玉於口中吟出。又於琴中彈出。文法變換不一。

妙玉走魔。伏起日後盜劫情事。卽趁勢伏惜春之出家。已有定念。

惜春一偈。真是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較之妙玉眼界未淨。卽生意識界。遂致心有罣礙。恐怖顛倒夢想。霄淵判絕。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時事。

豈非刻論

定論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博庭歡寶玉讀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大功德太悲慈願
此說相傳已久不知
出何佛經亦俗說而
已

寫經最信心四姑娘
服依已決乃父出世
之心不傳於子而傳
於女青春可惜紅顏
彌可惜

已爲後文寫姑娘殉
賈母伏根
時特鉢緣未至耳

此戲已成廢陵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八

博庭歡寶玉讀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鮫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卻說惜春正在那應揣摩基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卻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著鴛鴦進來。那鴛鴦卻帶著一個小了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籙。心經纔算是符膽。故此金剛經內心要插著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啗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沙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裏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黛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後伏你放下吃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放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拏筆兒。麼。惜春道。這卻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服侍老太太。歇後自己忙念念佛。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裏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裏跟得上這個分兒。卻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何老爺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著要走。叫小了頭把小絹包打開。拏出來。這素紙一紮。是寫心經的。又拏起一炷兒。藏香道。這就叫寫經時點著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了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著。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

欲寫蘭哥兒敘述一
 篇起引入下文蠅兒
 既有步驟而於紀事
 亦有情非同套直頭
 布袋者
 以蠅謝提刀則蠅
 蠅無嫌類矣特恐槍
 手不願聞
 先述環兒不能對是
 蘭兒反觀法
 為人代情者頗孔厚
 矣到老不知害臊有
 甚出息
 今之大人先生慣此
 方法矣何況小子何
 有於害臊

誇讚蘭兒是光大賈
 氏門閥者原在此子

宮娥一牛苦節守得
 蘭兒這大亦不可
 不正寫一段為後文
 中舉張本
 宮娥亦善於事上者
 與鳳姐有邪正不同
 不得云其口給也
 偶然借獎便認即真
 自我作古見擯於頑

太的錐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振著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篋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個蠅兒說道聽說我老太太夜裏睡不著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買母笑道你別瞧著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買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裏念書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告訴了他他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了來孝敬我的我纔拍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買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為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大爺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殼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嚇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等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著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兒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說等滿屋子人都笑了買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卻是自己對的買母道我不信故作一不然就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還了得羊羣裏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也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作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了買母道果然這麼著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槩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著李紈又想起買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裏不禁流下淚來李紈聽了這話卻也動心只是買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託著老祖宗的福罷了只要他應得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著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裏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裏還能殼有長進呢買母道你嫂子這也就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很逼

士我代此子慰矣宮
其已早見及此誠哉
賢母之言吾知宮裁
之福後未有艾
買母此言實爲愛惜
大嫂子之說非專在
蘭兒身上
此淚根天性來
用撲殺殺三字用掉
字與黛玉諸人流淚
不同
蘭哥兒羞惡之心卻
與入殊此子可望兀
宗

以上結買蘭正文爲
一段
以之接寫買珍驪僕
一事

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塌了買母說到這裏李執卻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買環買蘭也都進來給買母請了安買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買母傍邊侍立買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讚你麼買蘭也不言語只管抿著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說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買母道說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著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裏寶玉買環退出素雲和小了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執尚等著伺候買母的晚飯買蘭便跟了他母親站著性依依買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著我吃罷李執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了鬢回來稟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買母叫買蘭在身傍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卻說買母剛吃完了飯盪漱了歪在床上說閒話兒只見小了頭兒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買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買母道你們告訴他知他辦理家務很乏的叫他歇著去罷我知道了小了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買珍買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買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厮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厮回道莊頭送菓子來了正在盛時買珍道菓子呢那小厮連忙呈上買珍看時上面寫著不過是時鮮果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買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裏頭交代等我把來帳抄下一個底子畱著好對又叫告訴廚房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裏去又把莊上的帳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買珍道剛纔來的菓子大爺會點過數目沒有買珍道我那裏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帳你照帳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會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大爺既畱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帳是真的假的買珍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著只見鮑二走來叩

內中必有講究不然
賈珍只一論邊

近是府中奴才竟如
此瑞之妻兒大乃周
瑞之妻兒大乃周
如聞其聲

讀以上一段文字知
二窺假帳作弊為飽
利不遂因而有此一
回特借地租莊子一
事以家人等之習
下文抄沒縷索此至
以上結縷索一段
以下從兒接寫鳳
家一所以發財即上
文周瑞之例作者心
領及之以俟閱者心

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買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著鮑二道奴才在這裏又說不上話來買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裏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裏經管地租莊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裏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買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裏拌嘴不如叫他出去面又想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的事罷也發落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廂房裏歇著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綠故買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西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不知爾等之天在家裏吃酒鬧事常來門下坐著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裏頭買珍道這卻可惡把鮑二和那們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們上的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怕不得賈珍道給我拏了來這還了得麼衆人答應了正鬧著買珍也回來了買珍便告訴了一遍買珍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拏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買珍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卻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很是了為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麼何三來鬧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端周瑞已該打就把周瑞踢了幾腳買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人命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攢了出去方和買珍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裏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買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那鮑二不是他調停著二爺叫了來的麼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服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卻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財普天下之常例那買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發又來了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情願講成了數便買了些時新繡貨要走鳳姐兒門子鳳姐在房中聽

芸哥兒一味鑽刺其
品不堪

要緊的在後頭哩
此處鳳姐卻能見

其流弊必至於此
能忘雖有勞奚補

於事

將小花巷二姐事

照上一層賓暗照一層

主

蓮二打飽二將尤二

姐多姑娘劃除盡矣

則其間亦宜花頓開

即微之可也何必微

必微者寫出邪心舉

止

試想其臉紅之故

其說未竟

頭落關描出一時倉

碎之至

二人鬼鬼祟祟情景

喚道子所不能盡

好女子而映看人者

見了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只見賈
己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階們家裏
正旺的時候兒已敗根子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了前年我在東府裏
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踢在臺階子底下罵人府事一照東不管上上下下派兒的混罵他雖是有
過功勞的人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出一個體統纔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有個老實頭個人都
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其中實的是沒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和珍大爺得用的爲什
麼今兒又打他呢刺小語便買理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訕訕的拏話來支開借有事說就走了自己老
小紅進來回道紅來回小芹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想一想他又來做什麼請不登三寶殿便道叫他進
來罷小紅出來瞞著買芸微微一笑小紅獨與買芸趕忙湊近一步問道客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
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言語中買芸道何會有多少事能到裏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
姑娘在寶二叔房裏我纔和姑娘什麼話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趕忙問道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
絹子二爺見了沒有非混帳之人那買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俱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了頭從裏
面出來買芸連忙同著小紅往裏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買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
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脹了買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
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掀起簾子點首兒口中卻故意說道聽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買芸笑了一笑
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麼
事買芸道姪兒從前承嬪娘疼愛心上時刻想著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嬪娘又怕嬪娘多想如今重陽
時候時令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嬪娘這裏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嬪娘不肯賞臉鳳姐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八 博庭歡寶玉釵孤兒 正家法買珍輝悼鏡

葉哥真好口風真會
心刺刺離合著嬌娘
心想

單著了去哥兒來意
最恨有求於人偏不
肯直說假作大方之
心勝倚麻姑爪搔我
○此等語似被去兒
領逼出欺者乎
妄想已久而云竝不
是有什麼真真好口風
恐彼事不成而復墊
說此一層真真好口風

公事兒不成

家事兒世不成
聽鳳姐明絕去兒之
言宛轉詳明勸慰交
至真中樞中之陸賈
隨何
索性一齊搗破

巧姐一哭人知去兒
抱恨致生心實他不
知早識其人頭番鳴
者故見了即哭去而
哭時伏後文串賣之
根

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著放在榜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化錢客我又等著使薄意而已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寔說賈芸道並沒有別的思想頭兒不過感嬌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真會鑽刺好口風想此說著微微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裏窄我我知道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著骨頭露著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沒法兒只得站起來陪著笑兒說道竝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嬌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忘不了嬌娘的恩典若是家裏用得著姪兒也能給嬌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卻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裏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辦衙役們辦的奴才果別人只怕插不上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跟著老爺服侍服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為的是各自家裏的事也竝不能攬越公事論家事這裏是晒一頭兒擡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裏纏的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裏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吃飯賭跑你在家裏什麼事做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了我這是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拏回去是那裏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著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裏拏著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竊得出伶買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著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機動買芸連忙退下逼骨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裏道這是你芸大哥哥怎麼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此時尚是那巧姐兒回頭把買芸一瞧又哭起來疊連幾次買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買芸道這一點子嬌娘還

聲音面貌與收香料
時全然更改吁恩不
其矣輕輕
再收東西殺是送禮
不收時作下場語
虧你今日纔曉得
語語著

小紅一流真婢品之
最下者
已推過矣又說誰要
半推半就之景宛乎
可想
二門口細語字字鈞
魂三生石上有緣者
方能聽著
上云誰要你這東西
罷又云誰叫你去
生嫌紅之於芸則竟
小紅亦有趣之人

那些小沙彌小道士
即在大觀園中放出
寄頓交芹哥兒收管

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麼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裏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西。東西上的買芸哥兒看見鳳姐執意不受。買芸哥兒得紅著臉道：既這麼著，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嬌娘罷。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著買芸送出去。買芸走著，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的是的，真正晦氣白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買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擎著東西跟出來。買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淡淡兒一小紅不接，嘴裏說道：二爺別這麼著。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買芸道：你好生收著罷。怕什麼？那裏就知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又是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麼？算什麼？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買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為東西。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說著話兒，兩個已走到二門口。買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裏。小紅催著買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裏了，又不隔手。買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常來。要常來，便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裏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常走走。誰言你和他生疏呢？買芸道：知道了。買芸說著，出了院門。這裏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了。纔回來了，做了什麼。卻說鳳姐在房中，分付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頭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了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水月菴師父駁妙玉遠甚。要向奶奶討兩瓶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婆婆來，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前兒夜裏，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裏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燈，他說了幾夜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

已隱隱伏後芹兒事
其報照尚未及鳳姐
者此時氣焰未衰也
然而已近矣

呆了一呆四字中多
少悔懼而鳳姐終於
不知警悟呆又何益
也

家運就衰遂有此等
疑鬼發神之事

俗所謂口硬頭骨酥
進去了三字與上文
作虧心事者鑿之

補敘秋桐情事

總而言之足足鬧了
一液

三更以後燈還點著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著了。沒有人答應。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三個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趕著問是誰。一定是他。那裏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套他。便叫起人來。事發矣。衆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趕來。已經踢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剛纔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醒點。又見小紅進來。回道。剛纔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說了說著。只聽見小了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喊著直跑到院子裏來。外面平兒接著還有幾個了。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了頭兒有些膽怯。說鬼話。鳳姐說。那一個小了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了頭道。我剛纔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裏。嘩喇嘩喇的響。等性異。我還是貓兒耗子。又聽得唉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種種出來。我害怕就跑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裏斷不與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說快滾出去罷。那小了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帳。對過一遍。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慄。自己驚醒了。越踢著越發慄起來。易病。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烏乎知之者。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裏比平兒差多了。不過外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吃了一口。道。難為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裏就殼了。秋桐卻要獻勤兒。因說道。奶奶睡不著。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著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遠的雞叫了。他二人方都穿

著衣服。略踢了一踢。就天亮了。連忙起來。服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甯。只是一味要強。仍然硬撐起來。正坐著納悶。忽聽個小了頭兒在院裏問道。平姑娘在屋裏麼。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了頭掀起簾子進來。卻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來我買麝。說外頭有人回說要緊的官事。老爺已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嚇了一跳。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上回敘妙玉走魔。此回卽接寫惜春寫心經。以揭心定自靜。心明自慧妙諦。惜春說。老太太做了觀音。鴛鴦就是龍女。鴛鴦說。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俱與將來殉主關照。

要寫寶玉讚賈蘭。先寫賈環不長進作襯。

寶玉說。師父讚賈蘭。一定有大出息。是爲賈蘭中舉伏筆。

鮑二何三。打架受責。是後來糾盜根苗。

了頭中小紅最爲不堪。小輩中。芸兒最是下作。不堪之幼婢。自然看中下作之小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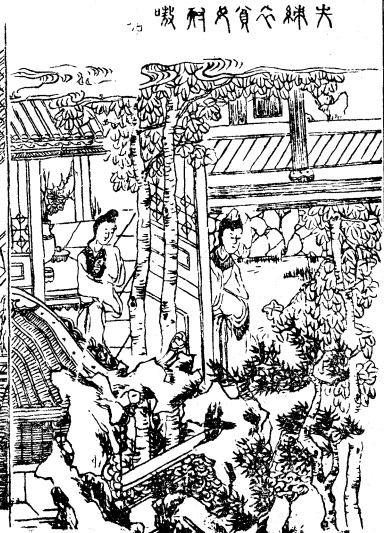
寫賈芸謀薦匠人。卽暗描工部之弊。

巧姐一見賈芸便哭。伏後來串賣情事。

水月菴老尼見鬼。自是東衙事發。鳳姐安得不一動心。此心一動。諸邪俱入。空屋人聲。三更發慘。不獨尤二姐一人也。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閒事。





新陳五
說安路說



說江心
寶鑰工
設計



玩易林賈
政本聚散



巧傳外野
賢巖粗

白芙蓉一祭之後把
晴姑娘竟丟過一邊
耶已打疊起明日之事
矣

我固說寶玉自晴
死後頗厭襲人

偏是襲人提著

說來總是逆耳之談
真能於極瑣屑處煥
寫得透

閒房子要香要
觀墨筆

喜他知道儉省。代儒烏焙茗道。二爺穿著罷。著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對著書坐著。神傳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閒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託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著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逕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踢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裏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麼著。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裏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那上頭的鍼綫。也不該這麼遭踢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扯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著。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非不欲說著。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卻和襲人擠著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著。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響。自己低著看了看表。鍼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了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吃一口粥兒罷。別淨餓著。看子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獻殷勤的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強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著。就索性早些歇著罷。於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著。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著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著了。不知到底你睡著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裏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裏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放下紙墨筆。

要菓子
偏又是晴雲所住之
房屋

意有所注自然觸境
皆非

一處吃酒喬坐街憶
及規矩東遮西掩亦
良苦勞
怕什麼呢
比撒土爲香何如
燃一炷香擺些藥品
虔心即能感應真已
敦導藕官矣者番特
爲身試

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著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著很好。也省得著了涼。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裏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放在那屋裏。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裏好。別的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好。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拏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了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箸。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裏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卻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裏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了頭們。叫廚房裏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了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吃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裏已經收拾妥了。但等著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了頭來請道：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了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裏吃。寶玉道：就拏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了頭答應了出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裏悶得很。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得香甜。我也多吃些飯。兩個壓一處吃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此等言語。適如象碁盤中。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假假說著。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將而左右。陪著吃了飯。小了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著撤了下去。寶玉因端著茶。默默如有所惡。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裏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裏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往這開屋子去。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藥品。晴雯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拏了一福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

方魂了遠當領此哀
感癡情
此雙調江南好

下平闌佳

多情種子

掩飾過去

擬寶玉已往學中故
不防爲他也
天氣已冷故黛玉坐
在裏面

怕不是個識語

寫老太太之沁經也

鋪設點綴無一不雅

難爲靑女誰爲素娥
以寒鬪寒又不知誰
負誰勝

豈鳳姐之所云相敬
如賓耶
如此以往恐不復見
如此盛粧矣

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脈脈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著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

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裏煩。纔找個地方兒靜坐坐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

走去呢。說著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裏問道。林妹妹在家裏呢麼。寶玉意中人。寶玉意中人。紫鵲接應道。是誰

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裏呢。請二爺到屋裏坐著。寶玉同著紫鵲走進來。黛玉卻坐在

裏閒說道。紫鵲請二爺屋裏坐罷。寶玉走到裏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副紫黑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

寫著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句好對。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

迎了兩步。笑著讓道。請坐。我在這裏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

別動。只管寫。說著一面看見中間掛著一幅單條。上面畫著一個嫦娥。帶著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

一個侍者。捧著一個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

有鬪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著。寶玉道。妹妹這幅鬪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

屋子。我想起來。拏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得很的。還要問人。寶玉笑

道。我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靑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寶玉道。是呵。這個

實在新奇雅致。卻好此時拏出來掛。說著又東瞧西走走。完未寫。雪雁泡了茶來。寶玉吃著。又等了一

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著月白繡花小

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著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著楊妃色繡花棉裙。

論琴似乎廢理卻屬
至言發前人所未發
今鐘期再生必不斥
此為謬恣
餘也皆拾檻外人之唾

要他琴曲看也故設
辭以問之

如今是積不過去了
要自己充在行人卻
不肯說出妙玉同聽
來是遇多心人固少
話為佳
知音有幾古今同慨
願姊妹自有哥哥何
為憫恨
何不聲情一剖恐此
後相逢日短矣
寶玉不必疑然情
越深則疑越多
越親越近越多疑越
到十分越覺得有幾
分欠

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著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裏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卻不是好東西。西關其說。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如此論琴。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裏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千古奇談。罷了。黛玉抿著嘴兒笑。寶玉指著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這心也罷了。黛玉抿著嘴兒笑。寶玉指著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殼不著。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是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憒。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攔在琴裏。覺得音響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裏。就到那裏。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算不得。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千古同慨。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胃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裏像有許多話。卻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便出格熱待他。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著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裏。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著。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坐著。心裏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思想著。紫鵲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開了罷。

恐越越不得好處
出來

平日寶玉之於姑娘
喜忽安忽疑忽信無
一忽安忽疑忽信無
竟為者何事圖著什
所聞者不如此其有
不嚇一跳者亦不成
幸紫鵲是知府家尙
全信
雪雁輕身耳語屢看
裏面亦非全不知事
兵強將手下必無窮

似是而非偏又說得
來怪像的卻有些浪
紫鵲聽得人家定
親雁魂將離壳幸知
府家尙有疑竇

借鸚鵡收場真真匪
乎化矣文章至此神

親聞私語而曰你們
那裏心機使盡生機
真寫得神乎其神

說著自己走到裏間屋裏床上歪著慢慢的細想紫鵲進來問道姑娘吃碗茶罷黛玉道不吃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鵲答應著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裏發了一跳因說道你別鬧今日我聽見了子也有什麼心事麼紫鵲道別鬧雪雁只顧發什麼怪說著往屋裏掣嘴兒因自己先行點著頭兒叫紫鵲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大驚小怪此說著往屋裏掣嘴兒因自己先行點著頭兒叫紫鵲鵲同他出來整之至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之意外紫鵲聽見嚇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裏來的話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啞們沒聽見紫鵲道你是那裏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鵲正聽時只見紫鵲道那裏不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裏大家坐著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麼三姑娘不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裏大家坐著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太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頭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什麼王爺做媒的那王爺是東府裏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鵲側著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紫鵲又問道怎麼家裏沒有人說起極是雪雁道侍書說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極像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是我多嘴把手往裏一指所以他的面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裏只聽鸚鵡叫喚學著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鵲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呼吁三筆真令人不測加喘紫鵲搭訕著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裏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著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裏踢下叫把帳子擦下擦下帳子妙紫鵲雪雁

實處仍虛

三四分已經不是況
聽了七八分不如非眼
眼前雖不如非眼底
逃不過道一著且問林
且還著我且問林姑
娘還有多少淚未還

偏要咬實一句

果然如此不提起也
不中用難道瞞到一
世不成

往常斷不如此那得
不驚

馮小青無此恨事
淚至此已還到八九
分了

紫鵲亦無可奈何
欲其淚乾除非眼閉
勸你倒不如寫寫經
也願於開口
性命也不要又何況
身未死而心已死矣
哀哉

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裏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怕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
 竊聽了紫鵲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擦在大海裏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
 日夢中之識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可
 已死矣心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踢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
 清淨打定了主意只怕債未還滿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睡紫鵲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
 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紫鵲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擦在腳後怕他著了涼輕輕
 兒拏來蓋上吾心黛玉也不動單等他出去他就仍然褪下那紫鵲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是
 假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鵲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裏聽來的紫鵲道頭裏啣們說話只怕
 姑娘聽見了你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原故今日以後啣們倒別提這件事了說著兩個人也收拾要
 睡紫鵲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擦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又恐你去後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
 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著可憐紫鵲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
 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鵲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著鏡子只管默默的自
 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溼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鵲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
 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鵲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鵲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
 玉點點頭兒紫鵲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
 且我也并不是為經倒借著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說著那淚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八十九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壘癩絕粒

寫經解悶爲後日記
念吾聞此語心骨俱
悲設有不爲灑淚者
豈人情乎

寫一層深一層

本來是第一著所忌

作者故意寫到十二分

直○流○下○來○苦○酸○而○紫○鵑○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後○有○意○遭○踢○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寶○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證○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疏○了○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裏○知○他○的○心○病○紫○鵑○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閒○聽○見○的○說○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吃○懶○慳○一○息○垂○斃○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釵黛原拆開不得。寶釵有歌。黛玉有操。寶玉亦須有所作。故借雀金裘引出填詞。

黛玉房中對聯。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素娥青女。是寶釵黛玉影身。月中霜裏。耐冷鬪寒。畢竟晨霜不久。明月長存。兩人之結局。已在圖中

照出。

寶玉說我不知音。黛玉說知音有幾。原都是無心。轉念一想。彼此已似有意。寶玉倘可。黛玉已難以爲情。偏又聽見雪雁一番說話。其何以堪。怨生覓死。幾至不可救藥。文章一層緊一層。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八甲寅年十月中旬。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失棉衣貧女耐嗽嘈

送菓品小郎驚巨測

囑福兩人談姑娘者亦甚多使此時從買母處說明或尙有轉機可望

偏是告訴他之人

天下事何者爲真已有轉機

卻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斷送人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時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卻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終歸一死。綏復何益。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說大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說大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守著哭了一會。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好兒的守著他。我去回老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先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這裏雪雁止在屋裏伴著黛玉。見他昏昏沈沈。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懷楚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纔好。正怕著。只聽窗外脚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著裏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卻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裏掀著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鵑不在屋裏。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嚇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裏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老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實。要墊一句。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裏就放定了呢。又延殘喘。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還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著這個事。

你姑姑又安知不是

園子裏一層親上可

亦將謂姑娘必聞此

語而病深極妙聞此

者還要使之聞之矣

如何必防其聽見乎

理怨侍書甚屬無謂

然心急之下又往往

轉機來

又應一聲

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太太眼裏

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在這園子裏的命仙丹救大太太那裏摸得著底

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

憑誰來說親橫堅不中用林姐平雪雁聽到這裏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

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著這一

位聽見了就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子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著

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著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

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

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裏三個人正說著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機有生紫鵲連忙跑到炕沿

前站著侍書雪雁也都一言不語了紫鵲彎著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吃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

應了一聲

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趁勢問道姑娘吃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

欲擡之意那裏擡得起紫鵲爬上炕去爬在黛玉旁邊著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

碗邊呷了一口紫鵲纔要擎時黛玉意思還要呷一口紫鵲便托著那碗不動黛玉又呷了一口搖搖頭

兒不呷了喘了一口氣仍舊榻下半月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鵲答應道是侍書尙未

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

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裏卻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

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卻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

又應一聲

又應一聲

上文逐層轉機之故
此處表明

旁觀而不知就裏者
不能不怪
此時原是無妨

素願克償何恙不已
霧雁那知小姐心事
所以稱怪紫鵲明知
致病之由但未聞好
書之言所以單稱好
得奇怪同樣模糊而
特作滿心滿意之言
的是小婢子猜測

及至別人家姑娘做
親恐已無從露話矣
即親見做親亦為藉
口此為倒用可農印

猜著八九而竟認其
母死則殺黛玉者其
母乎

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其轉機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著的

非自己而誰又在此其轉機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吃了兩口水又要問侍書的話

恰好買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鵲之言都趕著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

了此念不絕此身敢死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卻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得轉機得快鳳姐因叫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

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嚇人紫鵲道寔在頭裏看著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

就怪了買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癩

脚嫩就好說了一回買母等料著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鵲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鵲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你問

也奇怪也問紫鵲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真正好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

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

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幾乎急死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

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著兩個悄悄的抿著嘴笑了一回省人事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咱們明兒

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裏結親我也不再露一句話了紫鵲笑道

這就是了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得好得奇怪

三三兩兩唧唧囁囁議論著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知道了著此句為後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

賈母略猜著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了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了頭忽然

寶無二人之鬼鬼崇崇是買母已久懸於心目因循不為之預防而所以死無玉者買母所以辭其咎全之意王夫人尙有成全之意既無配他之意則防閑益早矣

不為此反死矣者實矣和尙者

查前後年次寶釵生玉二人是年皆十七歲寶玉亦十七歲生曰先呼喚故寶玉呼曰姊呼喚故寶玉呼曰姊

寶釵少二歲者殊歷歷可據者茲云比

失檢點之蓋前同寶釵作十五歲生日見

回方及是年之秋有

非同年乎

以上結寶玉琴晴雯

三件等語聘寶釵與寶

以下接鳳姐送岫烟

病○忽○然○好○都○為○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著○攔○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日○恍○然○
 已○晚○乎○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獸○頭○獸○腦○不○還○嫌
 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卻○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
 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想○倒○是○趕○著○把○他○們○的○事○辦○辦○也○罷○了○買○的○皺○了○一○皺○眉
 說○道○林○了○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免○勞○罷○稱○我○的○心○裏○不○把○林○了○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況○且○林○了○頭
 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了○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
 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是○豈○知○已○之○談○然○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
 私○心○難○道○還○是○假○心○麼○若○知○過○寶○玉○定○下○寶○了○頭○那○倒○不○成○事○了○成○得○事○買○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
 然○後○給○林○了○頭○說○人○家○再○沈○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了○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
 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之○復○何○益○呢○鳳○姐○便○分○付○眾○了○頭○道○你○們○聽○見○了○寶○二
 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噪○胡○說○若○有○多○嘴○的○隄○防○著○他○的○皮○掩○僕○大○姐○之○口○奈○何○買○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
 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裏○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
 吃○酒○要○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
 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
 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噪○聽○聽○鬧○鬧○等○事○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
 裏○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裏○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
 娘○的○了○頭○說○我○們○是○賊○鳳○姐○道○為○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著○我○到○這○裏○頑○了○一○回○他○不○知
 道○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了○頭○說○丟○了○東○西○了○我○問○他○手

寒衣事
又是何事

那姑娘賤依人想
久為此等人所瞧不
起矣

此等不早該擲出著
實可惡
那姑娘肯省事其人
傾足重

從鳳姐眼中將岫烟
出力一寫其為人可
知矣此書中不可多
得
書中人可愛者多愛
而衛可敬者少
頗為鳳姐兒憐我亦
憐伊
此等處鳳姐頗敦古
誼

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著生氣呀
 並不是他們家裏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
 啞啞的你在這裏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的怎麼說這些沒道理
 來攆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那岫烟趕忙出來迎著鳳姐陪笑道這使
 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言是
 便忙請鳳姐到裏邊去坐岫烟真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
 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著那姑娘的分上
 了頭又給岫烟叩了頭纔出去了這裏二人讓了坐鳳姐問道你丟了什麼
 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找找不著就罷了情
 好性這小了頭不懂事問了那
 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了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
 姐把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棉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
 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掣來的卻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
 他愛敬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
 兒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
 那時候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
 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這裏他們言三話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終是
 在吞聲飲泣可憐情況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
 受節志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 失棉衣貧女耐嗽嘈 漢菓品小郎驚巨測

那姑孀爲人真所謂
禮義廉恥色香俱全
鳳姐志氣高顯面無
媚乞相意容當此段
施乞相意容當此段
其是清操至此即丈夫
中亦能有幾人哉
書中諸友有可妻之
惟形姑孀可以師之
世有其人吾當五體
如再不收那姑娘未
免不近乎嬌即近乎
微矣辭受中平禮吾
鳳姐此等處真可讚
他不特婆子知其好
也以上結鳳姐送岫烟
寒衣一段事
薛姨媽向姨媽說
與前寶玉向姨媽說
大相所交諸人云云
是必大相所交諸人云云
經先君子欲遠禍有
比哥哥差遠哩豈止
於明白些

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裝。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拏。來。我。斷。不。敢。受。你。拏。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領。了。倒。拏。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拏。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著。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裝。不。是。嫌。太。舊。就。是。不。起。我。們。奶。奶。爲。說。詞。剛。纔。說。了。我。要。拏。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紅。著。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卻。不。的。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從。那。裏。來。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剛。纔。在。奶。奶。前。間。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那。姑。娘。那。裏。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道。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說。著。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相。下。寶。釵。道。都。爲。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階。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階。們。家。裏。人。說。著。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羣。狗。黨。我。看。他。們。那。裏。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了。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分。付。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麼。薛。蝌。道。蔣。玉。函。卻。倒。後。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後。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頭。只。盼。著。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那。了。

蠶兒一切作為不當
不致使那姑娘有不
良之嘆而無心計者
迎春也無廉恥而計
心計者無廉恥而計
嬌嬌矣況守得管耐
薛二哥友愛而能讓
不媿為那姑娘之夫
吾亦為搔首問天

婿兒之詩如此已好
不必甚工也

哀感中寓之以正
蹊蹺之極
謝嫂嫂
因為大爺事操心而
送酒此亦情理中之
事
恐怕旁人謔言閒語
此亦情理中之論
嬌兒聽動殊欠正氣
既在底下又云服侍
其願荐枕席絕無遮

頭也。像這個東西。何得借說著。把手往裏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那頭實是在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字的當字。只是等階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那岫烟住在買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那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兩地情懷感索居。同在泥塗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真了一回意。欲掣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沈吟道。不要被入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著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掣來夾在書裏。又思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至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裏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著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著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調情真圓底。而方蓋矣。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寔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心。二爺是知道的。階們家裏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著又笑。瞧了薛蝌一眼。道。寶蟾人似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著。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服侍得著太爺。就服侍得著二爺。這有何妨。呢有妨。薛蝌一則

戲無如疾走者之必
其質無妨

這件事何能作主似
乎推託實為自任心
之志恣於眉睫開可
以不傾罷了留下何
不吃傾罷了留下何
所謂薛蝌到成年輕
分矣我則已猜著八九
謝兒未必顧之如何
來道請迴俗女駕無
久恩為也
然則莫謂薛兒年輕
竟不解事者幸虧其
念一著厚耳故有轉
此一層也要防到不
又一轉念又想得不

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作此想。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拏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限。擠住了。偶
然吃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吃的。省盡多。少。事。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
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牌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拏回去。不說二爺不吃。倒要說我不盡心
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心虛。回頭來。向著薛蝌一笑。又用手
指著裏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不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訕訕的起來。因說。姐姐替我
謝謝大奶奶罷。天氣寒。看涼著。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言實蟾也不答言。笑著走了。薛蝌始
而以爲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
祟。不慚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已可猜十。卻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裏就有別的講究
了呢。是心然不用拘禮。言者。聞者。均有。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卻指著金桂的名兒。也未
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裏。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爲人毫無閨理。法況且。有時高興
打扮得妖嬈。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著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
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裏。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裏。索性倒怕
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撲嗤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嚇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黛玉之天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絕粒而死。不但文情徑直無味。且轉覺鍾情尙未至深。死亦死得糊塗。今因聽訛言而覓死。又因聽密語而復生。委曲纏綿。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後文。竟娶寶釵。更爲緊湊。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襲人對王夫人一番說話。又伏寶玉病後移出地步。分付寶玉定親。不要叫黛玉知道。伏後文沖喜掉包。黛玉驚迷情事。寫那岫烟之涵養。反襯夏金桂之淫蕩。鳳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烟。金桂送菓酒。是勾引薛蝌。一正一邪。互相映襯。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十月閒事。

可以知心之一動乃
怕矣。年輕人便如此吃苦
仍注到大哥官司一
邊文有局段

能畫鬼心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
參差

補敘先一夕事

自是要言不得不問

問得好不知作者如
何體會出來
對得好又不知作者
如何體會出來
金桂說得含糊

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裏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的。也有能做狀子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類能識得世情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語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裏倒沒了主意。只怔怔的坐著。能畫鬼神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賤因怕金桂拏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不怕金桂不依。先下手為強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挽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裏那裏睡得著。可見其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日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家貨。卻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粧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是偷漢手段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己只得以為真端了碟子回來。卻故意留下酒壺。以為再來攬搭之地。用心只見金桂問道。你拏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此句金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著。也想不到一個法子來。我替你想也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我分惠于他。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腳。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妙。寶蟾也笑道。他孤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

下第一頂門輪
令奶亦沒吃好東西
西有叔如此不如無

寶蟾此答真到微妙
不可思議地步
施耐庵無此細膩妙
筆耐庵無此細膩妙
奶將我作子只怕是
奶必也想到然只
明說出來索性不要
廉恥

若知寶蟾如此設計
也怕他起來了
寶蟾小蹄子委實是
偷漢慣家無奈薛蝌
收過甚固竟至賊為
市幾句

到底底是年輕想頭忠
厚想頭極幸虧是蝌
兒寶蟾極幸虧是蝌
得元之親見其人寫
明說在紙上也

石破天驚
有此奇語
金桂道他怎麼孤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趁勢
孤負奶的心麼筆正是逼攤開一筆說著卻把眼溜著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己之心先虛想了我給
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
麼意思金筆作對亦以寶蟾笑道奶別多心我是跟奶的還有兩個心麼承固是忠於奉但是事情要
密些仍不說明說出來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著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頭就不是個好
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卻擊我作筏子不是麼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我倒是替奶奶難受奶
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
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問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
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也說不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
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在階們屋裏我卻幫著奶奶灌醉了他怕跑了他要不應磨們索
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熱手他害怕他自然得順著磨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磨們也不
至白丟了臉面奶奶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額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
是的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已諾之矣活寫寶蟾把嘴一努笑說道看罷呀人家倒替仍仍拉
奶奶倒往我們說這話咧淫得罪淫聲口實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
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得淫婦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
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孤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
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擡遇見金桂金桂卻一盆
火兒的趕著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一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羅陣寶玉妄談罪

爾母女二人又烏乎
婦人女子想願只是
如此如思好事遂疑兒
心成糊塗之見溺愛
豈爾兒之已上其當
耶我爲之嚇了一跳
兄見前文說金桂無
弟第一句埋伏得妙
知其真是姓夏不是
吾至今疑之但既以
爲夏三則夏三之而
已矣

然噫婦以爲非外人
婆娶以爲必外人出
來相見不知是外人
不慮外人只知是外
走不慮外人只知是
可知過暗路者已非
一日矣
買東西亦爲後文伏
案
何消說得我若無錢
也不敢不絕四字包
往來不絕四字包著
無限不絕四字包著
無上結縛金桂事
夾寫夏三爲後文理

熱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自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裏有錢。買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也未可知。好運。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爲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裏。瞧過。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波瀾生。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著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漢子一位。本住在屯裏。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日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道。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敘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又烏乎。于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著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沒下的。來。畱在階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著。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著。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爲後文。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弟的言語。說著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不嫌。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付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裏。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道裏卻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裏要親提。若一上去了。又要吃苦。必是道裏沒有託到母親見字。快快託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

根一段○以下從
薛蟠寄信過寫實敘
之病爲一過脈並敘
定實敘一節正文
可見吃官司之難不
險點到一著便滿盤
輸矣

既痛兒復悲女
叙兒之病亦頗沈重

父母之心如是如是

此時林姑娘尙在睡
裏夢裏吾爲之一歎
定者定也嬰兒將奈
何

以上結實叙一邊事
以下通寫實無參禪
而以作消寒會作餘
波
賈母亦只顧一邊

哭了一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即便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家人李祥。本在那裏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腳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著。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著。勸薛姨媽。香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著。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早驚動榮甯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卻都不叫寶玉知道。何苦如此。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擔憂。也不叫他。這自己來求王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託。底下難託。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遭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年底。已經年近歲逼。將盡矣。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就是黛玉的生日了。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著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著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爲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日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著。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裏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裏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

黛玉問話層層剝繭。寶玉答語頗有悟機。而黛玉則說到水止珠沈。寶玉則說到有如三寶。兩人結局於斯可見。此老鴿之所以一連幾聲飛向東南去也。

黛玉說薛姨媽心緒不甯。如何還能應酬。纔不疑及親事。亦是反跌後文。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時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嚇我。說著。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安知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著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裏呢。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醒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還眼淚已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什麼來。著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裏。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吃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好些兒了。又想歇著。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好。戲小昨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裏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月早起去罷。麝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

倒叫學房裏說。既這麼著。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誑假脫滑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

記了。咱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麼。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

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見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滿襲人。襲人啞道。小

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

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悶悶的。不言語。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

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何嘗不是狐狸精。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

了。叫二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日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裏呢。史姑娘那姑娘

李姑娘們都請了。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

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便不言語了。此公真是賤巴結。受用之。那了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

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著寶姐姐自然也來。又思寶姐姐但不知林妹 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初一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又到賈政王

夫人那裏。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烟跑

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著幾個小了頭。過來給老太太請

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著老太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著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

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叔請安。寶玉也問了一聲。姐姐

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呢。巧姐兒道。媽媽說我跟著李

媽認了幾年字。不知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了。我認給媽媽。瞧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著

頑。那裏認得。我瞧著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

活畫出小女孩子

的是太婆婆獎賞重

孫女聲口

聞姨媽來想寶姐姐也來夫魚固我所欲也然魚來而熊掌去焉用來為糊塗帳裏人空費心思以上結黨玉參禪並一段紅院議消寒會為一段從賈母作消寒會起遞寫巧姐讀列女傳與司基結局兩節事賈母真高興

七十四回云鳳姐識
不認字善作善讀者
實在此章取義慎弗
摘其齟齬

烈女傳至此始為略
矣亡羊補牢亦已晚
亦是慧心人

口吻宛然

兒的時候給我理理可聽。買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得麼？你要不懂，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買母道：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是元妃。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是李淑。孟光的荆釵布裙，鮑宣妻的提甕出汲，是巧姐那才。陶侃母的截髮留賓，還有畫荻教子的。是李淑。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那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是鶯鶯。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的。是尤三姐。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慢的講。若是那些豔的，王嬙，西施，樊素，小蠻，絳仙等。是晴雯。是魏國秃髮，髮怨洛神等類。是鳳姐。卓文君，紅拂是女中的豪像的。是湘雲。買母聽到這裏，說：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裏還記得呢？巧姐兒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二叔叔一講我，更知道了。好些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明兒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昨日我還聽見我媽媽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裏是二叔叔那裏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無心。寶玉聽了，更喜歡笑著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又有什麼。因又向買母笑道：我瞧大姐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他認得字，買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鍼黹，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著劉媽媽學著做呢。什麼紮花兒，咧，拉鎖子，咧，雖弄不好，卻也學著會做幾鍼兒。買母道：嗒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著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才不受人家的掣掣。巧姐兒答應著，是還

將五兒前事總敘數
筆妙在從寶玉心想
中寫出可悟文章打
疊之法

俱已評定人家了
然則寶釵因寶兄弟
在座宜其更不來矣

是十一月時景此等
處作者最會顧到

鳳姐作事處處不肯
被人說話誰知說話
者終多

又開一篇奇文

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攢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著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得虧鳳姐想著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想他有情買母等著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回來李執同著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衆人厮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買母又叫請去果然姨媽帶著寶琴過來又不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不見寶釵邢岫烟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為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座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攔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買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啫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頭們把火盆往後擎了一擎兒就在買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裏爲著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寔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爲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在情理中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著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爲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在情理中又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決不可再

從一而終司棋頗明
 大義謂此言神鬼鑿
 得此言神鬼鑿
 之得此言神鬼鑿
 說得此言神鬼鑿
 此言神鬼鑿
 司棋倒不糊塗
 性不圖司棋有此烈
 其自誤與小柳同而
 異然皆起於疑彼疑
 心之易變
 貪圖銀錢之人即一
 錢不值司棋雖不害
 賤已聲價十倍
 真是一個鴉母心腸
 亦可謂從容就義矣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
 匹婦不可奪志
 以上結情案會成巧
 姐讀列女傳帶紋司
 棋結局事為一段
 寫雨村陸官等事
 馮兄久闊矣

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膽小一人作事一人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
 輩子的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拌著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他不改心我在媽跟
 前叩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敢怎麼著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
 便哭著罵著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怎麼著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
 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著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們不用著急我
 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著他纔回來的心也算真了你們若不信只管瞧說著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
 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
 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有心為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
 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著外甥去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擡了兩口棺材來死同穴
 司棋的母親看了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
 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傻了豈知他忙著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外
 子裏一勒也就勒死了義夫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了倒哭得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
 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叩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傻了頭偏偏的就撞見
 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裏沒事人的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公論論起
 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但只你纔說的叫聽著怪可憐兒的罷了你回去告訴他
 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料理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買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買政這日
 正與詹光大基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為著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裏打結門上的小厮進來回
 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買政道請進來小厮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買政即忙迎著馮紫英進來

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二 評女傳巧姐墓寶賈 玩母珠買政參案散

恐警天下壞基手十有九個是磨先生一打結吃虧便是全輸人生最宜防備者在結慎勿輕於下子馮先生亦不是門外漢此下一段文字乍看皆屬閒文其實由盛而衰已伏抄沒之根寫出一副好園屏

鐘也過得去馮紫英帶來洋貨四種以母珠比寶玉其餘皆是陪筆寫出一顆好珠

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基便道：「只管下基，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基是不堪賺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事。」老伯只管下基，我也學幾著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既沒有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著，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他橫豎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擊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明明不擊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公對下麼？」賈政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著，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沒道：「有的事。」賈政道：「你試瞧著，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基來。」詹光還棋要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裏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姪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人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買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格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卻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卻可用得著。還有一個自鳴鐘，有三尺多高，內有一個小童擊著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裏頭也有些人在那裏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卻還沒有擊來。」總束上現在我帶在這裏，兩件總束下卻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擊出一個錦匣子，見幾重白棉裏著，揭開了蓋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裏頭金托子大紅縐綉托底上放著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擊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又向懷裏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裏，散著把那顆母珠放在中間，將盤置于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

珠固好寫珠之筆亦
好讀此一節亦如大
球小珠落玉盤矣
就一府而言實母者
實母球然就中而言
實玉亦若母球然
寫鮫綉帳亦寫得明
白

叫買躉者引出下文
鳳姐一番議論也

不買物思立根基
緊未忘可卿所囑惜
鳳姐此論卻是就根
本上立業要言然能
說不能行曉曉者亦
倒不是喪氣話
是回覆生意人口頭
話

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擡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紫英回頭看著他跟來的小厮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厮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著虎文錦錦上疊著一束簾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綉帳。在匣子裏擊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裏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裏去，纔張得下。這就是鮫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裏，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些英一層一層摺好，收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很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綉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裏買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裏頭用不著麼？賈政道：用的著的很多，只是那裏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拏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著人叫買躉把那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著。又把兩樣東西一試。賈政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自鳴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遂說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裏有這些閒錢？賈政道：不比外任，督撫要辦。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咱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此局將矣。此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政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的。為的是宮裏好進，誰說買來攔在家裏？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著，便把兩件東西拏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

秦氏死已久乃翁尙
不忘龍禁尉雖已續
絃只怕曾經滄海難
無意閒談點明賈蓉
無娶的是姓胡

雨村久不見書中特
於言語間提及之

將雨村出身履歷從
政老口中詳述一番
可當雨村一生行迹
其用筆簡淨不支周
密無漏

都是從周瑞女婿冷
子興口中得來的

今之爲官者大都是
鑽門子者耳

你在我這裏吃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麼？賈政道：說那裏的話，正說著。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吃著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袋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裏，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

賈政道：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裏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裏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眼點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如老爺不滿，意者，賈璉道：聽得內閣裏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陸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

了。馮紫英道：我今日從使部裏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了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找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的。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舍妹丈就便託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託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從代字輩下來，甯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槩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陸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陸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尚書。爲著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陸了。爲下文作引子。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的功勳，一樣世襲一樣的起。

激射後文府中事
再反照一筆抄籍存周
見可怕恩侯云沒有
居心各別而報施已
如影響焉
無德行才情如何衣
租食稅爾時正懣而
談徒覺窮容可掬然
已酸氣直銷矣
明教之糊塗不如政之
明白

居我們也是時常往來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這裏請安很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著寔記念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賈赦道。咱們家是再沒有事的。偏是你家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未必怕。一則裏頭有貴妃照應。奈何。二則故舊好親戚多。只怕靠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簿。所知請看東府賈政道。雖無刁鑽刻簿。卻沒有德行的。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裏當得起。但眼前子弟輩能保家。賈赦道。咱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吃了幾杯。擺上飯來吃畢。吃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賈英說了一句。馮些英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廝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巧姐以侯門之女。出嫁耕織之家。如列女傳中孟光一流人物。故借寶玉講書為伏筆。

司棋係迎春之婢。所以其母假託迎春之名。央人求鳳姐。

司棋之死。與尤三姐激烈相似。但三姐是明受柳湘蓮之聘。司棋是私與潘又安相訂。邪正不同。

柳湘蓮揮劍斬情。潘又安拔刀自刎。其心亦似相同。但柳生之去。飄忽不測。潘郎之死。明白顯着。文筆迴殊。

賈母如一顆母珠。在則兒孫繞聚。死則家業消亡。借此一參。暗伏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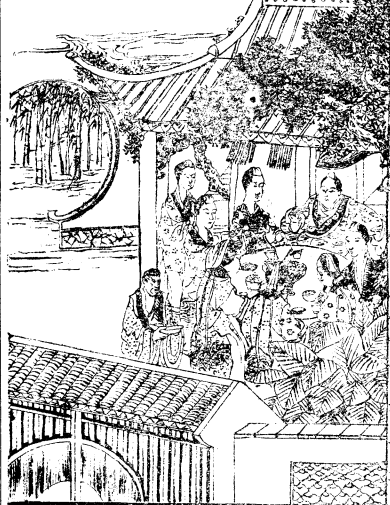
賈政說甄家被抄。是正伏後文。賈赦說我家斷無其事。反跌後文。

補敘賈雨村來歷。與第二回遙遙照應。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一月事。

第卅回 鳳凰園



甄家僕故靠賣家門



先通靈寶玉知奇禍



宮海榮雲



以假混真 寶王真瘋



國號成元 寶妃亮遊



波曉顯 聖兒 本教



顯消息 聖兒 謀奇



正在熱鬧時故請酒者亦皆公侯伯也

烏家莊後復有郝家莊接連看來可見命名之妙令我思鳥進孝想是郝莊頭所經管者是以比他一段文字以上結紫英一段文以下接買瓊辦車車夾絨臨安府看戲一段天下竟有此沒王法的始知道上的此等通病不自今日始矣北人學車南人提船借端滋事難以枚舉民塗炭食肉寢皮吾心繞快於書為問文其寶此等皆著書正意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甄家僕投靠買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卻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分付道。今日臨安。伯那裏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人回道。奴才曾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著。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著。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午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著。只見兩個管屯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多勢處旺相進益儘皆下文引子也。請了安。叩了頭。旁邊站著。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著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裏賈瓊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裏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擊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裏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著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著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瓊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擊去。向擊車的衙門裏。要車去。并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瓊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閒吃糧。不管事。因分付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著。也回到自己房裏。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

周瑞旺兒皆係賈府中人。信託家人。其不守規矩者。猶如此。他可與矣。

從實玉眼中。為琪官出色一寫。蓋為末卷埋根也。總為此入再嫁張本。

以為那人託身地步。此節議論。有不觸不背之妙。且觀中觀。觀者。人向在大。吾不知實哥之人材。還比得過他否。前於鶯兒不知嫁誰。此云實兒身上云。不知誰家女兒嫁他。兩兩對照。其用意相。

是衙門裏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擎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裏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裏。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子是賈赦帶著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著。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的。擎著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二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砂。鮮潤如出水芙蓉。飄揚似臨風玉樹。卻也不錯。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將玉函。又遇他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子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裏。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將玉函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寶玉因眾人在座。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將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裏掌班。頭裏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裏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掌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得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真猜得到。要嫁著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孤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見說。將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占字。大有著落。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走。于是賈赦又坐了一回。果然將玉函扮著秦小官。服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

此齣戲辭作者如何
想出來真妙到無可
名言
後來的樣子先做與
寶玉一看
形容細刻
爲藝襲人伏根日後
情形已在臺上演
雖曰夫儀婦婢居然
一對玉人亦稱真匹
詩詞不如音律一槪
風騷俱在戲子之下

的是門子口吻

外頭一語寫盡積弊

以上將辦擊車一段
文字結住
一下接包勇投買府
一事
特寫衣飾重之也
備來看佛面比比皆
然

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響亮。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著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擊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擊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擊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裏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裏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裏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裏去。賈璉因爲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黨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查。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擻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分付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著毡帽。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腳下穿著一雙撒鞋。人打扮。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個揖。衆人。擧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呢。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上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下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上寫著。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謫。自分萬死難償。反映。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

不知後來尊府上卻
顧此人不少

十六個字寫出一條
大好漢來作者特筆
因後趕賊先寫包勇
形貌宛然梁山泊好
漢兒女場中不可無
英雄氣象

簡爽其音
真心待人反招出事
來半生攪擾今日得
關大教
可知存心太真亦是
世上行不去的
此間亦因平日聽說
是以急於一證
賈政之心必曰小犬
也如此

鏡花水月之文是假
是真是一是二
女子也鬼怪也骷髏
同其揆一也
悟獨捷幡然歸正苦

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才包勇。向會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懇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鳥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敘不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卻的。有不願之意分付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

材使用便了。淡淡然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叩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

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亦來有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

背寬肥。濃眉暴眼。闊額長髯。氣色粗黑。垂著手站著。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

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

出來。說是別處你不肯去。這裏老爺家裏。只當原在自己家裏。一樣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

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田地。且慢說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

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句駁包勇道。因為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

是也。叫寶玉。麼相形。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牌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

太也很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

的急死。裝裏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裏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著他到了一座

廟裏。見了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

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醒過有日。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

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牌氣了。好著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所以為甄也。惟有念書為事。就有

海中豈少慈航要在
可知引誘而動心者
仍未悟女子之即鬼
怪耳船艦耳
一段文字爲後文伏
一節事
以下接水月菴買芹
字也而曰不成事體
一發令人可疑

的真是沒名揭帖話
頭名帖子其毒等於
射工放鮪經云畏人
之多言

辦得得體
面面兩神

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殼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上。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裏用著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著退下來。跟著這裏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到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裏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可疑。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寫著許多不成事體的字。極極賈政道。那裏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裏的航麟話。糊得妙。賈政道。掣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寫。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著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著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裏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倡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聞。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著叶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甯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遂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不查查。考過沒有一間。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裏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一層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安當的地方兒。只猜得。賈政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著。只見賈蓉走來。擎著一封書子。寫著二老爺密啓。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裏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裏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

為勞官洗刷乾淨

看來姚姚二字人人所愛何職乎
前買府作消寒會已
是十月中旬於時令
倒不合當作十一月
中旬必有偽脫
與女尼道陪酒唱曲
官竟作鴛鴦之觀
官恐寶玉叫之亦不
來矣而況於芹乎

偏要口強

賴大辦事能

辦事能而且簡捷

其意若曰將來不知到什麼田地呢

就此說來佈置得頗不綽

到菴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有個知覺了。想是智能更兼買芹也是風流人物。想是秦鍾打諝。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便寫出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閒時便學些絲絃唱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眾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裏歇著。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吃著。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菓子連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買芹吃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倒不如猜拳罷。誰輸了。吃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鬧混吃的。不像。且先吃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著吃去。我也不管。是小事。正說著。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裏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買芹躲開。買芹因多吃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裏大怒。為的是買政。分付不許聲張。只得含糊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裏呢。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道。大爺在這裏。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裏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道。天色不早了。快快的好。趕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著大走。驟押著。趕進城。不提。卻說買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嘆氣買政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裏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買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買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裏納悶。也不言語。買政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菴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著。也別聲

主意真不安然鳳姐
再不想其如此也

還是那一夜驚恐之
餘

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敲門不吃驚

聽禱頭巷三字即為
一嚇何苦做虛心事

饅頭也者水月也水
月也者饅頭也若鳳

姐胸中祇橫著饅頭
二字不然何必曉曉

於饅頭水月之間

看如何辦法

先要將芹兒一究
已覺得有些意思麼

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回來也不用說明著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買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著心裏抱怨鳳姐出的主意件都要發作欲要埋怨因他病著只得隱忍慢慢的走著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裏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壓壓的總沒精神正是掛記鐵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貼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巷裏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巷的事情這一嚇直嚇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巷裏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著什麼急不是張金哥鳳姐聽是水月巷纔定了定神說道含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巷呢是饅頭巷饅頭巷即水月平兒笑道是我頭裏錯聽了是饅頭巷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巷是水月巷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巷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巷那饅頭巷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巷是成叫芹兒管的大約刻扣了月錢是度人平兒道我聽著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骯髒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裏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分付這些人不許聲張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擎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著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正說著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約怒氣暫且糲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明日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著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裏要人想著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裏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裏即刻傳那些

驚是日日吃的覺是
夜夜困的
可知二哥亦是一流
人物然芹兒生機全
在此

先辨後求

到此處連哥也只心
軟了
卻是如此辦法甚得
大體

現有對證還要辨到
那裏去
無數葛藤保全無數
臉面

向奴才叩頭芹兒自
賤甘為下流種子殊
無足惜

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著賴大來了。以開其語。二叔想來。是知道的。為什麼。買。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買。不。著。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買。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又。是。一。個。雷。買。道。姪。兒。沒。有。幹。什麼。菴。裏。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攢。是。不。忘。記。的。事。者。全。無。買。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只。自。己。瞧。去。罷。使。從。靴。掖。兒。裏。頭。掙。出。那。個。揭。帖。來。擲。與。他。瞧。買。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何。必。當。初。說。道。這。是。誰。幹。的。我。豈。沒。得。罪。人。為。什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場。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著。問。我。姪。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著。見。沒。人。在。旁。邊。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著。只。管。叩。頭。滿。眼。流。淚。買。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準。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咱。們。的。事。多。著。呢。倒。不。如。趁。著。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著。若。混。過。去。可。以。就。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證。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崇。崇。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麼。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著。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供。教。我。你。幹。的。起。去。罷。叫。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買。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菴。裏。的。時。候。他。們。正。在。裏。面。吃。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買。躉。道。芹。兒。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買。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買。躉。拉。著。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是。芹。哥。兒。在。家。裏。找。來。的。好。主。意。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也。好。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如。此。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嚼。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買。躉。芹。叫。買。跟。了。賴。大。爺。去。罷。聽。著。他。教。你。你。就。跟。著。他。說。罷。買。芹。又。叩。了。一。個。頭。跟。著。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叩。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得。知。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買。芹。想。了。一。想。忽。然。

想起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不法胥役之指官擾累。與不肖子弟之藉勢放縱無異。故以縣役搶車。爲賈芹鬧事作陪襯。寶玉付度。誰家女兒。得嫁蔣玉函。不爲孤負。豈知嫁玉函者。卽是自己平日最愛最親之婢女。是側筆映照法。

賈府無數美婢。惟襲人得所。玉函占花魁一齣。是正筆映照法。

寫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藝氣象。

甄家抄沒。是賈府前車。今賈府禍事不遠。故借薦來包勇口中提明。

包勇述說甄寶玉病中夢醒。忽然改變性情。惟知念書爲事。且能料理家務。賈政使默想一回。試思賈政因何默想。絕不再問。中間暗藏無限情事。讀者須心領神會。勿被作者瞞過。

沁香鶴仙已被買芹勾上。其餘女尼女道。亦俱放縱不堪。獨芳官一人涅而不淄。人固可愛可敬。文亦省卻無數累筆。

水月菴平兒誤說饅頭菴。以致鳳姐驚昏嘔血。不是平兒口誤。卻是暗中有鬼。

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八十六七回爲一段。寫薛蟠之以賄翻案。妙玉之以色走魔。中間夾敘黛玉撫琴。引起下文。八十八回爲一段。敘佳兒悍僕。伏異時中舉糾盜之根。八十九回爲一段。寫寶黛癡情。九十九十一回爲一段。敘夏金桂之淫蕩。邢岫烟之涵養。薛寶釵之持重。九十二三回爲一段。寫巧姐幼慧。賈芹敗事。中間夾敘母珠聚散。甄家抄沒。引出賈府不祥諸事。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時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冥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分付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厮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卻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著頭腦。只得坐著。等到天亮。園裏各處的了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裏使喚。卻也了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又想到。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啗們家的人了麼。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嚼說得的麼。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帳事。也肯應承麼。但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娘娘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呢。依姪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麼個辦法呢。探口氣。王夫人道。那些女孩子在那裏。賈璉道。都在園裏鎖著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裏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好。王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裏我原要打發他們

此等子孫太不爭氣

圖圖得妙

此易爲事矣

王夫人此事頗論得有見識

此等處栽培福田者不少

發落芹兒亦好

此層更慮得周到不期王夫人竟有此才

以上結水月菴一段文字以下入賞花妖順敘寶玉失王

敬見者不鮮獨得者自炫對海龍王誇池水滿天地閒竟有其人驚驚嫌傅家女人聞聲便嫉較邢尹大巡庭紫鵲即問胡不就

去著呢。都是你們說留著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麼。你竟叫賴大。把那些女人帶去。細細的問他。本家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化上幾十兩銀子。雇隻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概連文書發還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為著一兩個不好。個個都押著他們。還俗那又太造孽了。若在這裏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裏顧人的死活呢。片兒呢。你便很很的說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裏來。看子細。拋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不挽著走了。豈說與帳房兒裏。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還打發個人。到水月菴。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墳燒紙。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裏去。不許接待。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連老姑子。一竝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是太太主意。叫。你這麼辦去。辦完了。告訴我。去回太太。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來。你也按著太太的話。回去。賴大聽了。便道。我們太太。真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還著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不得不挑個好人。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個貼帖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亦不可恕。將來賈璉點頭。說是。即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趕著把女尼等領出。按著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家。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丟開手了。獨有那些無賴之徒。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那個不想究竟。那些人能殼回家不能。未知著落。亦難虛掀。且說紫鵲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著鴛鴦下來。閒著坐下。說閒話。提起女尼的事。鴛鴦詫異道。我並沒有聽見。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正說著。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過來。何來請買母的。安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鵲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裏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便獻寶。的是的。常常在老太太面前。誇他家姑娘長得。怎麼好。心地。怎麼好。禮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捷。做活計兒。手兒又巧。會寫會算。尊長上頭。最孝。

給寶玉以音相話用
心真苦

鴛鴦儘管說去亦未
防聽之者句句關心
也言相話聽亦有
人說下難沒有第二
個寶玉試向包勇問
之勞觀者用心極意
托以見黛玉極意
千回百折愈想愈疑
真能替姑娘分心事
者勸聽兒亦不必為
吾勸聽兒亦不必為
姑娘操心是騰操
心紫騰悟矣放下居
刀淨地成佛上煩躁
二字

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常○常○說○給○老○太○太○聽○我○聽○著○很○煩○這○幾○個○老○婆○
子○真○討○人○嫌○果然我們老太太偏愛聽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很厭煩
的○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
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裏○只○要○和○諧○們○這○種○人○家○作○親○才○肯○一○回○誇○獎○一○回○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
紫○鵲○聽○了○一○呆○便○假○意○道○若○老○太○太○喜○歡○為○什○麼○不○就○給○寶○玉○定○了○呢○為姑娘鴛鴦正要說出原故未
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鴛鴦趕著上去紫鵲只得起身出來回到園裏一頓走一頓想道天下莫
非○只○有○一○個○寶○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癡○心○起○來○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
在○寶○玉○身○上○的○了○三○番○五○次○的○病○可○不○是○為○著○這○個○什○麼○這○家○裏○金○的○銀○的○還○鬧○不○清○若○添○了○一○個○什○麼
傳○姑○娘○更○了○不○得○了○大○為○姑○娘○耽○憂○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聽○葛○鴛鴦的說話竟是一見一個愛
一○個○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麼○紫○鵲○本○是○想○著○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了○不○免○掉
下○淚○來○此○淚○不○全○為○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若○是○看○著○他○這○樣○又○可○憐○兒○的○左○思
右○想○一○時○煩○躁○起○來○自○己○醉○自○己○道○你○替○人○耽○心○什麼○憂○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
服○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為○自○己○操○心○就○旁○觀○是○騰○操○心
呢○從○今○已○後○我○盡○我○的○心○服○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麼○一○想○心○裏○倒○覺○清○淨○就○旁○觀○是○騰○操○心
辭○妙○好○回○到○瀟○湘○館○來○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已○為○後○文
便○問○你○到○那○裏○去○了○紫○鵲○道○我○今○兒○聽○了○瞧○姐○姐○們○去○黛○玉○道○敢○是○找○襲○人○姐○姐○去○麼○不○在○襲○人○者○意
道○我○找○他○做○什○麼○黛○玉○一○想○這○話○怎○麼○順○口○說○了○出○來○寶○玉○反○覺○不○好○意○思○便○啞○道○你○找○誰○與○我○什○麼○相
干○及○一○提○醒○羞○悔○交○生○倒○茶○去○罷○紫○鵲○也○心○裏○暗○笑○出○來○倒○茶○只○聽○見○園○裏○的○一○疊○聲○亂○鬧○不○知○何○故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四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福 三百六十九

這是什麼天氣了海
棠竟開起花來

點染生姿其將與海
棠花鬪豔耶

又去了一個湘雲一
個寶琴一個李紋一
個李綺園花日就衰
矣

賈母就節氣上論
王夫人如買母之言
邢夫人疑到必有原
故

李紈疑有喜事
探春獨以為妖孽卻
不明說
黛玉所以與李紈同
而撥古事以證之

賈母王夫人又以黛
玉之言為是
賈政之見與探春同
賈政亦以爲怪惟不
欲去之見與老異

一面倒茶。一面叫人去打聽。回來說道。怡紅院裏的海棠。忽接海棠。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青朶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開得很好的海棠花。衆人詫異。都爭著去看。連老太太太太都開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裏敗葉枯枝。這些人在那裏傳喚。黛玉也聽見了。知道老太太來。便曳了衣。叫雪雁去打聽。若是老太太來了。卽來告訴我。雪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太好些人都來了。請姑娘就去罷。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便扶著紫鵲。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黛玉便說道。請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兒因病未來。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李家姐妹。因見園內多事。李嬌娘帶了在夜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開得古怪。真古。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著小陽春的天氣。這花開因爲和暖。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爲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與太太說得都時。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內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說出來。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裏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荆樹一棵。三個弟兄因分了家。那荆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荆樹而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在此。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正說著。賈政買政買環買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道。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人語。賈母聽見。便說誰在這裏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麼怪不怪的。若

賈母以二子之言爲非是感於李執一言
海棠開於十月宮娥
湊趣不如探春卓識
教老齒莽之心地
安分若黛玉之心地
玲瓏而巧爲附會則
以喜事一言專知非
僕其誰斯謂關心者
亂索拂前事隨手波瀾

三詩俱釋
亦是看貨估斤兩之
說棠也各有心事各
有見解而寶玉之情
獨深

爲花挂紅鳳姐又別
有微意祝其逢凶化
吉而已
若不喜其將大家
不喜乎文章只怕反
轉一想

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人當去。你們不許。混說話。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越越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裏。快快預備酒席。大家賞花。叫寶玉環兒。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娘的病。纔好。不要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著李執道。你們都陪我吃酒。李執答應了。是使笑。著對探春道。都是你鬧的。探春道。饒不叫我們做詩。怎麼我們鬧的。李執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麼。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自然大家聽著都笑了一時。擺上酒菜。一面吃著。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歡喜。大家說些興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今日繁花爲底開。應是北堂增壽考。一陽旋復占先梅。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出芽。海棠未發候偏差。人閒奇事知多少。冬月開花獨我家。

賈蘭恭楷謄正。呈與賈母。命李執念道。

烟凝媚色春前萎。霜浥微紅雪後開。莫道此花知識淺。欣榮預佐合歡杯。詩有妊

賈母聽畢。便說我不大讀詩。聽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做得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頭想。但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頓覺轉喜爲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爲他。而開也未可知。愈想。卻又轉悲爲喜。依舊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著過來。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裏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服侍。老太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了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著。又體面。又新鮮。很有趣兒。襲人笑著對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

鳳姐別有見解果如
誰知禍事即生頃刻
之間圓皮襖表新樣
衣著於以諷服之不
隨

玉失以後種種不祥
有影即有蹤

命根已斷大家如何
活得到一人身上去
又推到他自己身上去

有響便有影
於是疑到來人身上
文將步驟
天亦厭金玉去去
說耶且此玉既亡之
彼玉亦將碎而此玉
又為他何用之先兆
可玉為彼玉之先兆亦

要有喜大家喜買母聽了笑道阿呀我還忘了呢鳳了頭雖病著還是他想到送得也巧一面說著衆人就隨著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說這花開得奇怪叫你鉸塊紅袖子掛掛便應在喜事上去了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送了平兒出去不題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著一襲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棵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買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掛出來迎接買母恩恩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買母去了依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著便問那塊玉呢此關已欠寶玉道剛纔忙亂換衣摘下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處找尋蹤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著急少不得在屋裏的問他們就知道了一個去襲人當作那裏了別真弄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裏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你自己昏了心了想想罷想想放在那裏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裏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同你頑便著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到底你擺在那裏去了寶玉道我記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你們到底找呢襲人麝月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知冷汗出多少甚至翻箱倒籠寔在沒處去找便疑倒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檢了去了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是東西呢只要性命誰敢檢了去呢你們好歹別聲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檢著嚇我們頑呢你們給他叩頭要了回來若是小了頭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把什麼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個此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了玉何用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趕出來囑付道頭裏在這裏吃飯的倒先別問去找不成再惹出

丟了寶二爺還不利
害丟了玉真利害謂
恐怕有了玉時寶二
爺要丟了
再將諸人光景總寫
一筆
亦不過盡人事而已
探春此舉真是窮竭
想
混找者不必找之處
亦找到也
如此亦無可奈何之想
此亦偷去豈不會稀
藏他處而有任爾搜
出者乎
都是前番搜檢引出
來的禍
紛紛搜檢蕉下客前
日業經惱恨下又作
不成材料的樣子要
言謔正足徵識量

些風波來更不好了橫波總有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個驚疑已聞得通俱目口呆面相窺寶玉也嚇怔了真真襲人急的只是乾哭念極我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難道找不成怡紅院裏的人嚇得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默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命個老婆子帶著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眾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銀句賞銀一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聽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干茅廝裏都找到誰那塊玉竟像繡花鍼兒一般找了一天總無影響再總束李執急了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請教衆人道什麼呢李執道事情到了這裏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裏除了寶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了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了頭大家說道這話也說的有理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倒是這麼一來你們也洗洗情探春獨不言語那些丫頭們也都願意洗淨自己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人自己解懷李執一氣兒混搜探春喚著李執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意中有王善在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果如我且這件東西在家裏是寶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麼是得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所注衆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裏昨兒是他滿屋裏亂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真說出來不便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裏哄著他叫他拏出來然後嚇著他叫他不要聲張這就完了大家點頭稱是李執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是得你去才弄得明白平兒答應就趕著去了不多時同了買環來了衆人假意糴出沒事的樣子叫人倒了碗茶放在裏間屋裏衆人故意搭趣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著向買環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你瞧見了沒有買環便急得紫漲了臉瞪著眼說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麼又叫我來查問疑我是犯過案的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四 宴海棠賞花姊妹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積時氣忿借題一揮

如異丟了沒要緊亦不至粉身碎骨若丟了要緊雖粉身碎骨何補哉

說得明白

這樣說不過去那樣說不過去怎樣好

拷問二字太言重了有是母必有是子

告稟太太已無處不找到矣

一駁

賊麼平兒見這樣子倒不敢再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怕三爺要拏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懾見了沒有好叫他們找買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見該問他怎麼問我捧著他的人多著哩得了什麼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說著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裏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個撈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噪得滿院裏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麼襲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若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著便號陶大哭起來衆人更加傷感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商議定了話回來好回買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議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爲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渣兒來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衆人一想這話倒還混得過去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南安王府裏聽戲去了呢便說那日丟的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兒丟的爲什麼當日不來回極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糝點撒詎只聽得趙姨娘的聲音兒波又生哭著喊著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裏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伏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說著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得買環也哭喊起來李執正要勸解了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赶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之色纔信方纔聽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麼定是驚疑不衆人都不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裏坐下便叫襲人慌得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稟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寶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南安王府那裏聽戲在路上丟了王夫人道爲什麼那日不找寶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處找過的的誑王

此一駁也愈令人無
可回音
該死的東西得意什
麼不環兒若是好東
西那一個敢去賴他

連那邊人都去問到
正見得無處不查到
矣

王夫人之想與探春
同乃寶玉之命根天
玉亦知寶玉之命根
固不獨此玉乎
鳳姐所見到底比眾
不同

離之正所以合之也
夫人此時亦防此玉
為環兒所竊故爾云
云
此後恐已無安靜之
已矣

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服侍的麼？大凡哥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便不問的麼？寶玉無言可答。果無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過口道：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裏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再打一個還是李執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探不能不實告。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賈母。夫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裏。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怯怯的說請太太安。是病後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聽見了麼？這可不是奇事呢。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不著，你去想想打從老太太那邊了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鳳姐回道：階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保得住誰是好的，但是一噪鬧，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他著了急，反要毀壞了滅口。那時可怎麼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寶玉本不愛他，撩丟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這麼說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不知太太心裏怎麼樣。王夫人遲了半日，纔說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得過呢？便叫環兒過來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白問了你一句，怎麼你就亂鬧？若是鬧破了人家，把那個毀壞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買環嚇得哭道：我再不敢鬧了。趙姨娘聽了那裏還敢言語。到底沒東西。王夫人便分付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裏的，還怕他飛到那裏去不成。去者同。只是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著，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說著，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躑躅不題。這裏李執等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千人來，叫把園

亦情念之求

責任所關

開口便像靈

難道不想上半個是和尙的尙字麼

宮裁能持平其大

門鎖上。快傳林之李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他。叫他分付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裏頭可以走動。要出去時。一概不許放出。只說裏頭丟了東西。待這件東西有了著落。然後放人出來。都是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說前兒奴才家裏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此是要緊的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測了一個字。說的很明白。回來依舊一找。便找著了。襲人聽見。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那林之孝家的答應著出去了。邢岫烟道。若說那外頭測字占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況且我聽見說這塊玉原有仙機。想來問得出來。衆人都詫異道。嗒們常見的。從沒有聽他說起。麝月便忙問岫烟道。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叩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說著。赶忙就要叩下頭去。岫烟連把攔住。黛玉等也都慙慙著。岫烟速往權翠菴去。黛玉不知幾時來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這玉是丟不了的。將來橫豎有人送來。還的衆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惟有襲人麝月喜歡的。了不得。探春便問測的是什麼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話很多。奴才也學不上來。記的是。拈了個賞人東西的賞字。那劉鐵嘴也不問。便說丟人東西。不是李執道。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個小字。底下一個口字。這件東西。很可嘴裏放得。必是個珠子。寶石。衆人聽了。誇讚道。真是神仙。往下怎麼說。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貝字。拆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拆了當字。叫快到當舖裏找去。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償字。只要找著當舖。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償還了麼。衆人道。既這麼著。就先往左近找起。橫豎幾個當舖。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的。嗒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只怕李執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林嫂子。煩你就把測字話。快去告訴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應了。便走。衆

人略安了一點兒神。呆呆的等岫烟回來。正呆等。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了頭兒快出來。那小了頭兒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裏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那小了頭兒道。你快說罷。怎樣這麼累贅。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咱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諒什麼。寶二爺的那塊玉呀。我得了。准信來了。與空高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水月菴一案。若待賈政回家問出。沁香鶴仙等。同賈芹私通情事。礙難發落。今趁賈政上班。從寬完結。省卻無數累筆。且元妃將薨。留此女尼女道。甚屬無謂。早爲遣去。又省後來再辦。最爲簡淨得體。賈芹之胡行。已經發覺。賈赦等之造孽。亦當敗露。以小事引起大事。

紫鵲說寶玉。見一個愛一個。貪多嚼不爛。是意淫二字註腳。

紫鵲轉輾思量。忽然醒悟自晬。後來願入空門。於此已露端倪。

賈赦說花妖作怪。不如砍去。賈政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探春知係妖孽。默無一言。鳳姐囑襲人掛塊紅紬。希冀應到喜事上去。各人身分。及心事說話。雖有不同。而以爲不祥無異。惟賈母王夫人黛玉等。以爲寶玉喜事。所謂溺愛者。不明也。

李執要搜衆人身上。探春噴說其非。畢竟見識高出一層。但疑心環兒使促狹。又惹趙姨娘噪鬧。似屬多事。

劉鐵嘴測字。亦頗有靈機。惟當字價字。的是江湖一派。

花妖兆怪。通靈走失後。從此元妃薨逝。寶玉瘋癲。府抄沒。賈母鳳姐相繼病亡。甚至引盜入室。串賣巧姐。種種凶事。接踵而至。此回是賈府盛極而衰。一大轉關處。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十一月閒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癲

你的玉怕也不是正經東西

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了頭兒說。寶玉的玉有了。那小了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衆人聽了。都推著寶玉出去問他。衆人在廊下聽著。寶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裏得了。快拏來。焙茗道。拏是拏不來的。還得託人做保去呢。寶玉道。你快說是怎麼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爺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聽見說在當舖裏找。我沒等他說完。便跑到幾個當舖裏去找。比給他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鋪子裏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前兒有一個人拏這麼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拏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寶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拏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著。看是不是。裏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來時家家當舖裏有的。衆人正在聽得詫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寶玉正笑著。只見岫烟來了。原來岫烟走到櫺翠巷。見了妙玉。不及閒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幾聲。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爲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今日怎麼聽了那裏的謠言。過來纏我。況且我豈不曉得什麼叫扶乩。怪脾氣何必如此說著。將要不理。岫烟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這麼著的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與他質證。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著笑。將襲人等性命關係的話。說了一遍。見妙玉略有活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嘆道。何必爲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強。妙玉笑

妙玉扶亂，殊覺簡淨。絕不見神見鬼，粧出必神，所謂拐仙則與。真好後來自應驗。愚者跋也，講讀者掩。

近之在目前遠之在千里。

偏是那一塊石底下找不到。

你難道連不知道麼？不言明兒再找而曰：明兒再鬧一日找不著一日鬧不清。

即你這個玉也非比尋常的。

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裏找出沙盤，乩架書了符，命岫烟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著乩。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蹤。青埂峯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門來一笑逢。

書畢，停了乩。岫烟便問：請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即請創髮。岫烟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解識。妙玉道：

這個可不能連我也不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著呢。岫烟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麼樣。

岫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執衆姊妹及寶玉，爭著都解的。是一時要找是找不著的，然而丟

是丟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一日。但是青埂峯不知在那裏，番疑惑。李執道：這是仙機隱語，暗

們家裏那裏跑出青埂峯來，必是誰怕查出，擦在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知。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

底是入誰的門呢？空門好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說道：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卻也容

襲人心裏著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寶玉也不問有無，只管

傻笑。那魂已失去不傻笑，麝月著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裏丟的，不會丟，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寶

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道麼？李執探春道：今日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

的天了。你瞧林妹妹已經撐不住，各自兒去了。我們也該歇歇兒。明兒再鬧罷。說著大家散去。寶玉即便

睡下。可憐襲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暫且不題。且說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話來。金玉反

自歡喜，心裏說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只怕你的玉

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看

起書來。紫鵲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踢下，又想倒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胎裏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

林姑姑問玉之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心緒疑迷恍惚萬轉
恐到底不過去
漸漸來了一時暫將失
玉一上邊擱起
以下入元妃薨逝一
事

只怕是真

事只怪你先不祥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應開。此玉又似應失。開此玉必不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著。勞想次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舖裏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一捺。襲人等每日提心吊膽。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災運至了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原是因情也不著意。那一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來請安。嘻嘻的笑道。今日聽得軍機寶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老爺說。舅太爺陞了內閣大學士。怕頭運是行盡奉旨來京。非常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了。姪兒特來回太太知道。王夫人聽說便歡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照應不著。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開些了。天天只望兄弟來京。忽一天賈政進來。滿臉淚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去快裏知老太太。即刻進宮不用多人的。是你服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醫治。王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買嚇壞了老人家。賈政說著出來分付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賈母。只說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得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錯了。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飾穿戴起來。王夫人趕著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轎。進宮不題。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氣寒。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卻少眼淚。賈母進前請安。說些寬慰的話。少

史筆大書特書按前
於甲申年正月丙寅
至甲寅年乃三十一
五耳本年則王夫人
生元妃時方二十二
歲是以元妃之存年
當以三十二歲為準
原刻作四十一歲大
誤今改正

以上結元妃薨逝一
段下文接前段失玉寫
寶玉瘋顛並假玉事
魂去而魄自亂
主之與鴿其二人專
矣吾謂製之爲終不
蓋鴿之誠其說何也
蕭寶黛二人之隱類
苟不知何以寶玉有
尋解辭之時製必
尋解辭之時製必

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宮太監。卽要開奏。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戚。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尙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己交卯年。寅月存年三十一歲。虎兔相逢於此應驗生於立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著。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題。次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靈。賈政又是工部。雖按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事了。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諡曰賢淑貴妃。當得起此二字。此是王家制度。不必多贅。只講府中男女。天天進宮忙的。了不得的。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仍帶家眷來京。伏鳳姐心內歡喜。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也使擦開。所以身子倒覺比前好子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又把擔子御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滿意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學裏。知他家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暢樂。亦所存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還原并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他也不動。襲人等懷著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著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鵑。說是二爺這麼著。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卽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著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本來不作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

處之求姑娘以開導
若其居心則唯恐其
不合則則唯恐其不
離非待之待寶不如
離之待之待寶不如
來無死而能逃後
寶去而娶終嫁人
媽猶平時絕不顯
意見其色知已許允
特作正堂堂之論
心計更周

未嫁之女較已嫁者
之心為更切外貌似
不相離誰知其如坐
織氈乎
寫此三層寶玉近日
之勢之孤吾爲之回
想當年

何用者急轉盼開姑
娘喜事臨頭則將姑
去矣豈不百年偕老
乎

若說我去找他。斷斷使不得。一至於此。所以黛玉不肯過來。一個襲人又背地裏去告訴探春。那知探春心裏明明知道海棠開的怪異。寶玉失的更奇。接連著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探姑娘色。沉兄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第一探春見地是。一流人物。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不來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便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還沒有應準。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姨媽亦昏聩矣。寶釵反正色的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大體識。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卻也生來的真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論。抱寶玉二字。自然更不提起了。三個又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裏也甚驚疑。倒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只有薛姨媽打發了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哥進京。便好爲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買府忙亂。卻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也把買家的事。丟開了。只苦了襲人。雖然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服侍勸慰。寶玉竟是不懂。襲人只有暗暗的著急而已。過了幾日。元妃停靈寢廟。買母等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寶玉一日。默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寫得一步。那襲人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鳳姐過來。起先道是找不著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日請醫調治。煎藥吃了。好幾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一步及至問他那裏不舒服。寶玉也不說出來。直至元妃事畢。買母惦記寶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襲人忙叫寶玉接去請安。寶玉雖說是有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買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旁扶著指教。買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麼病著。故此過來瞧你。令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王夫人也自然是

此處寫賈母看病一
步緊一步

數語道著肯綮

如何辦法畢竟緩不
得矣
難如此說畢竟從何
處找去

何嘗見貼招子有能
招人談論耳此舉毫
欠斟酌老將至而毫
及矣
賈母主見自然更高
一層但未必即因此
而得又將奈何
從茲寶玉出園矣無
玉復誰與羣

賈母亦悟到此層了

寬心的。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他說一句。大不似往
常直是一個傻子似的。頭石。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時。不見此什麼病。如今細細一瞧。這病
果然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呢。又緊一步。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瞧襲人。那可憐的樣
子。只得便依著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裏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悄的告訴了一遍。心
裏也仿徨的很。生恐賈母著急。并說現在著人在四下裏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舖裏找。少不得找著
的。賈母聽了急的站起來。眼淚直流。說道非此驚小。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
擦開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歛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太著急。老爺生氣
都沒敢回。賈母咳嗽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是這麼失魂喪魄的。還了得。況且這玉滿城裏
都知道。誰檢了去。便叫你們找出來。麼。叫人快快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嚇的王夫人襲人等哀告道。老
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著。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們怕老
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不一時傳進話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
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不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檢得送
來者。情願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檢得。送信找得者。送銀五千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麼一找。少
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靠著咱們家幾個人。找就找一輩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
訴賈璉。叫他速辦去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裏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餘者仍
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終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攜了寶玉起身。茫茫襲人等攙扶出園。回到自己
房中。叫王夫人坐下。著人收拾裏間屋內安置。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為的園裏人少。怡
紅院裏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裏仗著一塊玉。能除邪祟。如今此玉丟了。生恐邪氣易侵。故我帶

經卷安能定心寶玉
孜孜嘆笑者灼見夫
奉經持呪不可以語
上也
竟成一撥一動光景
墮者去而存者頭矣
政老即從路上聽得
落想不平

政老之言能持其一

且慢著未必是財主
呢

他過來一塊兒住著這幾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裏聽王夫人聽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著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都壓住了買母道什麼福氣不過我屋裏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寶玉見問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買母這裏不敢出聲買母知王夫人著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裏有我調停他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買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魂的藥按方吃不了題且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兒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很那個問道怎麼兒得這個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裏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貼著招帖兒上頭寫著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檢了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買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內詫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稟道奴才頭裏也不知道今日晌午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纔知道的買政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幾年略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說著忙走進裏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買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著老太太背地裏揭了這個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閒的人揭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家內人們聽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說掣來我給你去回那人便懷內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人道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麼寫明送玉來的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個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門上聽他話頭來的硬說道你到底略給我瞧一瞧我好給你去回那人初倒不肯後來聽人說的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揚說這是不是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見今日纔看見這玉的模樣兒子急忙跑到裏頭搶頭報似的那日買

寫索人辨玉之假眼
光之深淺不同而妙
能各如其分

玉未看而即知其為
假此中殺有道理
說不出恐作者亦
明知其有道理畢竟
是何道理也說不出

政買赦出門。只有買璉在家。眾人回明。買璉還細問。真不真。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買璉卻也喜歡。忙去稟知王夫人。即便回明買母。把個襲人樂得合掌念佛。有樂買母並不改口。一疊連聲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內坐下。將玉取來一看。即便送銀。買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裏頭。本人見了。謝銀分釐不短。那人只得將一個紅袖。子包兒送過去。買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呢。買璉素昔原不理論。今日倒要看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彷彿認的出來。什麼除邪崇等字。買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與買母。王夫人認去。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都等著爭看。鳳姐兒見買璉進來。便劈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買母手裏。買璉笑道。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買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擊上眼鏡兒來。戴著一瞧。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麼把頭裏的寶色都沒了呢。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姐過來看。鳳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寶兒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著。未必是那一塊。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說。出不像來。鳳姐於是從買母手中接過來。同著襲人。擎來給寶玉瞧。這寶玉正睡著。纔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信之詞。寶玉在正朦朧。接在手裏。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擦。道。你們又來哄我。說了說。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奇了。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裏來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裏帶來的一種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個必是人見了帖兒。照樣做的。大家此時恍然大悟。買璉在外閒屋裏聽見這話。便說道。既不是快擎來給我問問他去。人家這樣事。他敢來鬼混。買母喝住道。璉兒擎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怎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他便想著賺給個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化了錢。弄了這個東西。又叫噤們認出來了。依著我。不要難為他。

把這玉還他。說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幾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若是難爲了這一個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拏來了。賈璉答應出去。那人還等著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裏心裏發虛。只見賈璉氣忿忿的走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焙茗說當舖裏有玉。是爲假玉做引子。

請仙乩語。直射寶玉談禪。

若非王子騰進京。及元妃薨逝二事。耽延月日。賈母必早知失玉情事。無日不追尋。噪鬧。寶玉亦必早移出園。文情過於急促。且襲人求黛玉勸導。黛玉避嫌不來。探春明知不祥。不肯常來。及薛姨媽寶釵母女一番說話。各人心事。俱無從描寫。此文章開展法。

黛玉避嫌。亦是反跌下回。

賈政因聽見招帖。纔知失玉緣由。暗地著人揭去招帖。安頓得體。

做假玉圖騙。反襯後文真玉送來。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二月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釀兒迷本性

掉鬼者往往發財此人何不幸乃適被看出

不打自招此等人實可惡此等人卻也可憐

以上結寶玉瘋癲一段以下接密議寶玉娶親事又是一年到了卻又較之前番家宴光景自然不及矣已入乙卯年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裏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著，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膽！我把你這個混帳東西，這裏是什麼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味？」

二哥一回頭，便問小廝們：「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廝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捆起他來。」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裏去。衆小廝又一齊答應，預備著呢。嘴裏雖如此，卻不動身。那人先是嚇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叩頭，口口聲聲，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是玉，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裏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叩頭。賈璉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裏希罕你的那朽不了的浪東西，正鬧著，只見賴大進來，陪著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衆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囊的，還不給爺和賴大爺叩頭呢，快快的滾罷。」還等窩心脚呢。那人趕忙叩了兩個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出假寶玉來，話頭有禪意。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衆人因為燈節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近日寶玉又病著，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有可記之事。到了正月十七日，點醒時，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趕著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太太聽見了，沒有一件大事，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底在那裏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六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釀兒迷本性

一個王子騰都是賈府臂背張老爺名不詳

疊遭逆境狼戾何堪

己入乙卯年二月

揭明賈母年歲

金命之人而又帶金鏡其必聘為婦也無疑矣而以林之為木者豈不受金剋乎

言之藕然政老真善處骨肉間者

下。來。了。之。手。足。因。拭。淚。說。道。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不。免。暗。裏。落。淚。悲。女。哭。弟。又。為。寶。玉。耽。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遂。意。的。事。呢。那。裏。攔。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柰。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裏。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掙。著。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裏。幫。著。料。裏。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裏。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悒。悒。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衆。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甯。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著。病。也。在。那。裏。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著。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分。付。兒。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咽。哽。著。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還。能。見。面。否。子。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沖。沖。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致。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裏。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當。得。此。語。何。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流。出。之。言。在。只。為。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著。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著。兒。

一發動一動到底
是便病

周身一想卻是豈然
雖有環兒算得什麼

政老之意亦尤那邊

卻有兩層難處

至此真無可改易將
何以處外字婦兒也

按宮裏樓子即禮儀
有缺鼓樂不聞已弗
同草草成親莫謂受
其委曲

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麼病王夫人見
買政說著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裏是疼的是天下無不使叫襲人扶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他來
請安他便請了個安買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寶玉病容卻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
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
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最疼的寶玉若是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
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怎敢違拗老太太主
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為
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題起買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難處了他哥哥在監裏妹妹怎麼
出嫁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
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麼辦呢買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
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麼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襲兒便說道你若給
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礙不著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裏我央婦兒
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裏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著也不可
教他成親不過是沖沖喜我們兩家願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此句是主腦從今以往不復提木石姻緣矣婚是不用合
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著塔們家分兒過了禮趕著挑個娶親日子一槩鼓樂不用倒按宮裏的樣子用
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擡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如此不
草草十分寶了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白人常勸
他更好他又和寶了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會說寶了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

此層意亦在必想到者，只怕把不住十分耳。

有此國孝一層所以，上下人悉稱得緊亦玉不獨為黛玉一邊也。太君一方承攬是速，黛玉之死也。前是想定此已是將辦定矣，將何以處外孫女兒也。

襲姑娘況又關心已久，那水落歸漕究竟在蔣家。可知襲人平日之忌，黛玉非吾之刻論也。已把得住就好了，難道緒於不知麼？前事俱歷在目，吾向猶疑襲人之不解，就裏也。曉到今日吾以爲此，將欲將話回明乃自。

姻焉知寶了頭過來不，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襲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著都趕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使買改不在此或向賈政聽了原不願意，爲者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分付家下衆人不許噪鬧得裏外皆知，這要耽不是的，姨太太那邊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著老太太的主意辦去，賈母道，姨太太那邊有我呢，敲釘你去罷，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裏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概不管，賈母定了主意，以難換回，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很好，此是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裏間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沈沈的睡去，聞其說，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卻靜靜兒的聽得明白，言之也，頭裏雖也聽得些風聲，到底影響不見，寶釵過來卻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裏方纔水落歸漕，倒也喜歡，心裏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裏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裏，轉喜爲悲，心想這件事怎麼好，老太太太知道他們心裏的事，你既知道，今初時高興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初見林姑娘便要捧玉碰玉，況且那年夏天在園裏把我當作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爲紫鵲說了句頑話兒，便哭得死去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就把林姑娘丟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了，欠早，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襲人想定主意，待等

已卸千係也其云書
三個人者猶是第二
層議

偏要反問一句笑極
偏要推到太太身上
說狡極

萬一已聽見而寶玉
之神情大變王夫人
又將奈何
此時未嘗向賈媽去
扣實向王夫人說
人何無一言替伊挽
想萬全之策以娶寶
回萬全之策以娶寶
叙耶蘇之死玉之做
一和尙之無從何疑
實人使之無從何疑
賈出半日沒言語者
輕爲寶玉與鴛鴦玉
林生頭已死於此言
天下無難事只怕對
不住此心耳

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著寶玉便從裏開出來走到王夫人身傍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裏去說話偏有許多鬼鬼賈母只是道是寶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那裏打算怎麼過禮怎麼娶親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著他說好端端的這是怎麼說有什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為沒有法兒了十二分王夫人道你慢慢的說襲人道寶玉的親事老太太已定了寶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著太太去看寶玉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人只就大面襲人道不是好些硬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著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見了你看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裏的話卻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襲人可殺殺之命發極王夫人便道既這麼著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覷空兒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著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裏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了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了頭倒沒有什麼塗老糊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其難變通耳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一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買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噪鬧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妹妹配

姻婚大事可以掉包
新你想得好主意
使林姑娘聞之又將

此等處未見得騙活
寶玉到底逼出一個
死姑娘况又何苦作

弄玉耶無輪矣
鳳姐一思想計生而
奇禍起矣女子以心

最毒信然
於林了頭又將何如
太君亦不思之甚矣

從以怎麼樣三字輕
輕揭過一生疼愛瓦
解冰消

結王于騰事

歸到本題
以上結密寶玉娶
親事一段
以下接黛玉聞信得
病一段
偏前走到葬花之處
覺非泛設
活寫出粗蠢不問而
知其為僕大姐矣

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
。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
。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歸。根。不。妙。買。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
。是。怎。麼。著。呢。鳳。姐。恐。買。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遍。買。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
。著。又。說。了。幾。句。買。母。笑。道。這。麼。著。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了。頭。了。倘。或。鬧。出。來。林。了。頭。又。怎。麼。樣。呢。鳳
。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一。槩。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大。姐。否。正。說。開。了。頭。傳。進。話。來。說。璉
。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買。母。問。及。使。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著。買。母。努。了。個。嘴。兒。同。到。王。夫。人。屋
。裏。等。著。去。了。一。回。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買。母。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
。事。的。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諡。了。文。勤。公。命。本。宗。扶。柩。回。籍。著。沿。途。地。方。官。員。照。料
。昨。日。起。身。同。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聽
。見。我。大。舅。子。要。進。京。後。伏。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啫。們。這。裏。細。細。的。說。王。夫。人。聽。畢。其。悲。痛。自。不。必
。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太。略。歇。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買。母。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買
。璉。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黛。玉。早。飯。後。帶。著。紫。鵲。到。買。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為。自。己。散。散
。悶。可。憐。可。憐。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鵲。回。去。取。來。自。己。卻。慢。慢。的。走。著
。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裏。哭。玉。早。死。黛
。玉。殺。住。脚。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著。叨。叨。的。是。些。什。麼。話。心。裏。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
。去。及。到。了。跟。前。卻。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了。頭。在。那。裏。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裏。這。些。大。了。頭。有。什
。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裏。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個。了。頭。卻。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

吾不知作者之心何
以體會到如此深細
微妙之至
此時光景來

真沒理會
念念在此的是失魂
口氣

還要作此種想頭話
鴝兒尙未知已洩機
關也
真寫得入情

急急要見是以不復
作他語也
倉猝間能將神情四
面寫到

若付之一笑猶可也
反付之一笑不可說
矣

黛玉竟以寶玉呼之
寶玉亦竟以林姑娘
呼之

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隄。向裏走。起來。至於此。紫鵑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惚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了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還問紫鵑聽了。摸不著頭腦。只得攙著他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裏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攙著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神氣是失魂。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著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裏去。紫鵑見他心裏迷惑。便的黛玉必是聽見了。頭什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裏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裏雖如此想。卻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卻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卻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裏歇中覺了。頭們也有脫滑頑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裏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從屋裏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裏坐罷。還作如黛玉笑著。道。寶二爺在家麼。襲人不知底裏。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指著黛玉。又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卻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裏坐著。也不起來讓坐。只瞧著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瞧著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此時井哭矣。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我心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麼病了。寶玉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於寶玉。因悄悄和紫

又何暇於哭又豈哭
之所能了事乎

笑甚於哭此恨萬古
實在不哭亦更
不必再說一語矣
從此千秋萬古矣哀
淚已還盡惟有一笑
以解脫之也只算還
淚之利錢

鵲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著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鵲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知他秋紋笑著也不言語。便來同著紫鵲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瞧著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鵲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去了。說了。說著便回身笑著出來了。仍舊不用了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鵲秋紋後面趕忙跟著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鵲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黛玉仍是笑著。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鵲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假玉一事。只可如此了結。若必究治其人。不但又生枝節。月閒費筆墨。於正文毫無關涉。王子騰中途病故。賈存周特放糧道。一悲一喜。俱出自意外。一是見六親同運。將漸漸衰落。一是催寶玉成親。黛玉天亡。

襲人之一喜一悲。是意中應有之事。喜是為自己有靠。悲是為寶黛耽憂。不得不向王夫人將兩人園中先後光景。盡情吐露。

傻大姐真是招災惹禍的種子。前拾繡囊。以致搜檢諸婢。司棋晴雯。因之殞命。芳官等被逐出家。今漏風聲。又令黛玉氣迷。遂至天逝。傻之為禍不淺。

寫黛玉寶玉兩人相見時。只是傻笑。一個迷失本性。一個瘋癲有病。描畫入神。襲人叫秋紋同送黛玉回去。為回來報信地步。

大某山民評曰

寶黛心事。襲人該早在老太太太面前。將二人光景。告稟明白。或上頭終於不從。便與你無涉矣。今已定準寶釵。始作此轉喜爲悲之想。向王夫人只謀瞞過一策。其居心尙可問乎。吾謂死黛玉者。襲人首罪。不獨賈母死之也。黛玉因散悶而至橋邊。得聞娶親事。沁芳橋應作醒芳橋。傻大姐天真爛漫。絕無機械。亦未嘗輕出一見而晴雯攆。再見而黛玉死甚矣。傻之與情相悖也。寶黛兩人相見。只管點頭。生離死別。悲慘難名。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流覽一過。肝液潛潛而下。此回已入乙卯年春日事。



官宦華邸
軒窗解例



開印報老男自擔簷



解解事者爰
結探恨



悲透嫁寶
玉感離情



痛益加痛
痛益加痛

如笑甚於哭即可知
不傷心之甚於傷心也
至此方悟是債亦已
還了

到此地位又如何不
了得苦爲之念好了
歌

者大太九個字感之
耶抑慎之耶想善願
者必能理會得之然
除此九字更無他言
可說
總是微徽一笑此恨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鵲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著秋紋兩個
人攙扶著黛玉到屋裏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鵲雪雁守著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鵲道你們守著哭什
麼好不紫鵲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未因說姑娘剛才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著不大好嚇的
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波餘我那裏就能傷心死呢至此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令人原來
黛玉因方纔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
這一口血心中卻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裏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鵲哭方模糊想起傻大
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裏紫鵲雪雁只得守著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
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遽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
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著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
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付到了這是什麼人去走了風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麼賈母道且別
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何亦又說著便起身帶著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
一點血色神氣昏沈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了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
不必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你說道忍心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從前見
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到底便道好孩子你養著能不怕的承外婆情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
外面了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于是大家略避王大夫同著賈璉進來診了脈說道尚不妨事這是

庸長條條着天馬其
之自疼以見老太太
不是呢他竟是我他
外祖母笑用操心酒
備後事
賈母言語不近人情
寶玉是誰黛玉是誰
忘了女兒之情此老
可惡

別的沒有亦俗所謂
自癡肚耳難道賈太
君一生都在癡子裏
有什麼疼他有何麼
不放心
泉下女兒如聞此語
恨不能痛哭生煩惱
母何以對得住女兒
那賈母一味巴結老
太至置人死活於不
聞

以上結黛玉聞信得
病一段文字
以下接寫說定親事
及行聘一段
實是在林妹妹纔好
鳳姐其有悔心否

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斂陰止血你藥。方可望好。還好他
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呪他。只怕
難好。然者。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沖一沖。外以如生見愛。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
也不至臨時忙亂。啫們家裏這兩天正有事呢。等與夢中相待。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鵲一回。到底
不知是那一個說的。賈母心裏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
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你本分。我纔心裏疼他。若是他心裏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
可是白疼了他了。代已畢。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請放心罷了。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
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竝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卻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
不明白了。啫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了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
憑著化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掛
心。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著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
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邊。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裏有寶妹妹在那裏。難
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啫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
了。明日飯後。啫們娘兒們就過去。說著。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
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裏間。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
歡。寶玉聽了。只管瞧著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卻大笑起
來。鳳姐看著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
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機鳳

既如此，你又不作和
擔此心，終無見還
然則心終無見還
寶哥之矣，求其不
之日矣，求其不
俞也得乎

鬼鬼祟祟的，都是他
一個人

此有慮亦宜善緩
處之而後竟滿口應
承其母乃造次
成嬌受其籠罩矣其
女兒更不必言
豈得以沒法兒三字
聽之然則致寶釵於
算者其母也

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
是見我不見是病鳳姐又好笑又著忙心裏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卻覺得
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這個燈虎兒那饑荒纔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
便見你若是瘋瘋癩癩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
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裏頭又誰謂其便耶鳳姐聽著竟是瘋話便出來對著賈母說賈母聽了又
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階們走罷說著王夫人也來
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裏只說望記著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吃了茶薛姨
媽纔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道姑媽不必告訴寶釵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
則為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聽了點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
說些閒話便回來了當晚薛姨媽果然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裏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
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裏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兒的不過略瘦些怎麼你們
說得很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麼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
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為著寶兄弟或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沖沖喜借大妹妹的金鎖
壓壓那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裏也願意只慮著寶釵委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
較纔好說得是王夫人便按著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裏沒人不如把槌奩一概
蠲免明日就打發蠟兒去告訴蠟兒一面這裏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料理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
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著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
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糊塗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七 林黛玉焚假斷癡情 薛寶釵出園成大禮

亦明知非好烟樣

本是願意此時實不
願意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

說得來有情有理誰
謂其價耶
已得了林姑娘如何
還不明白

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多哩。委屈正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敘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底頭不話。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豫備贖銀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趕著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裏安頓了好些。便是看著寶釵心裏好像不願意似的。也未必十分不願。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勢相壓了。便叫薛蝌辦沒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帳人。親戚呢。就是賈王二家。如今買家是舅家。王家無人在京裏。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咱們也不用通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託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著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趕著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話事甯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裏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目。並叫襲人告訴寶玉。真通同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裏送到園裏。回來園裏又送到這裏。啗們的人送啗們的人收。何苦來呢。誰知是在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道。這是金項

其送禮風俗與今日大同少異

咳此等之事林姑娘那裏知道

吉事折折爾而不用揚起竟同偷做則欲倫者安得再偷則欲所以著明罪王夫以上將說定親事及行聘一段文字結住以下接前段寫無玉焚稿及病危光景紫鵲解纜總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而人以爲笑之餘而不知此笑已不復矣并此一笑不可不我輩非催姑娘死也

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綉段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還是階們這裏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買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分付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裏從前開的便門內送過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付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裏提起。文戲衆人答應著。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裏大樂精神。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分付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鵲等在旁苦勸道：「什麼勸做。這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還請姑娘不信。只拏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還保重黛玉微笑一笑。又是不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所謂以血而繼之。紫鵲等去看。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著流淚。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做什麼。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旁觀者清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史筆大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著。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彼否爲之一哭時時開眼。只有紫鵲一人不嫌生死。交自料萬無生理。因支持著向紫鵲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原是一個姊妹。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這幾年。我拏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恨在此。即說到這裏。氣又接不上來。紫鵲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死交是生。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鵲。妹妹。我踢著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著坐坐。纔好。」紫鵲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擻著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七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圍成大禮

形容入細
結局可想

寫病境如此深細真
不知作者是如何體
會得來

要絹子以後不知是
墨是淚是血悶者莫
能辨清
運要應他麼此言非
我知已

此時胸中更不作第
二路想

寫得曲折悽愴之至
吾不忍卒讀

此身已矣爾此何然
吾爲之一哭
前之整理詩稿猶是
象之愛齒齟之惜臍
也今得奚爲

於是滿湘館主之詩
稿不復於傳世矣所

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鵲。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卻。依。在。旁。邊。黛。玉。那。裏。坐。得。
住。下。身。自。覺。俗。的。疼。很。命。的。掌。著。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著。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
稿。回。伏。筆。之。細。上。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擡。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
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盒。內。紫。鵲。用。絹。子。給。
他。拭。了。嘴。黛。玉。便。拏。那。絹。子。指。著。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鵲。道。姑。娘。歪。歪。兒。罷。黛。玉。又。搖。
搖。頭。兒。紫。鵲。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拏。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擦。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
可。憐。紫。鵲。這。纔。明。白。過。來。要。那。魂。題。詩。的。舊。怕。只。得。叫。雪。雁。拏。出。來。遞。給。黛。玉。紫。鵲。勸。道。姑。娘。歇。歇。罷。何。
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裏。也。不。瞧。詩。硬。掙。著。伸。出。那。隻。手。來。很。命。的。撕。那。絹。子。矣。恨。極。
矣。卻。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裏。撕。得。動。紫。鵲。早。已。知。他。是。恨。寶。玉。不。恨。卻。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
己。又。生。氣。黛。玉。點。點。頭。兒。接。在。袖。裏。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著。
喘。了。一。會。子。又。過。籠。上。火。盆。紫。鵲。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踢。下。多。蓋。一。件。罷。那。火。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
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攔。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點。頭。兒。叫。拏。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拏。那。
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卻。又。把。身。子。欠。起。紫。鵲。只。得。兩。隻。手。來。扶。著。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拏。在。手。中。
瞧。著。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擦。紫。鵲。嚇。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卻。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拏。火。盆。桌。子。此。
時。那。絹。子。已。經。燒。著。了。紫。鵲。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拏。起。來。瞧。了。瞧。
又。擦。下。了。紫。鵲。怕。他。又。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拏。時。黛。玉。又。早。拾。起。擦。在。火。上。此。時。紫。鵲。卻。
般。不。著。乾。急。雪。雁。正。拏。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擦。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著。如。何。能。般。少。待。早。
已。烘。烘。的。著。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裏。抓。起。來。擦。在。地。下。亂。蹣。卻。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黛。玉。把。眼。

想得好想得停當

好李執

大嫂子到底還是個

寫出一個好紫鵲

黯慘到十二分真能
兩眸夜讀之令人
心傷俱碎不敢復言
情矣
傷心景象又從旁而
寫出一層

門裏往夜探頭探惱的一眼看見紫鵲那一個便叫道那不是紫鵲姐姐來了麼紫鵲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鬧趕忙進去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頰紅赤紫鵲覺得不安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媽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鵲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膽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鵲弄得心裏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丫頭急急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鵲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執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執正在那裏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了一個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裏都哭呢李執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著一頭走著一頭落淚想著姊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鬚髻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北邙卿女冷清清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王鳳姐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嘆一頭想著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裏面卻又寂然無聲文情之妙李執倒著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裳未知粧裏安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裏面開口一個小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鵲忙外走和李執走了個對臉得真寫李執忙問怎麼樣紫鵲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卻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綫珍珠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著黛玉李執看了紫鵲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執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卻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雖得但只眼皮微有動意口內尚之有出入息卻要一句話一點一滴也沒有然一點盡自李執回身見紫鵲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裏呢李執連忙出來只見紫鵲在外頭空床上踢著顏色青黃閉了眼睛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溼了碗大的一片李執連忙喚他那紫鵲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碎矣李執道傻丫頭這是什

好李執
到此地位又何異精
著來光著去乎

更無第二個光景可
想

李執得體亦得聲

全無疼惜之心老太
太與二奶奶真糊塗
極矣無怪紫鵑之不
受用也

這種人原只會趨上
風頭的

有什麼回不得難道
買麻行事都在人情
之外麼

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裳還不拏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失身露體精著來光著去麼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傷心李執一面也哭一面著急一面拭淚一面拍著紫鵑的肩膀道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著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奈真是無可正鬧著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執嚇了一跳看時卻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歎嗚嗚的發怔李執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著林之孝家的也進來進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謝既有大奶奶在這裏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難在李執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著一面往裏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亦不於情這裏李執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著李執道還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真真太李執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著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裏用這麼之極說到這裏卻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裏守著病人身上也不潔淨好推得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執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了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鵑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離開了林之孝家的頭裏聽了紫鵑的話未免不受用的林之孝家的大可惡被李執這番一說卻也沒的說又見紫鵑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瞧著他微微的笑其笑也何心因又說道紫鵑姑娘這些問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卻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麼不告訴二奶奶正說著平兒擦著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著罷就叫雪姑娘去罷得不得已而求李執道他使得麼平兒走到李執耳邊說了幾句多端計李執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著就叫雪雁

真忒勞叨寫出局外人不開痛癢做來的事真鬼鬼祟祟之極

以上結黛玉焚稿及病危一段文字寶玉迎娶文字並帶敘賈政出門上任一段

的是雪雁想頭若紫驪則又不然矣大書特書真史筆

誰知哥哥所謂吉時者妹妹之凶時也

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麼。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得叫雪姑娘跟了我。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執道。是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擔麼之極。可惡林家的笑道。不是不擔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著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著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執說了幾句話。李執又囑付平兒。打那麼催著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著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著雪雁在前頭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奶那裏。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著去了。這裏平兒帶了到了雪雁新房子裏。回明了自去辦事。卻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說出。因又想道。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我也要寶玉成日家相我們姑娘好的。蜜裏調油。如今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縫出優了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看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縫優麼。一面想著。已溜到裏間屋子們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憤。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為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豈知那身了頓覺健旺起來。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即見黛玉。盼到今日完烟。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話。卻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裏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雪雁在閨中又烏乎知之這裏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縫新。坐在王夫人屋裏。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裏來。

可憐猶在夢中只怕
尋好時辰就去了矣
只覺送終

己墮入夢中

如其所願安有不好
之理

心中是無玉眼中一
見是寶釵是驚極生
疑光景放下好像二
字下文念轉出不信
實玉眼中真是恍惚
迷離之至而其心中
可知矣
兩眼直視八個字神
情寫絕
不是夢離道真的

爲什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著笑道等好時辰就來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
陪們南邊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
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裏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排著進來倒也新鮮雅致
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人轎著蓋頭喜娘披紅扶著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
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他呢又想到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裏帶來的紫鵑仍是我們家的
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不然大驢債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買母受了四
拜後請買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買政原爲買母作主不
敢違拗不信沖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買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
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姑請買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低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
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蓋著這撈什子做什麼無第二人心欲待要揭去反把買母急出一身
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要細心體貼自然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
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接去蓋頭雪雁走開鴛鴦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信自己一
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粧豔服豐肩幘體髮低鬢簾眼潤息微真是荷粉露垂
杏花烟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鴛鴦兒立在旁邊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爲是夢
中了何嘗不呆呆的只管站著夢中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之筆買母
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裏間床上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寶玉定
了一回神可知其心神之久矣見買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裏呢這不是做夢麼
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如此可惡寶玉悄悄兒的擎手指著道坐

到底不是林姑娘做二
奶好不是
明明你說老爺是定
林姑娘如何又不是
林姑娘

本是糊塗如今越弄
越糊塗任你弄到十
二分糊塗我只曉得
一個林姑娘不曉得
什麼寶姑娘不會負林
寶哥哥原不曾負林
妹妹

帶錢買政出門上任
事亦不可少

在那裏這一位美人兒是誰到底不是林姑娘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不出話來之傳神
新娶的二奶奶衆人都回過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
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剛纔看見林姑
娘了麼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刻刻在心如何不見你們這都是做什麼頑呢是頑鳳姐便走上來輕
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裏坐著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
了本來原有昏憤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
妹去替心找林妹妹不思新特求爾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
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裏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雅雀無聞停了片
時寶玉便昏沈睡去賈母等纔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寶釵
處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裏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恰是明日
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著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
來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不知幾時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
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
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烟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
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著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
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叩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真念書比送我還喜歡
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硬叫賈政坐著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著來鴛鴦去了不
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略斂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麼大羞賈政分付

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卽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隨發。更加昏憤。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出閣成禮時。卽是黛玉魂歸太虛之日。若一回並敘。未免筆墨繁瑣。顧此失彼。描寫不盡。故分作兩回。此回只寫黛玉病危。單寫寶釵成婚光景。至黛玉身故日時。卻于下回寶釵口中說出。用補筆細敘。此文章斟酌。先後變動。安閒法。

賈母因知黛玉心病。疼愛之心。頓減。不但道理甚正。且便專辦寶釵大事。

鳳姐試寶玉。寶玉說我有一個心。交給林妹妹。與八十二回。黛玉夢境。及寶玉心疼。遙遙呼應。

寫薛蟠問准誤殺。既反跌後來部駁。又順勢好完寶釵婚事。

黛玉病危。沒人看問。獨有紫鵑一刻不離。不但寫賈母心冷。寶釵事忙。衆人亦俱冷淡。可爲黛玉傷心。且見紫鵑情重。爲將來不睬寶玉埋根。

紫鵑若竟找著新房。看見寶玉。便恐生出枝節。今因墨雨口說。紫鵑卽便哭回。既省累筆。文更緊湊。於病勢垂危。手忙脚亂時。忽然要喚紫鵑過去。令人實不堪耐。無怪紫鵑之急。不擇音。若不叫雪雁去。此事殊難排解。但雪雁之去。非平兒作主。誰敢擔承。此平兒之來。不但見鳳姐細心。且卽以周全此事。并可使鳳姐等。俱知黛玉不起。文章細密。無以復加。

寫寶釵成禮時光景。令新人殊不堪耐。與黛玉遙遙相照。

大某山民評曰

黛玉說那裏就死一語。傷心至此。愛吾者。祝吾奚弗讀左氏書。

黛玉身不自保。焉用殘脂零粉。自燒詩稿。柔腸寸寸裂矣。

此回是乙卯年春日事。

代黑玉於此一死吾為其賀吾乃其親吾為其大歡喜也
何則其中滋味請試嘗之

乙酉仲夏自僑東歸未藉暑者河漢^清蟬乃第三次矣吾
初讀至此也為其悲心其次則為之稍一慘然今讀至此不禁有
所悟查向乃果然以此是也餘不大快人心身或為自誌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纔是明知其意

悉終成不了事

一個趕字又加霸占
二字定得寶釵罪案
其謂寶玉之僕也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吃，便昏沈睡去。仍舊延醫診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著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為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曠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擡著，從園裏過去，應了回九的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咱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撥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裏只怨母親辦得糊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裏懊悔了，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加沈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脚，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著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診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證，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吃。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裏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著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他為什麼霸占住，在這裏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麼樣了？不哭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著呢，病的什麼？」寶玉又道：「我瞧瞧他去，去瞧瞧他，說著要起來，豈知連日

爽爽爾爾同生同死
病已愈矣
寶哥倒底不負林
妹妹林妹妹亦可嘆
自矣

新奶奶發話了

新媳婦一番說語自
是堂皇正大之言珍
其品地皆所不及原
買門一幸抑亦寶玉
之幸也特為林姑娘
一邊想之到底有些
過不去耳
曉得是大道理寶玉
還不傻
妹妹已亡當頭一棒
與汝安心境裏忍得
家性揭破真可以挽
回一時之痛真有見
識不似藏頭露尾作
一妹姑娘腔者

生不同人死不同鬼
二句提濟如撥雲霧
竟不似尤三期之於
柳湘蓮於尤三期似

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裏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擡在那裏活著也好一處醫治服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噎氣噎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著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著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穩著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一緘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咤異道果真死了麼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說人死的呢實一老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個盡說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為情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閒有一故人已死遂尋訪至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絕無魂魄何處尋訪尋不到卿前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為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又元之常人尚無可尋訪何況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妙論皆為世俗溺于生死之說設言以

夢非夢一段文字兩
兩對照客有其妙
喚醒一切世間之
於情障者苦海
乃見海岸能開諸
回頭海岸能開諸
茫中語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亦即以其人之道治
其身

自謂出夢不知其復
入夢矣然此後亦不
適未醒之殘夢耳

但如放心安知寶釵
用術之神如只管拚
騙過去恐寶玉終不
醒來人終不放心

已費盡許多周折矣

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尙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此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囑囑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著心窩嚇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原是本來團繞哭泣叫著自己仍舊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場大夢都是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清爽子細想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而已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買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卻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定看得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住神魂歸一庶可療治風病善於醫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出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那大夫進來診了脈便道奇怪這回脈氣沈靜神安鬱散早果有效驗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著出去衆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豎有我呢得是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鍼砭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黛玉尙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著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寶玉終是心酸落淚爲兩人矣欲待尋死又想夢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氣又不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寶釵看來不妨大事于是自己心安了只在買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八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生來舊病四字讀者
 不以辭害意可也
 倘未同諧寶釵真道
 學以寶釵二人之情
 不免於移吾不敢復
 舊情矣
 以上結寶玉迎娶後
 如黛玉已死一段文
 字
 以下補寫黛玉死時
 光景一段承前一段
 病危時說下遞入寶
 釵寶房一邊
 黛玉眼中知己除紫
 妹思有何人當其手
 搭手而使勁時語短
 恨長情深氣促讀者
 至此怒為傷肝
 半天二字一頓
 二姑娘來得好
 此時之紫鵲更無第
 二時之說
 恨恨而殺此後千秋
 〇你好二字下恨恨
 之至有千言萬語實
 難說盡洗不能作
 說者不啻已盡

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寶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我
 既為夫婦。豈在一時之語。安慰他。那寶玉心裏雖不順遂。無奈日裏買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
 夜間寶釵獨去安寢。買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
 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卻說寶玉成家的那一日。用法。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卻心頭口
 中一絲微氣不斷。把個李紈和紫鵲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間。黛玉卻又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
 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鵲和李紈在旁。紫鵲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
 了兩三匙。黛玉閉著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裏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
 的光景。卻料著還有一半天耐頭。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鵲
 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便一手搭了紫鵲的手。使著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幾年
 我原指望陪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竟聞其語。耶。忍說著。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著。紫鵲見他搭著
 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
 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沒親人。我的身子是子淨的。還父母。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裏
 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卻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鵲忙了連忙
 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鵲見子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著。淚如雨下。探春過來
 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然探春紫鵲正哭著。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
 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著。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
 作聲了。紫鵲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多。那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著。襦頭穿衣。只見黛玉兩
 眼一翻。嗚呼。

以哀歌講結之

長樂不均死生異路
作者以特筆書之

此種荒矣

北京藏

假慈悲

王鳳凰是石顯記全
善之賊

讀至此處倒是二字
共意若曰可憐不足

信該死

自己自認白晝光
到此若照可得謂之

真心不測乎

外孫女兒固不親
婦甥女倒是親的

實至此可欺可欺
實玉不好對不住你

得住你的女兒麼
既有前定何必乃爾

真假慈悲也可嘆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遙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哀樂不同紫鵲等都大哭起來李執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並沒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卻又沒有了離奇恍惚得得探春李執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一時叫了林的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舉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來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身又為寶玉昏憤更甚正在著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兇信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場不勞費心見了李執探春知道諸事齊備便說很好只是剛纔你們為什麼不言語叫我著急探春道剛纔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此語有大不這麼著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墜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攔不住李執道你去見機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鳳姐倒了寶玉那裏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嚇了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可惡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成了不至於是死但只是這個了頭也忒傻氣誰使其然者說著便要回園裏去哭他一場費心不勞又帖記著寶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只為有個親疏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倘寶玉有些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著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壽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亦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換飾不賈母聽到這裏越發痛哭起來被

何補於事不勞費外
婆之心

人情大抵都如此死
後何人問弔來

賈母假慈悲豈不知
醫人之語乎

鳳姐所誤。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著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寶玉那裏找老太太呢。賈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著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著。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著心裏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早已委屈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內中自有道理賈母聽著。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因扶寶玉。踢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倒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著坐了。纔問道。聽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了媳婦。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為著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裏。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原是好的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自然該哭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聽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擡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絕。鳳姐等再三勸住。玉夫人也哭了一場。李執便請賈母

不堪回首

只以一哭了之可嘆
可嘆

鳳姐奸賊可恨之至

王夫人在裏間歇著。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未到這裏。今日屋在人亡。不禁號陶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鵲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鵲本來深恨寶玉。此情種種見如此。心裏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裏。不敢灑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怎麼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付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東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著此多虧二字。作者特貶之也。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裏肯捨。無奈賈母逼著。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甯。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怕著寶玉。卻也支持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幫著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感。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于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的功服。正好圓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問我。寶玉頭雖生的粗笨。心裏卻還是極明白的。他個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願。二則陪們吃杯喜酒也。

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喜歡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咱們親上做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裏已經滿了。必定寶了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拏了來。我看寶了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壽。」昔時何說著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又想著什麼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惡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鳳姐未曾開口。先用兩隻手比著。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勸解寶玉。先說一篇大道理話。是兵家堂皇正兵。直說黛玉已故。是兵家不測奇兵。奇正相參。令人捉摸不著。

寶玉離魂一夢。必不可少。若無此夢。癡想何時醒悟。獸病何能漸愈。但此夢非寶釵說破。黛玉已死。無由入夢。寶釵可謂神于醫靈病者。

寶玉通靈原是頑石。夢中石子打著心窩。通心本質。已經復回。所以漸漸醒愈。後來和尚送回通靈一點便能超悟。

夢中迷路。忽聽有人叫喚。回首一看。卻是親人。自己身子依舊踢在床上。寫夢境入神。

黛玉臨終光景。寫得慘澹可憐。更妙在連呼寶玉。只說得你好二字。便咽住氣絕。真描神之筆。空中音樂。妙在若有若無。不落小說俗套。

補寫鳳姐告知賈母。及賈母告知寶釵。黛玉已死日期。俱入情理。毫無強砌痕迹。

圓房一層。不宜過遲。以便寶玉與寶釵。漸調琴瑟。

第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四上半回爲一段。敝海棠復生。爲妖孽見兆。並非吉徵。九十四下半回。至九十五回爲一段。敝元妃薨逝。寶玉瘋癲。以見花妖之響應。九十六七八回爲一段。敝釵黛二人一婚一死了結。黛玉因果。弔起寶釵後事。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說姐姐之趕妹妹也。殺費苦心。其巴結尊上。和叶同輩。拊循下人。俱在遠處大處。預爲道地。故但見小心謹慎。大度優容。無纖芥之失。蓋諸人皆受其籠絡。而願望始酬。若云自行霸占。固係瘋傻亂話。

說有便有。說無便無。卽傳燈錄所云。道如太虛。廓然虛豁。不可強是非。至云設言警世。足破萬世庸愚見識。

雪芹先生。不欲以曖昧之事。遭蹋閨房。故於黛玉臨終時。標出身子干淨四字。使人默喻其意。前晴雯將死。亦云悔不當初。皆作者極力周旋處。黛玉氣斷之時。卽寶釵婚成之候。新房熱鬧。滿堂合奏笙簫。舊院淒涼。半空亦有音樂。夫笙簫者。生所同也。音樂者。死所獨也。黛玉亦何慊乎釵。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由心審得細做。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買母和薛姨媽為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曾開口，先自笑着。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諢是那裏的笑話兒？就是咱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買母道：『怎麼了？鳳姐，』」鳳姐道：「比著道：『一個這麼坐著一個這麼站著一個這麼扭過來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裏買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嘔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着，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裏，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著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爲什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卻扭著頭，只管躲寶兄弟，卻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批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先前怎麼說到這裏，買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只是寶了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沒見他連二哥哥和你鳳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說個笑話給姑媽解問兒。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買母也笑着，道：『要這麼著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了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著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裏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巧慧買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裏同著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嘔個笑話。」

絕世聰明不食不茹
不淫便是買門中第
明兒圓房就抱外孫
笑話中傳出隱情味

同敬禮
雖屬醜詞具有微旨

擺酒只一句帶過若
又鋪敘便沒趣
以上結住寶玉圓房
一事
盡去故蘊不通故塞

補敘黛玉之樞已寄
港中作者直筆

帶敘姑娘們一二分
散之故使人回首當
年懷然腸斷從此大
觀園內惟餘淒風冷
而已

錢來清楚大觀園大
變更矣
已入己卯年之夏
以上從黛玉死後接
寫寶釵圓房帶敘諸
姊妹蹤跡為一段將

話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裏去。隄防他拉著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著寶玉呢。賈母薛姨媽聽著。遠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很好的日子。給你寶兄洗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卻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原。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己也不解之故。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纔好。為什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略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服侍。別的了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裏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雖黛玉之樞已寄放城外。巷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為著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談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卻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著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著李嬌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姊妹們處請安問好。即回到李執那裏。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祇有李執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執等搬進來。為著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時令園裏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搬。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了上司。即

實玉簪玉寶紋三人
支流總來一東下則
然後再結實玉一段
大公公實買政任上
以下接實買政任上
周禮帶親兩項官司
事到任出嚴禁
政老到任出嚴禁
以筆專寫人長隨
刁詐險惡情狀如萬
難之象奸狀如萬
今之限外任官者誰
認不辦事不受賄送
而目之曰性則世
道可知矣一嘆邊又
那一般想四面逼
不由你做心腸百變
長隨告假外任那知
京初放外任那知
就真其亦容易知

看得本官如湯中餽
十要拿便並不是
也兒真有十分本事

有錢可賺那不唯
如命

到任拜印受事。到任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盤買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於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卻未嘗親辦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買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著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梳體面。心裏想著。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獸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懸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靠什麼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化什麼本錢來的。我們才冤化了。若干的銀子。當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買政不知。就裏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又是一種。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沒道不成。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著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這。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聽聽你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兒行。事。真。有。機。關。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拌得你們過。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在死證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裏反起來。大家沒意思。兒。明。坐。實。要。得。大。分。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裏掏錢。小。情。願。子。正說著。只見櫃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蹣跚著。一隻腿挺著。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極。氣。書辦便垂手陪著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

亦以言贊之看他下面如何湊合

偏要鈎他上來

寫得靈變狡猾李十兒真好作手此又以離作合口氣書辦亦狡

已入顧矣然尙是題前頓挫之筆已合湊矣

再看機會恐政老終不能逃此等人之寫得可笑然卻有此稱實情

偏偏瑣瑣處寫出一個沒出息衙門形狀廉吏真可爲而不可爲

漸漸也有些悔過來

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

道越發胡說方才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謔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帳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

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面而家裏還過得就規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殼不像那

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著書辦的

手道你貴姓啊思了書辦道不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裏混了幾年積貨也李十

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高帽子頂把我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著走開而論那晚使與

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不像了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買政踱出衙門閣站

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

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純好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

不齊集至此足無措擡頭看那執事卻是攏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

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是說三天沒吃飯擡不動買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就罷了是真

無法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買政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

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要探探口氣我跟我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

李十兒反苦不知其
故也者真狡猾

途多少間得妙妙在
上干上萬有個比見
也爲什麼不來往爲什
麼不肯送信爲什麼
想此明白世務可思
有此言
你想看皇上還靠
得住否

先制住其氣而後進
其言十兒真狡猾
替老爺說不要錢
卻如此然則老爺
之不要錢其誰信耶

不要錢反沒有好名
聲做得好名聲來又
有錢賺二者何去何
洞達世故

一層逼緊一層

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裏○取○去○領○濟○得○甚○事○可○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
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裏○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
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眼○前○添○上○一○宗○買○政○道○爲○什○麼○不○去○便○好○想○老○爺○
兒○道○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
的○美○缺○買○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靠○恐○皇○上○不○住○也○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著○回○
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裏○離○這○裏○很○遠○凡○百○樣○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
自○己○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買○政○聽○了○這○話○也○自○然○
心○裏○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爲○什○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裏○若○不○說○是○奴○
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買○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思○有○意○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化○
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來○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
載○道○買○政○道○民○閒○有○什○麼○話○李○十○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語○
破○的○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裏○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切○
的○那○些○鄉○民○心○裏○願○意○化○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
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殼○上○和○下○睦○罷○了○買○政○聽○到○這○話○
道○明○說○我○就○不○識○時○務○麼○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貓○鼠○同○眠○歷○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爲○著○這○點○忠○心○
兒○掩○不○住○纔○這○麼○說○心○好○忠○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
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買○政○道○依○你○怎○麼○做○才○好○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著○老○爺○的○精○神○年○紀○裏○頭○
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著○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裏○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

不到此層不由政老
 做俯首聽從如彼其
 不好官又如此已不
 獨自昔為然矣此特
 作者藉以痛詆仕途
 耳并使今之居官者
 得一關發
 小人甜語實在此處
 豈知其心橫者不消
 出其心者不消
 只怕不鬧出來利害
 人受之一鬧出來利害
 則已受之威福鈞連
 十兒無所不至當此
 內外無所不至當此
 時也帶笑獨哀此
 富人來便是這副先
 景響俗移人雖賢者
 不發乎

三姑娘親事於此還

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著受用倘遇著一兩件為難的事誰肯幫著老爺那時候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買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麼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壓引證有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裏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就好了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裏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著老爺的全之法來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也要賺幾個錢到底買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著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鈞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買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隨心在其內所以買政不但無疑反多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買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感而不知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使用言規諫無奈買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買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一日買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宮封上開著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買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柔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祇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哀懷歉仄自歡無緣今幸柴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邊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尚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即遣冰人途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兩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世弟周瓊頓首

書中並未敘及原來
爲此

薛蟠事於此處補敘
薛蟠官司從政老看
邸報中寫出布周殊
有裁剪

說得明白簡約的是
吏才文字至此無以
案廣文字至此無以
以上已見前書
以下是刑部會看翻
寫語

寫題奏薛蟠命案一
件層層翻駁洞見本
原是刑部中出色文
一字不圖作者之才無
一件肯以影響了事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卻也相當。與探春倒也相配。已許。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過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閒坐。見桌上堆著一堆字紙。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爲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證。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桌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綠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懶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額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己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鬪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名犯證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鬪殺律註云。相爭爲鬪。相打爲毆。必實無爭鬪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女擬具題。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著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額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鬪殺律擬絞。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著。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託。會託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著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道。

是通案人語
曰好薛蟠何嘗如此
打死薛蟠何嘗如此
然不能們人口之不
言如此也
李十真能看透官場
情弊
賈政想頭真不達於
事

一本的而不了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聽見此書著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其告之心也因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裏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裏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裏叫了好些媳婦都吃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是託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化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才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裏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裏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迂腐賈政道你們那裏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迂腐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著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敘鳳姐演說寶玉與寶釵頑戲情形是專為擇日圓房敘園中冷落光景況是騰出工夫好寫賈政任所諸事不是閒費筆墨

寫李十兒設法從恩事情描畫長隨家人串通書役簸弄主人伎倆明透如鏡凡做官者安得不墮其術中

借節度調取進省一層為探春親事定局薛蟠命案部駁鬪樺

因薛蟠命案部駁引出夏金桂勾引薛蝌因勾引薛蝌引出妬忌香菱因妬忌香菱引出毒人自毒文情層層相因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接上回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李十思借此行私大為可惡

以上結買政任上並薛燻官司周瓊求親一段文字以下接寫薛府事即從薛燻官司過下薛家為這場官司家道已中落矣

將香菱事一提薛姑娘自是平允之論

話說買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實在也著急好容易聽見買政出來便迎上來跟著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買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託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膽子便竭力懇願買政許這親事勢利買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麼望礙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買政兩便買政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又少一人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買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買政然後住著等信且說薛姨媽為著薛蟠這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化了多少銀錢才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託人化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著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著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為仗著親戚們的勢力化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為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瘦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的真正俗語說的冤家路兒狹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是

世官不肯如大哥哥
真不值寶姑娘一唾

如姨媽者真不易處
之境

言之譊然卻又言之
惻然

好個日進紛紛的興
旺人家弄得一敗塗
地而不自檢東者向
其凜之

樹倒糊糠散豈獨薛
氏為然

不盡心的了。化了銀錢不算。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裏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為著老來有靠。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裏有將現成的關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為。不是兒子。竟是個冤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裏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裏放得下心。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嚇的。不得文字。所以才叫人來打點。我想哥哥鬧了事。當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我。求媽媽暫且養養神。趁哥哥的活口。現在問問各處的帳目。寶釵顧慮及此。真人家該賠們的賠們。該人家的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看還有幾個錢。沒有薛姨媽哭著說道。這幾天為鬧你哥哥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知道京裏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舖。已經給了人家銀子。早擎來使完了。完薛家還有一個當舖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幾千兩銀子。也夾在裏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帳。料著京裏的帳已經去了幾萬銀子。只好擎南邊公分裏銀子。並住房折變纜。鼓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誣信。說是南邊的當舖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麼著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了。卻敢得如此。容說著又大哭起來。寶釵也哭著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階們的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著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個酒肉兄弟。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是狐羣狗黨而已。媽媽若是疼我。聽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致挨凍受餓。家裏這點子衣裳家貨。只好聽憑嫂子去。那是沒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裏。該去的叫他們去。就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著媽媽過去。實在短什麼。我要是有

我們那個到底是那一個
作謝未及數月居然
我們那一個起來還
要替他逃飾數語實
叙亦未能免俗耶

外思方深內訌又起
薛姨媽真無刻安甯

蓋謂守不得活寡
者已非一日矣
孀姑娘原不曾見此
等光景過
淫婦心腸條條理出
避之爲吉反照香菱
撞破
此婦不死婦兒必難
不難乎其爲嫂而難
乎其叔
不知此等婦人其心
居於何等真禽獸不
如比觀之蠅菱二人
淫婦心腸偏無情
多周折然爲來卻都
在情理中

的還○可以○擊○些○過○來○料○我○們○那○個○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聽○見○我○哥○哥○的○事○他○
倒○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個○還○道○是○沒○事○的○所○以○不○大○著○急○若○聽○見○了○也○是○要○嚇○個○半○死○兒○的○薛○姨○
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爲○一○個○林○姑○娘○提○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
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法○沒○了○依○靠○了○可○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
著○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邊○屋○裏○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沒○有○活○的○分○兒○了○階○們○如○今○
索○性○鬧○一○鬧○大○夥○兒○到○法○場○上○去○拌○一○拌○說○著○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得○薛○姨○媽○白○
瞪○著○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得○寶○釵○瘦○子○長○瘦○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
今○你○是○比○不○得○頭○裏○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麼○說○著○便○要○跑○到○街○上○
回○娘○家○去○臉○的○東○西○虧○得○人○還○多○扯○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嚇○得○再○不○敢○見○他○若○是○薛○姨○媽○在○家○
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姨○媽○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或○明○
知○薛○姨○媽○在○家○持○問○房○裏○何○人○有○時○遇○見○薛○姨○媽○他○便○妖○妖○喬○喬○嬌○嬌○癡○癡○的○問○寒○問○熱○忽○喜○忽○墮○淫○賤○相○多○
了○頭○們○看○見○都○趕○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姨○媽○感○情○時○好○行○寶○釵○之○計○無○恥○那○
薛○姨○媽○卻○止○躲○著○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爲○色○迷○心○越○瞧○
越○愛○越○想○越○要○那○裏○還○看○得○出○薛○姨○媽○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姨○媽○有○什○麼○東○西○都○是○託○香○菱○收○著○衣○服○
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姨○媽○卻○是○捨○不○得○只○
得○將○一○腔○隱○氣○都○攔○在○香○菱○身○上○卻○又○恐○怕○問○了○香○菱○得○罪○了○薛○姨○媽○倒○弄○得○隱○忍○不○發○一○日○寶○釵○走○來○笑○
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寶○釵○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
階○們○前○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吃○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裏○去○那○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漢嫁寶玉感離情

寶蟾真是助紂爲虐

照鏡抹粉狀何由
千細細著得傳神於
阿堵

寫得筆有化機
一個暗招一個明接

自係家裏不如外人
有趣係浪子恆情惟
惻到底自家最好

寫得筆有化機
一個交談一個驟過

是越態越愛越越越
要二句注脚
硬強纔肯借酒發揮

不以為武松之掌擲之
戲得十二分見不堪恨

吾爲薛二哥擔十二
分寒心
婿兒救星金桂仇星

自忽聽句後忽寫寶
嬌忽寫金桂忽寫寶

轉一旬一意文章至
此嘆觀止矣

信回來只在階們院門口等他。寶蟾處多事。他打那邊過來時，奶奶叫住他，問看他說什麼。要你問金桂聽了，一心的怒氣，便道：「他那裏就出來了呢？他既無情，義問他作什麼？有情有義，寶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說階們也好說他不好說階們再另打主意。金桂聽得有理，因叫寶蟾瞧著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著出來，金桂卻去打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想淫婦心，想直然後拏一條灑花絹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什麼的。魂勾魂攝心裏倒不知怎麼是好。了。狸活精。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啊那裏吃了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輝也。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階們自己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拏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老實人，的兩頻微紅，雙眸帶澁，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瓜窪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硬強著纔肯吃的呢。薛蝌道：「我那裏吃得來，金桂道：「不吃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吃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說到這裏，兩個眼已經也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著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裏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大嫂亦無此造次。武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著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著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著，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嚇了一跳，回頭瞧時，卻是寶蟾掀著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擡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趕忙知會金桂。用的筆緊拍金桂這一驚不少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著，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叫，纔瞧見金桂在那裏拉住薛蝌往裏死拽，香菱卻嚇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這裏金桂早已連嚇

以上結住薛府金桂
等一段文字
以下遞入探眷親事
一處從前一段文中
括出來

辦人之見只是如此

此亦老人根心情語

總商量探春事寫入
迎春近來一段苦況
悽惻難聞

回去別說我苦其苦
更甚過人不淑鴉且
打鳳命矣夫
其苦至此只得付之
於命

帶氣默默的瞞著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為後文毒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裏，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再疏明香是日寶釵在買母屋裏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買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很好，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裏，怎麼你老爺沒是提起？」王夫人道：「連我們也不知道。」買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裏，倘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麼？」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掣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即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況且老爺既在那裏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買母道：「你們願意更好，只是三了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著，掉下淚來。悽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做官的，誰保得住總在一處？」論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模不著。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階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了頭，藏在耳房裏，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著幾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裏所招的好女兒，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著，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到虧了。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了，頭還不如過言。我想探了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好纔許的。斷不至若教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多派幾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麼著。老爺也不肯將就買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當，揀過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

願書者至此亦懷然
淚下真令人喚無可
奈何
趙老貨別有肺腸
然三妹於生我之
情亦未免太為棄置
宜其作此想也

一生沒經犯人開口
令人嘔惡不知作
者如何摹想出來

妙在不坐實是有的
不似他種小說於此
等處寫得鑿鑿有
據
可知寶玉之叫紫鵑
非一次矣故此番從
賈母一邊一轉迫之

了雪雁

轉結鸚哥等

人答應著是寶釵聽得明白也不敢則聲。只是心裏叫苦。我們家裏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著這裏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逕回到自己房中。並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了。襲人也很不用卻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歡喜起來。心裏說道。成這個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頭還不濟況且。伏上水護著別人。他擋在頭裏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干淨想要他孝敬。我不能殼了。只願意他像迎了頭似的。我也稱稱願。天性已絕頭。一面想著。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人的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裏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便是養了你一場。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總不要一去了。把我攔在腦杓子後頭。叫他如對探春總著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理氣忿忿的。自己去了。又討沒趣。這裏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己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裏來著。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或者是他有來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裏想著罷了。只是那夜卻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寶玉聽了。更以為實。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裏的仙子。臨凡。賜愈想愈奇。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豔豔。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鵑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索紫鵑心裏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沒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酸聲。就是嘆氣的。寶玉背地裏拉著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鵑從沒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裏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廝。各自過活去了。王奶奶養著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

自今以往寶哥哥觸
處皆悲矣
一寸情真就不起
許多恨事宜其以痛
淚傾洩之

將近來不得意事從
寶玉口中總做一遞
是文章堪舉處
寶哥已回頭近岸矣

其實寶兄弟不過求
其常熱而巳原
無別個想頭然在寶
口不能不作此
說其意若曰若寶兄弟
要留姊妹在家我兄
姊你也不肯把我
論發姑姑亦有花自
芳哥子在
是喜聚不喜散別無
他意

定心知恐不能醫此
等之證

寶釵真能深知三姑
娘

小了頭仍服侍了老太太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我亦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我亦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裏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阿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嚇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在一塊二姐姐呢拋著了一個混帳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裏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裏單留我做什麼沖口而出襲人忙又拏話解勸寶釵擺著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著寶玉道據你的心里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裏陪倒你老了都不要為終身的事麼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個想頭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么辦法兒打諒天下獨是你一個人喜姐姐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提醒得大凡人念書原為的是明理怎麼你益發糊塗了這麼說起來我同襲姑姑各自一邊兒去心強辨而已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著你切實寶玉聽了兩隻手拉住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為什麼散的這麼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化要再散也不遲襲人掩著他的嘴道又胡說纔這兩天身上好些二奶奶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改嫁寶玉慢慢的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麼纔好情絕非邪念只得強說道我卻明白但只是心裏鬧得慌裏自鬧心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慢的開導他病復發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什麼等消停幾日待他心里明白還要叫他病復發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什麼等消停幾日待他心里明白還要後便不是這樣了正說著買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

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粧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卽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麼辦理。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補寫薛蟠家業消磨。周匝細密。

薛蝌東西。俱託香菱收放。又時常說話。縫洗衣服。金桂妬心。已不可耐。因愛薛蝌。隱忍不發。是文章到極緊處。轉放寬一法。

若非香菱無心走出。薛蝌旣不可聽從金桂。又不便聲喊叫破。此時殊難擺脫。故借香菱驚散。旣便薛蝌脫身。又爲積怨地步。

因探春親事。於王夫人口中。述及迎春苦況。是趁勢補筆法。且爲迎春將死根由。

開發雪雁。省費煩文。仍留紫鵑。生出後文。

襲人要探春不必辭行。寶釵要探春好爲箴諫。兩人不同。其憐愛寶玉則一。然畢竟寶釵所見。高出一層。

大某山民評曰

金桂一把拉住薛蝌。恐無此事。前文七十七回。吳貴家的拉寶玉。僕方以爲疑。而效尤者又起。側聞西方有貓。其類有牝無牡。見男子必執與合人面獸心。詎日無之。此回仍是乙卯年。已交秋時事。



最卷寺神
鐵石異光



木觀園
石夾警幽



賽國府骨肉
病吳視



叔水園大
享服符觀

旆黃針金
鞋自焚月



抹真禪兩
村空還舊



浪大生嫩小則全醉



之拂公子餘痛
觸前情



以上將探眷遠嫁一段
暫行束住為一段
買建為王仁關氣事

令人回憶當年

之冬初令已入乙卯
寫出一片鬼世界

衣服點綴的是冬初

曰喇喇曰吱吱
油其生學字處無一
字不是千鈞百鍊出
先寫形後點出物此

法得之水滄傳
怕真覺有鬼氣滿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卻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棋查事的一千人那天已有黃昏已後因
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著小紅亦在內頭裏一個丫頭打着燈籠去出門來
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獨為後文鳳姐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窗下聽見裏面有人喊
喊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
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粧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著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著去了鳳姐只帶著
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虛的掩著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著外面更覺
明郎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全非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喊的一聲風過吹
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喇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吱吱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
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起來那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
銀鼠坎肩兒拏來我在三姑娘那裏等著豐兒也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來答應了一聲回頭就跑
了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拂拂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豎了起來月冷風濤鳳姐
寒心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著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
姐嚇的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步少怕人卻是一隻大狗那狗回頭抽身拖著一個掃帚尾巴
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鳳姐此時心跳神移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已將
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一嚇鳳姐心中疑惑心裏想著必是那房裏的

一恍二字迷離之至
幾疑瑞大爺又有轉
身鳳姐到園裏人衰鬼
弄人其何所逃避
出關別已久如何想得
時況在心驚肉跳之
言外有感實府敗落
之意

陰魂出現一以見大
觀園陽氣之衰一以
見鳳姐之死期將近
也
影影綽綽四字描出
驚後餘波

旁觀者清

重案

又是重案
寫此二案爲後文間
賈化伏根

平兒真善於事上

了頭便問是誰問了兩聲並沒有人出來。眼道已經嚇得神魂飄蕩恍惚惚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嬌娘連我也認不得了。人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這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裏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嬌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于東洋大海了。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嬌娘。那時怎樣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不是胡氏。便說道。阿呀。你是死了的人。啊。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呢。啞了一口方轉回身。脚下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交。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之喪敗不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心中卻也明白。只見小紅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鳳姐恐怕落人的褻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服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裏。他們都睡了。階們回去罷。不用權詐。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了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已回來了。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有疑惑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家來打聽事務。什麼事。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拏起來。開看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有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口。稱係太帥鎮國公賈化家人。家本家。第二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陵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人。命三口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日姓賈者。如此倒運。賈璉看見這兩件。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待要看第三件。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吃了兩口。便出來騎馬走了。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裏我聽著奶奶沒睡什麼覺。我這會子替奶奶捶著。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半日不言語。平兒料著這意。

好二字作兩句讀
可笑趣奇可無一處
不問語氣究竟按下
去卻是一個沒中用

昨晚受驚今朝受氣
憂與憂其相接鳳姐
殊少生趣

沒頭沒腦說了一大
套話把那一箇聽我
也不解

都是情理上話

沒頭沒腦叫人如
何曉得

到底沒頭沒腦
鳳姐昨夜受驚今日
多氣

碗茶來。原來那些了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諒。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溫過的。拏了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豁跟一聲。擗了個粉碎。鳳姐驚醒。嚇了一身冷汗。阿呀一聲。睜開眼。只見賈璉氣很很的。坐在旁邊。平兒彎著腰。拾碗片子呢。虧你耐得人。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聲。賈璉喝道。你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笑道。這又是什麼苦來呢。苦來。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問你一聲。也沒什麼生氣的。賈璉又喝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原來是借。鳳姐笑道。沒有遇見。少不得耐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之情。賈璉喝道。我可不吃。人殺氣。借。鳳姐笑道。沒有遇見。少不得耐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之情。賈璉喝道。我可不吃。著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犛子呢。我這裏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為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誰要你的。當什麼正經呢。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裏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受罪。鳳姐聽了。氣得乾咽。要和他分證。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鬧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就得耐煩些。少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為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倒底問他。一個是鳳姐。咤異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麼。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麼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壘子裏呢。鳳姐道。真真這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卻又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鬧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裏頭知道的。說起來。真真人人惱你。今兒不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什麼。賈璉道。叫他什麼。叫他忘仁。鳳姐撲嗤的一笑。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麼呢。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麼。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忘仁。鳳姐道。只此所叫。人矣。鳳

又是一個好二叔

今之人操此術以弄錢者比比皆是竟有一年做兩次生日者

外邊只管鬧事裏邊只管快活此等人亦比比皆是

寫得出起來光景不肯一筆草草

短

少爺偏要講規

姐道。這是什麼人。這麼刻薄嘴兒。遭踢人賈璉道。並不是遭踢他。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知道。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你可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麼。鳳姐想了一想道。阿呀。可是啊。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麼。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偷兒的說。二叔爲人最是蓄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裏。還烏眼雞。是的不麼。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他還出了個頭兒。攬了一事兒麼。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日。啣們還他一班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賈璉道。你還作夢呢。他一到京。接著大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吊。他怕啣們知道。攔他。所以沒告訴啣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噲著他。說他不該一網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兒。就指著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想著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丟臉。你知道我起早爲什麼。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參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本員已故。應著落其弟王子勝。姪王仁賠補。爺兒兩個急了。找了我。給他們託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再者又關係太太和你。我纔應了。想著找找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替他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裏頭去了。我自起來跑了一趟。他們家裏。還在那裏定戲擺酒。你說。叫人生氣。不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強護短。聽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面上看老婆。再者這件事。死的太太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省的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裏罵我。至於此說。著眼淚早流下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你倒不用這麼著。是你哥哥不是人。我竝沒說你呀。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睡覺。啣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

擅敢發揮

平兒趁勢出一段
議論來使蓮二哥無
置喙處真是可兒

妻妾曉曉不虞人家

鳳奶奶有感觸處
非二哥所知

以上結鳳姐遇鬼及
賈璉爲王仁事鬪氣
一段文字
以下接寫寶玉新房
中事並鳳姐求籤五

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啊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我爲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買璉道是知道了大蘿蔔還用尿澆平兒道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的爺也不知是那裏的邪火擊著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掙殼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當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又關會著好幾層兒呢就是這麼拏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奶跟前儘著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著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裏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笑道殼了罷得轉臉他一個人也殼使的了不用你幫著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清淨了空頭話真鳳姐道你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著又哭起來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窗買璉也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這裏鳳姐自己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了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大舅爺那邊去不去要去說叫二奶奶同著寶二奶奶一路去呢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氣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也寔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太去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了頭答應著回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己不去也該帶個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于是去見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著衣服歪在炕上兩個眼睛眊眊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笑嘻嘻

兒補缺諸項及歸結
探春嫁為一段
鳳姐慣於此等處留
冷眼

無處不體

五十五回記晴雯聞
鼻烟此處記避烟皆
熟事點睛一見已足
又諷兩句然不傷於
雅一瞬光陰寒天又近
矣

定論
從晴雯引起五兒過
接無痕
寶哥哥應該打千兒
附賞

坐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著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兒麝月笑著道：二奶奶頭裏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麼呢？沒見這麼大人了，還是這麼小孩子氣的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旁邊看什麼成日家一塊兒在屋裏還看不厭，也不怕了頭們笑話說著嚇的一笑又靦著他，唾嘴兒之禮則無矣。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通紅，又不好聽著，又不好說什麼，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訕著自己遞了一袋烟，鳳姐兒笑著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妹，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訕著找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那裏有個爺們等著，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著老太太給的那件雀金泥好。鳳姐因啞他道：你為什麼不穿寶玉道：穿著太早了，鳳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自悔不，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只是那些了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卻接著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兒道：這是什麼原故？襲人道：告訴二奶奶，真真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來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聽見說病著，歪給他補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說了總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鳳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憐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只是嘴兒利害些，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裏的謠言，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廚房裏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子叫什麼五兒，那了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是本有此說二奶亦以為然乎的。我心裏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他媽說是很願意，我想著寶二爺屋裏的小紅，跟了我，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平兒說太太那一天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裏呢。我所以也就攔

幾平塵事幸虧下文
轉得疾
晴雲五兒連敘以見
寶玉之不能忘晴雲
也

此時寶哥之心於林
妹妹已漸淡矣

此等處真能於閒處
生姿
秋紋傳說一句話真
正風吹肉痛幾欲學
荀郎之哭
焙者亦妙人
了頭都笑著

大了來而買家之大
局將了矣

尼姑扳談

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著晴雲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直刺其心寶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已跌了襲人道爲什麼不願意早就弄了來的只是因爲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鳳姐道那麼著我明日就叫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好不傷心著實令眼熱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到太太屋裏去罷笑著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裏回賈母往舅舅家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些寶玉答應著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麼不堪爲鳳姐所見寶釵笑道是了你去罷將寶玉催著去了這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請二奶奶寶釵說道他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了頭問了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風地裏站著情之爲累如此說的賈母鳳姐竝地下站著的衆老婆子了頭都笑了令我亦解頤寶釵飛紅了臉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值得這樣慌慌張張跑了來說秋紋也笑著回去叫小了頭去罵焙茗那焙茗一面跑著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馬來叫回來說的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會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了頭笑著跑回來說了賈母向寶釵道你去罷省得他這麼記掛說的寶釵站不住纔走了又被鳳姐嘔他頑笑正沒好意思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見過了鳳姐坐著吃茶賈母因問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幾日廟中作好事有幾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裏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日特來回老祖宗明日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問做甚好麼事大了道前月爲王大人府裏不干淨見神見鬼直刺鳳姐之心偏生那太太夜閒又看

散花菩薩亦能散除煩惱者

鳳姐其有悔心之萌乎

恐好與僧尼輩談道者皆是糊塗一流

僧尼哄人亦有道理只這便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鳳姐心性改了已不詳信佛更不詳已是尸居餘氣

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裏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甯。亡者昇天。生者獲福。無一句不刺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卻說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自從昨夜見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便問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問。便知他有些信意。賦便說道。奶奶今日問我。讓我告訴奶奶知道。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國中。父母打柴爲生。養下薩菩來。頭生三角眼。橫四目。身長三尺。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在冰山之後了。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老糊塗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頭頂上白氣冲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糊塗天天談道。參禪說的天花散漫。續紛至一千年後飛昇了。不知出在那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此世人纔蓋了廟。塑了像。供奉鳳姐道。這有什麼憑據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只此便就是撒誑。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了。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他到底是祝國佑民。難道此等處有些靈驗。人纔信服。鳳姐聽了。大有道理。因說。既這麼。我明日去試試。你廟裏可有籤。我去求一籤。我心裏的事。籤上知道麼。批得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日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買母道。既這麼著。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求說。大家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裏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裏鳳姐勉強硬掙著。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帶著平兒。並許多奴僕的。周瑞家在內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衆姑子。接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你聖像。一秉虔誠。明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他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纔搖了三下。只聽喇的一聲。筒中攢出一枝籤來。于是叩頭拾起。

不能不吃大驚若說
無神何以有鬼若說
有神何以無鬼

一驚之後是以忘之
一生事業以末二語
活盡

港見人只得如此解

新婦着想見刻不能
離

具見靈慧吉祥語豈
皆盡屬吉祥

縮住得妙

一看只見上寫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而寫著王熙鳳衣錦榮歸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驚問大了道古人也又叫王熙鳳的麼大了笑道奶奶最早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旁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文應前我們還告訴他看著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著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於今衣錦返家園蜂採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至音信遲訟宜和婚再議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巧得很奶奶自幼在這裏長大何會回南京去了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還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了頭鳳姐也半信半疑的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銀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鳳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喜歡非常或者老爺果有此心階們去一趟也好鳳姐兒見人人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卻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裏去了半日不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寶玉聽說便問是怎麼樣的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裏頭還有緣故見寶釵到底後再來再瞧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兒你又偏生看出緣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了頭過來請二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回解分

護花主人評曰

鳳姐因料理探春糶倉想去瞧瞧恰在人情之內并非無端想起又因日閒事忙或黃昏後買鹽在

家不能分身。適值黃昏人靜。賈璉未回。遂到園中去。情事逼真。主婢四人同行。礙難見鬼。一個一個。以次遣去。止剩鳳姐一人。秦氏幽魂。纔可出現。一路寫來。令人毛髮森然。

鬼魂未現。先有狗嗅一驚爲引。妙極。

鳳姐特來探望探春。乃因見鬼驚怕。託辭他們已經都睡。急忙回家。神情酷肖。若仍至秋爽軒。面見探春。不但鋪敘閒談。徒費筆墨。且神氣安閒。寫不出失柵落膽形狀。

雲南節度蘇州刺史參本。與賈府有礙。不但襯起抄沒後事。且見賈府家人在外。無惡不作。

李嬾挫磨巧姐。鳳姐囑託平兒。及王仁爲人不端。暗伏將來串賣巧姐。逃避情事。

提起晴雯補裘。不但回顧前文。且便順補五兒。

賈璉生氣。寶玉恩愛。兩相對照。鳳姐安得不傷心。

寫寶玉憐愛寶釵。妙在一團孩子氣。

散花寺求籤。忽得王熙鳳故事。籤固甚靈。又提李先兒說書。回顧前文。筆交甚靈。

衣錦還鄉四字。獨有寶釵說另有緣故。慧心人畢竟不同。

寶釵正要解籤。忽王夫人來請。不及解說。文筆善于脫卸省事。

大某山民評曰

王子騰當稱二舅。子勝當三舅。以上有鳳姐之父爲大舅也。此等處失檢點。璉嫂至新房。見了人家。想著自己。分開一看。倏覺傷心。誰知更以人家自己合併一想。愈覺傷心。

大了說散花菩薩靈驗。若果繽紛散漫。宜爲大觀園中所供養。
此回仍是乙卯年秋冬閒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甯國府骨肉病災祿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接前

此驚歷錢種種不如
意疾病鬼神無所不
有下便緊接抄沒家
私矣
安頓五兒一層
何以見得王夫人又
多事矣

探春遠行獨無依戀
寫得嬌嬌不羣
以上結實玉新房諸
事並歸東探春遠嫁
為一段
以下接寫東府病災
園中驅妖一段
人去園空寫得諸慘
荒涼之至是園中前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得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要出門，哭的不得，你也該勸勸他。如今我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的，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也別說只管吞著不肯得罪人，將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實任。寶釵答應著。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日帶了柳家媳婦的了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裏。寶釵道：今日平兒纔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呀，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很安頓的，起先為寶玉房裏的了頭狐狸是的，我攆了幾個，那時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麼搬回家去了呢？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裏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頭。王夫人道：口頭心實釵答應了。又說了幾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便將綱常大體的話，稅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眾人，竟上轎登程。水舟車陸而去，無能脫然。先前衆姊妹們都住在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著，園中人少，況兼天氣寒冷，李紈姐妹探春惜春等俱搬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房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幾家看園的人住著。那日尤氏過

後一大轉關

著墨無多已寫出十分悽黯吾當爲之歌
牡丹亭斷井願垣一曲
說來竟是瘟疫傷寒
一派利害證候
醫生必請與時者目
古風俗亦然爲之一
笑
人家不願往往見神
見鬼之事都幹出來
賈珍亦信

經一機儀一樣

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裏開通，窻府的那個便門裏走過去，覺得淒涼滿目，臺榭依然，女牆一帶都如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之感。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支持一兩天，竟闕倒了日間的發燒，猶可夜裏身熱異常，便請語縣縣有鬼。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傳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身安。尤氏服了兩劑，並了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著急，便叫買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幾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日信位太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麼？」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爲的是前日母親從西府去回來，是穿著園子裏走來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著邪了罷。外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靈，不如請他來占個卦占的有影兒呢。」就依著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賈珍聽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吃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裏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著卦筒，口裏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網緝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來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爲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著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拏起來又搔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檢起錢來，嘴裏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悔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爲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尅鬼的。況且月日生身，再

設有道理然說來卻
是江糊口氣

此人倒有些本事

人家倒運便有此等
無理之語其所謂妖
由人與乎
又是一番證據

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受母交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礙就是本身世鬼比劫過重到了水旺上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撇著鬍子坐著買琴起先聽他搗鬼心裏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明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麼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尅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得清楚揲著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得準買琴道先生都高明的麼毛半仙道知道些氣買琴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為害如今乘著死神死煞及時今囚死則為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憂患相仍病多喪死認有憂驚按象有日墓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定是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嚮如今尊駕為大人而占正合著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買琴沒有聽完嚇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得很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礙麼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著頭又啾啾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已有貴神解救謂之魄化神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買琴奉上卦金送了出門回稟買琴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為撞著什麼伏屍白虎買琴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裏去回來的可不是那裏撞著的你還記得你二孀娘到園裏去回來就病了據他雖沒有見什麼後來那些了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籠大還會說話把他二奶奶趕了回來嚇出一場病來敗氣乘之買琴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寶叔家的茗烟說晴雯是做了園裏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裏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現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裏還了得頭裏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句此卻是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裏走還不知端了什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著那一個那卦也還算是

寫得可驚可愕

不是真旺人家作為

色色都是衰敗之象

人家見怪大半編派
明眼人方能見到
吾願為籠翠菴中人
憂之
想吳家媳婦於妖怪
來時亦必拉在園中
編來住特未逢柳
氏母女沖散耳
此時府中只有天天
鬧鬼而已

準的買珍道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買蓉道據他說到了戌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過兩天纔好。買珍道這又是什麼意思。買蓉道那先生若是這麼準。恐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正說著。裏頭喊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裏去了。頭們都按捺不住。買珍等進去安慰定了。只聞尤氏嘴裏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趕我弄權。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買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到園裏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戌日。也就漸漸的好起來。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嚇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漑。菓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甚至日裏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買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到園化紙許願。重則讓星拜斗。買珍方好。買蓉等相纏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得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槩全燭。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得榮府中更加拮据。漸漸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為禽獸所棲。卻派起來。實可惡。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為禽獸所棲。卻說晴雯的表兒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伯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兒本有些感冒。著了日閒。吃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兒不妥當。便都說妖怪爬過牆。吸了精。去死的說。亦說得著。實像。於是老太太著急的。了不得。再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了頭們。還說有的看見紅臉的。有的看見很俊的女人的。噪鬧不休。嚇得寶玉天天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的。聽得了頭們混說。便嚇著他。要打。所以那些謠言。略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神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獨有買赦。不大很信。說好好園子。那裏有什麼鬼怪。挑了個風清日暖的日子。帶了幾個家人。手內持著器械。到園中。踹看動靜。眾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買赦還強著前走。跟的人都探

風清日暖之後，倘且陰氣避人。

凡今之人，越此等事，越與水推船明，知其假說，得滿紙陰森無怪，當其境者，推不去，害怕二字，美人散後，大觀園中降妖作法，其尙可問耶。

辨揚極像

寫得風翻雲起，卻冷笑收此二句，令人發

頭縮腦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呼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嚇得阿呀一聲，腿子發軟，便踢倒了賈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吁吁的回道：「親眼看見一個黃臉紅鬚綠衣青裳，一個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裏去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膽怯，問道：「你們都看見麼？」有幾個推順水船兒的回說：「怎麼沒瞧見？」因老爺在頭裏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撐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來，分付小子們不要提及，只說看遍了，沒有什麼東西，心裏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裏請法官驅邪，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著，反添些穿鑿，說得人吐舌，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事，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上供三清聖像，旁設二十八宿，并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饒鼓法器，排列兩邊，插著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一天的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播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仙衣，踏著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邪的接福的洞元經，已後便出榜召將，榜上大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籙演教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仗著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鬧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嚇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擎著法水，一位捧著七星皂旗，一位舉著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起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詞，那五方旗鞭團團散佈，法師下壇，叫本家領著到各處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寶劍指畫了一回，連聲令牌將七星旗祭起，衆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孽住妖怪，爭著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麼形體。」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擎擎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禁，令人帶回本觀塔下鎮往。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一 寧國府骨肉病災疫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四百五十七

戲文派鬼一

此論亦似是而非他
說妖怪在那裏我
神將在那裏我
道士收妖顯見空
乃疑團一釋寂然無
聲之怪亦可收心中
之怪未始無功
以上一段文字
中驅妖一段寫買政
被參金桂自毒二事
沒趣一齊來
覆書已送去做親從
書信中補出

不是李十兒還有是
那一個

面徹壇謝將。買赦恭敬叩謝了法師。辭買恭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可著實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諛
擊著妖怪。給我們瞧瞧。到底是些什麼東西。那裏知道是這樣收羅。究竟妖怪擊去了沒有。買珍聽見罵
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裏。還敢現形麼。無非把這妖氣收了。便
不作祟。就是法力了。信士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那些小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
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買珍等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子笑說道。頭裏那些嚮
動。我也不知道。就是跟著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子。雞飛過去了。拴兒嚇昏了。眼說得活像
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誑意。原是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聽了個很熱鬧的壇場。衆人雖然聽見。那裏肯信
究無人住。一日買赦無事。正想要叫幾個家人搬住在園中。看守書屋。惟恐夜晚藏匿奸人。此層卻要緊
方欲傳出話去。只見買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他大舅家去。聽見一個誑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
進來。爲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旨革職的事。買赦聽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日你二叔帶書子
來探春。於某日子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和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
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裏有做了親戚。倒提參起來的。且不必言語。快些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回我。
買璉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說。纔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
便下旨意。說這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著降三
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行走。並令即日回京。這信是準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
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感激的。俱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誑騙欺賤。屬員已
經把好名聲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參了。想是感
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買赦未

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孀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撥補五兒。只王夫人口中帶說。探春臨行。與衆人作別。不復細敘。簡省無數閒筆。

大觀園冷落荒涼。是極盛必衰。氣數使然。其跛病祟驅妖等事。所謂妖由人興。抄沒預兆。

毛半仙。文王與六壬課。說得有理有象。作者殆亦半仙乎。

寫衆人胡說謠言。及吳貴妻病死。是妖怪吸精。賈赦巡查。拴兒嚇倒。衆人附會等情狀。凡造言生事者。逼真如此。是以聽言當以理察。庶不爲訛言搖惑。寫道士壇場鋪排。形容如畫。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大觀園如此疑妖見鬼。賈政安得不被參。甯府安得不被查抄。

大某山民評曰

襲人蘭形棘心。能使王夫人念念不忘。在固寵牢榮之術。如肯傳示。必有願拜門牆者。

賈赦不信鬼怪。而到園先持器械。氣已中餒。比聞浮光掠影之談。害怕縮走。旋請道士建醮。則不信者較信者爲更信。

大觀園中。本來是住妖孽之地。彼妖者去。而此妖者來矣。如其不信。向之所住之妖。何獨不五色燦爛者耶。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味真禪雨村空遇舊

王夫人遠務之言

凡弄錢人必先粧飾
娘子而無知羞客侍
嬌更搗空架以致炫
露放諺有之曰家有
賢妻夫不招橫事
外任難做祖及後思
在此時在後時不
出仕者在不出仕者

真來得慌張之極
勢空而來婆子真糊
塗之極到底爲什麼

百忙中寫出一個糊
塗婆子神氣是真癩

話說買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那裏。打點停當。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便道。打聽準了麼。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若不是那樣的參回來。只怕叫那些混帳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買璉道。太太那裏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拏回來。把家裏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粧扯起來了。皆是粉粉。可不是任外頭瞞著老爺弄錢。你叔叔便由著他們鬧去。若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說得清。買璉道。嬌子說得很是。方纔我聽見。參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得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買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裏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裏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真六親。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什麼事。王夫人道。怎麼辦。東西有要緊事。你到底說啊。婆子便說道。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到底有什麼。王夫人聽著不懂。便著急道。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麼事。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大驚小怪。王夫人聽見便道。這種女人死了罷咧。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說著。就要走。王夫人又好氣。

上添毫如王夫人所
云又好氣又好笑也

急難求親眷何管中
兩辭家婆子見雖遲
而口則快

此種人真第一次看
見

虧得連二哥過來不
然姨媽之乾笑何時
可能也

果然寶姑娘之說亦
然

又好笑說這婆子好混帳。連哥兒倒不如你過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說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裏薛姨媽正在著急。再等不來。好不容易見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嘆說道。人最不要有急難事。什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等婆子壞事不少。姨太太不但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出糊塗婆子。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惱。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呢。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姨太太是混是說。呢。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姨太太是混是說。呢。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姨太太是混是說。呢。婆子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怎麼著我。還去塗得可笑。正說著。只見買鹽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姨子知道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不明。著急得很。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裏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聽見買鹽的話。便笑著說。倒要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誤了事。請二爺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為別的事。為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買鹽道。想是為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裏。他天天蓬頭赤脚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然哭了一場。已後倒擦脂抹粉的起來。應前我若說他。又要鬧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麼樣。要香菱去作伴。我說你放著寶蟾。還要香菱做什麼。況且香菱是你不喜的。何苦招氣生他。他必不依。我沒法兒。便叫香菱到他屋裏去。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著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便好意不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著。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那知香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己還擎箸帚掃了。擎水潑淨了地。仍舊兩人很好。昨日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己說要同香菱一塊兒吃。隔了一回。聽見他屋裏兩隻腳踏響。寶蟾急的亂喊。已後香也菱喊著。扶著牆出來。叫人我忙。

寫得可怕

此事大有陰險

拋將情勢揆度一番

理路逼清到底有些把握

可知平日爲人實蟾久不經人所看重

近來繼人作兒子者渾帳的不少

著○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裏○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手○在○心○口○亂○抓○兩○脚○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只○管○直○喊○鬧○了○一○回○就○死○了○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寶○蟾○便○哭○著○來○揪○香○菱○說○他○把○藥○藥○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索○寶○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只○從○硬○著○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同○你○二○妹○子○守○了○一○夜○等○府○裏○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買○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要○著○薛○姨○媽○道○也○是○撕○擺○明○白○了○才○好○報○啊○買○璉○道○據○我○看○起○來○必○要○經○官○才○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便○說○寶○蟾○爲○什○麼○藥○死○他○奶○奶○也○是○沒○答○對○的○若○說○在○香○菱○身○上○竟○還○纏○得○上○正○說○著○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買○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兒○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買○璉○便○在○裏○間○屋○裏○同○寶○釵○坐○下○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的○是○薛○姨○媽○聽○說○有○理○便○問○買○璉○買○璉○道○二○妹○子○說○得○很○是○報○官○還○得○我○去○託○了○刑○陪○裏○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有○些○照○應○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薛○姨○媽○道○豈○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著○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捆○了○交○給○寶○蟾○也○是○一○個○主○意○買○璉○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蟾○了○若○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安○貼○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來○幾○個○女○人○幫○著○捆○寶○蟾○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寶○蟾○反○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捆○他○便○亂○鬧○起○來○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著○也○就○捆○了○好○捆○得○開○著○門○好○叫○人○看○著○這○裏○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裏○因○近○年○消○索○又○記○掛○著○女○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了○只○有○母○親○又○繼○了○一○個○渾○帳○兒○子○把○家○業○都○化○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

寫得金桂不堪之至

然則有錢而不顧臉面者其又何說
實買人家即有錢何能有臉錢與臉不得相通

說得來句句著理旁聽者終以為薛家不是也

薛姨媽的老運真不惡酒醉到可奈何

原是箇水性人兒那裏守得住空房况兼天天心裏想念薛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個乾兄弟又是箇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尙未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裏就想又拏什麼東西來了好東不料說這裏姑娘服毒死了他便氣得亂喊亂叫全桂的母親聽見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爲什麼服了毒呢哭著喊著的帶了兒子也等不得雇車便要走來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如今沒了錢那願什麼臉面兒子頭裏就走他就跟了一個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啼啼哭哭的雇了一輛破車便趕到薛家進門也不打話便兒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來勢那時買璉到刑部託人家裏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這陣仗都嚇得不敢則聲便要與他講理他們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子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口朝打暮罵的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著把女壻弄在監裏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著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了礙眼叫人藥死了他倒說是服毒他爲什麼服毒說著直奔薛姨媽來薛姨媽只得後退其勢更凶不得說親家太太且諸瞧瞧你女兒問問寶釵再說歪話不遲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裏邊著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著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踢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膽子略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親戚買府裏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伏腰子的親戚纔能殺了姑爺坐在監裏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說著便拉薛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瞧用不著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著府裏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無賴說著便將椅子打去卻沒有打著裏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

曰：「其名曰夏婆子，大開薛家莊。」

神得手忙脚亂卻能筆筆勾清。

凡官便怕烏能詐人，抑亦知官不必怕官，詐人。

旁論清。

來詐者安用講理，不知以打搶還詐之理，允真有智略。

說得響，此語著實而有道理。

偏要咬定香菱。

起來趕著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膠的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已都不要命了，說著仍奔薛姨媽，拌命底下的人，雖多那裏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拌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之際，買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到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話好好兒的說。快將家裏收拾收拾，刑部裏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裏，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又聽見刑部來驗他心裏想見了女兒屍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想喊官去，不承望這裏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竟著著先人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他姑娘，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為好勸他，那裏跑進一個野男人在奶奶們裏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買璉道：「這回子不用和他講理，等一會兒打著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所在，裏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況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打搶二字，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著人多，便說：「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一個輕加了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捆著，因為你們姑娘有了些病兒，所以叫香菱陪著他，也在一個屋裏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裏，原等你們來看著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咧。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著周瑞家的，到她女孩兒房裏，只見滿面黑血，直挺挺的，隔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便哭喊道：「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吃了湯才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

寶釵色色顧到真可謂事忙心不忙者

又生出旁案來

問寶釵與婆子何涉定有道理

不打自招

學姑娘不言則已言必有中

和盤托出夏婆子又何說之詞

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些什麼在裏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就奔香菱子葬衆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孩子是砒霜藥的家裏決無此物不管香菱寶釵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衆婆子上來擡放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只見炕上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用筆處真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沒有什麼便撩開了寶釵看見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鬧得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根便有拏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是香菱看見了拏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看首飾匣裏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寶釵的所在取出匣子只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寶釵便道嫂嫂這些東西被誰拏去這要問寶釵入金桂的母親心裏也虛了好些漸漸見薛姨媽查問寶釵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裏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呢我知道寶釵姑娘是天天跟著大奶奶的怎麼說不知道這寶釵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說只得說道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麼爲什麼帶衆人便道好個親家太太哄著拏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誑我們好罷了回來相驗便是這麼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連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寶釵有裏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便罵寶釵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拏東西到我家去寶釵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的寶釵論寶琴道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連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裏的話金桂的母親著了急道這麼說必是撞見鬼了渾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若這麼說必是寶釵藥死了的逼出寶來寶釵急的亂喊道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倒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

良心天理薛氏祖宗保佑

刑部官未到案已可定矣

死也是願的斷不可說說必有準買家有男薛家有女難道金桂不怕那姑娘吃醋麼

冥冥中自有道理

曲折情事寫得句句明達筆妙難言

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麼呢金桂的母親很的咬牙切齒的罵實蟾欠恨早已我待你不錯呀爲什麼你倒拏話來葬送我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自逼自都是實蟾氣得瞪著眼說請太太放著香菱罷不犯著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實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開放開了實蟾寶釵細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冤在裏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辦實事實而能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冤在裏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辦實事實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爲什麼扯著這個瞎眼的娘不配給二爺聽是實偏給了這麼個混帳糊塗行子要是能毅同二爺過一天養得好女兒死了也是願意的欲辨耳說到那裏便悵香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我知道是香菱教他什麼了不承望昨日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道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爲什麼倒藥了自己呢實釵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吃湯來著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得擡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吃湯我不敢說不吃剛要撐著起來那碗湯已經潑了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裏很過不去昨日聽見叫我吃湯我自己吃不下沒有法兒正要吃的時候兒呢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實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己吃著湯叫我嘗嘗我便勉強也吃了實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昨日奶奶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吃我氣不過心裏想著香菱那裏配我做湯給他吃呢我故意的一碗裏頭多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吃的剛端進來奶奶卻攔著我咧外頭叫小子們雇車說今日回家去果然後我就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怕奶奶吃著鹹又要罵我正沒法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也是合該如此奶奶回來就拏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呷著說你到底嘗嘗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吃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那裏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是趁我不在將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於是衆人往前後一想真

以上結住賈政被參
金桂自毒二事為一段
以下從雨村寫起非
政老還家為一段
為仕宦人喚醒一切

有些意思的

並非詭語

掌上繚紋一一指出

我甄非真你買非假

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扶著他。仍舊睡在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辦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要噪鬧。賈璉在外頭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著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若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得。已經報了。怎麼能歇呢。制有斷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結得買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驗。眾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題。後來寶釵未兼管稅務。一日出都。勘查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醒語是點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旁有一座小廟。牆壁坍塌。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幽靜。之至。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旁有斷碣。字蹟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柏。下隱著一間茅廬。廬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著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時再想不出來。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雙眼微啟。微微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修來。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募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點醒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玉釵一對。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那道人從容笑道。什麼真什麼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無假無真。雨

我真中甄你買自買
焉知如我之甄者非
即假焉知今日之甄
非即昔日之假又焉
知今日之買非即後
元旨

歷寫雷榮二府衰敗
事此處特借雨村士
隱事以喚醒閱者之
目
護防沈瀾速速回頭

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託庇護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由再覲仙顏。今何幸于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京寓甚近。學生常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我于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適才尊官所言。貧道一槩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既遇恩公。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弟子于心何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何。雨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頓起。彼岸未審能登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渡過。只見一人飛奔而來。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政被參。是抄沒先聲。接寫金桂毒死。真是六親同運。

薛家婆子急得說話不清。描寫入神。

賈璉說必須經官。纔了得下來。所見固是。寶釵說。湯是寶蟾做的。該拈起寶蟾。一面報官。一面通信。與夏家更為老到細密。才女見識。高出賈璉幾倍。

夏家過繼之子。自是夏三。作者不言其名。又說與金桂。尚未入港。含糊其辭。是隱惡之意。

寶釵叫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收拾。纔檢出毒藥空紙。寶蟾說出因耗子作鬧。向舅爺要的。然後尋看匣子箱櫃。已俱空空。寶釵得以查問。寶蟾說出金桂私自帶回。以金桂之母。同寶蟾拌嘴。供出實情。由淺入深。層層追出。不鬆不驟。有寶釵之才能。自當有才人之描寫。

寶釵先放寶蟾。開導實供。世間聽訟者。若能如此。何患不得實情。

金桂自害。只可息事完結。若一經刑部官審問。便難了事。

見機而作。急流勇退。八字。人人皆曉。而能行其事者。今古寥寥。故作者設言此地。名爲戀祿者。下一

鍼砭。

葫蘆兩字。釵玉一聯。直刺人心。兩村卽非穎悟。亦當猛省。

眞卽是假。假卽是真。二語最有意味。慧心人當知。兩個寶玉。是一是二。

第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爲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九一百回爲一段。敘賈政受家奴簪弄。以致被參失察。金桂被香菱撞破私情。因而結恨謀害。一百一二回爲一段。寫大觀園冷落無人。見鬼疑妖。爲鳳姐將亡。甯榮查抄之兆。一百三回爲一段。敘毒人自毒。了結金桂公案。帶敘賈雨村遇舊。爲歸結石頭記地步。

大某山民評曰

桂花夏家。詭詐人命。強橫之狀。譏諷之談。悉呈露於字裏行間。

嘗觀失行婦女。初時親熱如火。傾肝吐膽。誓日指天。期於同死。而無不中道分飛。反眼不識者。蓋其廉恥早亡。狹詐百出。本性然也。不過上者戀嗜慾。下者貪財帛。一時弄人股掌間耳。欲期其始終不渝。是強薄柳作松柏怕身也。能乎不能。若金桂寶蟾。抑又何誅。

此回接上回仍是乙卯年事。

即是芸兒借銀賣香料的人

說得容易必致煩雜何苦於婦女前虛假聲勢致悞虎威莫張而風技終窮門子通病

實叔叔不住在園內

雲兒已恨鳳姐放後來有串實巧姐事一失勢便搗人家短處亦是小人常態

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急得哭了。衆人都道：「你不用著急。那買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裏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你快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聽了。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買二爺和他好。爲什麼不找他去。趕著回來。卽與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買芸。那日買芸恰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買芸的母親便倒茶。倪家母女卽將倪二被買大人掣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情放出來。買芸一口應承道：「這算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裏說一聲就放了。」那買大人全仗我的家。西府裏才得做了這麼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易得容易。倪家母女歡喜。回來便到府裏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買二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歡喜。不料買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著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才有些體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槩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買芸到府上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替回罷。」買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生恐門上厭煩。只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著說：「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那個衙門。說一聲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裏的一家。又不爲什麼大事。這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買芸個臉上下不來嘴裏還說硬話。昨日我們家裏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聽信。豈知買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纔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著。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起那年倪二借銀與我。買了香料送給他。才派我種樹。如今我沒有錢去打點。就把我拒絕。他也不是什麼好的。擎著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芸兒口中提出我們窮本家要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知外頭的聲名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

始而備逼者繼而等
書而買芸又何說之
辭
芸兒夫勢於府中一
至於此孰使之然者
有慨乎其言之者

真真冤枉他誰知他
有說不出的苦倪老
那裏曉得
好字作一句讀
咳字作一句讀

回頭前文實與看報
揭起後文政奏對
不期於倪二口及
之得剪裁之妙
說來都是鳳姊妙
專倪二特深知罪
案指其尤二姐之
為買氏危矣
小張者尤二姐之前
夫也應前張華流
將小張牽到芸兒身
上去真是夾七夾八
不知就裏之旨且驚

一面想著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都等著買芸無言可支便說道西府裏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買大
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久冷兄已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
爺們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買芸不好意思心裏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
多著呢云然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為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們那一個出來
再道乏罷說畢出來另託人將倪二弄了出來只打了幾板也沒有什麼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買芸不
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吃著酒便生氣要找買芸說這小雜鍾沒良心的東西頭裏他沒有飯吃
要到府內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幫了他如今我有事他不管好罷剛若是我倪二鬧出來連兩府裏
都不乾淨他妻女忙道忙咳你又吃了黃湯便是這樣有天沒日頭的前日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
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便怕他不成只怕擊不著由頭我在監裏的時候倒認得了好幾
個有義個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來不獨是城內姓買的多外省姓買的也不少前日監裏收下了好幾
個買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裏的買家小一輩子竝奴才們雖不好他們老一輩的還好怎麼犯了事我打
聽打聽說是這裏和買家是一家都是在外省審明白了解進來問罪的我纔放心若說買二這小子他
忘恩負義我便和幾位朋友說他家怎樣倚勢欺人怎樣盤剝小民怎樣強娶有夫婦女叫他們鬧出
來心膽俱落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朶裏回事後這一鬧起來叫他們纔認得倪二金剛呢他女人道
你吃了酒睡去罷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了沒有的事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裏那裏知道
外頭的事前年我在賭場裏拈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買家占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倒勸他纔了事的
勸小張此但不知這小張如今那裏去了這兩年沒見若拈著了他我倪二出個主意叫買老二死給我
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纔罷了你倒不理我了說著倒身踢下嘴裏還是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回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四 醉金剛小獸生大滾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彼已逃出火坑爾還
不拿登彼岸乎

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雨村回到家，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爲什麼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咱們沒良心，說著掉下淚來。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不肯和咱們在一處的正說著。外頭傳進話來，稟說前日老爺分付，瞧火燒廟去的，回來了。回話雨村，踱了出來，那衙役打千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不等火滅，便冒火進去，瞧那個道士，豈知他坐的地方多燒了小的，想著那道士必定燒死了，燒的那牆屋，往後場去，道士的影兒都沒有，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仙豈非小的各處找尋他的尸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之微妙，小的恐老爺不信，要拏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見。小的這麼一拏，豈知都成了灰了。如豈非雨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回到房中，竝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恐他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說竝無形跡，必是他先走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買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人，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著賈政，先說了些爲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一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雨村道：謝罪的本，上去了，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騰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著，只聽裏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裏頭等著。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著滿頭的汗，衆人迎上去接著，問有什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人，倒蒙各位大人關切，幸喜沒有什麼事。衆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麼。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帥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著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著叩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麼。那時雨村也在旁邊，倒嚇了一跳。

繆二哥因此二事亦
會心中不快
伏下同抄檢事

句中看眼莫謂外人
無知者只是當面不
好說出耳

探姑孀到底是有道
理的只看公婆稱讚
他可知
會是乙卯年冬日事

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麼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湖州人。主上又聞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了。我又叩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麼。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問賈範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哼了一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詫異。衆人道。本來也巧。怎麼一連有這兩件事。賈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沒有事。究竟主上記著一個賈字。就不好衆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麼。賈政道。我心裏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裏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起了。衆人道。二老爺的人品行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個好人。只是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裏也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事麼。處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裏不大和睦。內監裏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麼詞。此慰只要囑付那邊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恐不來不矣。衆人說畢。舉手而散。賈政然後回家。衆子姪等都迎接上來。賈政迎著請買母的安。然後衆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裏拜見了。陳述些違別的話。賈母問探消息。此是太君關心之事。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還說兒子起身急促。難過重洋。雖沒有親見。聽見那邊親家的人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來。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恐怕那時還不能調。賈母始則柄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遠在他鄉。一無親顧。心下不悅。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爲喜。便笑著叫賈政出去。然後弟兄相見。衆子姪拜見。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骨政回到自己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寶玉賈環賈蘭拜見。賈政見了。

寶哥哥到底不負他

政老因愛甥女亦安知有許多周折耶

此番說請應得分付誰知其已晚乎既觀其色又察其言可以知外人之非謗論矣以上從雨村遇士隱起接寫倪二事又接寫賈政回京陸見後還家為歸東至此為一段以下入寶玉憶黛玉一段

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覺安靜。竝不知他心裏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為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的好。又見寶釵沈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究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為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著黛玉。前因家書未報。今日又初到家。正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著。豈知寶玉的心裏。已如刀絞。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家筵接風。子孫敬酒。鳳姐雖是姪媳。現辦家事。也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衆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分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政又說蟠兒的事來。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連聲嘆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旁邊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廟行禮。衆子姪都隨往。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政揀可說的說了。說的事正多。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來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裏。更不比往前諸事。要謹慎纔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聽聽。不是纔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纔說的你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漲通紅的。也只答應個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衆家人叩頭畢。仍復進內。衆女僕行禮。不必多贅。只說寶玉因昨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裏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獨坐在外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來。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功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寶玉便借此說。你們今夜先睡一回。我要定安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三言可忘兩語。老爺瞧了不好。你們睡罷。叫襲人陪著我。寶釵聽說有理。便自己到房先睡。寶玉輕輕的叫襲人坐著。央他把紫鵲叫來。有話

無怪紫鵲被固在閣
胡盧中也

寶玉之稱真心原是
來人弄成其心終未嘗
不成而其心終未嘗
宜其急求表白也
林小姐死後過於冷
淡故此處又緊緊切
切提起
有情無情何必向人
剖白蓋欲求免於紫
鵲之恨也

豈人不知猶以祭不
祭為較量
其用心處能看得出
來他好的時候你便去
過病的時候你便去
去他病不來你又便將
怎麼不來你又便將
奇語幻語謎語真語
有情語
有人語

問他。但是紫鵲見了我臉上嘴裏總是有氣是須得你去解釋開了他來纔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想到這上頭了。有話你明日問不得寶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寶玉道：我所以央你去說明白了。纔好。襲人道：叫我說什麼。寶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都為的是林姑娘。你說我豈不是負心的。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人了。說著這話便瞧瞧裏頭用手一指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端端把一個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自已死了也不怨我。你是聽見三姑娘他們說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鵲為他姑娘也恨得我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到底是個了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實告訴你罷。我還做個祭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死了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還有知的。他想起來不要更怨我麼。你便祭他麼。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麼。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首祭文的。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若祭別人。胡亂卻使得。若是他斷斷俗俚。不得一點兒的。不出頭緒。所以叫紫鵲來問他。姑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裏。還想得出來。一病已後。都不記得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倘林姑娘今日不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一句說起那。所有他的東西。被我誣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我動。不知什麼意思。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麼寶玉道：我不信。既是。他這麼念我。為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想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裏有他沒有。尸解去的。襲人道：你這話益發糊塗了。怎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寶玉道：不是呀。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四 醉金剛小獸生大滾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寶玉之心恐襲人亦
未必細細知道

開床共睡須向奶
兒說明猶嫌不
敢當夕之訓彼
加大破義者
視麝鴦為何如
以上結寶玉憶黛玉
一段文字
以下接入查抄一段
再熱鬧一回而淒涼
滿目矣

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鵑來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若肯來，還好。若不
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主意，明後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
者倒可子細遇著閒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裏的著急。時之急
正說著，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與了忘了時候兒
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日再說罷。寶玉無奈，只得含愁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日不要
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何不和二奶奶說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然則其
稟命奶。由著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你。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你又嚼舌根。看
我明日撕你回轉頭來。對寶玉道：這不是二爺鬧的說了四更的話。總沒有說到這裏。一面說，一面送寶
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明日，還思這事。只聞得外頭傳進話來，說衆親朋因老爺回來，都
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唱戲不必。竟在家裏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日
擺席請人。所以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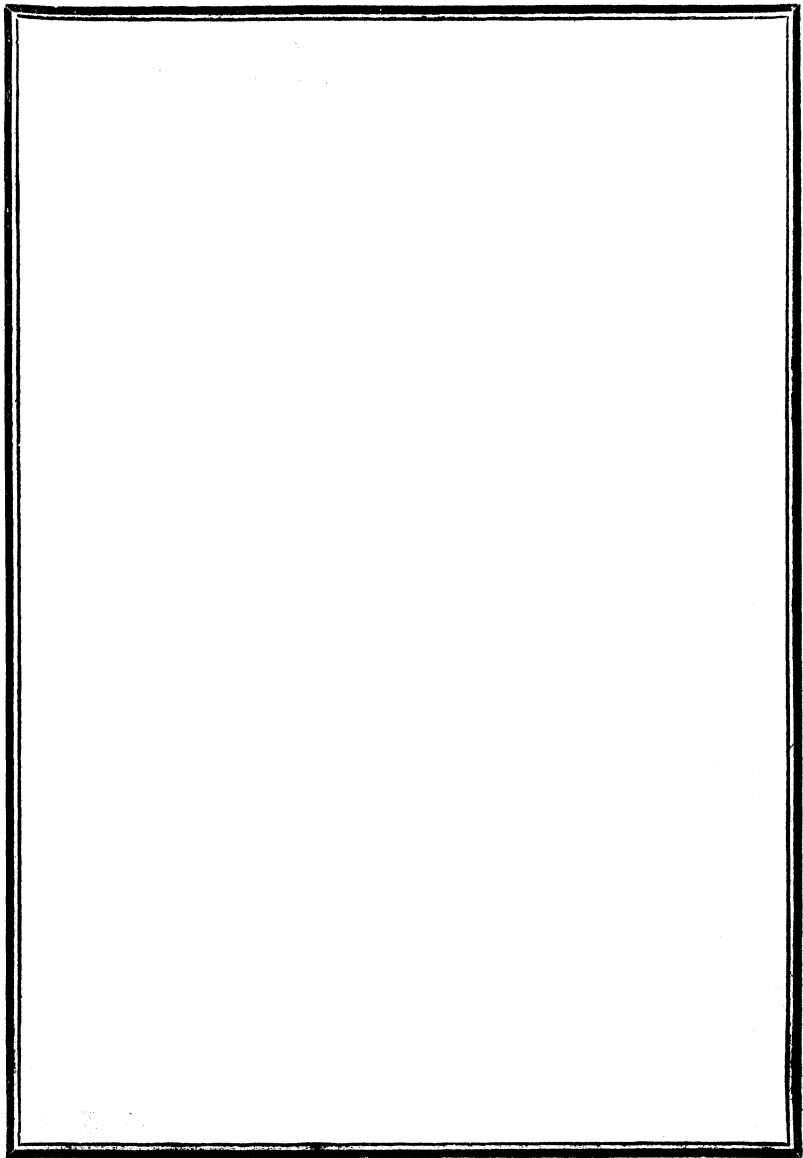
護花主人評曰

此菴不燒，賈雨村必重來尋訪。或遣丁接請，不但筆墨煩冗，且亦難了了結。付之一火，脫化簡淨。
借醉金剛口中說起重利盤剝及張華舊事，可見人言籍籍，口碑載道。為御史風聞，題參張本。
衆京官說侍郎內監不甚和睦，已露參劾消息。

黛玉死後，若寶玉一哭之後，絕不提起，便與生前情意不相關照。然既與寶釵恩愛，又不便時時刻
刻哀思黛玉，故借賈政歎傷觸動前情，想起紫鵑，但竟叫紫鵑未必肯來，即來亦不肯細說。寶玉心
事無從傾吐，因借央懇襲人，復以誄祭晴雯相比，方可描出寶玉深情。即文章烘雲托月法。

大某山民評曰

死者之心抱恨無窮。生者之心不能一白。是以寶玉之叫紫鵠。欲於知死者之心。稍舒鬱結。此正萬不得已之極思也。而襲人又多方撓阻。遲緩之何哉。黛玉已死。卽寶玉日日祭奠。會復何補於事。乃并求如晴雯之一祭。而亦不能。則其心更不安矣。非謂一祭黛玉。其心便可放下也。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總兵查軍抄國



驍馬使彈神子寶



鳳姐兒禍



安太君
禱天消禍



撤餘資
賈母
明大義



懷世
僻政
老牀
天恩



強敵
焚齋
羹糜
度生



死纏綿
漸
聞鬼
天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錦衣軍查抄甯國府 驥馬使彈劾平安州

不待傳帖而即下車
走進大有可疑
真正不好了沒與一
齊來總結數十回職
語凶兆收束全書預
本看此進門光景已令
人摸不著頭緒

事可知矣

東府一邊暗寫

話說賈政正在那裏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買璉說：『叔叔快去罷。』再等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著，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面笑容，並不說什麼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著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裏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著臉，不大理人，只拉著賈政的手笑著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裏面屋裏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說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地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者，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便照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衆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衆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溜烟如飛的出去了。好親獨有買赦賈政一千人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

趙堂官迫不及待矣
從容不迫大有照應
寫得趙全不堪

寶玉堂能經此提開
得好

西平王頗有卓白

處處不滿於趙金非
僅為買府衛護也

一個急一個緩其存
心自是不同
防趙全也

查抄一邊暗寫
一箱借票為鳳姐一
生心血心血去而永
保年醉者未之有也

看你如何聽威只怕
也由不得你

轉過一副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動手這些番役卻撩衣勒臂專等旨意可怕西平王慢慢的
 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者看買赦家產買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
 意買赦交通外官依勢陵弱孤負朕恩有忝祖德案著革去世職欽法趙堂官一疊聲叫拏下買赦其
 餘皆看守維時買赦買政買璉買珍買蓉買蕃買芝買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買母那邊打鬧買環
 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香役分頭按房抄查
 登帳這一言不打緊嚇得買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
 道開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買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照應我們覆旨去再候
 定奪一寬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買赦買政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買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
 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平王之意西趙堂官便說買璉買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趙全
 何居真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言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
 不可解著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不由西王爺喝命不許囉嘈待本爵自行查看護之力衛
 經拉著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不由西王爺喝命不許囉嘈待本爵自行查看護之力衛說著便
 慢慢的站起來要走又分付說跟我的一个人不許動都好給我在這裏候著回來一齊瞧著點數力
 應照正說著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出御用衣服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特來請示王爺一回
 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就回說東跨房所居兒之契文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
 幹得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王爺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說著
 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王爺命北靜王到這裏宣旨來好好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
 心裏喜歡的該死說我好悔氣扯著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小人好好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
 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著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恩星互相照應說奉旨意著錦衣官惟提買

擊去趙全兩王便好
得一手辦事此旨真來

政老要著實感激二
王

先安慰他一句

妙在王爺代他出
路惟借券一層真難
想辦法
無一語不關照而說
話又不涉私二王真
好
並未分家幾至盡抄
世間好生分者其以
此藉口乎
丟過外邊將裏邊一
敘文有步驟

不字一句愈讀
描寫慌張言語
不清景狀於穿靴戴
帽下接強盜二字未

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威好施西平王領了好不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著趙堂官提取買
赦回衙去趙全裏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問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無興而返
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成實司官并十來個老年番役餘者一槩逐出好更西平王便說
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裏很吃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買
宅我甚放心諒這裏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帳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裏裏面不知鬧到怎
麼樣了外關切有意衆人回稟買政等在下房看守著裏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西平王便分付司員快將
買政帶來問話有意衆人命帶了上來買政跪了請便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著說政老放心
便將旨意說了買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裏的時候番役
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辦進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
券想個什麼法兒纔好斷不生事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隱
匿自干罪戾買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爲
已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一邊所有的交出就是其言下便可以又分付司員等依命行
去不許胡混亂動司官領命去了且說買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寶玉不到外頭恐
他老子生氣鳳姐帶病啣啣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好買母笑
裏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裏頭少個人在那裏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買母笑
道鳳了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如今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
喊進來說老太太不好了多麼少兒披頭散髮拉著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景則鳳姐之
擊東西不消不楚買母等聽著發獸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著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景則鳳姐之

知穿靴戴帽者皆強盜乎抑強盜即可穿靴戴帽乎其用筆有山倒海之勢還有什麼東西容得你穿其著急處在一箱借票

鳳姐倒地半日直待買進來始行看見光景並未留心到鳳姐也寫得真入情入理誰探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看抄帳目如隔冰山錄一册貨物越多息慘越甚

房中大我正與姐兒吃飯來旺被人捏著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要進來查抄家產我聽了著忙正要進房拏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渾推趕出來的堂官之番役也趙你這裏該穿該戴的快快收拾來矣王邢夫人等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著後來便一仰身跌倒在地下了氣弱買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扯這個到底拏那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疊聲喊道叫裏面女婿們迴避王爺進來了是王爺說可憐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了頭婆子亂拉亂扯的時候買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了寬然衆人正要問他買璉見鳳姐倒在地上哭著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急得死去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著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得氣短神昏踢在炕上李執再三寬慰然後買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買母邢夫人知道買赦被拏又要嚇死暫且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極是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流淚發熱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買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珍珠十二掛淡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搶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銀盤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筋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盃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杯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猢猻猴皮十二張蘇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羊皮三十張猢猻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呢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笛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笛子二件貉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件皮八張虎皮六張海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皮四十張黑色羊皮六十三張元狐帽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副貂帽沿二副小狐皮十六張江貉皮二張獺子皮二張貓皮三十五張倭股十二度袖段

此時知令鳳姐聞之
又要跌倒在地矣
不由你不承招虧你
賢夫人挈帶

蓮二爺全賴鳳姐傳
得此回看守

政老與北靜王原非
同泛泛之交

定慰一句要緊與上
老老放心四字對照

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一卷羽綾縐三十一卷氎氎三十卷絳蟒段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棉夾單絹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帶頭九副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繡蟒二十四件上用蟒段迎手靠背三分宮絳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段十二卷潮銀五千二百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吊一切動用家貨攢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俱一一開列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裏賈璉在旁邊竊聽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裏正在疑惑只聞兩家王子問賈政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竟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叩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才知賈璉忙走上跪下稟道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父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全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支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裏有官役看守說著上轎出門賈政等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長者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裏的事賈政即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得著你真摯一聲未了便號陶的哭起來了是滿屋的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皇下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皇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裏一些也不動了好賈母前只如此說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總門封鎖了頭婆子亦鎖在幾間

寫出觸目傷心景象
那夫人到此實難爲
情惟有眼淚洗面而
已

那夫人於極苦時想
到女兒因已而連及
矣平時久置諸膜外

屋內那夫人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旁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著裏頭
嗚咽不絕那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踢著平兒在旁暗哭那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
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擡回來筆覺著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幾聲如今痰息
氣定略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定神罷但不知老太太怎樣了那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
前俱是買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裏禁得住家人勸慰李執等令
人收拾房屋請那夫人暫住王夫人發人服侍買政在外心驚肉跳担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
守罩人亂喊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扯在我們這裏就記在這裏冊上拴著他交給裏頭錦衣府的爺
們買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裏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踏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
進的爺們一語盡倒掣我當作冤家連爺還不知道焦大跟著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蓉
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掣了去了裏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裏衙役搶得披頭散髮關在一處空房裏那
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卻像猪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攔著木器釘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
他們還見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著太爺捆人的那裏倒叫人捆起來此亦知彼一我使
說我是西府裏就跑出來那些人不知依押到這裏不想這裏也時那裏著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
拌了罷說著撞頭衆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分付不敢發很可知兩王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
的事你且這裏歇歇聽個信兒再說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裏刀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
一敗塗地如此正在著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裏買政道
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敲出入的可見孔方兄
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便煩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

不通於天翻地覆時。忽插入焦大噪鬧。又將賈珍等平日作爲。及被參情形。細說一遍。以補筆旁筆。寫出正文。纔不是印板文字。

平安州被參。及賈赦犯事緣由。於薛蝌口中。略略一敘。妙在不能探聽詳細。寫薛蝌獨出力探事。不但見親情之厚。薛蝌之能。且可見其餘親友之勢利。不是單寫薛蝌。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松正

王鳳姐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至性至情千鳴萬咽
吾不忍聞其說
時買母八十一歲

芬是一咽一聲之語

二人之於政老保全
得不少

不幸中之大幸

可見平日打饑荒時
鳳姐十分詐偽

話說賈政聞知買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買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是兒子們不肯，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裏，都託著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倘或受罪，叫我心裏過得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著，又哭。賈政此時著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好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著加恩仍在工部員外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買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妹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買璉著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叩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買璉放下。所有買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查的人盡行搶去。來從何處去所存者，只有家貨物件，買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醒之說。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買

恐猶不止於此數
你說不打算而人將
因此而了命意

只恰推不過去

何至於今日纔知

政老長厚而不能治
家難說不糊塗

復官給產親友又來
看候妙在轉瞬開耳

正論

四種人四種說法卻
幾一句影響之談

政合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為。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階們這樣人家所為。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算的。這種聲名出去。還了得。麼。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帳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帳。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心腹人。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能盡不知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今你無事的。八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著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嘆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姪。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啊。我買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裏支撐得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為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勝臂使然。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裏。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已無事。然。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的倒帶累累。一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噪鬧出來的。况二金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誣了這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為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

其實怎麼任門上
家人要錢今換一個
叫字出入人罪名不
少

有人心否豈止混帳
而已只好令我搖頭
如不抄了家他何必
如此要緊

不知賈府與趙堂官
到底是何仇隙惜不
能起珍哥而問之

鳳姐臉全沒了醜全
露了死期到了了醜全
以上結查抄一段文
字
下續寫查抄後府
中情事及叔姪出門
政老復職一段
秋桐原又隔膜一層
其所抱怨者想物件
亦搶進在內
東西會者奶之命也
命根已斷治又奚益

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話提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著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著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辦一辦。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稟說。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著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帳。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來瞧。看幫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事。原是一家兄配錯的。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戩了。如今又推我來。正說著。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法。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衆人都道。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帳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爲。心裏很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光。心內鬱結。一時未便埋怨。然怨亦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著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纔好。賈璉道。我的性命還不

其真大難來時各自飛矣

今所丟不下者賸此一點骨血而已不點勝如打不罵勝如罵

再不防此事亦牽扯花內雖不病死亦要急死當初曾說天大事也取捨得來

這般翠雲文花等都如何處去矣一敗如此實可憫傷

連二爺此時實難部零非徒病癩又苦路盤高邱之下必有浚各理固然也

保我還管他麼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買璉出去便與平兒道你別不違事

務了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眼裏有我我死之後你扶

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威風索然矣平兒聽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

們雖沒有來說我他必抱怨我雖說事是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有我的事不但是枉費心計

掙了一輩子的強發現如今落在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無益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

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裏頭你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來啗們二爺是脫不了

的我那時怎樣見人苦來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倒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為顧我

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著幸買母不知底細因

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買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素來最疼鳳姐不明便叫鴛鴦

將我體已東西拏給些鳳了頭再拏些銀錢交給平兒好好的服侍好了鳳了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

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又加了寧國府第八官所有財產房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買母命人

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

不忍見不買母撥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閒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了頭兩個服侍一應飯食

起居住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買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帳房內開鎖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

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帳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買璉況又多債務滿身買

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買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其

餘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如此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賣了暫數千金作為監中使費竟至於下田畝秦氏買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了淘

不忍卒讀行路傷心

暮年遭此大變誠何以堪

一敗致此

各有一副痛腸遂各有一副痛淚
總束一筆
合家同哭驚天動地
粵由抄藉泉貨害人
若是哉

魚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且說買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己強著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著。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氈拜墊。買母上香跪了。叩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買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買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佚。暴殄天物。以致閩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即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兇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嗚咽咽。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買母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買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老爺太太見光景。不此免悲傷。眾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別有。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常悲切。見他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號陶大哭。鴛鴦彩雲驚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了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何堪。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笑聲。滿屋時矣。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于買政知道。那買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買母的人來報。心中著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嚇得魂魄俱喪。疾忙進內。只見坐著悲啼。此境又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衆

真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湘雲又長往矣

要着雪兒的福

那一個不是渾大的

果能如此雪兒其全福矣

真無丈夫氣

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幾句。各自心思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樣。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與這裏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喜歡道。噤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裏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渾得這麼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妹妹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安心。月裏出閣。我原想過來吃杯喜酒。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殼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我另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不算得沒福的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我便安心了。說著。不覺掉下淚來。傷心。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被他孀娘硬壓著配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

到底疑心不改

此時人口尙旺

如此說來竟是一隻
紙粉老虎
何人不由他把持奈

雖是無聊排解之語
其實一家不知一家
之事但能支持過去
便算上上
千金用一年的也有
何又可一例而論
真痛心疾首之言
李十之事其明證也
中有別意政老又烏
能知之

個沒人理的分兒還活著做什麼想到那裏又是傷心見買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
買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閩府裏管事人家的花名冊子拿
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買赦入官的人尙有三十餘家其男女二百十二名買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
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家人將近年支用簿子
呈上買政看時所入的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裏化用帳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
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買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跟腳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
是連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裏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糲好看見把世職俸祿
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爲什麼不敗呢罪大矣我如今要就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裏背著手踱來踱
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買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著急便說道老爺他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
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穀不過是糲著門面過到那裏就到那裏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
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竝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何解說買政嘆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
沒有良心的仗著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的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麼如今你仍道
是沒有查封是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木兒都保不住還攔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驅
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瞻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
我看這人口冊上竝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爲二
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言下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
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裏知道這些事
來老爺打諒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手下親戚們也有奴才還有奴才呢買政道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六 王鳳姐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四百九十五

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料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著急。只得進去。未知凶吉。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榮府家產。概行給還。獨抄出借券。照例入官。王鳳姐一生盤剝積蓄。盡化爲烏有。所謂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貪利剝削者。讀此當亦猛省。

賈政說賈璉自己房裏的事。尙且不知。家中的事。必更不知道。賈璉實無辯。只好委曲含淚。寫怕老婆。人有說不出許多苦處。

借親友們口中。補寫家人泥腿噪鬧。門上要錢諸事。隱隱指鮑二倪二李十等人。卻不說出姓名。才是親朋口吻。

夾敘孫家要銀。以見孫紹祖無理無情。迎春豈能久活。

王鳳姐囑託平兒扶養巧姐。自歎枉費心計。及尤二姐事。只願早死。苛毒人忽有此慘聲痛語。可爲貪財妬刻者現身說法。

敘安頓甯府眷屬。及監中使費。賈璉賣地有不得不然之勢。

賈母禱天哭泣。引出王夫人寶玉寶釵大哭。鴛鴦等亦皆陪哭。各人有各人心事。賈政查看家人名冊。及出入帳簿。只有賧來賧去。絕無方法。描寫不能理家人情形如畫。

於哭聲嘈亂時。挾敘史家人來。一則好止住哭聲。一則聲說湘雲。卽日出閣。不來探望之故。情事周匝無遺。

衆家人回鮑二來去緣由。仍是含糊對答。及所回之話。的是奴才口吻。家人們一個人手下尙有親戚奴才。確是勢豪家奴習氣。

大某山民評曰

賈政說自己不要錢。可對得天。而不知任奴才要錢。罪更甚於自己要錢。他們豈願你對得天。對不得天耶。

湘雲夫婿未著姓名。結禱不久。雖有若無學。問才情。概與草木同腐。可勝浩歎。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即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陵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姪。這就是孤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說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陵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鞠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效力贖罪。所參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為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為妾。並非強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者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為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並非強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效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

重就輕

三姐自盡並非人言之故將沒作有九泉當為飲恨

即驚驚一事可知

不能不想到此處

此事卻是珍哥蓉兒
父子鬧的

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臺站效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臺站效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陰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著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著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著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甯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婦相相。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借鸞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與家立業的人。又想著二妹妹三妹妹。但是璉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且慢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託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姪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著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璉兒那裏。也都抄去了。賸們西府銀庫。京省地土。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著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著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

不信竟到如此地步
老祖宗亦夢

此等人家護身符
不可少
一定之理

情情形
故是曾說我們家俸
殊是可怕的
數日以來不聞買府
有一人笑聲矣
真語

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璉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兩。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化銀託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尙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買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流。說道。怎麼著。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還。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買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著。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買母正在憂慮。只見買赦買珍買蓉。一齊進來。給買母請安。買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著買赦。一隻手拉著買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買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著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語可說。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買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如此。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分付買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著。便叫鴛鴦分付去了。這裏買赦等出來。又與買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買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買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買璉買蓉兩個。也只有拉著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

大騙亦買母之過也

共計九千五百兩銀子在外

獨厚鳳姐面不給珠兒鳳姐那邊搶去

作低一層想便好心平氣和能汰元便無數淨

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著心腸過去卻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拏出來積不少又買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買赦三千兩你拏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拏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了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著不許教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拏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平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著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拏去分了女的呢叫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拏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想到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著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拏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都是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著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著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穀了你就分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妥當各家有人便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雖說啞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把這園子交了才好此層亦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歸實數以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太太那裏收著有寄頓該叫人就送去罷干係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

無一層不周到

惟受得貧窮人方能
享得富貴吾為買母
下一轉語
賈母非竟夢夢者預
先徵蓋早已防備傾
與鳳姐不同
傾

極之浩歎亦是無可
如何

賈母當此境學竟難
堪

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弄壞了。何消買政見買母勞乏。求著老太太歇歇養神。買母又
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剩的都給我服侍的了。頭買政等聽到那裏。更
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託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
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買母道。但願這樣才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
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
身子罷了。能有福人方。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裏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只是居移
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你還不知。只打諒我
知道窮了。便著急的要死。我心裏是想著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殼守住
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語見識買母正是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
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多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
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買母起身道。咳。這些冤家。竟
要磨死我了。語氣急說著。叫人扶著。要親自看去。買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
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
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買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
來。我還有話說。買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又叫買璉挑人跟去。這裏買母才叫鴛鴦
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著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買母帶著王夫人。賈玉寶。釵
過來。疾忙出去迎接。買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買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
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著。只見買母進來。滿心慚愧。現處先原打算

氣本來不薄都從自己剋剋太深所致夫復誰尤

賈在大對不住

賈太君看病鳳姐含淚陳詞字字皆嗚咽之聲

漢涼魂喘更復從何處探強

字字嗚咽我亦生憐

那些跟去的人比不得政老放外任時不人號老有鬼哭中秋長嘆之聲其明證矣

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去瞧心裏一寬。覺那壅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掙著坐起。賈母叫平兒按著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殼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著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語可憐。說著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拏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著。叫人拏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兒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沒噴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叩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病託著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了頭。盡心竭力的服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扯來扯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眾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著請老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叩頭。說著。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裏要去。說著。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刑尤等賈母寔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踢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我敬鴛鴦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號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囑了好些國家軫恤動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

遺憾的自然是賀喜的多原不足怪

附餽原是如此等
人常熊况又遇多事
之秋耶
包勇雖有忠心無奈
英雄束手數之奇也
是以有悔

從路人閒閒說話引
述兩村作為

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胡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著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裏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小人得那些入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著。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著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遠避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人情如此。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此層必賈政才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粧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此亦不獨有一個包勇。寫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入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英雄用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荐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入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如今收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耐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個人閒話。那人說道。你瞧怎麼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聽見說裏頭有位姑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市井人見識。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

雨村之負恩從旁邊
詳說在任氣者聽來
無明火已高三丈是
以後來駕之而轎中
人不能以醉漢一例
治之
此等人真是狗彘不
食的賈人聽之
恐雨村不值當包勇
尊拳

男女二字上宜加一
個狗字
不是不該理會實有
愧於寸心

以仗義爲闢禍蛾眉
見嫉夫復奚言
爲下文打死何三張
本
政老糊塗好識諷言

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自住在這裏，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麼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衛護一家，他便很很的踢了一腳。真真所以兩府裏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情，還了得麼？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著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來包勇，遠遠站著。」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裏懷恨，趁了酒興，便大聲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淋快英雄雨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著，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才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裏提拔起來的，他不念舊恩，反來踢弄，啗們家裏，見了他罵他幾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趁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吃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後文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止將逼索石獸子古扇一案，審實坐罪，既照應前事，又可從寬完結，發往臺站，且爲賈化落職引綫。尤三姐一案，掩飾得毫無根迹，益見柳湘蓮出家之妙。

賈母不問家事，賈政實難訴說，趁此一問，據定回明，又說賈赦賈珍盤費，只可折變衣飾，纔見賈母。

分散資財。是明白大義。不是賈政覬覦。

寫賈母分給銀兩衣物。安頓眷口度日。送回黛玉棺柩。及送還甄家銀兩。減省男女婢僕。井井有條。可見賈母少年理家。寬嚴得體。出入有經。較之鳳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福澤之厚薄。亦于斯可見。賈政復職。親友都來賀喜。世態如斯。不足爲怪。獨邢夫人尤氏。暗地悲傷。又不便露出。寫得周到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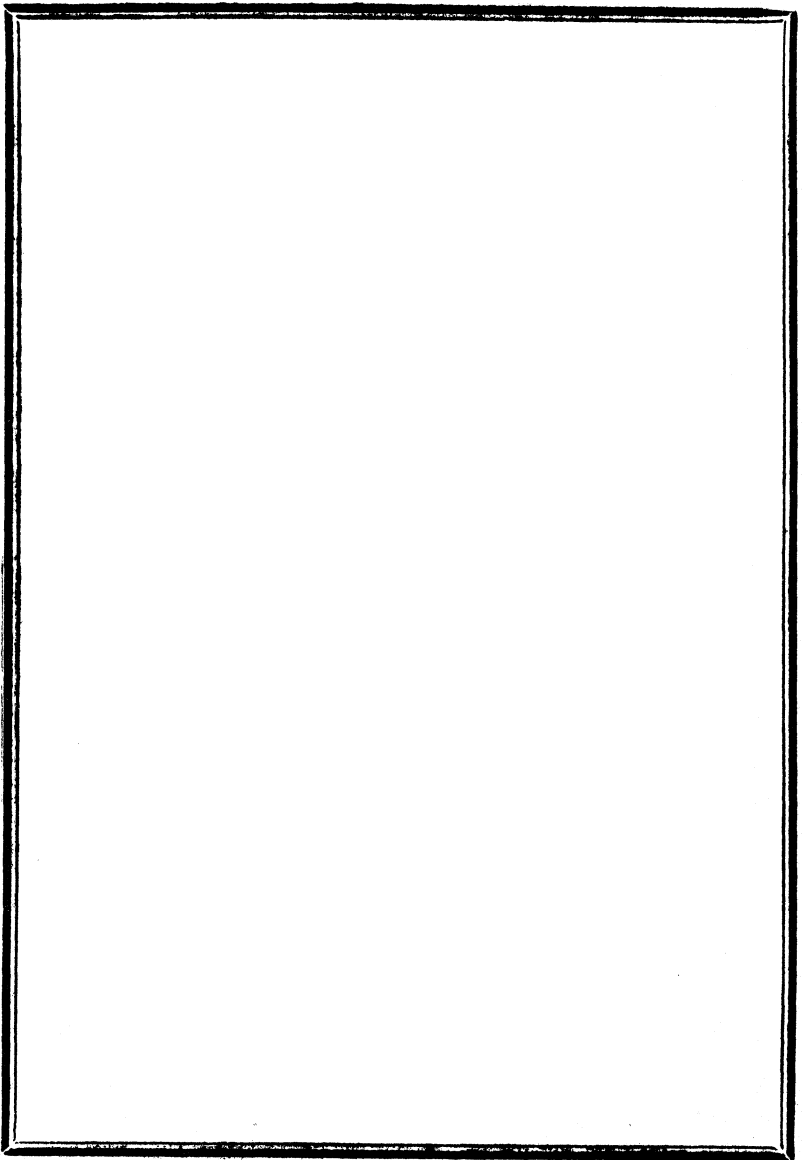
賈政請將園宅入官一層。必不可少。若不摺奏奉旨。居然住著。終不放心。

賈化暗傷賈府。借旁人傳言說出。是文章暗補法。

包勇看園。本是受罰。豈知轉爲後來禦盜得力之人。若不預伏此人。惜春必遭擄劫。事出無心。文卻有意。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工

灑涼至此不堪再問

強歡笑衝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卻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通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為賈母痛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時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于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寬懷。一日史湘雲出稼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裏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女

為甚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得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了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纔沒的鬧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自己才將裏肉的打發出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無一得意

人姨太太著薛蝌過日。為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裏。尚未結局。不肯娶親。你那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姑娘為他公公死了。尚未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也。王仁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器的。勝也。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饑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

薛寶琴在制未嫁王
仁官項未清甄家無信慮
薛蟠在監候決
夏金桂自毒
薛蟠侍姨媽未娶
薛家所嫁非人
入園聞哭事
一段文字結住為
老復職至此結住為
情事較叔姪出門政
以上寫府中查抄後

寶釵無安逸日子
寶玉瘋癲未愈

以上賈母絳近事告
與前番大不相同

愛思相仍豪情頓改
洵有不期然而然者

打不起精神者故不
起與會也賈母最肯

寶釵生日在正月廿
一日則此回書已入

丙辰年春時矣

可以見其素來涵養

比眾不同

謂鳳姐模樣都改其
亦知手中已乾說話

焉能伶俐

惟其能受是以能耐
其受不起者皆其耐
學問不得以老嫗目
之而寶姑庶平善

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為著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了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工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癲癲，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樣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個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諷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疏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見，原要像先前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心起來了。所以我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輕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是湘雲生日。提起妙叫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氣糊塗了。你不題，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拏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倒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裏很伶俐，很淘氣。如今為著家裏的事，好不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倒是珠兒媳婦還好。他有的時候是這麼著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著帶著蘭兒靜靜的兒過日子，倒難為他。安分是福，不。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蕭條安能復如昔日？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裏不說心裏要抱怨我。說我有湘雲說到那裏，卻把臉飛紅了。娘也會羞起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要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皆自富貴賤。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裏他家這樣好，他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裏，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

一。生。心。血。就。此。轉。盡。
是。非。買。母。所。知。
莫。謂。春。殘。且。開。菱。尾。
宴。

多事以來安復記此

其未信之故閱者思
之意新過此等不順
意之日自己之生日
尙且忘記老太太更
何暇及此即老太太
記得豈仍如從前之
與會耶
寶姐姐已變做二嫂
子矣

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什麼煩惱。卻是如此光景。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氣的你林姐姐。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千古定論。人鳳了頭也見過些事。很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以福大。後兒寶了頭的生日。我替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得很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來了。大家鼓一鼓。買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嬌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了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裏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裏。又見李嬌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嬌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麼。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為我的生日。是斷斷不可的。正推讓著。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嬌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裏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買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諛這些人。為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了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裏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裏纔安他小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寶釵

不近人情至此孫紹祖真畜類不如

孫紹祖不許迎者歸家勢利已極尋而放歸勢利更極

鳳姐且然賦況他人○釵玉已死別探齊又生離那裏稱得齊全二字

娶過了親物各右主矣即興湖琴異席棄舊憐新昭然若揭

用一等字當不止此四個了頭矣未知紫鵲在否

低頭不語。寶玉心裏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爲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瞞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著。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執鳳姐都進來。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見。只是他攔著不許來。說是瞞們家。正是悔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可惡的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瞞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豈有此理之言日中耳說著。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做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鳳姐雖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說招人發笑。賈母心裏要寶釵喜歡。故意的嘔鳳姐兒說話。買母待兒孫鳳姐也知賈母之意。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著。回過頭去。看見婆婆尤氏不在這裏。又縮住了口。神買母爲著齊全二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進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意。想著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逼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著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裏有些不便。也不提起。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啫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裏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自應分便是在賈母身旁。設著一個坐兒。他帶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吃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叫人來道。啫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鴛鴦襲人平兒等。在後閒去。也吃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叩頭。怎麼就好吃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

那能選像往常的樣
子人又少各有心
事焉能高興
人到貧窮即欲高興
終焉勉強乃以礙著
喻飾說其誰信之言
寶玉恐有忌諱之言
礙於生日也
便氣

此回行令亦勉強點
景而已

能切定二老身分

恰好

你們只管去用得著你們再來鴛鴦去了這裏買母纔讓薛姨媽等吃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
果然大非往日買母著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麼著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鳳姐道他
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今都礙著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著冷淨了於於飾寶玉輕輕的告訴買
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令兒罷買
母側著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鴛鴦可稱羣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
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吃一杯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寶
玉道當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吃我去了就來便到買母那
邊老太太道你來了不是要行令麼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敢不來麼不知老太太要行什
麼令兒買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如今姨太
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拏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兒名賭輸贏酒罷買母道這也使得使
令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道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杯擲出名兒來每人吃酒
的杯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聽了道這容易的我們都隨著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吃了一杯就
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卻是四個女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
有年紀的吃一杯於是買母李嬌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吃買母舉酒要吃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
姨太太說個典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罰一杯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了我那裏說
得上來買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陪姨太太吃一鍾就是
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買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小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
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作劉阮人天台李紋便接著說了個二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紋

雖是飛出適爾著痛
處何言之誤也若在
心思耗亂不料暇簡

若使鳳姐懂得必有

一路寫來都是懶散
好的興致真寫得恰

不甚吉利
也不吉

說道：尋得挑源好，避秦大家又呷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吃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雖衆人都該吃一杯。鳳姐道：雖是雛倒飛了好些，一點衆人瞧了他一眼。鳳姐便不言語。好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領孫罷下手，是李綺便說道：開看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著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玄。便說道：這是什麼？鴛鴦笑道：這是個臭先，吃一杯。再擲罷。寶玉只得吃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存了這叫個張敞畫眉。鴛鴦的寶玉明白打趣他，寶玉的臉也飛紅了。千卿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明知難說，自認罷了，罷我也沒下家。過了令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奶的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趕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裏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家裏這些人如今七大小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身上說上躁的，很脫脫衣服去掛了簪，出席去了。此去到這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裏不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賈母道：這個令兒也不熱鬧，不如捐了罷。令我思三宣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麼來。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麼？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認。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很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咱們吃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裏

不知他來了幾天了

兩頭脫空

秋紋機警

是久不出房門光景
故認不得其寓住之處

寫出閉寂

寫得靜沈沈地

誰說你怕只恐你悲
子也高興因亦閒
無事耳

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鴛鴦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了頭兒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裏。插蠟小了頭。便問寶二爺那裏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吃酒呢。小了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裏。叫。我。來。找。的。豈。有。在。那。裏。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了。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裏。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裏。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吃。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踢。一。踢。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了。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球。依。言。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裏。珍。球。便。向。小。了。頭。道。你。聽。見。了。小。了。頭。答。應。著。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裏。煩。得。很。不。趁。他。們。吃。酒。陪。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裏。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裏。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既。在。這。裏。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只。得。跟。著。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開。著。麼。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裏。的。菓。子。故。開。著。門。等。著。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裏。不。干。淨。常。沒。有。人。不。要。撞。見。什。麼。寶。玉。便。仗。著。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拏。了。妖。去。誰。見。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諸。人。管。束。了。二。爺。要。去。陪。們。都。跟。著。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著。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

高木傷心已不復紅
噴綠闌

總其疑神側耳者久
中有冥漠相通之理
不得誰幻想致之
聽人之論亦通
得婆子之言寶玉之
信愈堅襲人之疑亦
只此數語肺腑已罄
抵過一篇祭燕玉文

遼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準我到這裏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竿翠竹菁蔥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噤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可云一往忘情回過頭來回頭襲人用手指著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其室則迥寶玉順著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麼噤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著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著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是駭得只因襲人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是解得豈知寶玉只望裏走天又晚了恐招了邪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去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到園裏來襲人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趕上見寶玉站著似有所見如有所聞非耶便道你聽什麼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著麼因有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人陰魂襲人道你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裏傷心常聽見林姑娘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趕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只是這裏路又隱僻又聽得人說這裏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著使滴不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著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膽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裏來埋怨老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回二爺到這裏來了嚇得老太太們了不得罵著我叫我帶人趕來還不快回去麼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著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著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都等著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裏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著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

雲兒口門邊竟不改其

北

以上諸寶釵生日寶
玉入園一段文字
以下從寶玉候夢過
入柳五兒一段

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裏著實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今兒趁著酒興。走走那裏。就撞著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裏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裏。汁毛倒豎。以下接鳳姐一句。便不冷落。說寶兄弟膽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膽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禪什麼仙去了。」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那裏。可會嚇著麼。這會不用說了。已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還要找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恐此後盛筵難再。不要為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眾人聽說。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住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咳嗽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裏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麼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借史湘雲來。于賈母閒談中。敘黛玉天亡。金桂毒死。及岫烟寶琴。俱有事未嫁。王甄兩家情形。惜春環兒。尙未說親等事。此段文章。必不可少。若無許多不如意事。寶釵生日。賈母豈至忘懷。直等湘雲提起。然後記得。是借勢總敘前事。引出後事。

湘雲說到有了二字。便臉紅住口。活是新婦光景。

那岫烟不來。自是正理。夾寫邢夫人尤氏心事。周匝細密。

寶釵心事難言。鳳姐帶病勸支。邢尤二氏褊淺妬忌。迎春滿腔苦楚。寶玉瘋傻孩氣。只有史湘雲一人。新婚燕爾。從中助興。一人向隅。舉座尙且不樂。何況眾人向隅。一人豈能獨樂。此所謂強歡笑也。自鳳姐席終鬧事後。凡有慶賀筵席。必有失意之事。此番寶釵慶壽。為通部慶筵總結。所以賈母因

此得病卽爲通部不祥事之總結。

於迎春口中補出孫紹祖勢利話。可醜可笑。

寶玉擲色。第一擲是臭。第二擲便是張敵書眉。先臭後香。頗有意思。宜乎寶釵之臉紅也。

紅樓一夢。不久歸結。故于酒今中一提十二金釵。

寶玉因十二金釵。想起衆姊妹。因衆姊妹想起死黛玉。雖是癡情。卻有次序。鴛鴦擲出浪掃浮萍。湘雲接說白萍吟盡楚江秋。俱是後文自縊孀居讖語。寶玉於壽筵未終。忽然私去園中。向鬼纏綿。不祥殊甚。

寶玉聽見哭聲。是心疑所致。經婆子們一說。竟成實事。宜寶玉之大哭也。

寶釵慶壽。是強歡笑。寶玉悼亡。是真痛哭。

大某山民評曰

賈母說受得富貴。耐得貧賤二語。雖曰女則亦實男誠。不同老生常談。

家遭耗散而慶生辰。不過破涕爲笑耳。尙用銀一百。從前之窮奢極欲。概行托出。

顰卿善哭。生前有淚而無聲。死後有聲而無淚。瀟湘館上。哭泣兩星。朗然高照。

此回入寶釵生日。已是丙辰年事。寶釵蓋生於正月二十一日也。

還孽債
迎女還
元其



快婿王承
兒



西風祖而醜夫



史太名終地



駕鸞女殉王登大虛



新燕成
天粘筋盡



活完孽妙
尼遺大紐



此響趙要界會
仇處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蝸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不知在色界天還在
無色界天
年來寶與日日花
大觀園即日日花
中驚死復於醒後求
醒矣乃復於醒後求
夢是寶玉仍未脫夢
夢終何能因無夢醒
耶○果能因無夢醒
顛倒他庶幾是遠離
寶姑娘每下一箴無
不大大方得此等是
其好處可以卜寶
銀之淡一語可以卜寶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癡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裏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裏我們也算好的怎麼不會夢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閒聽得細細的思想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麼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幻想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閒睡著或者我從園裏回來他知道我的實心肯與我夢裏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裏去了身子卻在那裏我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說無憑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閒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想想太太因你園裏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是這麼說罷喇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知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候寶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副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著了沒有寶釵故意糴睡也是一夜不甯何必那寶玉知是寶釵睡著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服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服侍他睡了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裏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且俟寶玉若有

一縷情絲空中尙縷
玉環無行圍閣羞
誰昔相嘲會經耿耿
爲斷不可讀
偏偏被他聽去

不與你相干倒與我
相干

教老與孫家對親令
旁人氣急無從發洩

動靜再爲出來寶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著已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拭目坐起來想了一回竝未有夢便嘆口氣道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卻一夜反沒有睡著聽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著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訕著往裏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睡兒就打著了掩飾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了頭來問寶二爺昨晚睡得安頓麼若安頓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了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鴛鴦襲人等跟著先到賈母那裏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眾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了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裏人來到大太太那裏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迎春之哭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衆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爲什麼命裏遭著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著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爲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著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要悲傷扯著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一聲河滿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一位千金小姐說著眼淚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說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這倒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爲是寶釵的生日即轉悲爲喜道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

見的著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著呢。說著迎春只得含悲而別。千古眾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裏。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前詳此約裁翦得宜，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寶釵那裏說道：「你哥哥今年是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信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著大哥哥娶了親，嚇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寶釵有邢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裏也很苦心已久。是寶釵蓄娶了去，誰說我家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著呢。情看透人薛姨媽道：「你得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裏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裏要留你妹妹在這裏住幾天。」謂寶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不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又是一個寶釵道：「正是呢。於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卻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昏迷不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玉猶能自信，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想的也，未可知。便想了一個主意，回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閒睡著，似乎比在屋裏睡得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裏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閒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裏念詩是爲著黛玉的事，想來他那個勁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得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做什麼。但只要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什麼？」賴活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裏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著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卻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能叫個人跟著你罷。夜裏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

其意何居恐已爲強
弩之末矣
五兒心地明白更不
必心動了

當以紆緩聲韻之方
骨空提出心頭話

以下句句緊擺來
抑何造次乃爾也要
想擠得住攔不住

以讒作拒而妙以婉
言出之

五兒一邊也不覺忘
情已久至此一醒活
囑付由他囑付快活
我自尋之
以下漸漸颺開去文
有波折

真可謂細心駢點者
五兒也是勾勾搭搭

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著心裏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似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
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攢了。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從一寫心。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特總寫
位獸爺。獸爺二字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
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嬌聲寶玉笑著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妙是忘情。景便笑嘻嘻
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好。不是啊。者。話之。五兒聽了。摸不著頭惱。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
一兒對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了。我看了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輕聲寶玉已經忘神。再綫神。便把五兒
妙一句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著頭兒道。沒有。又兩個輕字。寶玉已經忘神。再綫神。便把五兒
的。手一拉。何造次。乃爾。上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裏亂跳。是光景。便悄悄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
說別拉拉扯扯的。拉扯花著。兩兒將奈何。寶玉纔放了手。就道。他和我說來。著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
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五兒聽見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解人便說道。那是
他自己沒臉。這也見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真。實玉著急道。著急。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
的和他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真心。你怎麼倒拏這些話來。遭踢他有罪。此時五兒心中也不
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直頭猜不出。便沒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緊著坐著看涼著。剛纔奶奶和襲
人姐姐怎麼囑付了。寶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五兒穿著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著了涼。
偏要拉。便說道。你爲什麼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一邊說起。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裏有儘著穿衣裳的空兒。
著晴雯便說道。你爲什麼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一邊說起。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裏有儘著穿衣裳的空兒。
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我也穿上了。只一遞去。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棉襖兒。揭
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不肯接。說二爺蓋著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著回到自己鋪
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心。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崇之。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麼

當著泥牆撞木鐘偏
又是一句蹊蹶語
說二爺真不顧人生

雖是無心究竟應賴
晴嬰既不能庇護五

兒自應遠避然五兒

雖是明哲保身而吾

猶惡其佻巧

晴嬰以俏麗勝其兒

只此一次後不為例

何如

然則此固沒臉之事

內外二聲可謂謬迷

之鐸

收殺得無影無蹤大

妙大妙不然則鬼鬼

崇崇何時了也

即從一邊中疑到林

妹妹一邊善於過接

守不著死鬼只好去

鬼混了半夜豈不要
懷著鬼胎
然已算過半仙矣
有了現在之仙何必
尋過去之仙

不知二爺今晚
直也神了寶玉笑道實告訴罷什麼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
問道遇什麼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著呢你挨著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一步緊五兒紅了臉笑道你
在那裏踢著我怎麼坐呢引騰來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嬰姐姐頑我
怕凍著他還把他攬在被裏渥著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依二爺便五兒聽
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伏爺卻是實心實意的話兒非調戲乎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著
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真教人左右做人難因微微笑著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
意思怨不得的人家說你再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著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
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見人正說著只聽外面響響一聲把兩
個人嚇了一跳裏開寶釵欵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擊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踢下了
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會聽見他們說話極意寫寶玉疑
院中一響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踢在床上心裏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情一念決絕方
和尙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想是林妹妹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不礙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卻
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鬼混又兼寶釵欵嗽自己懷著鬼胎真是生怕寶釵聽見也是忠前想後
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尙自昏昏睡著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
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麼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訕笑也不答言不一
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尙睡卻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
衆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著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命不止慢慢的下了
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大仙一般這話卻也不錯便怔怔的瞧著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

夢裏不曾遇著眼前
倒見了二奶奶看
他有何麼臉兒人

荀且作事中心自虛
半星兒毛病胎能自
紅懷著鬼胎安能自
主○何不老老實實
回了二奶奶給他一
個沒臉
裏曉得晴雯你又那
可不是花姑娘與麝
月乎誰知章插著柳
兒
以上結五兒一段文
字
以下寫寶母自病及
死帶鼓迎春 雲二
人事遞寫鳳姐如喪
驚齊痾主爲一大段
文字

遮遮掩掩揜子情形
畢露小如子其亦春
心動乎

一對嬌男女寶釵亦
不肯假道學

知他爲黛玉之事卻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瞧的自己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遇著了麼寶
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著勉強說道這是那裏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
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著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麼
說話來我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訕著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
沒聽真什麼擔了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著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
來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爲黛玉了誰知但儘著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月媚
來恐有醋意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只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何設法然後能免無事
想到這裏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二奶奶大也就越趨越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買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
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著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買政買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
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噪鬧于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裏見
寶釵自買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著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
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者他是個癡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以癡情治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想了一
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剛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裏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寶釵意欲再說
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了這話連忙接口道二
爺在外間睡別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說鬼話叫人摸不著頭惱兒又不敢駁他的圍襲人便道我
今日挪到床上睡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裏間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聲寶
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裏還有強嘴的分兒便依著搬進裏間來一則寶玉負愧欲安慰寶釵之心二則寶
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親近以爲移花接木之計本該如是纔是于是當晚襲人

言寶釵已受孕也
爽者決也決絕之謂也

於此等通小處可以
見買母心有紀錄
敝得來歷清楚鄭重
其詞

只十八九個字卻形
出一塊好玉來

卻寫得尋常病境

老年人病數日不減
已可憂矣

果然挪出去寶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籠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寶玉梳洗了先過買母這邊來這裏買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卻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買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得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裏裝著我按著老太太的話一拏就拏來出了老太太怎麼想著拏出來做什麼買母道你那裏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拏著就像見了我的一樣

死謂為記 我那時還小拏了來也不當什麼便擦在箱子裏到了這裏我見階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擦便擦了六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著拏出來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買母便喜歡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買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買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意亦以為見此寶玉笑著打了個千謝了又拏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買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

鄭重 其辭寶王笑著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買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買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買政立刻來請了安買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脈不多一時大夫來診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了些風寒略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買政看了知是尋常的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買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買政又命買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階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著不怎麼好所

如今越是有名先生
越會誤人之病
無緣

難得

妙師打扮宛若姑射
仙人悠然塵埃之外
昔有王妙想者豈其
苗裔耶
從口中絃出久別之
故

門之關不關非旁人
可管何況方外

自愁不好便非佳兆
亦是套語

以叫你去買。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卻是極難的。愈是不與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卽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聽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都在那裏。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的權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著。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去請來。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簫。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索袖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段鑲邊長背心。栓著秋香色的絲縲。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著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安得不爲強盜所劫乎。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咱們這裏的腰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裏你們是熱鬧場中。比此地熱鬧更。你們雖在外園裏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裏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著。又惦記你。並要瞧瞧寶姑娘。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關不關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來。也不能啊。怪脾。岫烟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著。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就好了。有年紀的人。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膈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著。叫鴛鴦分付廚房裏。辦一桌清淨菜來。請他在這裏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

何套話如此之多

點明惜春住屋近蜀東門一邊與柳翠巷相去不遠俟後回之事有無減病有添病更可

二姑娘不久矣

其聲帶慘

其詞哀以苦

迎春死矣令人痛恨孫家二姑娘何命薄乃爾

人道不吃也罷。啮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著。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裏的顯亮。所以沒興。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常來往。根子。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著。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了頭們回說。大夫在老太太那邊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疾。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又深。賈政著急。知病難醫。即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之職。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裏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來得。婆婆道。我來了半日。這裏找不著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裏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緣故。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婆婆道。姑娘不好了。可駭。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憐彩雲道。老太太病著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了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裏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了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兒的就。要死了。留著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著做什麼。王大夫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疾。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著。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太那裏。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了。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裏。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娘奶死了。又弱。邢夫人聽了也。

薄雲可憐
史姑娘雖道也如此
薄命

派派項項必不可少
之事

只怕也有些不穩
連兒見此光景只好
其聲下氣以言之

這些子東西我知二

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兒，襁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論斷又值賈母病重，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想之一個必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叫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裏，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裏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好心裏著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也就不言語了。真令人胸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裏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只見賈母神色大變，他下站著一屋子的人，喊喊的說：「又深，瞧著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裏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干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一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裹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柵執事都去講定，廟房裏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裏打算？」棘手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分派之好。」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裏一擊，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至於此，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裏收拾收拾，就該掙著上去了。若有了事，你還能回來麼？鳳姐道：「咱們這裏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此等

奶奶不更收拾也然
可憐極矣

看他寫買母病勢一
層深一層用筆極費
斟酌不得草草讀去

亦有幾句分付言語

頗爲風。姐可憐。你先去罷。看老爺叫我換件衣裳。就來買。先回到買母房裏。向買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買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進來了。買政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買政。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著些。又深。買政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裏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買政睜眼要茶吃。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買政剛用嘴接著吃。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吃。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呷了。還要。又呷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買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買政道。我吃了口水。心裏好些。略靠著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買政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一生原是夢中人夢中境。寶釵欲以夢醒之。是慧心人作用。無如兩夜無夢。白費寶釵苦心。迎春臨別說沒有再來的時候。爲下回伏綫。

寶釵勸母早爲薛蝌完姻。不但近情合理。且爲岫烟于歸伏綫。

五兒自補入寶玉房中。並未與寶玉交言。借此一敝。必不可少。

若非外面聲響。寶釵欵嗽。寶玉與五兒如何分散。文人之筆。收縱自如。

寶玉與寶釵自成親後。雖相恩愛。終非魚水。至此寶釵欲移花接木。方得兩情浹洽。不但寫寶釵是

夜多情。且可見平日端莊。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寶釵已有身孕。

北靜王之玉。是正襯通靈。無賴之假玉。是反襯通靈。買母之玉玦。是旁襯通靈。玦者決也。爲買母與寶玉永訣之兆。

凡人遇有喪亡禍患。與其強顏歡笑。不若放聲大哭。蓋放聲大哭。鬱氣可伸。強爲歡笑。悶懷愈結。故寶玉大哭。黛玉脈氣頓和。賈母勉強尋歡。停食胸悶。妙玉探望賈母。卻是閒文。要緊處在問知惜春住房。爲異日遇盜埋根。

賈母垂危。迎春先死。湘雲將寡。真如大樹一倒。人無蔭庇。

大某山民評曰

賈政說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因醫家操生死權柄。有効驗。有憑據。揚眉吐氣。閒或有之。未盡詛也。

細寫妙玉服飾。絕似玉簪記上場打扮。否則如孽海記思凡一齣也。

鳳姐言下心頭。終未能遽忘故物。一生辛苦所係。難怪其然。此回亦是丙辰年事。

老太夫壽全行
 事具得大本無一可
 講惟弱愛鳳姐終蹈
 心不明之嫩耳
 一遺憾真是音無一
 繞道抵千言期期
 第一語抵千言期期
 之愛惜重李納處於
 一其修福非不知其
 勤數言揭出
 此數言揭出
 爲人者
 早能如買母心實吃
 遺願不至有今日未
 了之舉只此
 枕震苦衷無由得達
 惟望九原無有知鑒其
 其心而已
 別有感觸並無玉一
 過都到
 其逝世也心滿意足
 殊無望於膝下諸
 人丁當周旋亦無遺
 遺故臉笑容而無遺
 憾太君死後家運益
 衰寶玉和尙運益
 真寶玉和尙運益
 哀太君死後家運益
 大日期望之心矣可
 勝歎哉○查買母作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卻說買母坐起說道我倒了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
 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裏拳眼滿地下瞧著至死不變心王夫人
 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買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著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裏答應心裏
 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著聽買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
 兒在那裏呢李執也推買蘭上去買母放了寶玉拉著買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
 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了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買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裏呢買母道我的兒你是
 太聰明了將來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肯吃虧頂門修福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
 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買母道早該施捨完了
 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最可惡的是史了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誠不能不怪他
 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買母又瞧了一回眼又睜著滿屋裏瞧了一瞧盡兒孫內外王夫人寶釵上去輕
 進上參湯買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睜著滿屋裏瞧了一瞧盡兒孫內外王夫人寶釵上去輕
 輕扶著邢夫人鳳姐等即忙穿衣底下婆子們已經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買母喉間略一響動
 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二歲衆婆子疾忙停床子是買政等在外一邊跪著邢夫人等在內宅門
 跪著一齋舉哀來數語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裏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
 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買政報了丁憂禮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八十歲生日在甲寅年八月初三日是年寅月死至丙辰春而逾母本當是八十二歲原本作八十三歲必是誤刻今更正

治喪禮制秩然

成服第二

報丁憂銀第三

御賜祭銀第四

報喪銀第五

探喪第六

成殮停靈第七

買禮等治外事第八

刑夫人等驚勞哭泣

鳳姐治內事第十一

聞其心蓋以為買母

動家私蓄必多也

有男後點花名冊

此刻亡之速如名夫

共計四十人那裏發

分怨之後裏事不能

哀儀或者錢多還可

辦有和盤托出之意

大有和盤托出之意

銀子自該於老太太大

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買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望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買赦不在家買政爲長寶玉買環買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前買璉雖也是親孫帶著買蓉尙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裏邢王二夫人李執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買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裏的事不甚諳的買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裏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裏竟無一人支持姐逼出來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裏頭的事況又買璉在外作主裏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著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府比時辦東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會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裏頭的事制秩然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裏的事本是我管的這些家人便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尤嫂子的本來難使喚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著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甯府裏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了頭以外本無所用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點派差使不湊手心裏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裏的人多比這裏少過了又將莊上的算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著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叩個頭寫得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生敬鴛鴦說著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不得簡得說服中不行禮鴛鴦跪著鳳姐趕忙拉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清楚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遭過什麼銀錢

身上用之，並非一開
 銷公項，二奶一斷
 為至有，減虧入私心
 想也。於行酒令時，見
 慶於之才，出風入雅，
 口生妙，不備自謂不
 曰：生於其間，詩云：子
 之權，其不至矣。○政老
 之意，殊未下，可知。○
 臨衷不哀，獨窺窺感
 無易人，訓可謂牛片
 聖人，亦光明，亦坦白，亦真
 擊赤心，如見矣。

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力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
 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甯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賈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
 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也跟老太太是辦大事的。故此
 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
 我請三奶奶來作個主，奉記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
 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可對鬼神，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
 面是不難的。況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化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應答
 力得無。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著不穀，只管拏這個去折
 變補上。食利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無一句不是老爺
 在這裏聽見的。麼老聽之，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的著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
 著急為的是，這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裏也似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
 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了頭好，礙不著到
 底是這裏的聲名。如人燭，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託了鳳姐，那鳳姐出
 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呀，不要管他。且按著階
 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前就得好。於是叫了來旺家的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
 麼找我在裏頭照應著些，就是橫豎作主是賤們二老爺說，怎麼著階們就怎麼著。鳳姐道：你也
 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
 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剛纔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方諧失人心

是兒述政老之言自
法然一種正老悠大辦
相齟齬

邢夫人真算不得人

不圖左支右絀竟到
如此地位其較東府
辦裏時相去之遠矣
然出自高夫人之口
實是立高山頭看風
鳳會矣亦可謂太不
處事與前番辦東府
裏事對照者衆人
自然勉強說出來不
不是難說說出來不
奸聽

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階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很寬若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墳地雖有陰宅卻沒有老太太的好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幾頃祭田遲了階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著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午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難道都化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買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階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攛掇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著現在外頭欄杆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且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什麼主見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按著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護下莊子去了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費璉哥口舌待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巧媳婦做不頭說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日第三天了裏頭還很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著麼叫了半天來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那日人來的小藏更可不恨者專打邊鼓鳳姐急忙進去嗚呼人來伺候胡弄著將早飯打發了實事偏偏那日人來的小藏更可不恨者專打邊鼓鳳姐急忙進去嗚呼人來伺候胡弄那裏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記著派人趕著出來叫了來旺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們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著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裏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發出來那裏去辦東西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著鳳姐即往上房去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家貨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麼好話得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求其次而鴛鴦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裏來的鳳姐一想

只此小小一件事體
弄得來疎手費力之
至此驚只就一邊想
此驚驚只就一邊想
未就兩邊想此等處
不就不諒人情

此等處是那夫人一
生真本領

還是王夫人顧到大
局而遠然切告到鳳
姐身上仍是夢夢也

鳳姐到此真真又是
苦又難是

又是一天支持過去
了鳳姐真難真苦

說到此等話鳳姐之
所與苦無以復加矣

寫得精神氣力令人
一些無用著慮越到

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擊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明登帳。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裏作事何等爽快。周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樣個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麼。那裏知邢夫人一聽買政的話。正合著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可嘆。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買赦雖不。在家買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買政的鬧鬼。所以死。拏住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故見鳳姐掣肘如此。便疑爲不肯用心。冤枉。便在買。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那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了頭果。然有些不用心。姐此回卻冤枉鳳。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咱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著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分付。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來。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託你的。太。平。話。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裏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何料。理。叫。他。如。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苦極。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分。付。了。一。會。說。大。娘。嬌。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受。了。好。些。話。爲。的。是。你。們。不。齊。集。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豈。有。不。肯。辛。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子。我。們。敢。違。拗。麼。真。話。是。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于。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裏。吃。有。的。要。在。家。裏。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筋。就。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踏失人心

這樣地步越有人挑
其難其苦至此竟有
說不出的難處說不
盡的苦處

勉強揜飾之詞

到底眾人圖你些什
麼不知怎樣不依恐眾
人也不關著

揜了東頭再顧西頭
香更不知那夫人的
居心何等

異不出驚濤姑娘所
料再不敢不向底下張羅
益發不成事體了
還是了得一件是一
件過得一刻是一刻

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
 奶在東府裏還是管事要打罵怎麼這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揭其非當面挑
 相不鳳姐嘆道東府裏的事雖說託辦的太太雖在那裏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
 平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柵裏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要擊進來這叫我
 什麼法兒呢此等處還算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難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個他也是那裏爲難第一
 件銀錢不在他手裏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裏湊手便知道言難盡一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
 麼區區也不至如此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
 人抱怨說這件大事磨磨們一點摸不著當苦差叫怎麼臨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好了
 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頭有了什麼說的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麼樣他
 們敢抱怨麼好是語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寔在難周到的無一何事最不好鳳姐聽了沒法只得
 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的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
 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那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那
 夫人挑唆這些了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著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
 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分付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
 事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道懺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
 連日王妃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
 及一回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裏也過不了何以為對且得
 慢說老太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著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理會惡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

還是大嫂千清頭切
傳說得來透透切切
真參透就真之言

穿孝守靈就算大事
道破不孝心腸
李執之言極和平極
允當極公道極大方

鴛鴦之怪鳳姐已來
耳習聞

尺怕不是二奶奶當
手還要弄得不成局
就事論事雖李執亦
著實不信
吾亦謂教老若在恐
亦未必干休

此兒不凡珠哥有後
矣

寶玉卻是全無經緯

也無你主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執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無益也。話之。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姐。頭那些。人還幫著麼。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著。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世務。上。頭。不。大。明。白。糊塗。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麼。道。李。執。公。可。憐。鳳。了。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已。保。了。於。是。抽。空。兒。叫。子。他。的。人。來。分。付。道。你。們。別。看。著。人。家。的。樣。兒。也。遭。踢。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諱。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為。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跟。李。執。的。人。都。答。應。著。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著。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執。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裏。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麼。公。平。甚。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了。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論。鴛。鴦。已。有。成。見。說。著。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日。爺。爺。叫。我。家。裏。睡。我。喜。歡。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執。道。好。兒。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日。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裏。頭。想。想。也。罷。了。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孩。子。好。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著。老。爺。跪。著。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喳喳。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斷失人心 五百三十九

此等脾氣一日不做
和尚是一日不改過
的待他心故下念佛
往四方

實有慨乎其言之者
出此不或續的東西
也是買家的風水

實在顧不到此等事
旁人那裏曉得
李執當要相同可見
弗識家內眷未閑時
東府裏車都還有可
盼今昔榮枯之感
不僅有滄海桑田之
感

借他人之酒杯澆自
己之塊壘
寶玉見湘雲大動不
好上前相勸又作曲
上詞忘卻從前蓋
穢平

找琴姑娘琴姑娘也遠避他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倒是啫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哥
長哥哥短的和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裏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
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裏及蘭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執道就好也還
小只怕到他大了啫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也麼你瞧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
兒了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怎麼樣了呢西看看雖在那裏號裏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
裏頭靜偷著眼兒瞧人呢李執道他的年紀其寔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
著了呀還有一件事啫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
麼樣了衆人道連二奶奶這幾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周不信連車都不
二爺派了蓄二爺料理說是啫們家的車也不殼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周不信連車都不
執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麼世真是不知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
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得雇呢李執道底下人的只得雇上頭的車也有雇的麼衆人道現在大太
太東府裏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雇那裏來的呢李執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啫們家兒的
太太奶奶坐們了雇的車來啫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忍不聞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
車馬早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著賈母死後只來的
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證暫且不妨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
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證候不過
推日子罷了自古為然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瞧著也不勝悲傷又不
好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幾分轉念又看寶琴等淡素粧飾自有

寫神瑛侍者全無心
肝明想非揭其短
種明想非揭其短
也遂作此種人筆
維持名教者大
世之居喪者大
抵皆趁者耳不然
得破人錢一不
窺破人錢一不
因而知哭自己心
的多哭自己心
的明著急不中用
事到其閉卻不由
不著急不中用
何太不諒人一致
此要強也強不起
可憐也強不起

一種天生丰韻獨有寶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一至於此心裏想道所以
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殊不知豈非為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
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丰韻想到了這裏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滾滾的下
來了趁著買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也吾為之一嘆時衆人正勘湘雲不止外閒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
大家只道是想著買母疼他的好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大哭不禁滿
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嬌娘等勸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
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鬧破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大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
顧後正在著急此盡矣由只見一個小了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裏呢怪不得太太說裏頭人多照應
不過來二奶奶是躲著受用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
嚔子裏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吐
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心實吃虧四字。是修福延壽真訣。王鳳姐與此四字相反。所以無福無壽。

買母與寶釵並無一言。惟有歎氣。心中是疼護寶玉。又憐寶釵所嫁不偶。有說不出心事。形容入神。

回顧前文。寫經佈施。一絲不漏。

鳳姐心想買母喪事。比甯府易辦。是反跌後文。

買政說喪事甯戚。還是正理。邢夫人卻是一片私心。

借鴛鴦求鳳姐。及買璉口中細說。不但敘得不露痕迹。又伏鴛鴦自盡口吻。鴛鴦先疑鳳姐不肯用。

心。嘔。叨。哭。泣。此。層。文。章。必。不。可。少。

邢王二夫人埋怨鳳姐各人口氣。鳳姐欲辨不能。真無可奈何。

寫裏頭人心不齊。外頭呼應不靈。總因銀錢不應手。鳳姐沒權柄。遂至諸事雜亂。

李執獨憐鳳姐。竟與衆人不同。宜其有賈蘭之佳兒也。

百忙中夾敘賈蘭攻書寶玉孩氣。及賈環惡狀。鴛鴦氣性。文心閒暇。文筆周密。毫無手忙脚亂。顧此

失彼之病。

李執不知車亦可借雇。致惹人笑。借此時之冷落。形容昔日之富豪。一筆之中。兩面俱到。

賈政惟知悲戚。邢夫人但知省儉。王夫人偏聽不明。只有鳳姐空拳孤掌。竭力支持。反受理怨。安得

不嘔血暈倒。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丙辰年。寫賈母喪事。

此時鳳姐卻有傷心
倒不比從前而無如
人之不信何

吾為鳳姐一哭鳳姐
不死其又奚為
並無言語中也有疑
鳳姐的也有怪邢氏
的

極寫鴛鴦之真心哭
買母只此一人耳

琥珀鴛鴦是平日老
太太貼身服侍之人
故一千人同哭始見
鴛鴦之不在也

寫得事事掣肘之至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攙來靠著，忙叫了人來攙扶著，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杯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咽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卻便走開，寫出痛癢，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著，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心裏，卻不全信，只說叫他歇著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歌力的亂亂噪噪，已鬧得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看看請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的一場，我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衆，餘人只是鴛鴦不在，可怪衆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奠哭之時，卻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著，也不言語。誰知此時鴛鴦已後，外頭賈政只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著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裏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裏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折棚等事，但不知裏頭派誰在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著，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裏，纔好。賈璉聽了，心中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攬掇著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

寫出驚心事

鴛鴦遺此等事真真
不值受折磨一層其
次也

糊塗失魂光景
高堂大院中疑鬼可
氣運衰敗自由具見其
不日吃了一驚而曰
呆了一呆其妙難言
寫得有步驟
全受全歸

作者之筆真能無微
不察
不真老太太一生恩
養
迷迷離離

不能超出情天猶非
上乘宗行

我們那一個又病著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買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買政點了點
頭買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著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
爺雖不在家太太的這般行為我也瞧不上得這道東西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為王起
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裏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
死了乾淨特見高但只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
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擎著汗巾子好似要上弔的樣子陰慘慘鴛鴦也不驚怕心裏想道這一個是誰和
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裏了便問道你是誰階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
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了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鴛鴦呆
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想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裏蓉哥的小奶奶啊他早死了的鴛鴦
到這裏來必是來叫我來了放下屠刀他怎麼又上弔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
這麼一想那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櫃匣取出那年的小奶奶的一縷頭髮揣在懷裏容就在身上
解下一條汗巾按著秦氏方纔立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
關上屋門然後蹣了一個腳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
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我個人道我並
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
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
當為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揭出所以話當懸標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
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

癡情司說情超超元
審得冤心頭事
露得冤心頭事
透底現明將冤一生
行事不於鄉之性情
竟冒昧以你我二字
聯絡之耶

閃閃爍爍

先登脚癢用筆不直
越忙亂之事越寫得
情景亦真
清晰

太太那裏能料

寶玉心想處處不
過實叙不特此一端
也

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人呢知自己不
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
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
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為真情了同源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略處
氏可卿而去合流汗這裏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著去問鴛鴦明日
賈母的外間屋裏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裏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著從門縫裏望
光半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裏害怕又不聽見屋裏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
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著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
罷或者虛琥珀道我瞧了屋裏沒有那燈也沒人夾蠟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
去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道誰把客凳擦在這裏幾乎絆我一交說著往
阿呀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可巧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喊起來只是兩隻腳
外頭的人也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瞧著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
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開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嚇
豎鬚人等慌忙扶著說道你要哭就哭別忍著氣寶玉死命的纏哭出來了直筆心想鴛鴦
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
物還是太太的兒孩誰能趕後上他復又喜歡起來種想頭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
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
話倒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裏知道豈能比寶釵乎正在胡思亂想買政等進來著寶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一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五百四十五

何必如此有媿驚驚
便算得什麼又怎麼
樣

誅心之論為驚驚略
吐舊氣
識得心更覺喜歡
不知哭買母者又誰
是眞意

大家一拜何至不得
超生那太有餘恨
未平耶

直使邢氏無地可容
只怕邢氏體會不出
來祿碌者何足掛齒

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政老能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心志好內平兒也知道過來同襲人鴛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裏趕得上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呢。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著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開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很體他。嫂子叩子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便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著盛殮。假意哭號了幾聲。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無受之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的。正論你們小輩都該行個禮。極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還想說。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拆受他。是什話。不得超生。謂此言何。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瞻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為。他肯替瞻們盡孝。瞻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瞻們服侍。老太太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知禮說著。扶了鴛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很很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兒都是瞧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我也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付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人齊到了辰。

以上自賈母得病後
至此病癒結買母一
大段文字
以下從出殯後寫上
房失竊妙玉被劫趙
姨慘死鳳姐病重並
夾敘劉老老入府為
一段
始知前文懶僕一
段又子不是空寫已
埋伏到此處況府中
查抄一事即從鮑二
身上起因者
周瑞居然稱起大太
爺來可以知其勢矣
之外名聲仍舊如此
之大非賈府之好處
也
一探
說來似乎近理

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到三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裏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裏動得只有平兒同著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分付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卻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何三是何三此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擡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在此便唉聲嘆氣的回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老爺那裏去了幾日府裏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糶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著不用明日留著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擦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他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裏擱著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裏擲了幾般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翻本兒了瞧去了意思說著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為你不服這口氣引問何三道我命裏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為什麼不去拏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瞻們麼漸引之那人笑道他不給瞻們瞻們就不會拏麼何三聽了這話裏有話便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拏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拏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一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賊無種隊相哄
周瑞家的不乾淨何
自說乃為鑿槽嵌
掉

如劫乾媚倒可同樂
奈何妾及擗翠菴中
賊子錯矣

病從包勇落墨
閒散無聊之極舉凡
甯榮兩府上上下下
俱不入其眼孔何況
這些姑子

因四姑娘在家放妙
玉來訪
包勇有經緯不得以
粗人目之

捷強盜之人而說他
橫強盜黑白非非曷
由昭雪

家裏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剛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諛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著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剛者意會之可也。又算了他人。我剛纔的話就怕弄不來，倒招了飢荒。我們那個衙門不熟，一推別說。擊不來，倘或擊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是晦氣。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裏看個風頭等。個們路若到了手，我在這裏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玉張本你，若擦不下你乾媽，咱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說河三乾媽是，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著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當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會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裏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裏扣門。眼中看出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裏去道婆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裏來的？有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之便防閑之疏。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直性，婆婆生了氣，說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倒不妨走走。你是那裏的？這麼個橫強盜，前了。這沒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裏走個。走要說著，便把手在門環上，很的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要下海了，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裏頭。看了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是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回去也明知，必是包勇得罪。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很，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如

誰知婆子此想後來
竟爲小夫大

不奈英雄當此無可
如何之境

潔清者取湯偏反

下面羣聲圍集此偏
以無聲二字領之用
越之妙莫可名言
越是萬類無聲時候
越越越清楚

老太房申物件已
偷去矣

何擔得住。趕忙來走說。不知師火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匹姑娘在家裏。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階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裏。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裏。道了惱。敝了些閒話。起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著。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裏。我就放心。閒起如今裏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階們下基說話兒。可使得麼。妙玉本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基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她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碁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兩句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只怕坐不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纏他。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房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裏的老婆子們。也接著聲。喊道。不得了。有了人了。嚇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齊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裏有了賊了。說得正說著。這裏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內否。三嚇得不敢作聲。回身擺著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著說。猶未了。又聽得屋上響聲。不絕。已見二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拏賊一個人。說道。上房裏的東西。都丟了。帖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階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閒屋裏。說道。這裏有好些人。上了屋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麼。大家

賊亦肆無忌憚蓋欺
府中今日人少也
到底是一個人
原來賈府中上夜之
人都是這樣的
實包二爺可謂名稱其

極寫神力

顧了一頭那裏顯到
兩頭

金筆脫筆疾

可惜走了許多賊

以擊賊爲事

聲其所有而去之驚
驚已死誰與核算

一齊喊起來只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嚇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
來起急忙中又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嚇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
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語越發嚇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
家人中有一個眼尖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有神赫這些人便不覺膽壯起來便
顛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屋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簞身上屋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買
府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房俱是女人不足畏懼欲要踹
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衆上屋見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屋趕來那些賊見是
一人越發不理論了死了便該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屋來那些賊飛奔而
逃從園牆過去包勇也在屋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裏接應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
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生毛賊敢來和我鬪
敵那些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活活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裏包勇聞聲即打
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仗著膽子只顧趕了來衆賊見
鬪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丟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
叫衆人將燈照看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裏面
燈燭輝煌便問這裏有賊沒有裏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裏也沒開門不敢只聽上房叫喊說有賊
呢你到那裏去罷包勇正模不著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著一齊尋到上房見是門開戶啓那些
上夜的在那裏啼哭要那上夜的一時買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盜不是賊盜大家著急進內查點老
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搯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

遇此等事總只是你
推我推卸自己的干
係

不是他是誰但不信
如何原故竟偏偏是
他又害他乾媽哭一
場
諱盜是州縣通病而
營裏又趨奉州縣由
此盛愈猖獗切定當
時時事

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著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
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時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著照看。不知
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咱們先到各
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道。嚇死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裏可
曾丟東西。裏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裏沒丟東西。林之孝帶著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裏面說道了。不得
了。嚇死了。姑娘醒了。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裏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裏。打仗把姑娘
都嚇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
虧包大爺上了屋。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公道。在園門那裏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
見一人踢在地上。死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周瑞家的衆人見了。詫異。派一個人看守著。又派
兩個人。瞧看前後門。俱仍照鎖著。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察賊蹟。是從後
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屋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
盜。營官著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屋上擲瓦。我們不能進前。幸虧我們
家的姓包的上屋打退。趕到園裏。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
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辨清要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
芸等又到上房。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
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裏查去。衆人都
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少。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
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得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裏審

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竝失去的物。有無著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鴛鴦殉主。固是義氣。亦是怨氣。賈赦雖已遠去。邢夫人應膽虛心戰。

鳳姐睡倒。秋桐一看便去。平兒卽囑豐兒。回明邢王二夫人。一筆不漏。

鴛鴦自縊時。尋取所剪頭髮。揣入懷中。頓使前事刺人心目。文筆靈警異常。

秦氏多情而淫。何能超出情海。歸入情天。癡情一司。恐尙未能卸事。況秦氏生前。竝無看破凡情影

響。此說似屬無根。慧心人須將冊中題畫。及該當懸襍等語。前後細參。此中有作者隱語真情。借筆

寫影深文。可以意會。不可言傳。

寶玉寶釵一樣行禮。兩樣心事。

強聘彩霞。是來旺之子。引路上盜。是周瑞乾兒。俱是鳳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議。

何三說看乾媽情兒上。不知周瑞家與何三有何情分。是作者暗筆。

妙玉是夜。忽在惜春處住宿。以致被盜窺見。爲明日被劫之由。數固有定。文亦有意。

此時包勇進來。盜不踰門。專爲保全惜春而說。

大某山民評曰

鴛鴦自盡時。燈光慘淡。隱隱逢人之候。事在倉皇急遽。心猶從容暇豫。一縷鬢髮。殷殷懷好。應憐結

者之無人。

金鴛鴦跟賈母西去。雖云自縊。卻算善終。紫鵑致恨不從姑娘於地下。厥後隨藕榭出家。亦得墮善

趣。皆麗豎中翹林之高飛遐舉。詎伍藩籬之鷓。

妙玉回身走去。婆子若不堅求。則妙玉必不進去。不進去則賊不見。不見則不劫。不劫則不死。飛來橫禍。皆由婆子。可知凡有堅求者。必當堅卻之。此回接上回是一時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擱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跳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擔不是。誰救得你？若是說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裏，裏外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裏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這手的東西，你告訴營裏去。說實是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裏，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自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麼偏偏擱在階們兩個人身上？明日老爺太太叫回來，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裏交給我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著麼？」鳳姐道：「階們願意麼？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裏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攬掇著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攔在那裏呢？說著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攔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見外頭院子裏有人大聲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裏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裏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殯纔出去，那個什麼菴裏的尼姑死要到階們這裏來，我吆喝著不准他們進來，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子一會兒開著一會兒關著，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裏就喊起來。我道：「這門倒不開，我聽見聲音，緊了打關了門，見西邊院子裏有人站著，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日纔知道。這這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裏頭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

是樣小人口氣

難道大嫂子是曉得有賊纔來派你的麼

包男數說前後情事，卻疑前夜之賊是姑子帶進來者，而妙玉之所必及者，而妙玉

偏偏撞在窩裏卻從何處伸冤
倘無此厥物四姑娘已不知去向矣

被竊之後二奶奶驟想收贖其困厄警亂耶虧殺平兒有見識

慢藏誨盜治容誨淫不料一夕之間其事兼有賊有賊計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兒等聽著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裏敢在外頭混鬧麼。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裏別就是甄府薦來的那個厥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裏過不的。鳳姐接著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裏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著下基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鬧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喜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著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著才好走呢。平兒道：階們不敢收等衙門裏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平兒道：是也。階們只好看著。但只不知老爺那裏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去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惜春坐著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裏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願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贓而逃。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二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裏是躲不生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便說：階們走是走。我就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個菴裏的雛兒呢。一個人道：阿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買府園裏的什麼權翠菴裏阿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與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無因那一個聽了說。階們今日躲一天。叫階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日亮鍾時候。陸續出關。階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贓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到泣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

一氣滾下四十四字
當作一句讀於得喘
吁吁之辭

一定要把他氣殺的

命裏該窮遭此一劫

賈母出殯時邢氏等
牢牢把持不肯多費
試問今日何如

貪婪之家必致抄籍
抄籍之弊即賊偷亦
不敢多報警人深意
如撞滿牢
束手無策光景

早知如此前番之當
頭該從鴛鴦姑娘處
多借些

進來在老太太靈前叩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裏頭也聽見了都嚇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政道家裏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階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擔罪名雖實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中用不跳也一見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裏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擡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託你押著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著往賈芸臉上啞了幾口賈芸垂手站著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了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階們都沒動你說有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諱完了事算丁帳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裏和南邊置墳產的再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寔在數目誑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麼這樣的理不開你跪在這裏是怎麼樣呢活畫出來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裏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同賈政時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稟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心裏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裏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裏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厮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著身子慢慢的溜出來活現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回了家中林之孝請

眞要劈空一嚇

一定駁一句

妙語解頤

與前事筆筆關樞可知此書之妙無一閒

泛處有此原由林之孝與買芸可以卸罪

然則將如何獎賞之

珍珠琥珀前夕思鬼心慄今辰思盜心怖名雖實貴弗能鎮邪反同引竊

老太太房中所貯貨物於何核算故以一偷了之

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孝到了老太太上房。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裏。心裏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裏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蹤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買芸進來。也跪著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了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買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裏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真是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見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道。說他和鮑二打架。來著。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活了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裏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裏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得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後來。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裏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著。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裏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來。小厮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言裏。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裏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此數語。尙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著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除者。都沒有。了。財寶也。賈璉心裏更加著急。想者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擎什麼。還呢。早些發出來。便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著。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想。猜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買

失賊家往小心在
既失之後
先從賊眼兒寫起
步步逼入

只怕妙玉有些不妙

灑禪撰著於衆婦極
力愛護獨在妙師下
一離語云被強盜
輕薄殆甚後其自認
深清之致
由著他一向寫得妙
玉不堪之至蓋擺弄
二字即是輕薄二字
之法即也
賊打起官衙燈而去
囑付管樞者自後官
衙燈籠當細細查看
街之無忽
妙玉亦從此逝矣

不見妙玉只聞妙香

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這裏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裏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著妙玉。知是孤巷女衆不難欺侮。到了三更。便掣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瞧見籠翠巷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虎等到四更。見裏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喚嘆氣的說道。便有些。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裏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裏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已動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響。思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著。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額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裏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其爲悶香。只見一個人。擎著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卻是明白。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也不怕。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悶的香薰住。由著他擺弄去了。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癡。可憐一個軟梯。爬上牆。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在車上。反打赴官衙。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未知下落也。難妄擬。讀幻境之冊。只言籠翠巷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響。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界人脚步。門窗響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著兩眼。聽著到了天亮。纔覺得心裏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二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替仇趙妾赴冥曹

已過二十里坡矣

三件東西都遺得有
使妙玉遭却有據有
憑免許多胡猜亂度

師父被賊偷到手賊
已受用師父很不受
用反說師父偷到手
跟賊受用去了真不
白之冤

知已沒有生在世上
更何滋味孤苦伶仃
人無法可施有豈可
斷只怕是黃鶴一去不
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若非包勇四姑娘幾
乎同妙師一樣的造化

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蹤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裏詫異。昨晚響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裏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著。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欠古了。急叫人起來查看。巷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昨夜煤氣薰著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我們做什麼。尋師父。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裏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忙著開了巷門。滿園裏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裏去了。衆人來扣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不結。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著割舌下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著。叫開腰門。衆人且找到惜春那裏。惜春正是愁悶。慌著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以後斷斷不來。沒有了。況我現在寔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裏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姑娘不決意逃禪。也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著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裏所招。不能自由。將逃命乎。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的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已大擔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裏。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閒。便要把自己的青絲。鉸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鉸去。彩屏愈加著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噪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間起來。由先嚇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裏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裏去了。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響

動被煤氣薰著。今早不見妙玉。把巷內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衆人道。怎麼不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瞇著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燒子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人必多。拏刀弄杖威逼著他。還敢聲喊麼。正說著。包勇又在腰門那裏噪說。裏頭快把這些混帳的婆子趕了出來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擔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于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的心裏死定了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麼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姪兒脫了孝。出去託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著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那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裏。也是驚心弔膽。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去。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千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衆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去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目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嚇了一大跳。賈環過來。胡鬧。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來。趙姨娘道。我跟我一輩子老太太。太太老爺還依不依。弄神弄鬼的來算計我。我想仗著馬道婆要出。

起三句似是驚言
下四五句似是趙姨
書東牽西扯模模糊糊
糊線不外著鬼之人
的說話
枯楊豈許生楊鶯鶯
至此不忘怨毒之於
人甚矣哉
此時鳳姐尚在趙姨
口中念而與之對案
豈鳳姐死期已近其
魂先離殼耶可怕可
怕

周姨娘一生旅進旅
退是一個安木分人
環哥兒自己也是死
活不知的人

尤氏亦無謂之至叫
姑娘奈何乎

出我的氣銀子白化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聽見早知是
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言語瞧著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
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裏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
了我是閻王差人拏他去的要問他爲什麼相馬婆子用魘魔法的案咄咄可畏說著便叫好璉二奶
奶出奇轉在裏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是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
竝不是我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倡婦的話正鬧著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
趙姨娘中了邪了非中邪三爺看著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裏趙姨娘還
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裏瞧著他瞧們先走到了城
裏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著他害寶玉的事心裏究
竟過不去背地裏託了周姨娘在這裏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執說道我也在這裏罷王
夫人道可以不必于是大家都要起身買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裏麼王夫人啞道糊塗東西你姨娘的死
活都不知你還要走麼買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
畢都上車回家寺裏只有趙姨娘買環鸚哥等人買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
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跪著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
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執寶釵拉著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
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幾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
歸房去了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眼嘆了口氣竝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買芸分付了幾
句話寶玉要來書房內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

不由人不怒

總哥窮極打算以爲
得計亦不思大體之
至者矣

真難乎其爲買政矣

買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拏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買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著不敢起來。買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帳簿。買政道：交給鮑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著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買政一腿跪著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買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拏出來麼？買政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買政道：你媳婦怎麼樣？買政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歎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尙在廟中病著，也不知是什麼證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買政也不敢言語。買政道：傳話出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買政即忙答應著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惜春抱怨尤氏攬撥太太，派令看家。與上回買政心中所想尤氏與惜春不睦，派令看家，也不中用。情事一綫穿成，且爲惜春決志出家根由。

三姑六婆大戶人家，不應聽其走動。以妙玉如此之孤潔，尙不冤于物議，何況其他？買府門第雖高，而尼僧道婆往來無忌，便惹出許多惡事，須得包勇鬧一場，庶幾爽人心目。

買政問包勇，包勇也不言語，最爲得體。且省卻無數枝節，但有功不賞，亦可見買政買政，不能有心腹家人。

妙玉被劫，或甘受污辱，或不屈而死。作者雖闕疑不敘，然讀書冊所題，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憐金玉質，終是陷泥中四句，亦可想見其人。

惜春剪髮出家之念。已不可挽回。與鴛鴦之剪髮。事異而情同。

賈璉開夫單。頗有斟酌。

鴛鴦既仙去。如何又附在趙姨身上。此是衆人揣度。所以仍于趙姨口中。隱隱說破。

鳳姐尚在。如何先在陰司告狀。亦是疑鬼疑神情狀。

賈璉打于回話。輕聲低語。不知所言何事。乃于賈政口中喝破。描寫得情。

第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一百四五回爲一段。敘小人布散流言。以致甯府被抄。一百六七八九回爲一段。寫賈母禱天散財。及勉強尋歡爲得的之由。又帶敘賈政復職。迎春物故。一百十回十一十二回爲一段。敘賈母壽終。鴛鴦殉主。趙姨冥報。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間夾敘鳳姐患病。惜春剪髮。爲將來及出家之由。

大某山民評曰

寶妙二人。玉各有瑕。僧尼相會。行無所事焉。初時情絲絆惹。偷兒早已知覺。故敢據掠。嗚呼。沙陀利之傷。於茲再見。螞蟻不鑽無縫街。俚言可采。

銀已偷盡。早知如此。何弗拏些出來。在喪時使用。俾鳳姐不致掣肘。鴛鴦不致怨恨乎。命裏窮時。只是窮。徒多兩番懊惱耳。

此回奶接前回事。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城窟鳳托村 塚姬



恩榮嘉嘉應 還玉嗣



正賢圖歷題金 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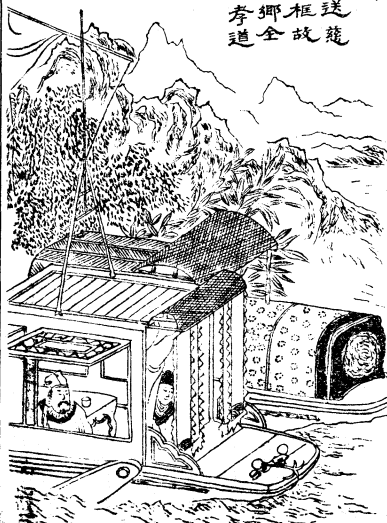
證類玉相
同寶失和



惑和醫夫
偏昔志素



送樞卿
蕙全道



得通定
幻境仙
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懺宿冤鳳姐託村姬 釋舊懺情婢感癡郎

臨死溫說實為直說
陰司拷打堪應昭彰
凡婦女屋心相應者
觀此當為後改類者
鬼神之惑者如此
役抱病之死垂未死
者應問之生大恐怖
作書給心目中實有
此一痛惡而深
痛之因寫得如此不
堪

不死於家而終於寺
趙姨可謂不善終矣
周姨既食孽容又因
冤死孤悲而增悲切
孰謂其淚之誤落

機盡一心只落得悲
苦二字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嚇得衆人都怕。就有兩個女人挽著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我紅鬚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著，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裏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瘡啞起來了。居然鬼號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著趙姨娘，一時死去了。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縋鬼臉，自己掣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態，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付辦後事罷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來摸，已無脈息。買環聽見，然後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買環，誰料理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裏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周姨至此，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買環，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著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裏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裏拷打死了。毒心害人者，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不好，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恐人之告璉二奶奶，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著急。看著鳳姐的樣子，寔在是不能好的了。看著買環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著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裏更加悲苦，買環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裏一想，邪魔悉至。只

二姐一番寒喧似憐
似諷不動聲色真所
謂不打破不罵勝
罵使鳳姐無言可對
亦絕好才智何在此
受其侮弄由此言之
鬼乃鑿於人也

平兒一向與老老有
緣是以口氣中急於
要見他

鳳姐此言極和旅體
性之至豈人將死而
其言乎
一個男一個女平日
真關心處反真時高
能味真
神魂已顛倒矣

雖是寒喧常語其音
帶悽惻

吾問老老猶說初次
進府時見其坐炕上
撥手權灰否
劉老老來時此後巧

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子的想念的很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
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嚼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把
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
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傍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蘇醒想到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
命被平兒叫醒心裏害怕又不肯說出要死強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只怕是給鬼話給我搵
槌平兒上去搵著見個小了頭兒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
在那裏呢小了頭兒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
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著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了頭兒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
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了頭兒說著鳳姐聽見便叫不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
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裏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
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頭裏亂又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裏明白不肯
跑到這裏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
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是寫鳳姐亂法又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
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裏平兒引
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麼時候纔來你瞧你
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著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老眼病壞從老心裏也就悲慘起來
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
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著劉老老道我們鄉村裏的人

姐到村裏去與鳳家
定親青兒作伴俱於
閉文中一一伏縫

段鑿不遺

亦是見透世情之言
作者每寫到骨肉之
親無一筆不痛切真
情也

以下欄起鳳姐一邊
將巧姐與劉老老拔
話一寫為後文張本

老老之言誠是吾
輩巧姐之為人必然
者衆位而行隨遇而安

寫得無妙不接

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著什麼了罷。直刺平兒聽著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裏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裏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硬掙著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吃異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个小哥兒。這便怎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巧姐下已藏著。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裏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衆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他母親悲哭。他便走到炕前。用手拉著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著。道。你見過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著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欄兒。你沒有給我。我必是忘了。呢。憐惜。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欄兒。我們村裏多得。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未見得。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還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體。綾羅裏大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裏。我拏什麼。供他頑。拏什麼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也不少。只是不像這裏有金的。有玉的。如今也不。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一筆話。兒罷。喇。放著。姑奶奶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的。比那回了。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一筆話。兒罷。喇。放著。姑奶奶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給一筆。這上頭。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肯給那裏。肯給莊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熱起來了。這裏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

令我意馬背不如牛
背穩之句
從別後自家過日與
開見府中一切情事
委委婉婉曲曲折折
一路寫來讀之但覺
樸而真真而擊筆墨
之妙無以復加矣誰
云小說無至文耶

老老本爲此而來正
文亦不可拋荒

健兒實有過不去處
莫怪其此種形景
况不能不問兩句病
况然其心注在那邊

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趟。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得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說。著指著青兒說。波用筆有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莊家人苦家裏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果。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穀他們嚼吃的。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裏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裏動了家。我就幾乎嚇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裏。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裏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爲的是滿地的莊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裏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嚇得連豆子都擎不起來了。就在地裏裏很很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話話我是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回。子今兒天沒亮就趕者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嚇。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著。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攆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麼病說。著又掉下淚來。平兒等著急。也不等他說完。拉著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著劉老老到下房坐著。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著劉老老到下房坐著。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呢。關切也。平兒道。你瞧去。妨礙不妨礙。劉老老道。說是罪過。我瞧著不好。言非關切之。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裏間。氣喘喘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啾啾啾啾的說些什麼。回來買璉叫平

又急於要鑰匙只得將鳳姐一遞丟開

平兒越有意無意出
兩人心各有一邊迫
遂相搏而為齟齬真
能以一筆作兩筆寫
又激起平兒此波一
遂使平兒越情急買
越我氣急此等文章
真寫得五花八門眩
人眼目
買連此時真同熱鍋
上走也

求為禱告便掘金鑄
祈禱要命不要錢

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買璉道：「我知道麼？」平兒道：「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買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買璉那裏，就「走買璉道：『有鬼叫你麼？』你攔著叫誰？」平兒忍氣打開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拿什麼買璉道：『階們有什麼麼？』平兒氣得哭道：『有話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買璉道：『還要說麼？』頭裏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帳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使得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裏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買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拉著哭叫買璉也過來一瞧，把腳一蹀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著掉下淚來。鳳姐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買璉只得出去，這裏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未免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裏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了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囑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裏，心裏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頭邊，告訴他心神不安，如見鬼怪的樣子。劉老老便說：『我們村裏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有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寫出心，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莊人家許了願，好了化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願。等姑奶奶好了，要化什麼？自己去化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也交給你。』可憐之。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麼著，我看天氣尚早，還趕得出城。』

此時只求安穩睡一
著覺實可憐
何其言一至於此吾
未聞出諸風口矣可
嘆可嘆

以上從買母出殯後
接寫上房失竊妙玉
被劫趙姨慘死鳳姐
痛重夾敘劉老老入
府爲一大段文字
玉引起遞寫紫鵲情
事並絃寫姐死後光
景爲一段

誰知一塵不染者往
往一塵即染

明知理辨

去我就去了。明日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衆冤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裏住下罷。劉老老道：莊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裏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階們一家，這怕什麼？雖是我們窮了，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真情，落得叫青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裏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的熟了，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裏，劉老老便分付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且說櫛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圈在裏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今日妙玉被劫，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賊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爲賈政在新喪，且又心事不甯，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見得亦未，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吁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又安知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道：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又不知何故，也用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寶玉愁煩，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還閒情癡意，遭踢自己，我們守著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

寶釵留下銀十一兩

從寶玉一過兩出銀
層層過抄而後下文
剖白一番乃斷不可
少之事

劈空二句無聊賴之
問

寫出紫鵑躊躇不決
迎拒兩難
這一邊又進退兩難

想此時紫鵑之亦
搖搖不定

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嘆嗒們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為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著。自己都去睡了。寶玉見屋內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裏。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清。揀著他。我心裏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裏。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裏。他的情義。卻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為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為我們這一個呢。他是指寶釵。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鵑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鵑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咳。紫鵑。紫鵑。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著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便賠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裏。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裏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裏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著。淒涼人語。寶玉道。是我紫鵑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麼。五字中亦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恐不止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裏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婆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反不言語。不知好說那。紫鵑在屋裏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癡病。恐怕一時實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

一肚子瀆氣話
紫鵲看寶玉如此光
景一定又是笑他又
是氣他又是憐惜他
自鵲兒不理寶玉後
此疑久積矣

言姑娘尚熱如此何
況我是個了頭呢
豈結到無可發洩乃
有此苦咽之言

句句是彈寶玉即句
句是排紫鵲妙無
比

紫姑娘來得好
其言若恨紫鵲其心
實笑寶玉

只是不飲不味過去
真難乎其為寶玉矣
一二語抵千萬語

林姑娘一生眼淚為
他傾瀉無遺偶此一

走了還是傻站著呢有什麼又不說儘著在這裏嘔人已經嘔死了一個難道還要嘔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著已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裏默聽紫鵲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鵲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問你

自己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做個明白鬼呀紫鵲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著聽熟了真聽若是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是了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裏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著又醒鼻涕此時紫鵲之傷心哭了便急的蹀脚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裏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就是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斃死了不成說著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裏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此轉令你叫替誰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擊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裏外兩個人都嚇了一大跳你這是誰原來卻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著一個賠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咳我們紫鵲姐姐也就太很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裏呢你卻一個姑人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我不知紫鵲裏面接著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裏不好再說別的只好一面同麝月走回一而說道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白賠這個心了惟有老夭知道罷了說到這裏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賠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心眼淚不足惜也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

賤人於寶玉身上輕
憐惜意亦不滿於
賤人於寶玉身上輕
憐惜意亦不滿於

四面八方曲搆情事
而兩心糾結歸之於
生死不侔鵲橋已
不為從情春出家張

寶玉也知寶釵睡。卻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此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裏去鬧。鬧出說到這裏。也就不肯說了。遲了一遲。纔接著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裏紫鵑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裏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我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癡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到未必知道那活的。真是可惱。傷心無休。無了筭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裏。聲喊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已故。鳳姐病危。若趙姨不死。必生出無限風波。就此了結。既見果報之不爽。又免卻日後滋事。周姨鬼死。狐悲人情。必該如此。

鳳姐病重。邪魔悉要。雖是病昏恍惚。赤足警人傷心。諺云。神衰鬼弄人。信然。鳳姐託劉老老帶去。巧姐願與莊家結婚。是正伏下文。劉老老說鄉間無物可頑。無物可吃。太太們也不肯與莊家結親。是屢跌下文。

上回叫捫記周瑞送官。說得一句話。並未發落。今于劉老老口中。補出周瑞家有事被攆。一絲不漏。至于如何。並不送官。如何逐出。必是王夫人之力。若必紳細叙明。于正文無甚關係。徒浪費筆墨。簡略處極有斟酌。

劉老老借替鳳姐許願一層。連隻回去。亦是省筆。

寶玉胡思亂想。觸緒紛來。歸結到尋問紫鵑。寫得實在可憐。紫鵑安得不感動柔情。

紫鵑想到不如木石。無知無覺。一片酸熱心腸。頓然冰冷。正是出家根由。

大其山民評曰

趙姨氣質庸鄙。誠不足譏。若其一生惡跡。莫著於馬道婆魔魔一事。而其術究竟不行。似較以貪妬戕三回人命者。其罪有閒。而死時之慘報。竟如此。則罪浮於趙者。更可知矣。

紫鵑見寶玉又怨恨。又憐憫。又醒悟。無限深情。莫名其妙。至忿懣極處。乃以聽熟二字駁之。出一切言辭海。

此回仍接前事。以下俱丙辰年事。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想鳳姐一生積惡於病纏中傾吐無遺今以胡話二字諱之

晴姪點水略露微機寶玉一生逃不出賤操心三字

取得固然又安知其不知道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四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卻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危的急，趕忙起來了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二奶奶病的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衆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轎還沒擎來。二奶奶喘著氣等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合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二奶奶也到那裏去麼？」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裏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後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來了麼？就算你能先知道了，你有什麼法兒呢？」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著爲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著，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舊年你們說我呸人，那個籤不是應麼？」寶玉又將來做和尙，寶釵笑道：「這又是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就和那妹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的衆人不解，他還背地裏合我說：「妙玉怎麼前知，怎麼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麼？」就是，我偶然說著了二奶奶的事。

絕妙機鋒

薛蝌與湘烟已經合
親從寶玉言歸中點
出谷卻許多繁文

從寶釵口中極寫出
湘烟是一個賢婦孝
親相夫和友三者盡
之和矣吾目所見甚罕
安適唯知足者能知

依親戚總難權便或
薛氏仍舊昌熾尙可
遲延時日其如一敗
遷延時日其如一敗
遷延時日其如一敗

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這樣下落。可不是虛誕的事。是信得的麼。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那那妹妹自從我們這裏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麼一件事。怎麼就草草的完了。也沒請親喚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戚。只有賤們這裏。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賤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為我哥哥在監裏。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為賤們家的事。三則為我二嫂子在太太那邊忒苦。又加著抄了家。太太是苛刻一點的。他也寔在難受。所以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媽。比親媳婦還強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好。二哥哥不在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悲傷。況且常打發人家裏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哥在外頭帳頭兒上討來。應付他的。我聽見說城裏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還剩了一所在那裏。打算著搬去住。寶玉道。為什麼要搬住在這裏。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到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裏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嚇了氣了。享年十六歲。所有的人都過去了。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掌不住。蹣跚要哭。寶釵雖也悲切。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裏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於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裏。只見好些人圍著哭。呢寶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聲。寶玉也拉著買璉的手。大哭起來。買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眾人都悲哀不止。買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買政去。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

彼此相嫌已爲王仁
實巧姐伏線
裏是糊塗行子真是
變遷

出已之私蓄以爲二
奶奶臉上增光平兒
其感化於鴛鴦乎
秋桐亦是不成材料
的東西

以上從寶玉感嘆妙
玉遞入紫鵲情事並
寫鳳姐死後光景爲
一段文字
以下接實會合夾
敘惜春誓志出家遞
寫寶玉病中得玉幻
遊府近日光景卻借
程日與口中敘寫一
旁觀者清說來殺有
道理

心腹人就難

知道。只忙著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裏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著急。便叫買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兒。平兒買璉道。什麼身子。現在的日用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裏攪纏。你想有什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著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這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裏頭。二爺要就拏去當著使喚罷。平兒買璉聽了。心下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得好。看些就是了。買璉心裏倒著實感激他。應得便將平兒的東西拏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著心裏。就有些不甘。每口角裏頭。便說平兒沒有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此等語醜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平兒倒是買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此等人真一時有些煩惱。便拏著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買璉不好。買璉買璉忍氣不題。且說鳳姐停了十餘日。送了殯。結了鳳姐賈政守著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裏。清客散盡。尚有程日興一人空時常陪著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莊田地。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裏好幾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裏拏。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裏緝賊追贓。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著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裏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那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裏。這都是人家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著。不好的便

有概乎其言之

政老識大體

實有所見之言

可勝浩嘆

其籍貫與賈氏同其
仕履與賈氏同其革
職抄家後賜還世職
事與賈氏同爲甄爲
賈吾烏乎知之

攢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所不知。不必說下人便說自己的姪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一查，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有，我還摸不著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殼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程大之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只怕有名無實了。」何嘗是有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裏有話，便嘆道：「我自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裏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著，門上的過來回道：「江南甄老爺到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誣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著。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使行禮，便拉著了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幾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即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觀。」

一塊

伏後

伏後

爲甄爲賈吾烏乎知之

像便怎麼不像便怎麼

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縭已經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爲一視。弟卽修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是在有奉託老親翁的事。自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緩行。到京尙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犬叩見。如何進教。遇有姻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爲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裏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親久闊。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姪兒。又指著寶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寶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銜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裏的哥兒略小一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囑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妥。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帳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都不信。若是他後日到了。咱們這

瞧便怎麼不瞧便怎

裏來你個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呀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麼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邢岫烟出閣正值賈母新喪不使夾雜敘入必當設法補寫但若突然補敘便是生砌硬插今借鳳姐病危襲人提起夢冊寶釵提起籤兆引出岫烟求妙玉扶乩然後從寶釵口中略敘大概補得毫無斧鑿痕迹。

寶玉順口說再做這夢要細細看看伏一百十六回之再夢寫王仁向巧姐一番說話伏後來串賣情事。

平兒慨然取出東西交給賈璉且說是奶奶所給還與不還毫無介意真是不負恩義之人日後巧姐所以虧他保護。

賈政不肯使家人的錢固是仁厚但明知家業凋殘既不能選人清查又不能親自料理真是毫無主意人若再同程日興刺刺不休此段文章如何了結故借甄應嘉來打斷脫卸得甚妙賈政憶女寄書應嘉爲子託親兩相關照又爲下文探春回京李綺姻事伏筆。

大某山民評曰

鳳姐到嘔氣時此話沒有住嘴綠平居話慣耳至死被人作談柄何用刺刺不休生時自恃利口爲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要想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便走了去。到賈政那裏。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著孝。不使到學裏去。你在家裏。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閒著。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著。賈政又道。你環兄弟。蘭姪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作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著不動。賈政道。去罷。寶玉退了出來。正撞了賴大諸人。擎著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見有兩個姑子進來。寶玉看是地藏菴來的。和寶玉說請一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吃。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攬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看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裏。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裏呢。彩屏道。不用題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著。那姑子道。爲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便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人家菴裏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裏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瞧姑娘來的。惜春便問起水月菴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菴

只一眼字裏人名節不少然是跟非跟音亦不能為妙玉辯也妙玉不從他適可若從了他難道不算跟麼

妙玉如何竟有險難此言殊未可全信只怕你做姑子的雖不跟人人也要跟著俗的纔有善緣殺有俗的纔有善緣殺有妙玉如何竟有險難此言殊未可全信只怕你做姑子的雖不跟人人也要跟著俗的纔有善緣殺有俗的纔有善緣殺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為什麼想不出道兒

裏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權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惜春道。那裏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著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為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著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裏像我們這些話的人。未也。見。只知道誦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為著自己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的。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為什麼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著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什麼委曲煩難。都說不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了。這一輩子跟著人是更沒法兒的。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為才能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得。合在機上也顧不得了。頭們在這裏。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聽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意。戀火坑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巷出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子。知是真心使索性激他。一激道。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我。我就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使索性激他。一激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裏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為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喇。真本人那裏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子會意。本來心裏也害怕。不敢挑逗。殺了逗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

原來爲脫卸自己干係

可知是執迷不是了悟
又起一波

一般藤蓋自是投機

曾夢會相見

卸去政老何便下文
一番情事

一個地、藏、菴、麼、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擔、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鉸、頭、髮、的、心、頭、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他、那、裏、是、爲、要、出、家、他、爲、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知、燕、雀、鳴彩、屏、等、沒、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鉸、頭、髮、已、深、愛、深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虛、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天、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衆、人、急、忙、出、接、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禮、彼、些、寒、溫、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來、回、來、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裏、頭、也、便、擺、飯、不、題、且、說、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聽、命、穿、了、素、服、帶、了、兄、弟、姪、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邢、甄、寶、玉、也、像、邢、裏、見、過、的、兩、人、行、了、禮、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下、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著、甄、寶、玉、又、是、晚、一、輩、又、不、好、叫、寶、玉、等、站、著、賈、政、知、是、不、便、站、著、又、說、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著、大、家、說、說、話、兒、好、叫、他、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姪、兒、正、欲、領、世、見、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著、看、賈、政、出、來、然、後、讓、甄、寶、玉、坐、下、彼、此、套、敘、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必、且、和、他、同、心、以、爲、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

兩玉各有一種心。想
卻是同而不同。不同
而同一味。客話初見時只
得如此。並非將你作女孩兒
看待。只怕是你自己
如此看待。

都從名字上洗刷一
番。

閑哥兒竟爾掉文

酸論二字新

誰知錯了道路

曹是光。明正大之言。
能守此而行。便不壞。

由親灸。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為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你適道。你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既我略知了些道理。怎麼不和他講講。但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裏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得。未見但是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拏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是至愚至濁。只不過一塊頑石耳。無心之言。卻說著何敢比世兄品望高。實稱此兩字。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些。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將為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一個忽與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為真才實學。在小姪年幼。雖不知文章為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那膏梁文繡。比著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裏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精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淨洗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為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甄寶玉聽說心裏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為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己朋友。也是好的。便說道。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

爲寶玉猶以此言
爲不入耳之談者雖
名實玉假而已矣

甄寶玉滿腔流俗之
見林姑娘即生豈其
願紫鵲以貌取人
雖圖皮相總挾其人
忘故主心曲

二姑娘李紋也
三姑娘李綺也

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接誨之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癡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尙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買寶玉愈聽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裏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裏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前行買寶玉等倍著來見王夫人買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買環買蘭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買寶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買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著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回看買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買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心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裏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著一時也認不出來內中紫鵲一時癡意發作因想起黛玉來心裏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之果能如此可謂正想著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裏老爺留心一門親事有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姪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歲恐怕難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整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家裏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著道但願依著太太的話更好這麼著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買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見買政已在那裏復又立談幾句聽視甄家的人來

知已相逢竟同冰炭
聞名不如見面然哉
然哉

一切有為相當作知
是觀

要便要不要便不要
無須剛等饒舌

若是男的做法和尙便
不是你家的子孫子

無意不決卻無辭不
婉

回甄寶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于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日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說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閒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為忠為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寶釵見他又發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正駁得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獸。襲人等嘔他。也不語言。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發獸。竟有前番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為惜春定要鉸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著惜春的樣子。若是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著人看著。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嘆氣。蹀躞。只說東府裏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係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櫛翠菴。原是階門家的基址。我就在那裏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著。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裏。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那時

故作驚語
是耶非耶真耶幻耶
吾不知首從何往今
從何來
你要命我要錢

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著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裏。見寶玉魂神失所。心下著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裏。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怕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裏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裏覺著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裏。丟了玉的時候。是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于飲食不進。大家著急起來。恰又忙著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買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著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著。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回。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饑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嚇非同小可。瞪著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裏拿著二爺的這塊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活的是要這玉做什麼。小廝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聽著外頭喊進來。說這和尚撒野。竟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去亦豈攔得住。賈璉道。那裏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正鬧著。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裏頭又哭出來。

不好了者好了也。謂之請好了歌。和尙要命拏銀子來。和尙爽語無如拏得出銀子者偏蓬不著。和尙此時政老之心。以人為重。以銀子為輕。而且大焉得不。無入指引能直入寶玉臥房。便有些道理。

王夫人此時亦是為人為重。以銀子為輕。

吾為好了二字。又下轉語曰。不好了也。阿呀。久違了五字聲。如洪鐘。

粗魯下接不致得罪。也。蓋粗魯者天性未漓也。

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著急。只見那和尙說道。要命拏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尙治好的。這會子和尙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姑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尙。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裏就跑。賈連拉著道。裏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尙道。遲了。倘不能救了。賈連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喊。道。裏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尙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著哭。那裏理會。賈連走近來。又喊。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尙。嚇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尙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著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尙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著。把那塊玉擎著。道。快快把銀子拏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管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有的是。那和尙笑道。拏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得出來。和尙哈哈大笑。手擎著玉。在寶玉耳邊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塵夢一醒。說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光明地。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裏呢。那和尙把玉遞給他。手裏寶玉。先前緊緊的。搭著。後來慢慢的。得過手。人擎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阿呀。久違了。領悟裏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尙了。又怕和尙奚為。賈連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裏一喜。疾忙躲出去了。子麼。那和尙也不言語。趕來拉著賈連。就賈連只得跟著到了前頭。趕著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找和尙施禮。叩謝。和尙還了禮。坐下。賈連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尙。又非前次見的。變幻。便問寶釵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裏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的。那和尙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拏一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尙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尙道。有便快拏來。罷。我要走了。洞語。賈政道。略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尙道。你去快出來。纔好。再緩。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

總是有了銀子便走了。從今以後寶玉好去的。

官下大橋

來。王夫人按著說道。不要動。寶玉笑著拏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賈政略略一看。知道此事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著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寶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不要什麼。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卻不是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著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便鬧餓了。吃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防的。我已經好了。便爬著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裏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情絲尚在。寶玉聽這活神色一變。把玉一擦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政叫寶玉做文。不過借此戟斷同寶釵說話。無甚緊要。所以不日寶玉病重。亦不復提起。

借地藏菴姑子口中。竟說妙玉跟了人去。且說只怕是假惺惺。不但是文人暗筆。且見妙玉平日不滿人意情事。

惜春出家。念頭久已立定。並非惑于地藏菴姑子之言。方纔決意。作者不過借此一緊。是文章由寬漸緊法。

寶玉一見甄寶玉。想起夢中光景。以爲必是同心知己。是反跌下文。

賈蘭卻是甄寶玉知己。是旁襯法。

寶玉連自己相貌都不願要。卻是深合我相非相妙義。宜其一病幾死。病好使要超凡也。惜春出家。因寶玉病重。暫時攔起。若此時卽辦。賈政賈璉在家。殊難安頓。是文章下坂勒馬法。

寶玉于病到極危時。忽有和尚送還通靈。一見便好。喜出望外。于正要坐起時。一聞麝月砸破一言。忽然暈倒。驚出意外。文章變幻不測。

大某山民評曰

尤氏與惜春向非和睦。惜春要出家。尤氏此回云只好由他。後二回云算我不容。家庭乖舛。難爲講解。

野東西往裏頭跑。此時可惡。家東西往外頭跑。他時可痛。暴看祇屬閒文。卻是草蛇灰綫。麝月說寶貝未曾砸破。語出無心。豈知寶玉猶有曩之態也。幾令吾師圓寂。

難道又有第二個驚
我原說他銀子是不
要的

是魂遊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轉眼不見色即是空
也何待夢中夢與覺
初無二致
太虛亦非幻福地亦
非真

禍之與福互相乘除
其善者必無禍其淫
者必無福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著。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裏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著叫人出來找和尙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尙已不見了。賈政正在詫異。聽見裏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關緊閉。脈息全無。用手在窩中一摸。尙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死了不成。斷斷不。卻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尙坐著。便施了禮。那知和尙站起身來。拉著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尙。覺得身輕如葉。飄飄颯颯。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裏走了出來。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會到過的。原來的。正要問那和尙時。只見恍恍惚惚。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裏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本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著。走近前來。細細一看。卻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尙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卻用幽真女子。卻用幽真女子。越想越悶。怎麼他也在這裏。又要問時。那和尙拉著寶玉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著真如福地。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非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福善禍淫。又有一副對子。大書道。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想與前夢所見亦是不同

寫得迷離之至

當頭棒喝

尤三姐鴛鴦皆清白身體故先來引導

可知一部石頭記不是憑空結撰矣

若仍是前番清楚寫來便合掌矣妙在以迷離恍惚之筆出之

寶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裏招手兒叫他。一個寶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子了呢。趕著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是空。心裏不免疑惑起來。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有扁額。寶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一開配殿的門半掩半開。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裏正要問那和尚一聲。回過頭來。和尚早已不見了。妙在不在。寶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峩。絕非大觀園景象。便立住脚。擡頭看那扁額上寫道。引覺情癡。否。兩邊寫的對聯道。喜笑悲哀都是假。貪求思慕總因癡。

寶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意思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在。細細想來。甚是熟識。便仗著膽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鴛鴦裏頭。只是黑漆漆的。翻過來就是。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廚。厨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作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如今能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把找鴛鴦的頭念。忘了。便壯著膽。把上首的大厨。開了厨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心裏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作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作這個夢。再不能的。覺時不覺。不覺不覺。不料今日被我找著了。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下頭取了一本。冊上寫著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拏著一

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冊子。只恨記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書。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林字。心裏想道。不要是說林妹妹罷。便認直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裏四字。詫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著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好。這是怎麼解。不難道。還想到那裏。又自啞道。我是偷著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尚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

麼解。不難道。還想到那裏。又自啞道。我是偷著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尚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

參知機關味如嚼蠟

此處不分明留在下文是文家駭閃法

既知定數痛哭奚爲

各人自走那裏等得

略來紅色得無鵲淚
所離乎
從來心動神怡未有
不歸於魂消魄喪
寶玉自以爲濁而人
也爲靈清則靈濁則

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兒。有幾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得什麼。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閒想。已費了多。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著看去。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影影也無心去看。急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記著。一面嘆息。一面又取那金陵的副冊一看。看心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蓆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喚你發呆了。林妹妹請你。你見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都不見。心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景綽綽的。走之迷離。只是趕不上。那裏趕。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閒。寶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忘在又。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圍圍著一顆青草。葉頭上略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珍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放入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其嫵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喪。寶玉只管呆呆的看著。歸天上。已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裏來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卻當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卻是一位仙女。便施禮道。我找鴛鴦姐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裏是何地方。怎麼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姐。妹妹。道。破。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留。寶玉欲待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理仙草的。必然是花神阻姐了。娘想與晴姑。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來話長著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

既曰返歸已離一切
學垢雖有狂蜂浪蝶
又烏能纏戀乎

問晴雯也而反問著
了黛玉迷離恍惚之
至

想濁玉於斯已是身
不由主

忽去忽來令人捉摸
不定

塵緣一斷回頭是岸
只恐一念未堅斷之
得續

誰是親人誰是仇人
只怕意又錯會

然則你非寶玉

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劫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
管不令蜂纏蝶戀寶玉聽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便問道這草是
神仙姐姐管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姑不那
仙女道我卻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寶玉便問道姐姐的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姑不寶
玉聽道是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為
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親曉得你少來混說瞧著叫力士打你出去寶玉聽
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聽見有人趕來說道裏面叫精神瑛侍者豈我那人道我奉命等了
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叫我那裏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麼那侍女慌忙趕出來
說精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踉蹌而逃是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
劍迎面攔住道那裏走嚇得寶玉驚惶無措仗著膽擡頭一看卻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迷離寶玉見了
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
今日你到這裏是不饒你的了請求寶玉聽去話頭不好正自著急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
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兒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寶玉聽了益
發著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要懂此語亦不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卻
是晴雯從天寶玉一見悲喜交集果然斷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卻不見你們
一人跟著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那裏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異色空
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為你寶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
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裏自然知道寶玉沒法只得跟著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

使是暗髮然已非昔日之晴雯

寫得森嚴令人疑怖

玳色身而說法

此等侍兒不知比紫鴉鴉狗主此詩亦在其閒矣
本來無晴主有甚狐疑

誰捉弄你只怕你自己捉弄耳

你於他卻個個認得他他於你卻無一個認得你

官尤二姐司棋金釧等在內
此時女子變鬼怪可
知昔時皆以鬼怪變
女子者

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自悟我此時心裏模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
是那時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必是怨我冒失正想著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
緻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廊簷下立著幾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見了寶玉進來便悄
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著寶玉的說道就是物此券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著招手寶玉
便跟著進去過了層無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著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做聲只得在外
等著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參見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頭帶花冠身穿繡服端
坐在內寶玉略一擡頭見是黛玉的形容誰是無玉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裏叫我好想去那簾外的侍女悄
啞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寶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要走又
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晴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晴雯又
見心下狐疑只得快快出來又無人引著正欲找原路而去卻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為難見鳳姐站在
一所房簷下招手見之何寶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裏了愈幻變我怎麼一時迷亂
如此迷亂急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裏麼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
故說著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而通候來原來卻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寶玉只得立
住脚要問鳳姐姐姐在那裏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裏去了寶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
呆的站著嘆道我今日得了什麼不是衆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
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
子說笑前來寶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千人走來心裏喜歡叫道我迷住在這裏你們快來救了我迷
再十餘年何必正叫著後面力士趕來寶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形像也來追撲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六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慧極故鄉全孝道

五百九十七

無星礙故無有恐怖
則知恐怖皆自星礙
中來
我夢便是夢說真便
是真真之為夢焉知
夢之非真
已明白了還要問個
明白真是蠢物
細讀此節姐姐妹妹

以冷語開覺悟關可
識凡有所相皆屬虛
妄
忽然大覺
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後事已自己停當了

再經取去定不送來

紅顏白髮須臾更變。寶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裏擎著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都迷津。寶玉拉著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裏。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無一個是親人。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裏會偷看什麼東西。沒有寶玉。一思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況且正要問個明白。方有此實心。便道。我倒見了好些冊子。來著那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塵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無情緣。傾。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著。將來我與你說。明說著。把寶玉很命的一推。說回去罷。寶玉站不住脚。一交跌倒。口裏喊道。阿呀。王夫人等正在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踢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胞紅腫。定神一思想。心裏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著細想。幸喜多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性明心見。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即命了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寶玉回過來了。頭裏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說話。不用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即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的癡兒。你要嚇死誰。誰說著眼淚。他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又嘆了幾口氣。仍出去叫請醫生。診脈服藥。這裏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甦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叫他吃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裏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蹤跡。去的影響。那玉豈不是找來的。頭裏丟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裏。怎麼能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透頂語。襲人麝月道。那年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釵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裏找去。如今纔明。

但賞字下午是貝字
只怕止玉不是寶玉
的寶貝乃是和尙的
寶貝

玉到了怎麼著寶玉
便到了怎麼著而又
何不可知

此理尙未參透

惜春獨能悟入

以上自甄寶會合起
夾敘情事遞入寶
玉得玉重述幻境爲
一大段文字至此結
住
以下從寶玉偈後寫
入和尙索錢二婢謔
玉遞敘寶錢因父病
出門爲一段
賈府被竊賊賊尙不
能織出其餘人家更
可知矣乃是盜賊世
昇

白了。竟是個和尙的尙字在上頭道破。可不和尙取了去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尙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尙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裏含著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底是怎麼著就連階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著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裏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裏卻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裏細的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青埂峰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的法門最太只怕二哥不能入得去。叩音寶玉聽了又冷笑了幾聲。寶釵聽了不覺的把眉頭兒皺著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寶玉想青燈古佛傍的詩句不禁連嘆幾聲。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拏眼睛看著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未斷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寶玉觸處機來。竟能把偷看冊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裏了。暫且不題。且說衆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來。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了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來極是。如今趁著了憂。幹了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呢。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裏緝賊。那是再緝不出來的。何處撈。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爲老爺不在家。叫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六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極故鄉全孝道

麼樣的照應呢。想起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裏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遺言。說跟著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裏挪借幾千。也就發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於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是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是拏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理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來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姪兒們心裏實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姪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得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必經過賴尙榮的地方。可也。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幫什麼。賈璉答應了。是便退出來。打算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著姪兒考去。能彀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階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分付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語。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衆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鵲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裏啼哭。想著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瞧著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著我。

回頭是岸

寫五兒又是一種
情然獨不記更深私
語時平
又寫五兒口中自述
寶玉冷淡光景情關
已打破矣
說得五兒無地縫可
便是寶釵襲人輩卻
算寶玉的什麼人
又打一通急鼓收場

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得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冷冷兒的
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癡心白操了那些時
的心看將來的怎樣結局正想著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鵲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
個人聞名不如見面頭裏聽著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一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
了盡心竭力的服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紫
鵲聽他說的好笑便撲嗤的一笑啞道你這小蹄子你心裏要寶玉怎麼個樣兒待你纔好女孩兒家
也不害臊連名公正氣的屋裏人瞧著他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著拏個指頭往臉
上抹著問道你到月底算穿玉的什麼人哪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
樣看待說他近來來不知憐下的話只聽院門外頭亂喊道外頭和尚又要那一萬銀子呢又要寶玉太
著急叫躡二爺和他講去偏偏躡二又爺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
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初次之夢是真夢所以畫冊題詞俱不記得此番是神遊幻境並不是夢故十二首詩詞俱牢
牢記得讀者莫亦作夢看

寶玉神遊幻境除在世諸人自當不見外其餘迎春黛玉鳳姐秦氏尤三姐鴛鴦晴雯皆恍惚見面
元春是皇妃不便與衆相同故止寫詞中一語隱隱逗明最為得體若妙玉如果被害靈魂亦應仍
歸幻境必當與寶玉一見乃獨不提及是作者深文隱義不可不知
王夫人說到生也是這塊玉下句是死也是這塊玉忽然止住不說流下淚來神情如畫

寶玉牢記冊上詩句。心中早有成見。與惜春之意相合。故借惜春口中說破入我門三字。賈政扶柩回南了。卻無數未完事件。且好敘後來一切家事。若賈政在家。便有許多掣肘處。寫紫鵑五兒兩人心事不同。有清濁涇渭之分。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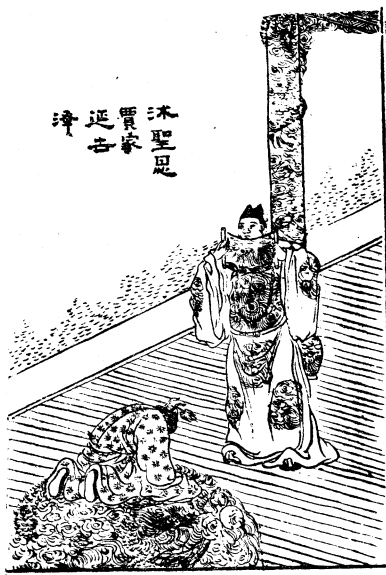
是書欲喚醒世人。故作迷離幻渺之談。然皆實情實理。河漢荒唐。何可攬入。託諸夢中。自無妨礙。起於夢。結於夢。不自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五兒興至情濃。寶玉酒闌歌罷。可憐補到。竟爲蛇足。



中卿魁寶
玉却塵
緣



沐聖恩
賈家
延世
淨



甄士隱
詳說
水滸
情



賈雨村
歸館
紅樓
夢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既經明白從今到底
不糊塗
不要接待祇要銀子
凡人藏於心和尙出
諸口
也是從來處來的如
今要從去處去了
問了你的來路便有
了我的去路

既有了心身體也無
用而況於玉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說是和尙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裏亂喊道我的師父在那裏居然稱我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尙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尙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尙便搖搖擺擺的進去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裏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拏了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骯髒破爛心裏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時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裏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深省人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裏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鐵鉢寶玉也不答言往裏就跑走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裏去了忙向自己床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嚇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著和尙坐著很好太太在那裏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他拏去了你又病著了寶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

不還你也不死還了你也不死

能忍便好恐有不肯忍之時

你先你的路他自走的略

當面一見以便處置一切

用。捧。脫。襲。人。便。要。想。走。襲。人。急。得。趕。著。說。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趕。著。跑。一。面。喊。道。上。回。丟。了。玉。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的。有。了。你。擊。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沒。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你。未。必。死。還。他。說。著。趕。上。一。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很。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無。奈。襲。人。兩。隻。手。繞。著。寶。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著。坐。在。地。下。能。筆。曲。裏。面。的。了。頭。聽。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了。頭。那。忙。飛。報。王。夫。人。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撕。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鵲。在。屋。裏。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著。抱。住。寶。玉。自。禁。不。放。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住。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嘆。口。氣。道。為。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麼。樣。呢。襲。人。紫。鵲。聽。到。那。裏。不。禁。號。陶。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著。喝。道。寶。玉。你。又。瘋。了。麼。寶。玉。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著。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擊。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他。見。得。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為。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擊。那。玉。給。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甯。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殼。了。呢。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寶。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裏。擊。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

寫得有頭無尾只此
已足

有官下大倍光景寬
好了歌一首猶墮入
文字障

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的。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著他走了。看你們就守著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裏又著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礙著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了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著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了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道：二爺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分付衆人伺候，聽著和尚說些什麼。回來，小了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厮們說，裏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如今身子出來了，求著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著小了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了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和二爺兩個人說著，笑著，有好些話。外頭小厮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了頭，你把那小厮叫進來，小了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厮，站在廊下，隔著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麼？那小厮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了，也不懂。寶釵聽了，嚇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寶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癲癲的是什麼？寶玉道：正經的，又說我瘋癲。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卻是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好了。王夫人不信，又隔著窗戶，問那小厮，那小厮連忙出來，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裏去，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只自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會問住在那裏？門上道：奴才也問來著，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寶玉道：他到底住在那裏？寶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

近來賈府會無一時一刻安耽過去

都是急帳

結了秋桐

人到骨肉之閒其淚每令人生感其言外有不可告之隱

本為王仁乘機騙嫁張

近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著迷在裏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分付你幹功名長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聽到那裏。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了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個日子。過他做什麼。說著大哭起來。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我道。說了這一句頑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說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著。只見了頭來回說。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出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娘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不買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著也問了買璉的安。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得很。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裏。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買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了。現在危急。專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耽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姪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裏沒人照管。蓄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姪兒家裏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著。喊著不願意在這裏。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退秋桐。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很好。巧姐兒心裏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出種種求太太時常管教。管教他。說著眼兒一紅。連忙把腰裏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可憐相人。王夫人道。放著他親祖母在那裏。託我做什麼。買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姪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沒什麼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自自流心說著。就跪下來了。明白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件主買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裏。你要去就

補結包勇
補出薛家已報

亦是正論其如勢之
不可挽何

買璉託王仁花營三
人勾當家務抑何憤
關門揖盜誰之過
歟
結了四姐喜驚
以上結二婢玉買
連因父病出門一段
文字
以下從羣小持家隨
揭妙玉兩村事遞入
惜春紫鵲修行為一
將鬧吃賭三項總提
一筆

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買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回說道。階們家的家下人家裏還穀使喚。只是園裏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園裏一帶屋子都空著。恐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看。那權翠菴原是階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裏去了。所有的跟隨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裏一個人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攔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噪著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想。道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得買璉道。太太不提。起姪兒也不敢說。四妹。到底底是東府裏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得上。話姪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裏這麼著的了。若是扭著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已之辭。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寔在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買璉又說了幾句話。纔出來。叫了衆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囑了好些。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買璉又欲託王仁照應。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託了芸蓋二人。心裏更不受用。見識。裏卻說不出來。於乃翁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著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買是母舊日鍾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且說買芸蓋。送了買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著。在外書房。住下。閱者。與衆人厮鬧。有時我了幾個朋友。吃個車輪。轎會。甚至聚賭。裏頭那裏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買芸蓋。住在這裏。知他熱鬧。也就借著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吃酒。所有幾個。

浸上沒下已經不或
體統而又沒裏沒外
倘可言與
此處補出前書已隔
如三十二回文章之密
如此
始知前文八十五回
寶玉讀賈芸之書其
胸中不快者為此
響兒亦有不快於寶
玉處

結了玉釧兒

李純於奢侈之後力
守其約賈氏又將興
之機
敗壞門風至於此極
特寫邢王二內親用
史筆以著邢王二夫
人之罪

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託著老子
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兒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旁
主人憇思無不樂為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裏沒外那賈裏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
寶二爺那個人去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裏開
幾個當舖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
裏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裏早和階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誰見你沒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
弄的害了相思病的誰不知道舌可畏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為這件事倒惱了我了總
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蓄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
那和尚已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眼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了頭
不知道還要逗他想五兒亦在內寶玉那裏看得到眼裏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裏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
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著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心目中觸處皆為俗人卻在家難受閒來
倒與惜春講究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裏還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為他父親
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使入了賈蓄一路所謂人以類聚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
玉釧兒見寶玉瘋癲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著出去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
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著他母親上緊攻書特筆作了文字送到學裏請教代儒近來代儒老病在來只
得自己刻苦李純是素來沈靜除了請王夫人的安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看著賈蘭攻書所以榮
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蓄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
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借濫賭無所不為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買家外書房吃酒一時高興叫了幾

不說字人偏要咬文
嚼字那大舅云沒趣
卑之無甚高論矣謂
明罵那德全也可暗
罵賈善也可
明明是佳期曲而曰
一個什麼是從衆人
耳中寫出明譏不知
此曲也

調笑亦佳

個陪酒的來唱著吃著勸酒使其在家亦必與席。賈善便說：你們鬧得太俗。虧你是雅人我要行個合兒。眾人道：使得。賈善道：咱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吃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著令官不依者罰三大杯。衆人都依了。賈善吃了一杯合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善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溼桂花。酒底呢。賈善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境是嘔人了。咱們都免了。倒是賭個拳。輸家吃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猜起來。王仁輸了。吃了一杯。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猜起拳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多丰彩。以後那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的。我說個笑話兒罷。賈環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那大舅就吃了杯便說道：諸位聽著。村莊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兒。一日元帝廟裏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拏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麼。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到底。是廟神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牆。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牆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牆。衆神將嘆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裏有磚灰人工來打牆。元帝老爺沒法。叫衆神將作法。卻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裏。拏我的肚子墊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麼。衆神將都說道：好。又不化錢。又便當結寔。於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裏又丟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說不丟東西。

笑語卻好發笑

寫出小人等懷嫌挾恨常態

毒口肆罵情理俱無

須知諸位所吃之飯

尚是賈府餘粒也

鳳姐恃強一生而死

後貽此等人口實真

不值得

陪酒的言之無心而

來惡少卻聽之有意

矣

世家子弟與家人子

弟尊卑混雜

老大老三公然並坐

非但冠履莫辨還如

貓鼠同眠

恐抄家時踢一脚之

後未嘗到府中

寤榮二宅之夢醒而

雨村之夢亦醒矣

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那土地道。這牆砌得不結實。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牆。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牆。那裏知道是個假牆。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薈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爲什麼罵我。快擎杯來罰一大杯。邢大舅吃了。已有醉意。衆人又吃了幾杯。都醉起來。邢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得很很毒毒的。賈環聽了。趁著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麼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著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報呢。賈薈想著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著嘴兒。混說。還是賈薈道。吃酒罷。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少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薈道。模樣兒是好得很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裏。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兒麼。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裏略動了一動。是忘仁仍舊吃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兩個奴才。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禮呼之以賓主之稱。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陪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裏著急。趕到裏頭打聽去。豈不是陪們衆人道。不是陪們就完了。爲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陪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著鎖子。今日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裏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陪們家裏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薈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吃一杯。再說。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吃著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了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藏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踢了百姓。或因

奴才做官那裏有好
行爲
手長者言乎錢多也
爲探姑娘回京埋藏

到底是恍惚之說

小人
之不肯任過如

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拏問。若是問出來了。只怕攔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好。使如今。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麼。如奴才。不。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衆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點點頭兒。便舉起。杯來。吃酒。衆人。又道。裏頭。還聽見。什麼。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拏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門。裏。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裏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劫掠。人家。通病。如今。知道。朝裏。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力。報效。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衆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裏的。不知。審出。衙門。家。失了。盜。一案。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裏的。人。城裏。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跳出。關。去。被。官。兵。拏。住了。就在。拏獲。的地方。正。了。法。了。衆人道。衙門。權。翠。菴的。什麼。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衆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每。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拏。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纔。願。願。衆人。道。搶。了。衆人。道。搶。了。衆人。道。夢。話。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聽。見。人。說。他。菴。裏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道。夢。話。算。不。得。那。大。舅。道。管。他。夢。不。夢。衙門。快。吃。飯。能。今。夜。做。個。大。輪。贏。衆人。願意。便。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裏。頭。亂。鬧。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鉸。掉。了。趕。到。那。夫。人。王。夫。人。那。裏。去。叩。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若。不。容。他。就。死。在。跟。前。之。久。決。那。那。王。二。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蓋。二。爺。芸。二。爺。進。去。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蕪。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衙門。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子。係。了。誰。要。你。兩。個。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那。

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閒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道。這個不是。索性我擔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裏呢。太太們都在這裏算我的主意罷。叫蓋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連二叔就是了。賈蓋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位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問和尚來路。和尚說你自己來路還不知道。便來問我。真是當頭一棒。喝醒癡迷。凡人眷戀妻兒名利。至死依依不捨。皆是不知自己來路。若曉得來路便是去路。有何可戀處。

寶玉說還了你玉。和尚說也該還了。鍼鋒相對。須知不是還玉。是反真還原。

襲人聽說還玉。此驚實非小可。正如王夫人所說。生也是這塊玉。下句死也是這塊玉。凡人所見。不過生死爲重。豈知佛門另有不死不生一義。

佛們不打誑語。寶玉對王夫人所說。卻是誑語。須知仍是真心要走。不是誑語。

寶釵不還玉。以爲有玉即有人。寶玉說重玉不重人。是在人不在玉。暗裏機鋒。靈警異常。

小廝學和尚同寶玉說話。妙在似明白。似糊塗。只有寶釵是慧心人。必是想起此語。所以發怔。

寶玉說和尚住處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即是返求不遠之義也。

寶玉說出一子出家的話。是文章明點法。必不可少。隨以頑話撇開。是文章縱放法。不點則眼不明。不縱則勢不寬。

接寫賈璉恩忙出門。纔好敘巧姐惜春諸事。

賈璉求王夫人照管巧姐。可見邢夫人平日行爲甚不合乃郎之意。薛姨媽搬去自住。櫛翠菴求人管理。一是補筆。一是伏筆。

賈璉說若惜春真正尋死。比出家更不好。已允許出家一著。所言邢夫人及尤氏平兒。諸人平素行爲亦甚明白。惟託王仁賈芸賈蔣等照管家事。殊欠知人之哲。

寫賈芸編派寶玉寶釵黛玉等事。真是小人口吻。卽借端補明從前所寄之書。且引起下文邢舅王仁賈環等。各人懷恨說話。爲串賣巧姐之根。

外藩買人于陪酒人口中說起不著痕迹。

賈雨村爲一部書中起結之人。若不爲事罷官。如何能歸結石頭記。趁勢插入。以爲了結地步。忽敘妙玉一層。引起惜春絞髮。

大某山民評曰

綽態修容者。重玉不重人。癩頭癩足者。重人不重玉。頑石業已點頭。則是處非處。皆如實如虛。

賈氏本族。玉字輩若琮。璠。玳。琛。瓊。璘。等。草字輩若藍。蘭之近派。菴。菱等之遠派。無不可託。何獨託此二人。真巧姐之不幸也。

喜鸞四姐。均爲月彩霜姿。蘭言花笑之儔。因非在園中。遂與十二金釵無涉。草草完場。由是而推九州四海開。遺珠奚可勝數。

寶玉與鳳姐黛玉關涉。竟爲芸兒說破。意者曾寄膝下。故能視於無形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知道者

結了彩屏等

紫鵲早打定主意了

姑娘恩重如山婢子心堅如鐵因今思昔我佛慈悲能無下淚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寔在攔不住。只是賸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你瘦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卻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執尤氏聽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著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真真難得。皈依襲人心裏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了頭來問。忽見紫鵲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著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紫鵲道。姑娘要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寔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裏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理說得如今四姑娘既修行了。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服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其言邢王二夫人尙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裏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未化耶。衆人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八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了紫鵲佛心慈悲仍然下淚此笑不測想其一下之下急勒回纏

决烈到十二分

即以夢中詩册緒結

王夫人眼巴巴看兒女輩如此等結局益具買母是享全福人其心固已了了

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裏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裏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姊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然明白寶玉道四姊妹修行是已經准了的四姊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嘔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著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勸破三春景不長繙衣頗改昔年嫌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傍

李執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已經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裏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著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著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往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著不必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裏各自走開李執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姊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鵲的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聽了叩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寶玉寶釵叩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微旨微詞萬念皆空釵寶釵雖

人也要修行真偽
莫知總知清福非人
可享甘露道場無
汝止泊處
一花一葉明明有證
據也
總結彩屏紫鴿二人
以上情春紫鴿修行
過入借買紫鴿修家
事爲十段字
以下接買紫鴿向賴家
借銀及買紫鴿等謀賣
巧如二感一段
不是不得已政老何
肯作此舉動
難道手是短的麼始
知上回伏筆之妙

令人浩歎
書中究未敘明賴家
後來事至令恨恨

小人之與小人其作
事大抵如此

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結好也。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瞧破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配不。寶玉聽到那裏。倒覺傷心。只是說不出來。塵心未淨。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執等各散去。彩屏等暫且服侍。惜春回去。後來許配了人家。紫鵲終身。服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著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寔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裏又煩躁。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急需用。那人去了數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啓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又是一個。賈政看了生氣。卽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倒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回。幫著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捺下就走了。志氣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託了賈善。賈善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善。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也有了些。不知道那賈善聽見賈善的假話。心裏便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說趙姨媽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趙姨媽地下有。那能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環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善上去。故意的埋怨。賈善道。你們年紀比我大。放著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錢的人。相商。賈善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咱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裏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

音聞之王公之子有降為阜隸者矣巧姐之為人妾遵此例也可勝浩歎

天下皆此等親舅舅清白女兒無嫌類矣網羅四布吾為巧姐寒心

不是不信且事不信其所說之人也小人注意在此一切名義都不顧矣

如果成就此事賈府矣顏面何在邢夫人不堪一至於此賈門之不幸也此一事也辱沒祖宗公婆丈夫

是相妾法子不是相對頭親法于平兒眼中恐瞞不過

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鴟鼻之腹生此賈環環三真不是錢買人還想能和階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半兒尙有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著我麼。賈芸便將買環的話附耳低

言的說了。王仁拍手道。湊卻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仁無恥反白。稱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

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裏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

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極是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裏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

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著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山好靠。那相親的人應

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執寶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喜歡。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豔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叙了些閒話。那來人本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著來。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看更。又起身來。拉著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並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卻也猜著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

好平兒真不負鳳姐
諄託

寫得急促之至而用
筆卻能閒細

小人之心未有不及
以君子為小人者

剛愎自用一至於此
真有其夫者必有其
婦

寶玉近來真有未卜
先知之妙册子其足
據也

又將幽烟寶琴湘雲
三人事從王夫人口
中一結而實琴已嫁
湘雲已寡至此纔點
明

賈連出門時跪託此
時平兒跪求二人尙
有見識

以上結賈政向賴家
借銀及謀寶巧姐二
事一段文字

入寶從賈政寄信遞
玉用功此驚兒私語

事

那府裏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平兒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了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好那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得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著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再連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原是做得主，的：況且是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東西，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著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裏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連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纔好。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裏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著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著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將何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太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攔他麼？難在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癲鬧出來，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裏王夫人想到煩惱一陣，心痛，此時王夫人難受了頭，扶著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踢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己卻也煩悶，聽見說李嬌兒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八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諷癡人 六百十九

提李綺事
李綺與寶玉見疏
愛與甄寶玉成親兀
的不可喜願兒也
要人消受假者焉能
望真

提探春事

引後一節文字
借李媼口中證明二
人可下場之故是文
草周密處
援例爲入場計陶中
尚有物弗同頂帽榮
身者令人莫不可避
寶釵已窺透幾分
真有難乎其爲婦者

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裏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親自過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著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聽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嬌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著道：「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蓮姪兒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定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著。李綺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嬌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說話。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綺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著給他母親瞧。李綺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裏。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綺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怕記得什麼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嬌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捐了例監了。」近日例監之下場者安

李嬌娘點頭。賈蘭一面拿著書子出來。找寶玉。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著秋水一篇。在那裏細玩。寶釵從裏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奈何心裏著寔煩悶。細想他。只願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

寶玉一心向著那邊
途將香儒聖賢之說
亦拉到那邊去

竟是悟到地步然於
赤子二字能錯解否
看下文寶釵之對便
知

是援據孟子昌黎闡
異端諸說立論殺有
道理

原不好說不是但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

已有定分之言

的坐著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為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為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卻不
 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為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
 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叢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
 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癡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
 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會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倒那太
 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為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
 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為心所說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
 忍于拋棄天倫還於什麼道理病下鍼對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能强寶玉亦不
 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為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
 為聖賢呢詰得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託
 而逃論得當此聖世我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
 視如珍寶你才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悟後寶釵因又勸道
 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
 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寔也不是什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
 德卻還不離其宗只以此從此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
 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著二爺不知賠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
 該體諒體諒動私情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為事也
 不可太孤負了人心示之以至于神仙那一層更是誑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裏來的這

來的和尚只怕就是神仙苦你自己不識耳

好孩子爭得賈氏氣者只此一人

一個誦字把文章科名俱看得一屁不值幸非自以為文章好科名榮

或者云者未定而望之之辭也然不必著忙到那裏自然便見

從今纔曉得四書是難講的

法祖西來不立文字如是如是次句透澈

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響隔著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裏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買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買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買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叫謔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誑這個功名買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著叔叔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臨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記著寶釵命買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裏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尙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裏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纔講過來了這裏寶玉和買蘭說文鶯兒捧過茶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願意一時買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拏著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擱起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為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為干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言文字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丹

自有寶釵此言而天下之求科名者不到臨場之時不肯抱佛脚矣
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恐天下無此等事
若再和女孩兒們打交道則不做和尚矣
襲人於此等處偏格外留心我真不解
姑娘的主意定然是不錯的
不必遠慮大家打破醜醜都在此一回
只派鶯兒服侍將謂遷於喬木者竟至入於幽谷

寶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丹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来。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澈。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講四書之功也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裏。見房裏無人。便悄悄說道：這一番悔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鵲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裏頭就是五兒有些兒狐媚子。聽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裏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如今算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比如下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著。小了頭們服侍。就穀了不知奶奶心裏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著。小了頭服侍。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近矣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叩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著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裏說閒話。見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種文情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冥供。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裏罷。鶯兒一面放下瓜果。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裏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道：理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老爺

莫要襲姑娘又說是狐媚子

二爺有造化未知二奶奶有造化否

只問得二個字把驚兒一生積願都激到臉上來

太太可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又有鴛兒忽然想起那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姑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裏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罷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說難寶玉聽到這裏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歛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鴛兒把臉上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殼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鴛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著要走只見寶玉笑著誇道傻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王夫人即不問彩屏等願跟惜春與否紫鵲亦必跪求但徑行鉸入不但文情率直且不顯王夫人之周到處因此一問引出紫鵲極有步驟襲人也願跟惜春出家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此時雖已明白因緣但聽見紫鵲提起黛玉一陣心酸看見襲人痛哭也覺傷心尙有塵心未淨

插敘賈政向賴尚榮借銀一段寫盡奴僕負恩樣子

串賣巧姐是賈環起意王仁聽從設法當以賈環為首王仁為從賈芸邢大舅又減一等邢夫人勢利薰心毫無主見寔在不堪寫得如見其人文人之筆令人可畏平兒看出相看巧姐之人不像是對頭親也不像是藩王府裏人靈慧可愛借王夫人說話中補明寶琴已嫁湘雲已寡簡

淨得法。

于買蘭口中帶敍甄家有信。要娶李綺。趁勢敍入。賈政有信。探春向京。是陪襯寶主法。就賈政信中叮囑寶玉買蘭。場期已近。實心用功。下文寶釵規勸寶玉。應考俱有根由。

寶釵說博得一第。從此而止。是要寶玉易于入正。俟得第之後。徐徐再勸。不想只此四字。爲寶玉心許。其中便走之念。此時已決。

寶釵派鶯兒服侍。原是怕寶玉舊性又發。豈料轉致寶玉險些塵心復動。可見斬斷凡心。殊非易事。鸞兒自園中打絡後。未免有心。始終與寶玉並未交言。借此送瓜菓時。補此一段文字。以了前因。

大某山民評曰

賴尚榮上任。晏衍三日。所費若干。其媽請酒時。二三萬銀子。不在意中。夫何家主勢敗。借銀五百。祇十之一。更陳許多苦緒。雪中送炭。自古爲難。況奴才乎。噫。嘻。奴才。奴也有財。奴也有才。

賣巧姐一節。似出情理之外。蓋作者深惡熙鳳爲人。謂宜得此孽報。又見世間不少王仁賈芸一流人。特地捏出幾個豺狼。令人髮指。

邢德全爲賈璉母舅。王仁孫巧姐母舅。有此兩母舅。爲甥者何處生活。

襲人又要編派人爲狐媚子。又要譏彈別個。真是好再醮貨。

紫鵲鶯兒各侍其主。頡頏上下。爲分優劣。惟鵲處逆境。易於見長。鶯處順境。末由著績。猶良臣忠臣。遭際使然耳。

寶玉明明說聲人是心嫁矣

以上從賈政寄信後接入妻妾勸諫寶玉用功以驚兒私語作結為一段文字以下夾寫平兒避禍寶玉家出而以賈府重興作收束是一大段文字到關切人心想無微不至

如今要將解圍了

決意跟和尚走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鴛兒見寶玉說話摸不著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有造化的。你跟著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旨。只要往後。你盡心服侍他。就是道了。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著他熬了一場鴛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的了道。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了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鴛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祇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卻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叔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尙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了頭們。同著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攔起。預備著。一面過來。同李執回了王夫人。揀家裏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付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竝不會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了。鬢媳婦們圍著。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悽悽。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著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著。不免傷心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叩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給報。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

香謂寶玉此行已足
上報罔極之恩下盡
學世之過一舉之中
猶是贅疣

此借老太太安慰太
太之語也太好俾太
日後想起此語
李執是解人
做嫂子的只好就事
言事
完了完了真個完了

又將册子語一互
有好兒子能接祖基
爲內了懷孕而發自
可後顧無憂彼空門
有梵婢意將母門
未句已顧到寶釵結
果了

夫婦之緣盡此一揖

中是定中的走是走
定的
千秋萬古盡此片言
靈山不遠只在咫尺
之間
早一刻也完事了遲
一刻也完事了

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
過去了結父母妻妾盼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
見你的面了只怕我之後也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寶玉只管跪著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
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
氣啊地此子不復在紅塵中了李執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
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很孝順又肯
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階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著爺兒
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執作了個揖長辭說嫂子放心我
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霞帔呢李執笑道但願應了叔
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裏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個好兒子能
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已至性流露之文借射釵
不肯儘著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便是王夫人李執所說
句句都是不祥之兆自然之處確有卻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
從此長辭衆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著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
又聰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著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更決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
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微旨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裏只沒惜春紫鵲
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
話大家只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裏曉得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事了便

屢驚逐逐胡鬧不休
可以出走不因彼婦
之口
此時不見人在旁
實玉亦未嘗問及知
其嫌不住也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
峯青

第一荒唐的書類
其不滿於王夫人

那氏糊塗更無加乎
糊塗者反要說平兒
天下竟有此無一竅
之人
明明是与王仁等做
成圈套想出犯官一
層來不然悄悄擡去
分明是實與去做妾
矣將何以哄過去耶
環三真狗竄不如

一切俱妥當了奈何
奈何

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虛空手。人語衆人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裏人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求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玉說。我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裏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二哥哥糊塗。放著親奶奶倒託別人去。買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婿兒。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他。其派胡言。你也該告置他。纔知道你的好處。臭味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哥回。家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西來娶的。奈何。奈何。速。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擡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以復加無。賈環道：既這麼著。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裏頭都是女人。你叫芸哥兒寫了一個。就是賈環聽了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著同賈芸說了。邀著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幾至於無可。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了頭聽見。那了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

虧此一錢還了頭當
記十次大功

平兒有機警有權變
有把握有計較有膽
量吾畏其人吾服其

崩山倒海之時偏以
安中緩轡行之平兒
真不可及非途變若
者而索有定讞定力
巧姐兒當此真是叫
多不應叫娘不應的
苦不得已而爲此計只

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裏○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己○和○巧○姐○細○細○的○說○明○然○星○在○此○不
也○姐○兒○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大○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
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著○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况
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裏○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
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鳳○姐○那○夫○人○那○邊○的○了○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擡○去○了○真○如○此○倉○猝
說○著○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著○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不○著
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那○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
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
夫○人○過○來○不○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裏○王○夫○人○也○哭○道○姐○兒○不○用○著○急○我○爲○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
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著○緩○下○去○即○刻○著○個○家○人○趕○到○你○火○親○那○裏○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
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過○兒○寫○了
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急○不○得○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找
賈○環○找○半○了○天○人○回○今○早○同○蓋○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呢○衆○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
瞪○眼○一○無○方○法○層○真○正○急○設○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窮○水○盡○矣○有○個○婆○子○進○來
回○道○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階○們○家○遭○著○這○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
了○他○去○署○廳○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別○意○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
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衆○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也○摸○不○著○頭○惱○遲○了○一○會○兒○使
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而○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

談笑而道引證鼓兒
詭奇絕老老辦大事
絕不忤張非不學無
術者矣

著著安閉面面周到
始知馮難非坐食客
也
肯擔當有智謀程嬰
忤白之流也
去則去耳

舍此一法更無別法
可想
不要說了打點動身
要緊

平兒作事殺有斷制
絕無兒女態

如今是不怕的了

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嚇怔了一再頓住
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敲兒詞麼這上頭的方法多著呢這有什麼難的
頭沒緒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什麼法兒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
說得平兒就完了事意思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裏去劉老老道只怕你
們不走你們要走到我村裏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
到姑老爺那裏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鳳姐此一事可以報恩矣平兒道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
們知道麼平兒道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便好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
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說階們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
幾時呢你坐著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旁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安當王夫人遇疑
兒道只有這樣為的是太太才敢說明太太就粧不知道回來倒問太太我們那裏就有人去想了
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
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
服鋪蓋是要的王夫人總是平兒道要快走了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飢荒了提醒了王
夫人便道是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把邢夫人先絆住
了平兒這裏便遣人料理去了囑付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太太太分的要一輛車子送
劉老老去這裏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雇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兒模樣急急的去了精細後來
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鳳姐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著餘外雖有
幾個家後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衆人明知此事不好又卻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十九 中鄉魁寶玉御塵緣 沐皇恩買家延世澤

補出數筆方見巧姐
之所以能逃也

外禮是明白人

這一邊收殺得好不
突然文章又多枝葉

只怕是你坑環衆人
人嚇死二字妙環芸兩
人嚇死
上小人作事往往利
則均受之害則他委

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補清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裏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裏坐下。心裏還是惦记著。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裏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裏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裏。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著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粧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寔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況我朝觀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打發出去。幸而不是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叫見府門裏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擎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拏住究治的好。蘇得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膽。這一鬧。嚇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來。何苦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躁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著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躡足道：「不得了。不得了。不知是什麼人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買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得這樣好。如今怎麼樣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裏頭亂喊。疾接得叫著買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跑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相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陣攻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爲罪的事。邢舅天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叫孫兒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裏說的三日內便要擡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沒用的王

到底混不過去
不知難還埋怨誰

偏要倒鑿而出之便
紫兒無置辯地大快
人心若阿三又不足
論矣

有些不妙

二叔丢了四字說出
無覺天昏地黑日月
昏不忍讀下去惟有
拚卷長嘆而已
尾矣
可謂神龍見首不見

恩愛夫妻不到頭果
然果然

夫人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帳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帳的說著叫了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那賈環買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你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著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看門人來罵著問巧姐和平兒知道那裏去了。豈知下人口同音說是太太太不必問我們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請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大家打要罰大家都罰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吃酒鬧小且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裏來這不是爺麼兩個東西說得買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蹤跡裏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得晝夜不甯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著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執寶釵著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裏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歡問到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丢了聲淚下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踢倒床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著下死的叫轉來哭著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衆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李執寶釵哭著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日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裏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裏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買

蓋等不等分付。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場的酒飯。買蘭也忘卻了辛苦。還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丟去。還禁得再丟了你麼。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買蘭那裏肯聽。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裏。卻明白了。只好說出來。者賈府最明白一男一女。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了。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著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是嘔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帖。是不用說了。若嘔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卻應了這句話。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竝沒有個信兒。李執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勸著回房。衆人都跟著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環著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買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寔在沒有影兒。于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娘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裏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人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遠接著。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槁。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裏很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申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再明兒三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的事。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了頭老婆。也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了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著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裏找

著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神來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舉人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著，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趕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執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一回來，咱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酒唱就擺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況天下沒有迷失了的人。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噪，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衆人問道：怎見得呢？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名。如今二爺走到那裏，那裏就知誰敢不送來裏頭的。衆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適成其爲惜春道：這樣大的人，那裏有走失的？只怕他看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著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李執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道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極是夫人痛探春道：大凡一個不可有奇處。探春議論二哥哥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好誓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裏，忍得住心裏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蓋雲兩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在荆棘之中。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堤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買第一百三十名賈蘭又是金陵。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

譚大哥亦有生機了

衰而復盛之機

讀此數行差快人意

這才是一舉成名天下聞如燔茗之所言矣

此大觀園何如

又熱鬧起來了

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並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為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萬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敍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等寶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國三等世職。榮國仍是老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任了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衆大臣奏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升旨。著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著了。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著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著平兒出了城。到了莊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倒也潔淨。又是青兒陪著。暫且寬心。那莊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入了書門。那日他母親看了見巧姐。心裏羨慕。自想我是莊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著。神傳劉老老知他心事。拉著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莊家人麼。然與外藩相宜。劉老老道。說著瞧罷。于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記著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甯

妙在從板兒眼中看出耳中聽出

可見劉老老並非勢利乃相好關切之情昔日賈府相待之情此回所以報也

讀此段我亦歡喜無量

青兒亦是多情入

惡喜交集尋當乏詞也用到此處只覺一字有千金之重罵復痛切

何止於混帳

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裏板兒便在隣近打聽說是甯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如今府裏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舉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板兒心裏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前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著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裏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回爺便喜歡進去板兒便知是賈璉了也不用打聽趕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著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歡喜正說著那送賈璉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感激之感宜感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了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著恨不能留下劉老老知他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逕直奔榮府而來可樂不且說賈璉先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場漸漸的好起賈璉按著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頌賞恩旨裏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甯國府發交居住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機輛村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噪鬧賈璉早知道是巧姐來的車得快便罵家人道你們這班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著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爺大爺爺大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帳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邢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

不足以蔽其罪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圓全得好

果真死了倒也罷了

了王夫人那裏跪下叩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環兄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攢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不由人。我自自有道理，正說著，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難的景況，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使大哭，賈璉謝了劉老老，該謝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裏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裏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扶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裏，心下更是著急，便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著劉老老在那裏說話，邢夫人纔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著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知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著，只見巧姐同著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著進來，先把頭裏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好事，那裏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裏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裏來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兩峯忽合又說到皇上升恩，瞻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匆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赴考時辭別王夫人及李執寶釵說話，句句是一去不回口氣。在有意無意之間，文筆玲瓏，真有手揮目送之妙。

惜春與紫鵲已跳出樊籠，不送不辭，斟酌有意。

王夫人與寶釵一樣流淚，兩樣心事。王夫人是說傷心，寶釵是慧心窺破，所以王夫人竟有不能說

之苦。

賈環想報仇得意。反跌下文。

王夫人說寫信與賈璉。差人送去。也是一法。豈知三日內即要送去。令人急殺。然後轉出劉老老逃避一法。真是山窮水盡。忽有柳暗花明之景。且使王夫人不得不依。文筆妙極。

平兒連鋪蓋衣服也不要。只求王夫人派人看屋。甚有才識。可以扶危救急。王夫人轉去絆住邢夫人。布置周密。

賈芸王仁等有興而去。掃興而回。殊快人心。王夫人說逼死巧姐平兒。要賈環找還屍身。亦著急得像。

邢夫人罵看門的人。惹得衆人。素性說破賈芸等平日胡爲。使芸賈邢夫人頓口無言。是文章趁勢法。

巧姐平兒先走。引出寶玉也走。但巧姐平兒兩人同走是假走。寶玉一人獨走是真走。一單一雙。一真一假。映襯得妙。

探春回來。死者死。嫁者嫁。走者走。出家者出家。滄桑之變。殊難爲情。

李紈探春惜春及家人焙茗等。議論寶玉說話。各有不同。各有道理。惟寶釵襲人心中。無限苦楚。一字說不出來。情事逼真。

借寶玉賈蘭籍貫。引起元妃。又借海疆靖寇班師。引出大赦。賈赦賈珍。亦可宥罪復職。給還家產。薛蟠亦得贖罪回家。以便歸結全部。

巧姐婚事。此時已經定局。劉老老敢于肩任者。因王鳳姐生前。曾經面允。且有保護巧姐大功。並非

冒昧。

劉老老遣板兒進城探知一切。且見賈璉回家。趁勢補出送信人回來一層。劉老老便可送回巧姐。平兒既省無數筆墨。文法亦一絲不漏。

王夫人帶領巧姐等。同見邢夫人。將前事都歸在賈芸王仁身上。安頓極妥。否則邢夫人何以相安。第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一大段。廳分四小段。一百十三四回爲一段。完結王鳳姐因果。中間帶敘寶玉癡情。甄府復職。一百十五回至一百十七上半回爲一段。敘惜春決志出家。寶玉悟心幻境。夾敘出兩寶玉相會。一甄一賈。性情各別。及賈政扶柩回南。完結各葬事。一百十七下半回。十八上半回爲一段。寫賈璉出門。賈環等乘閒串賣巧姐。一百十八下半回至一百十九回爲一段。敘寶玉逃禪。賈府蒙恩。以便完結全部。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之於寶釵。比肩二年。畢於臨走一揖。回思因病成親。奠雁未揖。御輪未揖。今日反來作揖。悲哉。此揖忍哉。此揖。

鳳姐照顧劉老老。十分加厚。深得敬老憐貧之意。今番脫巧姐於難。誰謂施而無報。

賈氏四春。惟三姑娘最爲銳利。而結果獨好。可知懦弱人。皇天久不眷佑矣。賈氏漸復興旺。必多照應。惜環兒有服。不能入場。苟其混進。亦必中式。不比孤寒奇士。年年打。疑也。

作者瀉極力襲人痛哭發暈。正深惡其水性楊花。討好巴結。搬唆他人。爲狐媚子。自己再嫁小旦也。邢德全與王仁二人。後來究竟。賈璉作何道理。書中無明文。令人恨恨。

又發暈又心痛又氣
厥如此深情宜乎靠
得住矣

此之時心尙一

作者深惡襲人以夢
中語決絕之
襲人見寶玉片言
囑謂是夢而非夢也
向所見者爲夢新時
寶玉之夢已醒襲人
之夢方醒

此一轉念便是守不
住光景古來烈士忠
臣義夫節婦亦只爭
此幾希耳
以上結案而以寶玉
二重公案而以寶玉
重與作收束是一大
段收殺文字抽出襲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百二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石頭記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著。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子。寶釵道。大前日晚上。哭傷了心。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著。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所致。開了一個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回來。便要打發屋裏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獨自一人。踢著神魂未定。好寶釵像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裏擎著一本冊子。揭著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一當頭。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挈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扯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動了心。活。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著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裏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著。又叫人笑話。其心活動。命。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干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踢著。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嘆苦命。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很費張羅。不能不幫著打算。暫且不

人作後文餘波以歸一案
以下接寫賈政過寶
王遞寫教珍等回家
收拾買府隨手歸結
藝人為一段並結情
春巧如等事
賈政係常州府管
轄
入丙辰年之冬

究竟來從何處來
船頭四拜若近若遠
恍兮惚兮父子恩情
已竟一面而無一言
如一句開口叫寶玉從
那一句說起好戲文
可謂父子團圓戲文
做畢

畢竟去從何處去

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買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買蓉又送黛玉的靈也
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裏自是喜歡後來看到
寶玉走失復大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旨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
喜歡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衆人上岸投帖
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散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
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使停筆擡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
大紅猩猩氈的斗蓬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
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寶玉逢事近怪而要歸於常賈政吃了一
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裏
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著三個人飄然
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即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裏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
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峯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著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
小廝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為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
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
家家人回船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
裏尋蹤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著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衆

千滴萬派至此期二
無論何等人那一個
不在世界上開哄過去
○十九年開哄過去
少單言老太太者擊
領受納也

政老固已了了

平克香菱在姬妾中
號然獨出苦扶爲正
悉強人意
結丁香菱

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見的。豈非鬼怪。況聽得歌聲。大有元妙。那寶玉生下時。銜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爲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裏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算來卻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裏。掉下淚來。政老不必悲傷矣。衆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賈政道。你們那裏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裏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事。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著。又嘆了幾聲。衆人便拏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卽著家人回去。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邢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蝌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薛蝌自己立誓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己拏定主意。必定還要安把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裏怎麼樣。薛蝌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很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服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奶奶來。無人不佩服。薛蝌可以無嫌。薛蝌便要去拜謝買家。薛姨媽薛釵也都過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著。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衆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

通達之論

無可解說之解

王夫人口中斷不可少此數句

點醒寶釵有孕

苦盡甘來李執的
有表證凡當前僵蹇
侘傺者可省愁煩
此一話猶不失賢

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寶可階門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階門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裏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裏便開豁了。王夫人哭著和孽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著腸子都擦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一定的。階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麼。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一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中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裏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甜來。也是他爲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妹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姊妹倒不必擔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信。想寶釵小時候。更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說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看著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卻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已享了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急須若說別的了頭呢。沒有什麼離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服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人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所以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卻是極明理。思前想後。薛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了母親。孽姨媽心裏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裏。先把釵寶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著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

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著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裏人願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裏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暗路呢王夫人道我剛纔想著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著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著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了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姊妹叫他本家的人來很很的分付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的賠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子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這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裏還得我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裏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門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食女壻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薛姨媽聽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幾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薛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俐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裏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衆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姪相見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裏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面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了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處聖乞大人們指教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卽命陞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

人之妙者必文文之
妙者必真文妙真
假禪門名號爲學士
聲稱揮作者之自況
耶
結了惜春

辭巧姐親事

說得簡透

就是琪官就是王爺
府中要的小旦就是
坑寶二爺揮打的將
玉函

不過爲去定一層作
推託耳果眞立定主
意那願他金玉在前
刀砧在後
觸念甚多有媿鴛鴦
可模矣
不比晴雯是孤媚子
了自然要死的了

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著。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歡。賈珍使回說甯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櫺翠巷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卻分付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連也趁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穀上進。朝裏那些官兒。這都是城裏的人。賈璉答應了。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證的根子。靜養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其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尙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麼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著。了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幾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鋪面。姑爺年紀略大幾歲。並沒有娶過的。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裏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幾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這心裏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我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好如今不死。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著。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寔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裏。斷斷乎死。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裏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衆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著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瘦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

細想起來又是斷斷
乎死不得的
甚矣忍住的誤人不
少也

人幾番要死幾番
死不成可知一死之
無福曾不若司棋鴛
鴦之修到也

就是說的混帳人卻
是親丈夫
以雙入出嫁殿大觀
園中諸人作者之意
微矣

引鄧孝威桃花廟詩
機情交淺深揚盡致
或將息字易變安反
同村樹剝皮矣未結
之寶玉惜春巧姐密
人等事俱收東家密
以下一段從兩村寫起
演說大意與第一回
完寧無遺盡為底
讀歎不置天地間不
信有此種奇文此種
妙文

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裏。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為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日。是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酸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得妙心裏。原想到那裏。再作打算。知打那裏。時候未死。豈知過了門。見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著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正要死在這裏。又恐害了人家。孤負了一番好意。死不得的。斷斷乎。那夜原是哭著不肯俯就的。如此苦。那姑爺卻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等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了。頭原來當初。只知是買母的侍兒。亦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著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的綠汗巾。拏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不死了。可以襲人纔將心事說出來。蔣玉函也深為歎息。敬服不敢勉強。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所了。要死也死不得。殺了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花。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為民。透籍為顯。辭難為契。高。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了一個小厮。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裏出來。妖魅一齊消。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靚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為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偶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契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

乃是 一番光景

借燈點水

一 指破障礙都主
奧旨妙詞吞吐隱約
結束全部

一 部多心經正旨
從那裏來仍復從那
裏去

情之爲害更甚於淫

暮鼓晨鐘

奇事這裏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小厮驅車隨後。到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冷言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鍛鍊之寶。非凡閒可比。前塵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卻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卽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聽著。卻不明白了。知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旣得聞命。但是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的。那結果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裏。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尙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著蘭字。適聞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

未便預說者已經說
出矣

全部石頭記脫不了
兒女私情四字
第一卷言英蓮有命
無運至此歸結真事
離隱可以微參
完香菱公案
既已回頭便當高枕

下世只一回其下世
後事情共得一百二
十回
瀟瀟歸原

此作者自序

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皇騰達的麼。士隱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殮。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薈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尙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之時。香菱結果於士隱。士隱說著。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薈中。睡著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著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尙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太虛幻境。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鍊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天外書傳。天外事。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峯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裏。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線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問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託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又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便又抄了。仍攜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翻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薈中。睡著一個

昔有怡紅今有悼紅
只管怡將過去未有
不歸於悼者

揭出作者本旨讀者
亦當以此數語原諒
之

達者之言如是如是
大夢已覺更無辭說
此後紛紛續撰皆屬
狗尾大旨已明不復饒舌

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下。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尙無舛錯。我只指與你一個人。託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託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上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著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裏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代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來你肚裏果然空空。就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何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全部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著。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知不知。抄者不知。竝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黑陶情適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會題過四句。爲作者緣起之言。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癡。

護花主人評曰

襲人病中一夢。已有出嫁之念。所以薛姨媽一勸。卽肯聽從。

賈政若不於途次舟中親見寶玉。聽見歌詞。則到家之後。豈有不竭力找訪。生出無限筆墨支離。必得如此見聞。方可了悟因緣。付之度外。文章固善於歸結。亦可見良工苦心。

寶釵有孕。惜春住櫺翠菴。巧姐許字周家。及賈赦居村靜養。俱隨筆補明。簡而不漏。

襲人與蔣玉函前緣已定。卽果真要死。亦斷不能死。況襲人如果願死。則尤三姐司棋鴛鴦等。登時

一環穿鑿愈說愈非
真所謂糾纏不清者
明明指實誤成烟事
又何必疑攝合何事
此節評語糾纏得無

可死何必轉輾思量。躊躇不決。自古忠臣義士。俠客烈婦。俱一念已決。立時就義。若一有轉念。便不能死。作者說襲人懷必死之心。是憐愛襲人。故爲庇護。

甄士隱說寶玉。卽寶玉已將實事明明說破。讀者自當領會。甄士隱又說榮齋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言失去之玉也一爲避禍。二爲撮合等語。按榮齋查抄。係一百五回之事。則一百五回以後。所敘買寶玉之事。俱係空中樓閣。細釋寶玉之出走。當在通靈走失。元妃薨逝後。賈母將寶玉

移出大觀園。卽爲釵黛分離之日。看來元妃薨後。賈府已有不好消息。所以寶玉卽避禍出走。至所云避禍顯而易見。所云撮合。不知撮合何事。作者既諱而不言。讀者姑置闕疑可也。

甄士隱說福善禍淫。蘭桂齊芳。是文後餘波。勸人爲善之意。不必認爲真事。了結香菱。簡淨跳脫。又是一樣文法。

第一百二十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賈政回家。陸見。奏明寶玉情事。賞給文妙真人道號。爲一段。了結寶玉因果。卽帶筱薛蟠讀罪回家。香菱扶正。自甯府收拾齊全。至襲人嫁蔣玉函止。爲一段。完結

襲人因緣。并巧姐許字。自賈雨村遇見甄士隱。至士隱拂袖而起。爲一段。說明寶玉去來原委。自雨村睡熟草巷。至末爲一段。作者自述作此書爲游戲筆墨。掃空一切。爲更進一層之意。

大某山民評曰

襲人既欲輕生。何須擇地。已不自顧。何暇顧人。依違以維。必無良策。雪芹曲傳無可如何之情。曰。只得忍住。殆罪疑惟輕云爾。余亦難信。另抱琵琶。渠無此意也。

襲人自是可兒。色色都佳。惟暗致晴雯。黛玉於死。乃其大罪。若再醮。則出於不得已。頭宗身未分明。

二宗王夫人主意。三宗菴氏母女皆勸。要亦可原。近如坊本批評。痛加醮詬。不留餘地。只覺無謂。

此閑齋評也。吾嫌其多衛護處。三姐鴛鴦之死。誰使其然乎。否則如紫鵲可也。此書中人。凡薄命結局處。異樣俱全。其背恩再嫁者。惟花襲人一人耳。甄士隱於草莽中一夕話。與理妙諦。吞吐隱約。結束全部大旨。末段卽作自跋。與開卷一氣回環。

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
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發行

增評補圖石頭記與付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銀座三丁目二十番地

下河邊半五郎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

中野鏝太郎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帝國印刷株式會社

日本各地賣捌所

清國各地賣捌所

不許複製

